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徐達　博士

「下星期記得回來！」：太魯閣族山上部落居民的生活描述與田野調查省思

***See You Next Week!*:**
Everyday Life in Mountain Tribe and Self-Reflexivity o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研究生：陳永亮　撰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七 月

謝　　誌

終究，這本論文完成了，在你們的協助陪伴之下。

我其實是個不太懂得如何感謝的笨拙學生。並非不懂感恩，而是不知該如何將內心的感謝之意－－那種巨大龐雜的心情－－書寫表達出來。本想偷懶地將所有想起的名字排成一個巨大的心形，不過，終究只是想想，謝誌，畢竟還是屬於正式學術論文的一部份。

首先要感謝的，便是亦師亦友的指導教授林徐達老師。沒有您不斷地鼓勵期待，對文字敏感又細膩的掌握雕琢，以及與我臭味相投的幽默和悲鬱，這本論文永遠無法以這樣的形式和品質出現。您曾說過這篇論文別人寫不出來，您寫不出來，甚至以後的我也不可能寫出這樣的作品了。您是對的，只有當與您的生命交會之時，我那困頓的心門和思緒才有被啓蒙的機會，混雜的經驗與情感才得以結晶；即便這只是絢爛的剎那，但經由您一言一行所給予我的，對事物的細膩觀察與理解，對知識的追求、工作的堅持，以及人生的豁達態度和哲學上的思辨，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之中。何其有幸，研究所生涯能得到您的指導與肯定，而今後我也將以身爲您的學生爲榮！

此外，感謝靜江師母的犧牲和關心。因爲有您在背後安頓老師的心靈和家庭，我（們）才能獲得林老師無微不至的指導與關懷，感謝師母。

擔任口試委員的怡佳老師和耀盛老師，感謝你們願意細心閱讀這篇不成熟的論文，並提出切中要害的建議。雖然囿於自身能力無法針對意見一一修改，但你們的監督和不同角度的切入，也將引領我繼續思考文本的可能開展。

感謝紀駿傑老師對我任性的包容，以及在觀光社會學和後殖民理論的教導，開闊了我批判的視野；葉秀燕老師、羅正心老師、陳毅峰老師以及劉璧榛老師在學術生活的分享和工作機會的提供，都是求學生活中的一股暖流；師範大學郭靜姿主任以及東華觀光所宋秉明老師對我的不吝提攜和照顧，其蘊含於行事對話中的身教與言教，至今想起仍讓我倍感敬佩和感謝；許世璋老師及蔡建福老師在生態和鄉村議題的全然投入，同樣讓我受益良多。

「戒酒好幾年了」還是不小心喝醉躺在樓梯口的建霖、活用理論到讓人想扁的笑紅、寫出讓人動容的「真想再念一次族群所」的尉容，感謝你們讓我體會到賤嘴的藝術和深度；而下載檔案跟釀酒一樣厲害的賢政（過程中也許還會掐著手指頭默唸社會理論一番）、不肯 say goodbye 的相依、情感充沛（卻也宣洩快速）的「即便」美花、常給人高分的阿廣、細心叮嚀行政事務的嫻穎、淑美，以及同門的小白、小 Q、欣齡、志杰、宜慧、家棟、裔芬和芙代，族群所四年的生活因爲你們的陪伴顯得多采多姿。

來到花蓮出乎意料卻也收穫最豐的便是認識了觀光所的一群伙伴。允文允武，長相和內涵一樣出色卻又低調內斂的阿弄、引領我走進動植物世界和手工藝領域的明勳、經歷大陸之旅更加瞭解彼此的美慧、長相甜美又親切自然的清萍、

我心目中完美女性的旬枝，和讓人又愛（您的英文）又恨的明宏，以及于諄、孟淵、寬容、耿平、自資所逃兵秋豪和中文所的政樺等，因爲你們，花蓮對我呈現了多元而豐富的樣貌。

國小到當兵的好友：阿志、阿正、阿國、邪龍、儒ㄟ、偉華、瑞安、沛志、志明、世傑、宣驚、孟穎、柏佑、奎翔、Dean、宗穎、阿嘉、志峰和師大的又菱、宛瑜、庭懿、曉珮、胡純，雖然因爲時空的關係彼此聯絡少了許多，但相信我們都能瞭解各自在心目中的位置（好了，不要再幹譙了）。感謝你們強迫自己忍住對我友誼的渴求（這簡直是正常人無法做到的啊），而讓我能在短暫回到台北的時光，不受打擾、偷偷摸摸地享受遠行後才覺可貴的天倫之樂。離開台北，反倒證明了我們友誼的存在。

梨山的阿寶姐、阿生哥、阿倫姐，能在你們身旁一起工作是我這幾年來最奢侈愉快的享受；參加活動所認識的凌君和阿彬也將是我珍惜一輩子的好友，你們讓我看到對自身理想的執著與實踐，而我再也找不到比這更美的東西了。

Dadau、秋菊、Yaya、Machi、Abu、Saki、尤莉、金姆、Iki，感謝你們在山上對我的照顧和接納，感謝神的安排讓我認識了你們。除此之外，最要感謝的便是一路上默默支持我、幫助我、包容我的父母、女友淑芳和淑芳家人。雖然你們不清楚我到底在做什麼、想什麼，卻總是給予無條件的信任和資源。旁人以爲我承擔太多的壓力在前進，事實上反倒是你們承接了我許多無來由的負面情緒，卻仍不離不棄地守護我。從你們那所獲得的，遠比我承載的多更多。

謹將這本論文獻給以上所有的人。Without you, I am nothing.

走出 K 書中心外，昏黃的月光映射著地面的積水，一方面我小心避開這些積水，偶爾又抬頭看著雨後乾淨的天空。這時耳邊突然響起了那隻烏秋的聲音：「今天結束了嗎？」「結束了」我說。「那明天呢？」「明天也跟著今天結束了」。「這樣聽起來你的人生好像已經走到盡頭了啊...」

我停頓了一會。
「不算是吧，嚴格說起來，不是那種走不下去的失敗，而是一種帶著解脫的失敗，寓言意義上的失敗...」
「寓言意義上的失敗？那是什麼」
「還是失敗」。

烏秋好像聽不懂我的話似地，飛回到路燈架上，等待明天經過的人群。我繼續走在濕答答的柏油路面上。離開了路燈的照射，我和我的影子也隱沒在黑暗之中...

再見了，烏秋！

永亮　2008.07 於花蓮

摘　　要

本論文以回憶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採取《貧窮文化》民族誌書寫方式，描繪3位太魯閣族居民於山上和山下的一日生活及其生命經驗，試圖回答當部落遷村後，爲何仍選擇留在山上生活的原因。研究以爲，由於外在環境的緩慢變化和居民的作息安排，使得山上猶如 Thomas Mann 的「魔山」，身處其中讓人忘了時間，也甚少回憶。在無時間感的生活中，過往的不愉快，山下面對親人、鄰居、教友，這些鑲嵌於日常生活的角色關係和所伴隨的苦惱，得以暫時遺忘而找到宣洩逃脫的出口。遺忘，因此記得；遺忘，所以沈默；遺忘，所以留在山上。本論文同時省察田野調查中，關於對象如何成爲報導人，研究者與報導人之間的關係、互動，以及對彼此的想像和期待。究竟人類學家和報導人是否存在一種和諧（rapport）狀態？亦或只是彼此過程中的同謀（complicity）？「置身於他人之中來看我們自己」，田野調查的凝視和遭逢，往往映照出自身的存在與處境；對報導人回憶的探求，對異文化的書寫，某種程度上也是自我的追憶，過程中雙方都獲得回看過去經驗的可能性。本論文以《西西弗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作爲譬喻：田野對象不斷上下山的行爲彷如西西弗持續推動著巨石，不僅如 Albert Camus 所詮釋的他們認清命運並起身反抗；另一方面也在這過程中成爲那顆只在當下滾動著的巨石。而這被推動著的巨石，這在全然信仰中走著平穩且寧靜腳步的西西弗，是幸福的。

關鍵詞：記憶、日常生活、反思民族誌、遷移、太魯閣族

※　本論文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7 年「博、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寫作獎助」，以及 2006、2007 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暨各大學人類學相關系所合作培訓計畫」補助，特此致謝。

Abstract

The research centers three Truku people of Mountain Tribe on their everyday life, thereby elucidating why would they remain a mountain live after the tribe was forced to move down to the level ground, and how they understand their world and where they position themselves. In their "timeless space" – as far as it can be imagined, i.e., Thomas Mann's *Magic Mountain* – the tribal folks then are able to vent their life pressure and forget temporarily the unpleasantness in their lives and agonies from the relationships with relatives, neighbors, friends in the church, *et cetera*. The research yet endeavors to deal with the tension, interaction, imagination, and expectation between the informants and the fieldworker. It demonstrates how a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er positions himself during the fieldwork and the predicaments and contradictions he confronts with his informants. The research appropriates *Le Mythe de Sisyphe* as a metaphor and compares these Truku people to Sisyphe. These tribal fellows not only see clearly their fate and stand up to resist but also become the rock only rolling at the certain moment in the process. It would be a luck and fortune for them who can step smoothly, steadily and tranquilly with a firm belief.

Keywords: memory, everyday life, reflexive ethnography, migration, Truku

目　　錄

一、無　　聊 3

二、問　　題 9

三、審　　判 17

四、窗外景色 39

五、靜默的海妖 65

六、上帝之城 87

七、在流放地 107

八、西西弗的一天（結論） 129

附錄、關於大同大禮的歷史 141

參 考 書 目 149

（2006 年 8 月）

隔天一早，空蕩蕩的天空有如被陽光蒸發過似地，的確一片雲也沒有。空氣中夾雜著露水與泥土混揉後的野味，對面山頭由破曉時的火紅，逐漸轉成為刺眼的金色光芒。「今天會是個晴朗的一天，一個適合下山的日子。」回 Saumah 家的路上時，我心裡這麼想。這時候 Saumah 和她的兒子，早已揹著竹簍與鐮刀，在田間低頭忙著除草等農事。我收拾行囊，帶著興奮又懊惱的心情，結束這幾天的拜訪準備下山離開。爬上接回步道的陡坡之後，我站在 Saumah 的農地旁，隔著幾十公尺的距離，高舉登山杖向他們示意告別。Saumah 直起彎著的身子，帶著音量地向我揮手（還是招手？）:「阿亮，

「下星期記得回來！」

無　　聊

Saumah 終於開口說話。

這一天的上午，我和 Saumah（57 歲，女）彎著腰，屈著膝蹲在她頭一次嘗試不噴農藥，因此必須人工拔草驅蟲的綠豆田裡。在炙熱的太陽將我烤昏前，「阿亮，休息了，我們去 Walis 家吃飯吧。」我終於抵達馬拉松終點。

Saumah 帶著我走到距離綠豆田最近的 Walis 家，經過 Walis（57 歲，男）所種植的一塊小小蔥田，她挑選了十幾撮已成熟的青蔥，除了等會兒大家要吃的，還有接著幾天的食用。我們邊採邊喚著在玉米田噴灑農藥的 Walis 準備吃飯。走到了 Walis 家，巡視了一下廚房，Saumah 和 Walis 決定炒上一盤帶有蝦米的韭菜，搭配每人一碗加了雞蛋的泡麵（排骨雞麵）。我、Saumah、Walis 和 Walis 的老婆－－尤莉，就在這間有三十幾年以上歷史的木造屋簷下，在午後微溫卻舒服的微風吹拂中，吃起了午餐。餐後尤莉拿出一罐他們自製的醃梅，Walis 則拿出幾年前別人送他的手充式收音機－－一種不需電池，不用插電，只需以手轉動外面轉盤便可充電的手提廣播機－－說是要聽聽颱風的狀況。我轉了 3-5 分鐘的時間，以使聲音可以聽上幾十分鐘不至中斷。在中廣新聞網的陪伴下，我們吃起梅子聊天，話題從我對他們過往在此生活的探問，到他們對我及平地其他地方的好奇。

喇叭聲中傳來寶發及桑美的颱風預報，不久，湛藍的天空開始湧進朵朵烏雲，炙人的陽光被一陣強一陣弱的急雨所取代，接著吹起了呼呼的陣風。Walis 看雨下大了，留我在這睡午覺。他提著收音機走入房子裡唯一隔開的一間房間，將音響放在小桌子上，聲音持續放送著。躺上靠著牆壁的一張單人鐵架床，Walis 招呼我睡在另一面靠著牆壁，堆著一些雜物並已失去彈性而塌陷的絨毛沙發。Saumah 和尤莉睡在我們之間的「雙人床」，由兩張並不等長也不等高的單人鐵床所組成。廣播聲持續播送著，我們沈沈睡去。不知睡了多久，聲音沒了，我也醒來了。由於怕驚醒其他人，我繼續在沙發上以水平的姿勢靜默著。

這樣躺著不知過了多久。

帶著一罐米酒，Saumah 的大伯（已過世丈夫的哥哥）在風雨中走進了房間，大夥醒了過來。他患有重聽，我無法和他溝通，也沒聽他說過話。Walis 拿出保力達，混著米酒，大夥喝了起來。席間並沒有多少交談，在外面不時的雨聲和呼嘯聲中，偶爾只有幾句以太魯閣語的對話進行著，儘管如此，其間的空白並未顯得不安或奇異，大部分的時間，他們仍是輕鬆自如的沈默，而沒有不可工作的焦躁。直到 Isau（32 歲，Saumah 的兒子）以搖搖晃晃的腳步突然衝進時，才打破這原本彷若靜止的時空。

Isau 一早即不見蹤影，原來他是替在山下醫院的 Loking 餵雞，然後再到另一戶那兒幫忙宰殺猴子。Loking（66 歲，男）幾週前在山上工作時，因為搬運車翻覆壓傷髖部和膝蓋，而留在「山下的家」中休養，並到醫院治療兩個星期但

仍未痊癒。可是 Loking 不顧醫生暫停爬山的勸告，幾天前一步一步慢慢地花上比過去多出三倍的時間回到山上。上山後的他，由於受傷的關係，無法負荷勞動的農務。絕大部分的時間，Loking 都坐在自己所搭建的竹屋門口，手上不是拿著農具單純地擦拭，就是整理竹屋的細部。他偶爾若有所思，一如山下民樂社區中的老人家，坐在門口或三伍成群不多話地聚在一起，只是，他卻堅持要回到山上「發呆」。直到昨天，再以三倍的時間提早下山至醫院復健。

顯然酒醉的 Isau 不像平日我與他談論女孩子時的靦腆與不在乎，眼前的他用母語不斷地敘說對女孩子的渴望，談論著之前此地生態旅遊的幾個女孩子。他毫無頭緒地敘述，我們（包含他母親）笑了起來，Isau 並未因此覺得不好意思，除了不斷地要酒喝，臉上偶爾抹過幾絲落寞的神情。依舊不知過了多久，雨稍微緩和了，Saumah 說她還要趁這個空檔再做些農事，囑咐我和 Isau 先回（她）家洗澡準備晚餐。直到晚上入夜，Saumah 和 Isau 一如往常地讀經禱告後入睡。

不過是幾週之前，Saumah 在山下民樂社區正忙著社區的會議。身爲協會的理事，她負責推行社區活動，當時討論的是環境清潔及護溪的工作，而一個星期之後，他們必須去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作成果報告。Saumah 手裡拿著傳單，接著到幾戶人家拜訪，原來她又是教會的出納，正在宣達相關的事情。幾個小時後，她滿頭大汗氣仍未歇地走向（山下的）家中，我走了過去，她在屋簷下喬了兩個「椅子」（翻過來的油漆桶），我們聊了起來。我說昨天的部落音樂會，沒見她一如以往地穿著傳統服，在太管處的草坪上張口吟唱。她無奈地說前幾天她去台北參加基督教教會的會議，負責報告新秀地區教會的工作與成果。而下週開始，每個星期三晚上還要帶一群教友坐車去宣道及帶領（我猜想是聖經的）讀書會。Saumah 一週要花好幾天處理這些事，以致於一個星期常常下山、上山好幾回。她想把這些事情分配給其他人去做，卻找不到人也不放心。那時，Saumah 的六歲孫子亞伯－－父母親離異，而他的爸爸，也就是 Saumah 的兒子因爲工作不穩定，所以亞柏幾乎是 Saumah 照顧的－－跑過來抱在阿媽身上撒嬌。我說，這麼累這麼多事爲什麼還要上山？她一邊哄著小孩子，一邊輕鬆地說著：「山下無聊啊，山上好多事可以做，山下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我嘗試記錄下這幾天山上的所見所聞，卻發現其中充斥著（對我而言）重複、單調甚至無聊的生活。雖說山上有許多的農事要作，除草、整地、種植、採收，但種植的量與面積其實不大，收成並非拿去山下販售，而是供自己食用與餵雞（玉米）。農事看來也並非如此急迫與非做不可，有時因腳傷、颱風或其他事的耽擱，他們一段時間沒法農作或留在山下，損失了農作物或家禽，卻也不見他們過度沮喪或嚴重影響生計。下雨時他們或是睡午覺，不然便坐在簷下發呆，農作之外也多在門前烤火或手上找些東西搓磨，沒電的夜晚更是早早就寢。大部分的時間他們獨自工作生活，很少互動。

幾天以來，時間就這麼不知不覺（無意義）地流逝，我找不到「正經」事情可以做，連田野筆記的書寫都顯得重複而多餘，彷彿存在只是單純地活著，生活以一成不變的簡單循環著。沒有太多情緒的起伏，沒有令我驚訝的事物，看不到

頻繁忙碌的言行，找不到需要被解釋的意義。我發現，我已經漸漸地忍受不了山上的靜默、緩慢步調及無事可作。諷刺的是，這卻是一開始吸引我上山的理由。

●

（隔日）下午的太陽已被厚重的雲朵遮住，天空上只殘留著微弱的光度；不久，便飄起了毛毛細雨－－這是山上慣有的，帶點憂傷的灰濛氣氛。我放下手邊幫忙的工作，走回屋簷下休息。這些日子的相處，我彷彿已經有能力去敘說當地的日常生活了。偶爾幾句彼此間的對話，但是（在我看來）純粹出於偶然。隨著社區（在自身定義之下所該具備）的組織活動已搬移至山下民樂社區的事實，絕大部份的房屋早已經傾毀，留在山上幾戶老人家，做著各自農事，過著無電、單調重複的生活：農作、吃飯、睡覺、農作、吃飯、然後睡覺。這是他們的一天，或許也可以稱得上是他們的每一天。

走到山坡旁，（一如 de Certeau 登上世貿大樓，）我站在由地勢給出的高度，帶著彷若人類學家沮喪的眼光還是上帝的全視之眼，俯瞰著底下仍在細雨中農作的 Saumah 和 Walis。說來奇怪，眼前的人事物不正是我一直夢寐以求，上山追尋的那與世無爭的祥和景象嗎？爲何此時的緩慢寧靜，卻不斷地映照出內心的無助與焦慮？遠方一陣銳利的山羌聲劃過耳際將我拉回現實。Masau（55 歲，男）走了過來，跟我要了一根煙。他說，明天如果天氣不算糟的話，帶我去看一條常有許多動物出沒的獸徑，在那兒他擺了許多的陷阱，順便去看看收獲。「嗯。」我回答。天知道，我根本對動物出沒不感興趣。

不清楚過了多久，Saumah 結束工作後走回 Walis 的屋簷下。沒來由地向我丟出一句在山上竟也會遭遇到的問題：

「阿亮，你畢業後要作什麼啊？」

「不知道呢，還在想。」我楞了一下，既心虛又尷尬地回答。

「不用想了啦，你就直接到山上這邊來住，幫我們一起種菜一起發展啊！」Saumah 接著說。我心裡想：「怎麼可能？」

「喔！很累呢……」我這麼敷衍著。

老人們擦拭著工具與身體，下雨使得大家暫時聚攏在這狹小的空間，用太魯閣語間歇交談。我置身在這個陌生的語言環境中，面對著眼前的現象無力介入，沈重的孤獨感強烈地襲上心頭。（一時間，我似乎有些明白，爲何現在的我會在這裡了。「你不要再上山，再去也只是逃避罷了。」我的指導教授對於我的書寫計劃尚未完成，而我卻總是不斷地想上山時，丟了這句話。）「阿亮，晚一點我們再下去吃飯吧！」我看了看（終於戴上的）手錶，確實是早了點。在山上，吃飯成了是自己一天最期待的事。當然，這並不是暗示著山上料理有多麼味美或是一位田野工作者飢餓的程度。「三餐」劃分了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謂的「一天」，使

得「時間」可以被感知。於是，我總是在用餐時盡量放慢速度，細細品嚐，爲的是使接下來的時間能夠走得快些，耗費得多一些。

周遭一片寂靜，Masau 繼續抽著煙，Walis 洗完澡閒晃著，Saumah 和 Isau 準備回家的東西。這幾天我沒有見過他們之外的人們與他們交談過，此時的沈默讓我感到極不舒服。於是我決定到一個小時路程外的立霧山 Rudao 家一趟。我對他們表示，「有些東西在那裡，我想過去拿一下」我虛僞地解釋著。老人們囑咐我要早點回來，否則天就快要黑了。我拿起頭燈和登山杖，穿上雨衣，拖著步伐走在因下雨而顯得特別濕滑的泥土路。去 Rudao 家的路上，我的心情不斷地呼應這幾天一團簡單卻又混沌的現象，而感到凝滯在喉間的煙味，以及伴隨而來一股被引發的困頓感，一時間找不到理解的方式。（或者更精確地說，我仍不習慣於一個無須理解的隨意安置。）耳際只剩隔著雨衣的滴答聲，走在雲霧繚繞的山林中，此時全世界彷彿只剩我一人獨自存在，一切都顯現出一種沈默的重量，時間靜止，而我被迫以不斷的行走來強迫時間的推移。

我走到 Rudao（77 歲，男）位於立霧山的「莊園」，此時天色轉爲一種靛青色。Rudao 一如往常地在屋後視野開闊的山坡上，坐在用樹幹截成的椅子，一邊看著山谷中下雨過後湧起的雲海，一邊吃著晚飯。Rudao 的女兒幸子曾向我說過，當 Rudao 一個人靜靜不說話地坐著時，遠遠望過去就彷彿一位老榮民坐在那兒發呆似的。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自此之後，我總在 Rudao 的身上，在他的一舉一動，甚至無聲空白中，心頭浮起曾在榮工處任職了二十幾年的父親身影。

Rudao 八歲時曾被喪夫的母親賣給平地（新城）養父，那時養父對他總是嚴酷要求卻又不信任、無端虐打，某次自衛之下不小心傷到養父，他逃回大禮躲了好幾個月，最後靠著在山上耕種所賺的錢，償還了母親拿的 300 塊日幣，贖回自身。Rudao 的日文比中文好，這可從他唱的歌曲、在山下看的電視節目可以得知，他書寫我的名字－－阿亮，也是用日文拼音記的。山下，他使用熟悉的太魯閣語與族人交談；山上，像我這樣的漢人，則只能以幾個簡單的單字加上彼此的猜測來溝通。用餐後，Rudao 唱了兩首自己編曲填詞的歌。一首是念及他心愛的二兒子，因爲酗酒過多致死，爲了勸誡並紀念他而譜的；一首則是懷念幾年前因腳傷而留在山下社區，無法再繼續陪伴他上山生活的老婆所編。曲調帶著濃濃的日本風格，瀰漫著緩慢、沈重、傷痛、失落、淒涼又偶爾激昂的旋律，我彷彿（想像地）見到他回到那過往的傷痛，去帶回記憶中的悲苦時光，或是一些涉獵到的人事物，而湧起一股複雜的情緒。隨著舒緩卻低吟的歌聲所開展的是兩人彼此靜默不語……。

入夜後，Rudao 走進屋內的和室睡覺。戶外的火爐旁，只剩我一人獨自烤火，準備洗澡的熱水。沒多久，木柴被我燒得差不多快光了，激烈閃耀的火焰轉爲溫吞而內斂。一時間，我又成了一個無事可作的人。我走到那個 Rudao 用餐眺望的平台上，看著月光下隱約可見的幾戶大同人家，依舊無可選擇地點起了煙。

Rudao 打開收音機，房間裡傳出廣播的聲音，在整個靜謐的山谷裡顯得特別

清楚。廣播中主持人胡忠信介紹今天邀請傅佩榮教授來現場，所要談的主題是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傅教授以詼諧的口吻介紹蘇格拉底的生平、婚姻、思想、貢獻等，他提到蘇格拉底和凶悍老婆之間的趣事，也談到蘇格拉底的辯證法－－先建立一個「命題」，並假設爲真，然後依此推想結論。傅教授說蘇格拉底喜歡靠著交談來追求真理，與人辯論時，他常謙虛地說自己什麼都不懂，希望能瞭解對方的想法，等到對方得意地賣弄他們的知識後，蘇格拉底先誇讚一番，然後說還有幾個地方不甚明瞭，便繼續追問幾個問題，最後呈顯出對方理論中空洞與不合邏輯之處，而證明蘇格拉底正確的主張。20 幾分鐘過去了，我一直以爲 Rudao 會轉到另一個想聽的頻道，但他並沒有，而是讓蘇格拉底一直在收音機的喇叭聲中存活著。

終於，Rudao 關掉了收音機睡著。此時突來的寧靜，卻彷如雷般的打醒了我。

問　　題

在山上生活的日子裡，這漫長的無聊感和無來由的思緒總是不時地侵襲著我，時間以一種讓我難以捉摸的方式流逝。有時，我深感於無聊而漫長，有時卻又驚訝地發現一週已然過去。正當我學著適應山上沈靜、緩慢、特有的節奏時，也開始觀察這些長時期獨自留在山上的老人們的生活步調。對他們而言，除了下山與再上山的日子得以標記之外，生活所揭露的並非是時間不存在，而是以一種他們特有的節奏與認知在進行著。我發現，正是那些讓我備極無聊的寂寥時光－－那讓我捉摸不定、難以體會的靜默與空白－－卻是使得他們留在山上的主要原因。

某次與 Rudao 下山時，在半路的流籠頭－－一個可俯瞰山下社區全貌的休息點，我趕上了正在休息的 Rudao。他低頭往下看著整個太魯閣閣口（包括所住的民樂社區），我氣喘吁吁地走近，本以爲他會鼓勵我說再過不久就可以回到平地了，沒想到凝視了許久後，Rudao 轉過頭來對我說，他告訴過他的小孩們，在他死後，要剪下一撮頭髮和指甲，埋在山上那個家的土地裡...。說完，他以那慣有的靦腆笑容呵呵的對著我笑，然後不發一語地往下望去……。

在《空間詩學》（2005[1957]）的導讀裡，譯者龔卓軍引了一段村上春樹的敘述。文中描述男主角在對方母親的引領下，進到一個女孩已不在的房間裡。看著房間內的擺設、空間中的光影、女孩的衣物、有如時間長廊的走道，一時間男主角不知怎地悲傷起來。爲何會有這股沒來由的悲傷呢？龔卓軍認爲，正是小說敘述中所帶出的氛圍，使得我們（讀者）與主角一樣，「陷入切身的想像中，這種氛圍甚至讓讀者不禁放下手中的小說，恍惚之間，神思已走向一個親人的房間，一位已不在場的親人」（ibid:22-3）。

《無知》一書中，Milan Kundera 指出法文的 nostalgie（鄉愁、懷舊），意思就是「因爲回歸的慾望無法飽足所引發的痛苦.....因爲無知而生的痛苦。你在遙遠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變成了什麼樣。我的國家在遙遠的地方，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2005[2000]:8-9）。林徐達以爲，懷舊指向一種軟性、甜蜜的失落，而這失落來自於對記憶所表達的那段時間的失去（2006:6）。黃春明認爲，鄉愁的釀造需要空間的轉移或時間的變遷，一個是從故鄉轉移到他鄉或異鄉，一個是沒離開過出生地，但故鄉的事物變了，變到讓人對自己的故鄉也感到陌生（2006）。這些說明指出懷舊是一種對舊日空間、時間及人物的美麗回憶，以及因此回憶所帶來的焦慮或失落感。

重新回想起 Rudao 當時唱歌的場景，即便是在那一短暫的氛圍之下，便足以讓我迴盪其中。那麼，山上由故居、農作、山林、薄霧、啼叫、氣味所形成的氛圍又是什麼？如果遷村的記憶是以集體的方式被框架與紀錄，爲什麼同樣的事件，對這些被遷移的人而言卻有著不一樣的反應？除了集體記憶的不得不然外，這些留在山上的老人們，是否還有其它的因素，使得他們必須留下？「留在山上」

是否也隱含了他們無法說出或說不出的種種思緒，必須藉由如此的行動才能安置？

●

當老人選擇留在山上繼續生活，卻也不得不接受部落遷下去的事實。週末的時間，他們下山做禮拜、採買食物、見著一星期未見的家人，處理一些事務等。對這些剛下山的老人而言，眼前是一個截然不同於山上的世界：街道上，放假的居民自然地以世代爲劃分，組合成一群群的聊天團體錯落著，椅腳邊放著的，是貼著公賣局標籤的飲料瓶罐，穿梭其間的孩子追逐，使得這些小團體自然地被包含在一個更大的團體之中；菜車在將近中午時分出現在社區的巷道，以剛好讓社區內每個醒著的居民能聽到的音量，聚攏著關心菜價的婆婆媽媽；星期日的早上，教會擠滿了渴望安頓心靈的居民，他們在此與上帝接軌，並時而討論社區未來的發展、山上生態旅遊的規劃、流籠頭的爭議等；臨著台八線的人行道上，爲了替將興建的教堂募款，有幾個禮拜販賣著小飾品以及各種食物；對面噴上「還我土地」的台電空地，民樂及附近社區的三四十歲男性族人所組成的射箭隊在練習著；鄰近的籃球場上，喧嘩著的是山上罕見的青春肉體；圍住行道樹的水泥墩，幾個老人安靜不多話地圍靠著。山下社區的空間中，生活照常搬演，發生的人事物繼續鋪陳。

2006 年 11 月底，我路經民樂社區旁的富士國小，被一陣太魯閣語的廣播聲與躁動的人潮給吸引住。趨近一看，雜沓興奮的人群穿梭在賣著飲料小吃的攤位和操場旁的看台，操場上一群群戴著帽子，穿著一般家居休閒服的選手們，有的緊張著低著頭，有的認真踱步跳躍著，更多是互相取笑、彼此吆喝較量的笑鬧。在現場一片呼喊、加油、閒話家常的喧嘩聲中，我從廣播的喇叭聲聽出了 Saumah 的聲音。

Saumah 幾年前靠著山上採金線蓮變賣及政府低收入補助，獨自養活了一家五個小孩（丈夫十幾年前在步道上因搬運車翻車而過世），後來，金線蓮的數量與價格都變少了，政府補助也因她繼承了公公的一塊土地而取消。當時，社區朋友介紹她一份週一到週五固定時間，固定收入的工作。但 Saumah 拒絕了，她說，教會常常會有需要宣道及去其他地方開會的需要，時間很不一定。她無法作那種「固定上下班」的工作。諷刺的是，她寧可過著禮拜一到禮拜五在山上「工作」，禮拜六日才下山的「固定」生活。

廣播中的 Saumah，顯然是這次運動會的司儀，除了要宣布相關流程、進場次序外，也像個記者般，在比賽進行時，以太魯閣語播報著競賽的激烈與烏龍的場面。她像個說書人般，以時而緊張、時而幽默嘲諷的口氣牽引著看台上對比賽現場的注意。然而眼前的 Saumah 與我在山上所見截然不同。山上 Saumah 就像同禮聚落的其他人一般，或許因爲少有人互動，所以總是不多話。農作時的她總是專注（就如同現在司令台上的她一樣），但不同的是山上的情緒表現似乎總是

維持在一定的閾閥之內，或者說，一定沈靜之中，這與山下總是忙碌地負責溝通「表演」的她大異其趣。

同樣予我鮮明反差印象的是 Rudao，山上他獨居於立霧山腰，距離大同或大禮部落有一段不小距離，因此，除非偶然外人的造訪，否則他幾乎是很少開口的。縱然是與他相處的日子裡，我們之間的談話，也多是由我所給出的。我一直以為他是一個害羞、不擅與人交談也不問世事的老人，直至後來才知道，原來 Rudao 是外太魯閣的頭目，除了常常以此身分參加相關議題的會議外，也身兼山下民樂社區協會的理事。

觀看著他們的不同，也讓我省思到自身隱微的變化。我發現，每每從登山口一步一步辛苦地爬著，在造訪他們的陡峭山路中，隨著步伐的前進，總覺得身體好像一點一滴的在慢慢解構，細胞脫離了彼此的連結，靈魂得到愉悅的釋放。直至目標接近，各分子開始組合重新鏈結成另一個外型不變，但心靈、感官、思考、角色都已和山下截然不同的我。脫離了原來的社會組織，暫時拋下文化中應有的權利義務，我來到這既處深山，也處於內心深處的「部落」。那麼，他們也是如此嗎？相對於山下的瑣碎事物，在山上的他們可以脫離社會的規約，而處於一個「liminality」的中介狀態，在betwixt-and-between，一個沒有階級、沒有身分、既非彼又非此的「假設時空」中嗎？還是像《貧窮文化》[1]裡所敘述的鄉村墨西哥人一般，受著物質、文化的種種限制，在所處的環境中，在下山／上山的移動生活中，發展出面對生活的實踐邏輯與創造力，那麼，這樣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他們發展了怎樣的生活模式來適應面對？

●

Thomas Mann 的小說《魔山》，敘述的是一位剛自大學畢業的男主角，趁著工作實習前的幾個星期，前往位於瑞士山上一座專門安置肺結核病人的療養院，準備探望因病入住的表哥。男主角本來只打算待上三個禮拜，卻因為總總因素，主動、被動的意願而留了下來，最後整整待了七年之久。在山上，單調空洞的日子沒有阻礙時間的前進，時間不是被遺忘，不然便是以一種驚人的方式萎縮，單位的計算被擴大了好幾倍，從分鐘變為小時，小時變為日，最後，節日或季節成了跳過其他空白時間的支點。藉由故事本身情節的演敘及作者穿插其中的現聲敘事，《魔山》讓我感受到了「時間」在書中流動的快慢，以及山上和平原居民因為生活方式、節奏的不同，而有了不一樣的時間感。Thomas Mann 在書中描述的盡是療養院中的日常生活瑣事，因為他相信時間只有通過日常生活才會被經驗。「如果日常生活瑣事在特殊的基礎上產生，就會變為不尋常的現象。」（1994：349）。對 Thomas Mann 而言，時間便是這特殊基礎，他以時間的角度呈現了療養院中不尋常的日常生活。

時間感的存在與流逝，同樣是我想處理的面向。我發現，這些每週下山、上

[1] Oscar Lewis 著，丘延亮譯，2006 [1959]。

山，穿梭在無路無電獨居生活與「現代文明」、人群環繞的老人，「一個星期」似乎是他們最常使用的區別單位，常常聽到剛上山的他們這樣說：「我這星期要……」，在山下拜訪他們時，他們也常客氣的跟我說：「下星期要再回來喔！」。如果中間因爲有事必須提早或延後上下山，他們仍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保持著這七天的模式在一定的平衡下。

> 某個禮拜三的下午一點多，我到了 Rudao 立霧山的家，在一陣濃霧籠罩中，我看見吃飽飯的他獨自坐在門口，入神地（或說出神地？）望著家門前地上的雞吃著飼料，旁邊橫躺著一台除草機。Rudao 看見我，驚喜地寒暄幾句後，向我說除草機壞了，他試著修過還是不行，本打算下午要拿下山去修理，但看到我來了不好意思（因為怕我沒地方住），所以他從倉庫中拿出另一台新的但引擎卻有點問題的除草機，想試著交換零件修修看。從二點到五點多，除了引擎之外，在 90%的零件都已被我和 Rudao 拆裝、調整、檢視、換新過後，我們終於組成了一台由舊除草機引擎+新除草機操控桿結合而成的新新除草機。葉片轉動了，我們高興於不用急著下山，但喜悅僅止於此，因為不久 Rudao 便發現，每當操控槓被拉到一定角度時，葉片總會瞬間停止，而其他角度，葉片的轉速也不規則地忽快忽慢。
>
> 隔天一早，星期四，載著除草機和我，Rudao 開著蹦蹦車到了流籠頭，利用流籠將除草機運下，我們則步行下山。下山後，Rudao 開著他時速大約 10 幾公里的農用車，從太魯閣閣口沿著小路開到了吉安，將除草機送回這間他總是在此購買、修理機器的農具店。幾個小時後，機器修好了，Rudao 繼續以 10 公里左右的時速開著農用車回到民樂社區的家。接著，星期五，他又帶著除草機回到山上，到了星期六，下山。
>
> （2006 年 7 月田野筆記）

七天，似乎成了他們固定時間的循迴，而這樣的動作，經常是以「下山」「（再）上山」爲支點重複循環著的。設若[七]天過的像所有的天，那麼所有的天過的也就只像[七]天了（Mann 1994[1924]:155）。而這包含著山上五天和山下兩天的「七天」，就像墨西哥貧窮家庭的一日，像 Mrs. Dalloway 的一天，像 Breton 與 Najda 的九日，像魔山上的七分鐘，像 Claude Lévi-Strauss 所想像的水仙花般，其香味所隱藏的學問，其深處所散發出來的味道，足夠我駐足沈思、品嚐許久了。

> 最有意義的倒是最小的時間單位，即 60 乘以 7 秒，在這 7 分鐘的時間裡，病人們把體溫表[含]在口中，以便能使體溫曲線延續下去。這七分鐘的時間對於病人來說非常富於生命力和重要，它們能擴大成為一個小小的永恆，非常牢固的積澱在像幽靈般悄悄溜走的大時間裡……
>
> （《魔山》1994[1924]:434）

而我該如何描寫田野對象日復一日、週復一週、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呢？或許我可以依循著傳統民族誌的寫法，如《南海舡人》[2]般，以一種清楚、有條理

[2] B. Malinowski 著，于嘉雲譯，1991 [1922,1961]。

的方式敘說，或像《努爾人》[3]一樣，將生態特徵、時間空間、宗族制度、宗教等範疇予以分門別類的書寫，還是循《金翅》[4]的安排，使得事件有著情節又符合邏輯的方式呈現。但就如同林徐達在他的論文中所說：「如果我將所有探究的過程都予以精確而巧妙地包裝，而僅呈現出一個完美無缺的科學結論時，無疑地我會非常的難過，對我來說，那缺乏誠意，一種實踐經驗上的誠意。那又和實驗室中僅將對照組與實驗組的成果公布出來，有何差別呢？」（1994:15）如果我只是分析片段的所見所聞，如果只是關注結果而放棄細節，如果為求清晰而忽略混雜，如果只是處在一種鄉愁式的懷舊情緒打轉，或是注重文化運作而忽略個人的創造力與情緒湧現，那我要如何回答許多荒謬諷刺，卻又顯得真實無比的田野記錄所提出這樣複雜的問題呢？

《貧窮文化》的書寫或許是個解答。在這本民族誌中，Oscar Lewis將十幾年來收集紀錄的墨西哥城鄉五個貧窮家庭的資料，綜合表現在這些家庭某個尋常日子的一天。那天，田野對象的談話與日常生活被詳細的紀錄，這樣的作法使得人物得以發聲，而Lewis全知觀點的鋪陳又讓時間（從清晨起床到夜晚就寢）、空間（從家到社區）、人物（從家庭成員到親朋鄰居）、活動（從用餐到工作）、思想（從困境到期望、從意識到對話）、背景（從個人經歷到村鎮歷史）彼此交揉滲透、環環相扣，呈現出不規則的連結。不同於那個時代民族誌的書寫模式，他並未將各個範疇予以分門別類，而是以時間線的方式，一種近似小說敘事的筆法，「刻劃出日日在貧困中出入之意味究竟何在的家庭式民族誌」[5]。Lewis關注田野對象的內心思緒，藉由他對田野人物經歷、情緒、行為多年累積的掌握與熟悉，在各個角色的反應與感受、各個事件為何發生及要發生什麼時，都能恰到好處的為我們（讀者）插入田野人物的生平與個性，以及事件的來由。這些事件看似無關，卻又有著奇特的連結。使得閱讀這本民族誌有如小說般的縱覽流暢，更使我能夠探視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不同行動主體面對周遭事物的感受、理解、及行動。

Lewis鋪陳的一天，僅僅只是敘述言行與思緒，不給出任何結論與意見，卻向我們型塑出這些家庭長期以來的生活圖像，感受到其中無所不在，影響著人物思考與感覺的文化勢力。Breton的《*Nadja*》，僅僅只是紀錄與Nadja相遇「九天」的所為所思，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場奇特、曖昧、撲朔的愛情故事，一段理性與慾望的追逐掙扎，一個隱藏著種種日常生活性的巴黎，一位想活出自我人生，卻又深受日常生活限制的女主角。《*Mrs. Dalloway*》[6]一書，只是敘述Mrs. Dalloway一天出去買花到宴會結束的過程，便交織出許許多多個角色之間的互動，她的意識之流與複雜的生命之網。

透過這些作者的書寫，讓我瞭解到每一天其實都與過往的個人經歷、歷史背景、社會現況息息相關，一天成了生命之流中一個皺摺、一幅完整的生動畫面，而記憶使得時時刻刻成了過去的積累與體會。若是如此，那麼故事時間的長短並

[3] E. Evans-Pritchard 著，褚建芳譯，2002[1940]。
[4] Lin, Yueh-Hwa 著，宋和譯，1994[1944]。
[5] Harvey and Reed 1996:484，*cf.*《貧窮文化》，頁 80。
[6] Virginia Woolf 著，史蘭亭譯，2007[1925]。

不妨礙內容的豐富度，適當的將田野對象的日常生活濃縮在一個慣常重複的時間刻度下，反而更能彰顯出人物的生活樣貌、歷史背景、記憶流動、行爲意義與文化運作了。

> 如果一天的日子只是從吃早飯的時刻到二十四小時候這一刻的重新到來，那麼這一天算是什麼？是虛無，儘管它包含著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如果一小時的時間是在躺椅上、在散步中、在飯桌旁度過的，那麼這一小時是什麼呢？同樣是虛無。把這些虛無加起來未必有多大意義。
>
> （《魔山》，頁 434）

因此，書寫上我採取類似 Lewis《貧窮文化》的寫作手法，以描述山上及山下的日常生活爲主要架構，將田野對象－－在山上生活的 3 位居民，他們都是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壯年太魯閣族人，包括大禮 2 位，大同 1 位－－的個人生命經驗和日常生活濃縮在山上一天及山下兩天的敘述中，其中包含田野對象的對話互動、生命經驗、日常行爲、歷史事件、經濟生活、意義詮釋、情緒流動等，藉由兩端作息的描繪，試圖對照出山上和山下可見的日常生活差異，與不可見的時間感及回憶氛圍；同時連結過往的歷史經驗與人物背景，穿插其中可能的意義詮釋及意識流動。

●

究竟當親友離去，他們爲何留下？如果過往的經驗影響價值建構的選擇，如果留在山上有著對過往的回憶，那麼，又是怎樣的生命經驗在其中作用著？每個星期過著五天在山上工作，週末二天下山與平地親友生活，究竟呈顯出什麼意義？

就像是那位初入魔山而被「療養院死人般蒼白的世界所迷住」[7]的男主角Hans Castrop，我好奇於他們固定往返的日常生活、人生經歷與價值建構，嘗試捕捉山上和山下「時間感」的不同，以及空白沈靜氛圍中有關他們流動的思緒。這篇論文便是要去回答並呈現大同大禮部落老人的（某種程度來說，也是我的）生活回憶。透過對個人生命經歷以及遷村過程歷史背景的瞭解、透過在個人及社會，過往和現在、在場與不在場之間來回思考，我試圖勾勒出這群當部落遷移下山時，選擇留在山上的老人，其行爲背後的意涵以及移動生活背後的日常樣貌。

[7] 《魔山》，頁xiii。

人 物 表

姓名	性別	年齡	關係
Saumah	女	57	
哈路	男	36	Saumah 的大兒子
Isau	男	34	Saumah 最小的兒子
雅各	男	11	哈路的小孩，Saumah 的孫子
亞福	男	7	哈路的小孩，Saumah 的孫子
亞伯	男	6	Saumah 的孫子，小女兒的孩子
Loking	男	66	Saumah 的表哥（Loking 爸爸和 Saumah 的媽媽是兄妹）
Abu	女	57	Loking 的妻子
Masau	男	55	Saumah 的表弟，Loking 的弟弟
Yakau	男	3	Loking 的孫子
Walis	男	57	Saumah 的堂弟(Walis 的爸爸和 Saumah 的父親是兄弟）
Wulon	男	60	Saumah 丈夫的表哥
幸子	女	47	Rudao 的女兒
Buya	男	64	幸子的丈夫
Hogan	男	32	幸子的表弟
Rudao	男	77	幸子的父親

審　　判

「…是不是因為我有罪我不知道，我們是平凡的人不是神…我碰到很大很大的困難要想一想，是不是因為我有罪？是不是罪隔絕了我和上帝才會如此？…我們來一起禱告，求上帝幫助我們每一個人。他不看你醜，不看你窮，只看你有沒有一顆心……你若認為自己沒有罪，這樣光是想就有罪了…」Rimi 說。

秀林鄉富世村 336 號。一個仍殘留著新鐵片慣有油膜味的門牌高掛在竹屋的大門上。這是 Saumah 的家，位在太魯閣大同部落－－一個需步行五小時才能到達－－的家。

Saumah 正在早禱，在天還未亮的四點多鐘。

她把兒子Isau（34 歲）和三個孫子：雅各（11 歲）、亞福（7 歲）、亞伯（6 歲）叫起來[8]，哈路（36 歲）－－Saumah的大兒子則仍繼續在床上躺著。孫子們睡眼惺忪地起床，兩個小的躺在Saumah懷裡，一副還不想醒的樣子。Isau、雅各和Saumah盤腿坐在通舖床上圍成一圈，中間擺著蠟燭和聖經。四周仍是一片黑暗，竹屋、聖經、每個人臉上在燭光的映照下呈現一種泛黃照片裡的色調。Saumah念著由羅馬拼音編寫成的太魯閣版聖經，向他們一字一句解釋聖經裡上帝言行的寓意，要教導的智慧。然後每個人像分享心得又像懺悔似地各自說了一段話，接著雙手合十，閉上眼睛，用充滿告白的語氣，感謝上帝賜予力量和智慧。

「感謝主，祢使我們感受到你的存在，在祢底下我們喜樂，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我們將一輩子虔敬的服侍祢，阿門。」

哈路仍在旁邊睡著。

●

五點多的天色已經足以照亮一切。蛇木、芋頭、百合花、箭竹、羊奶樹，和山下的鮮豔花朵出現在門前庭院中，間雜著燒過玉米、衛生紙、玻璃瓶、香菸盒等垃圾的痕跡，看起來是喜愛花草的女主人與隨意不拘，苦工出身的兒子共處妥協下的結果。庭院中挖了兩個直徑不到一公尺的水池，匯集了洗澡、洗碗、洗衣

[8] 雅各、亞福、亞伯都是聖經裡的人物，他們的名字是Saumah取的。

過後所排出的水。水從浴室的水管流出，不停湧出的山泉水來自於Loking發現的千里山某處水源，經過他同意後，Saumah從Loking家繼續接著水管引下。第一個水池上長滿了布袋蓮，水池的水滿到一個高度，便藉由兩根水管引至第二池，看似靜止的池子內游動著蝌蚪，Saumah一直計畫在裡面養魚，不過始終沒有行動；庭院旁的竹籬笆爬滿了佛手瓜，右後方的空地上種了上次辦活動的小米、養雞的玉米、剝皮辣椒、芋頭等；門外曬著山胡椒，屋棚下的竹竿晾著上個禮拜下山前洗好的衣服；矗立對面的白髮山佔據視線 2/3 畫面。

屋旁空地上有著一塊水泥地基，是以往部落教堂的地基。教堂本來是一間小小竹屋，50 年前在教會傳道士，也是 Saumah 父親的帶領下，族人們輪流從山下閣口背著水泥來到這，由於沒有流籠和林道，他們從太魯閣背到部落，再到砂卡礑溪底背了許多砂石，這樣蓋起教堂。教堂旁的空地曾是小孩子的遊樂場，他們自己做了籃球架、排球場玩著，部落的活動也多在此舉辦。如今這空地成了 Saumah 的菜園，她正一邊拔著雜草和不斷竄出的蔓陀羅，一邊採著早上要吃的菜。

> 「以前這裡有 15 戶人家，沒有這麼多草.....四周都可以看到屋子，竹林那邊是國小，教堂後面是○○○的家，我公公住在後面，前面這邊還有籃球場.....現在都沒了，只有我一戶...」

「部落」中除了Saumah新蓋的竹屋和教堂的地基外，已經沒有其他建築遺痕和族人活動的身影了。40 年前林務局開闢一條從大禮到清水山的林道[9]，建造位於大禮和閣口之間，可垂直升降八百公尺的流籠運送清水山區豐富的林木資源。當時居民爲了出入方便和運送農產品，陸陸續續搬離原部落遷移至上方林道旁－－也就是今日的大同部落－－蓋新家，原居地只有幾戶人家留下，其中包含了Saumah這一戶。1980 年的遷村，使得僅餘幾戶也都搬離到山下民樂社區了。日據時代開始的部落居地成了一片蔓陀羅和竹林漫生之地。兩年前，Saumah回到這片已無人居，必須爬上 10 幾分鐘陡坡才能接回步道和部落的地方，蓋起如今是這片土地上唯一的屋子。

就像傳統的竹屋一般，屋子的外牆和屋頂以附近常見的桂竹爲材料，採用「對剖交錯」的排列方式，也就是將剖開的竹子上下顛倒後，再互相交錯地扣合成一平面，作爲屋頂或外牆。這樣的排法一方面能防止雨水滲入，一方面也有通風的效果。粗大的孟宗竹爲屋頂的橫樑，架在有水泥支撐著的桫欏（一般所說的筆筒樹、蛇木）樹幹上。從門口進去，竹片鋪成的 L 型通舖佔據屋子 80%的空間，沿著僅餘的走廊往右側加蓋地方走去，是有瓦斯桶、單口爐、木製流理台、對外獨立門的廚房和浴室－－一個用兩塊布在角落圍成的空間。

屋子是在生態旅遊志工的協商下，由 Loking 帶領一群工人－－Loking 的弟弟和一群外來志工－－蓋的。Saumah 其實很久之前就請 Loking 幫她蓋房子了，

[9] 今稱砂卡礑林道。

也提出酬勞，但 Loking 並沒有答應，「她沒有先生，要怎麼幫？」。蓋房子是對方家中男生該負責的事，其他人只能從旁協助。Loking 寧可讓 Saumah 暫住在他家裡，也沒想過要幫她蓋房子。兩年前，在一群生態環境志工的建議、協調下，Loking 答應 Saumah 請求，幫她蓋起這幢竹屋。Saumah 認爲，他並沒有很認真——像蓋自己房子般認真——甚至有所藏私地蓋這間竹屋，因爲靠近地板的竹竿尾巴沒有用水泥包覆固定或塗上柏油防腐，而屋子的支柱也由木頭變成了蛇木。Saumah 始終想不透 Loking 爲何要這樣粗糙且消極地蓋她的房子，即使她每一天都有算酬勞給對方。

●

窗櫺上寫著像小學生練習寫字般的幾個大字：基督是我家之主，這是 Saumah 的小兒子 Isau 寫的，或許上帝真的住在裡面吧，如今這裡成了部落中最常被遊客朝聖的「景點」。他們想來無水無電的山中體驗「原始」，瞭解這秘境中無憂無慮的生活，看看被視爲典範的生態旅遊代表作——由當地師傅和外地志工所蓋的竹屋。屋子門把上方用簽字筆寫的「陳愛玉之家」五個大字已經褪色了，旁邊廚房的門上，則寫著「外人請勿進入」。

Saumah 已經在屋旁彎著腰整理菜園了。她戴著印有選舉人名字的活動帽，上半身是紅色棉質無袖上衣，就像許多工人或運動員身穿那種露出兩臂的背心一樣。由於天氣有點微涼，她在外面披上已經褪了色的淺藍長袖薄襯衫，褲子是黑色棉質運動褲，漸窄的褲管套進黃色雨鞋裡。

上半身的鮮豔服裝與四周田野綠形成突兀反差，清晨草葉上的露水已將衣袖和膝蓋下的褲管濡濕了。她正在菜園裡拔著雜草，這是Saumah上山最常做的事了。每個禮拜山上兩天半的時間裡[10]，她總是不停歇地忙著拔草和採菜，由於這邊的菜主要是供自己食用以及帶下山和親人、教友分享，因此她不喜歡噴灑農藥，認爲這樣對身體不好也好像在傷害土地。每次上來，她總得巡著菜園，看看作物生長的情形，同時也像找尋敵人似地到處將冒出的野草拔掉。

她把拔起的雜草堆在一起鋪在土上，希望讓土裡的薑保濕，有多一點水分。除了生薑外，菜園裡還種著刺蔥、蒜頭、韭菜、蕗蕎、大小白菜、芥菜、高麗菜、紅白蘿蔔、山藥、胡瓜、山芹菜、蔥、小黃瓜、地瓜葉、金針、芋頭等，旁邊的土地上還有芭樂和野生香蕉，種著這些不同時節採收的菜，使得她能在四季都有

[10] Saumah禮拜一上午常需要到農會或鄉公所等機構辦事情，因此多是在禮拜一中午左右上山，約傍晚時到達大同部落。到達山上家時，她得忙著將帶上山的食材放至定位：維士比、沙拉、豆腐、小孩喝的汽水放入流著山泉水的大水桶內，豬肉或魚先煮熟，其他乾貨如米粉、柴魚片等則放至廚房用竹片搭起的的三層架上；然後趁著夜色未降臨之前，趕緊巡視菜園的狀況，採摘晚上所要吃的菜。當她煮好晚餐，洗好澡—她總在晚餐前先洗澡—準備吃飯時，往往已經是點著蠟燭的七點多鐘了。接下來的完整兩天—禮拜二、禮拜三，則是在兩塊約 3 分地的菜園上忙碌，除草、疏伐、種菜並準備採收要帶下山的青菜，然後在禮拜四早上，採摘新鮮的蔬菜並將之整理綑綁後，循著同樣的路徑在晚上之前回到山下，準備禮拜五的教會事宜。因此，真正待在山上的時間，大概只有兩天半。

新鮮的蔬菜可以食用。

水泥地基被撐起的棚架蓋住了一半的面積，並用幾片鐵網圍了起來。幾個禮拜前棚架內養著山下買上來的幾十隻小雞，小雞稍微大點之後 Saumah 便將牠們移至竹林中的雞舍了。現在裡面只擺著幾個裝了木屑的保特瓶，Saumah 在瓶裡移植了些香菇菌種，希望能試種成功。在部落風行種香菇的 60 年代，她也參與了好一陣子，而有了栽培香菇的經驗。Saumah 自豪從未騙過當時供應菌種、僱請他們種植香菇的平地老闆，因爲當便宜的太空包盛行而導致香菇價格下滑，使得平地老闆支付的工資遠低於以往時，許多族人都將收成的香菇藏了一部份起來，只交還給老闆一定數量並領取固定的工資，只有 Saumah 將收成的香菇全數交出，儘管拿到是和別人一樣微薄的薪水。那時靠著種香菇與採蘭花，她和先生得以撫養自己的五個小孩－－包括得了癲癇的大女兒和有學習障礙的小兒子 Isau。

●

Saumah有五個小孩[11]。大女兒在一出生時便得了癲癇，但每當發作送下山去給醫生檢查時，由於路程遙遠耗時，到達醫院症狀往往已經恢復，醫生無法診斷，也始終找不出病因。過了好幾年，終於在一次檢查時病症發作，醫生才循著症狀診斷出病因，給予藥物治療。病情雖然獲得控制，但也出現了智能不足的後遺症。癲癇在聖經裡有提到[12]，認爲是被鬼附身所引起，靠信仰和禁食的力量能夠治好[13]。女兒雖然一直沒有痊癒，必須靠固定吃藥控制，Saumah仍是不斷地爲她禱告。

二女兒 Rimi 在父親過世後不久便嫁給同部落裡的男生，並在 Saumah 帶領下投入教會活動。或許是遺傳到母親的好歌喉，她擔任教會裡合唱團主要幹部及主日學校的輔導，也時常在國家公園舉辦的表演中擔任要角；Rimi 曾接下 Saumah 的職務，擔任教會出納，後來帳目不清，財務出現許多缺口，Saumah 花了許久的時間與金錢幫她償還虧空數目，並由自己重新擔任會計。她也曾經好幾次偷拿母親的現金，Saumah 發現後雖然氣憤，但往往不超過一天，她便語氣和緩地告訴女兒：「妳不認真工作，還要偷拿我的錢，你要小心，上帝都在看…」。

哈路（男，36 歲）是 Saumah 的大兒子。國中還未畢業，因父親過世必須賺

[11] Saumah原本有六個小孩，最小的男孩在出生後不久便過世了。

[12] 馬太福音第四章中有提到癲癇：23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裡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24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那裡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樣疾病、各樣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癲癇的、癱瘓的、都帶了來、耶穌就治好了他們。25　當下、有許多人從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猶太、約但河外、來跟著他。

[13] 馬太福音第 17 章： 15　主啊、憐憫我的兒子・他害癲癇的病很苦、屢次跌在火裡、屢次跌在水裡。16　我帶他到你門徒那裡、他們卻不能醫治他。17　耶穌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裡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裡來罷。18　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子就痊癒了。19　門徒暗暗的到耶穌跟前說、我們爲什麼不能趕出那鬼呢。20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21　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或作不能趕他出來）

錢維持家計而成爲遠洋漁船上的一員，幾十個月才上岸回家一次；當兵時與社區內的女友結婚生了小孩，常常逾假未歸導致軍中長官到家中找人；退伍後適逢台灣經濟繁榮，各地對建築工需求孔急的 90 年代，在族人的介紹下，他帶著老婆與小孩從台北到高雄四處做些工程和建案的勞工。那段時期他賺了不少錢，是當時部落中少數擁有手機而顯得闊綽的人。考慮到就學問題，老婆帶著三個小孩回到民樂社區，哈路則等到工作告一段落時才能回家探望。幾年後哈路發現老婆與其他男人發生關係，妻子索性要求離婚，氣憤又難過的哈路極不願意仍是無奈的答應。哈路留在家中開始到亞洲水泥上班，幾個月後到母親山上的竹屋，幫母親養雞、修建屋子和雞舍、偶爾打獵或幫鄰人蓋屋、做些山上步道修繕的工程。母親希望他在山上能夠幫忙種菜，並試著成爲生態旅遊的嚮導，但他總是不做，也拒絕底下亞泥和欣賞他勞動力的包商所提出的工作，寧可待在山上，偶爾與一些族人喝酒喝到爛醉，過著山上其他長輩認爲太過散漫、不負責的生活。這些長輩雖然知道哈路倔強不聽勸告的個性，卻也很少當面指謫。Saumah 知道哈路不喜歡種菜，也不想面對外來遊客的到訪，但見他過著這樣沒有收入，沒有工作的生活心中總是無奈。

Isau（男，34 歲）排行老四。從小學習能力便與其他同齡小孩有段差距，不管是數學、語文或打獵。他是 Saumah 口中的智障，頭腦不好，卻是如今協助 Saumah 最多的小孩。Saumah 希望 Isau 待在山上，不只因爲 Isau 能幫助山上粗活－－這些粗活被認爲是男生該負責的，如：整修廁所、圍籬，砍柴和竹子、整地、搬運重物等－－以及採收、撒種、除草、餵雞等農事，最主要的，還是下山後的 Isau，總成爲族人眼中不好、到處惹麻煩的人：整天酗酒、和人打架、到雜貨店偷竊東西、對人胡言亂語等。雖然 Isau 的經濟來源全掌握在 Saumah 手裡，但他總是有辦法找到同伴喝酒抽煙，然後開始一連串讓 Saumah 頭痛的行徑。大部分的時間 Isau 待在山上幫母親照顧菜園、整理土地，儘管幾天後他往往因無聊而自行下山。

小女兒（31 歲）是 Saumah 的驕傲，當她考上私立海星中學時，也是 Saumah 丈夫在山上因搬運車過世的那段時期。爲了讓女兒能夠繼續唸書，Saumah 不斷地上山找尋蘭花與金線蓮賣給平地商人，絕大部分的收入就是爲了讓女兒能夠繼續唸書，如今二女兒從師院畢業，也在北埔的幼稚園擔任老師。她身體不好，常常住院醫治，亞伯是她的小孩，在北埔國小念一年級，寒暑假由 Saumah 照顧，Saumah 覺得亞伯是所有小孩裡最聰明的，而這來自於他父母親的遺傳。

Saumah也曾有過一個小男孩，但出生不久便因腦膜炎去世。對於自己幾個小孩無法獨立自主，必須靠她一輩子照顧，有天生的疾病甚至死亡，Saumah認爲是自己外祖父以往砍人頭所受的詛咒。她還記得紋面的外祖父砍過五個人頭，這樣的舉動使得他的後代被上帝懲罰。母親在Saumah九歲時便因不知名疾病過世了，母親所生的七個小孩，除了她和哥哥之外，也幾乎全在年輕甚至年幼時餓死或死於意外和疾病；如今自己的小孩得了難以醫治的病症，丈夫也在 20 年前林道上的一場翻車意外死亡，她認爲這全來自於外祖父出草砍殺人頭的行爲所導

致，殺人取頭使詛咒降臨，並且禍延三至四代，也就是她的下一代；但Saumah相信只要靠著虔誠認錯、全心悔改來服侍上帝，這些在她身上不幸的遭遇和詛咒會在兒子這代停止，雅各、亞伯、亞福之後會有一個正常健康的成長環境。儘管曾多次被指派到外地宣揚太魯閣傳統文化，她認爲過往的*gaya*和*utux*等傳統仍不應再相信[14]。

●

天空一片雲也沒有，對面白髮山壁被初昇的太陽照的一片火紅。哈路已經起床，在屋外涼亭下的「灶」[15]旁擺弄著竹竿起火，竹竿是平時撿回來烤火用的，堆了約一公尺高的數十支竹子疊在涼亭旁，用帆布蓋著避免淋濕。涼亭內還有一張用竹支做成的木桌，圍繞近十個由樹幹鋸成的椅子，這是他們平常用餐的地方，旁邊的支柱上，一根寫著「神愛『是』人」，另一根則寫上「主賜平安」，同樣都是Isau寫的。他找了雅各去看下山前放的獸夾，抓黃鼠狼大小之類的獸夾；亞福和亞伯則在床鋪玩著昨日抓的鍬形蟲。忙了好一陣子之後，Saumah終於把菜園整理到放心的程度。她把挖起來的蕗蕎放到屋簷下的土地上，讓蕗蕎在沒有曬到太陽的情況下繼續存活一陣子，然後將昨晚吃剩的飯和著許多水，交給哈路放在四根鋼筋立起的鐵網上煮成稀飯，接著把昨天晚餐：辣椒、蝸牛、龍鬚菜、前天滷的麵輪豬肉...等拿進廚房加熱。Isau和雅各失望的回來，不過手上多了剛採的麻竹筍，準備給Saumah拿來做成涼筍。哈路一邊顧著煮稀飯的柴火，一邊清理他的獵槍。柴火上方掛著燻黑了的山豬牙和山羌的腳趾。

Saumah 忙碌熟練地煮好早餐，在她的祈禱下，一群人不多話地用餐。

「親愛的主耶穌，我們感謝你。感謝你賜給我們豐盛的一餐，這些菜餚。你幫助我們，與我們同在，主耶穌我真的感謝你這樣的帶領。我們現在要用餐，求主繼續幫助我們帶領我們，用餐了以後，能夠得到身體健康，給我們力量。主啊，求你保護我們一切。奉耶穌的名，阿門。」

Saumah 向哈路和 Isau 交代今天的工作。她請哈路把竹林中剛蓋好的雞舍用圍籬圈起來，不要讓雞跑到別人家和自己的土地上啄食、破壞作物，這是 Walis 和 Loking 兩戶發生心結的原因之一，Saumah 不想也因此讓人說閒話。哈路的表情一貫平淡，沒多說些什麼，只是眨個眼微微地點了一下頭。他看著桌旁從山下帶上來的黑狗，正一跛一跛找著丟到地上的食物。狗的腳是被 Wulon 打斷的，因爲牠跑到了 Wulon 的土地上蹭土，Wulon 一氣之下將牠腳打斷。哈路對此耿耿於懷，但由於是自己的狗不對，跑去對方的範圍，他沒去追究，只是等待對方

[14] Rudao，另一教會裡的長老，深夜跌落山谷認爲是遇到utux而想找巫師消災，這樣的想法對Saumah而言也簡直是與魔鬼打交道，

[15] 不同於在其他戶所常見的三石灶，在這裡Isau則是用四根（原本是三根，後來不夠穩固又立了一根）約 30 公分長的鋼筋斜插入土裡支撐，上方掛著一片鐵網。

的狗也跑到他家來，再用相同甚至更激烈的方式報復。

Saumah 接著吩咐 Isau 等會兒和她一起去山坡上另一塊新開墾的地採花生和綠豆。亞福和亞伯在旁邊因爲誰吃了誰的菜而帶點玩鬧性質的爭吵，Saumah 告誡他們不要這樣，和緩地詢問過情況後，用一種公平分配的方式讓他們暫時安靜了下來。

Masau走著步道從上方的部落下來。他是Loking的弟弟，Saumah的表弟，也是部落裡最會捕獲動物的人[16]。198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時，Masau成了各大都市建築工程的勞工，那時憑著勞力賺了許多錢，由於酗酒、賭博以及將錢借給朋友，以致於當工作機會被外勞取代而返鄉時，身上已經沒有什麼錢了。他曾經有過一個同居人，但後來仍離開，也沒有小孩。如今回到山上靠著打獵或偶爾出現的外地修繕工作，賺取生活所需的費用，其中絕大部分是日常的菸酒錢。

Saumah 拿了碗筷給他，並請他這幾天和 Isau 一起把被颱風吹倒的廁所－－距離屋子 10 幾公尺處的竹亭－－重建。這工作並非一定要 Masau 幫忙，但 Saumah 總是會找一些事情請他做，然後藉機給予工資。當遊客上山，需要用流籠搬運大量食物，或任何粗重的工作需要人手幫忙時，除了 Isau 外，Saumah 總會想到 Masau，而 Masau 也能夠幫助她完成這些原本屬於丈夫或兒子該做的事。她把 Masau 當作自己的弟弟，在許多地方給予協助。外面朋友所送的衣服會挑選適合的尺寸送給他，殺豬或殺雞總也少不了計算 Masau 的量；Masau 積欠許久的健保費是 Saumah 代繳，而現在戶籍也仍掛在 Saumah 戶口下。

在Saumah的招呼下Masau自然地用餐，然後和哈路、Isau閒聊。他說抓到了一隻山羊，正準備要殺了拿下山去賣。哈路和Isau問了問山羊的大小和情況後，決定等會上工前去看看[17]。

●

吃完飯沒多久哈路和 Isau 便帶著鐵絲、尖嘴鉗、榔頭等工具上去了，小孩子也跟著上去要看那山羊。Saumah 把吃光的碗盤收到屋內流著水的塑膠水缸中，吃剩的粥包起來，連同晾在屋簷下好幾天的蕗蕎、手套、鋤頭、小鏟等工具，以及早上採的兩條大絲瓜放進附有肩帶的大竹簍裡。絲瓜是要給 Wulon 的，由於山坡上的耕地距離自家有 10 幾分鐘爬坡路程，中午休息時 Saumah 常就近在獨居的 Wulon 家或是 Walis 那用餐，現在竹簍中的兩條絲瓜是 Saumah 回報 Wulon 的表示。

露出兩臂的紅色背心套上工廠女工常用的防髒衣袖，頭頂戴著有塊延伸長布可蓋住脖子的寬邊帽，Saumah 穿上平底低筒的白色膠鞋，背起竹簍往現今的大

[16] Loking曾經這樣形容，若將一輩子所捕獲的動物換算成金額的話，Masau會是部落裡最有錢的人。

[17] 不只是因爲山羊的關係，Isau和哈路常常在工作前到Walis、Loking或Wulon那晃晃，有時簡單的聊聊今日預備做的工作，昨天打獵、工作的情況以及國家公園、社區協會發生的一些事情等，有時候並沒有聊什麼，只是抽著煙喝著保力達（如果不小心被看到的話）共同蹲坐著。

同部落走去，準備到開墾約一年的耕地上工作。她不疾不徐地爬著，步伐穩健仍顯得輕盈，腳步雖緩卻不拖泥帶水。

「人生就像爬山一樣，很多人一開始好像衝很快，但常常到不了終點，走得快不一定就會走得好。像這樣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反而比較好，比較會成功，也可以比較久...」爬著步道時，她像安慰自己似地說著。

約 7、8 分鐘後，陡坡旁一側是片凌亂的玉米田。這地是哈路前妻的父親所有，他從小便有重聽也無法清楚說話，前陣子回到山上蓋竹屋一個人居住，Saumah向他借了這塊荒廢許久的地，放火燒墾後種植玉米，怎知到了收穫的季節，卻幾乎都被猴子給沒收了。「我們還沒收，牠們就收完了...以前猴子、山豬都不敢進來部落，因為部落人多，會去抓牠們，現在動物愈來愈不怕，外面也希望我們不要殺牠們，結果就愈來愈過份，把我們種的菜都吃光了... 。」看著眼前即將成熟卻已夭折的玉米田，和被山豬翻攪過的地瓜，她氣憤又無奈地說著。而昨晚，Isau和Masau在這放了陷阱試圖捕抓這些惱人的動物[18]。

Saumah 將竹簍放下，繼續往步道走了一小段，從路旁右邊的一個缺口中鑽入竹林。密密麻麻、阻擋了陽光進入的桂竹林。沒多久後，傾洩而下的陽光伴隨著一畦平坦的園地出現眼前。四周是簡單的黑網布和垂直相交，空隙剛好不讓一隻成熟母雞鑽出去的鋼筋條，範圍內的竹子已經被砍伐整理過了，露出一片乾乾的黃褐泥土，開闊的田地讓雞和人得以在其中奔跑穿梭。兩個屋頂相連的小竹屋矗立園地中央，屋頂下擺了杵和臼，臼的凹槽裡放了一袋玉米飼料，用鍋蓋蓋起來防止雞隻翻攪。幾十隻雞看到 Saumah 走近，墊著爪子三步併兩步地奔了過來，爲數不多的紅頭鴨和鵝在人工挖出的水池旁逗留。這場景像是山上某個尋常不過的住家。

屋內並沒有住人，而是數十隻的雞。Saumah 走到雞舍旁，把粥灑到地上，大雞小雞瞬時衝了過去搶食。她繼續走進雞舍內，沒有任何多餘物品和擺設的雞舍：竹子架起的平台、放在地上的圓形飼料盆和幾桶曬乾了還未脫粒的玉米。僅有的幾隻雞半閉著眼在平台上休息，其他幾隻跟進來的雞則眼睛張的大大，彷彿等待預料中的事發生般，踱著腳在已經空了的飼料盆旁閒晃。Saumah 拿出飼料袋內的玉米灑到盆子上，把早上採芥菜時一些不要的葉片丟在地上，她希望雞隻們能夠開始習慣吃這些多餘的青菜，這樣可以幫助她省去一筆不少的飼料開銷。

除了奉獻教會或餽贈親友外，這些雞大部分將以 600 塊的價格賣給山下想吃

[18] 是否期待夾到動物對Saumah是一項掙扎，就像那晚哈路帶領一群遊客在夜晚觀察到飛鼠時，考慮要不要順著遊客的鼓譟和自身習慣按下扳機一樣的難以決定。在生態志工推動下，山上正在進行一項野生動物保育計畫，由熟悉動物行蹤的獵人帶領遊客目擊野生動物，然後依所觀察到的動物數量和種類給予獵人一定獎金。身爲生態旅遊主辦之家的一員，Saumah知道保護動物、不殺生、維持自然原始是吸引遊客的特色，也是一筆收入來源；哈路雖然沒有極大的興趣，仍然成爲其中的獵人嚮導之一。然後在某晚的行程中，哈路目－擊了野生動物，這事引起策劃活動的志工震驚，也讓Saumah和哈路顯得十分尷尬，他們不知道一隻飛鼠能引來這麼大的爭議。如今猴子的出現能爲他們帶來一筆額外收入，卻同樣破壞了辛苦耕種的結果。

土雞的族人。雞舍是幾個月前才蓋好的，在 Saumah 的規劃下，由 Isau 和 Masau 搭建而成。以往雞隻被飼養在距離近 30 幾分鐘路程外的「工寮」旁，直到 Saumah 住進新落成的竹屋後，爲了就近照顧，便計畫將雞搬運過來。之前的「工寮」也是他們的家，一個自從遷村後，在山上不再寄人籬下的家。

●

1970 年代末期，由於地處偏遠，教師和其他教學資源不易到達，加上部落裡有些族人考慮到教學品質和學習進度的問題，紛紛將小孩送往山下的學校就讀，使得富世國小大禮大同分校的就讀率愈來愈少。許多因素的考量下，政府決定裁撤同禮山上的國小分校。從那時起，不單是念國、高中時必須離家，連國小階段的孩子也都得搬下山，住在由許多父母親合租的屋子或山下的親友家，才能準時又快速的上學，以確保受到「應有的義務教育」。當時，做父母親的只有趁著週末小孩回到山上團聚、做禮拜、玩樂，或是他們下山到租屋處探望，並且購買所需的油、鹽、農具等日常用品，才能與小孩見上一面。後來，政府爲了解決居民和小孩「居住的問題」，也可能出自於管理上的方便，決定裁撤山上的警察分駐所，並且在太魯閣閣口附近，也就是富世村立霧溪旁的河岸台階地上蓋了集居式的房舍，輔導居民遷移下山。

分駐所撤走了，教會也隨著部落裡的住戶搬遷下去了[19]，只剩下幾戶人家一方面無法負擔興建房子的貸款，一方面自己的土地都在山上，無法在平地找到適合的工作而拒絕遷居。這些留下來的人家中，其中一戶便是Saumah。

Saumah 讓小孩在外租屋求學，自己和先生繼續留在山上種香菇、採蘭花和金線蓮等，賣給外地商人換取相較於其他族人還算不錯的收入，罹患癲癇的大女兒以及尚未就學的 Isau、小女兒則留在身旁照顧。幾年後，山上族人的身影愈來愈少，而他們也必須每週下山準備教會活動、做禮拜，最後在鄉公所的催促下，他們和留下來的五六戶族人以抽籤的方式分配當時僅餘，如今是民樂社區最後一排，靠近立霧溪畔的房子。

「好像我們離開了祖先留下來的地，他們不高興在對我們懲罰」。當時搬遷下去的族人們有些回到山上耕作，有的成爲各種營建工程的勞工，或是進入甫成立不久的亞洲水泥[20]，有些族人開設中橫觀光客所需的雜貨店、飲食店或擔任服務生，更多的，則是像「沒看過酒」或「以爲酒不用錢」般整日酗酒的年輕人，部落裡交通事故和因某種疾病突然死亡的事件層出不窮，身處的社區對Saumah而言彷彿是一塊「不被上帝祝福的地」，這讓她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待在家裡不知道該做些什麼、能做些什麼，「山下除了房子，什麼都沒有，沒有土地，種菜什麼都沒有.....只有待在家裡...還有做教會的事...」。固定上下班的工作影響到服務教會的時間而始終沒有被Saumah接受。另一方面，看到社區中辛勤工作

[19] 最先入住民樂社區的是在山下就讀的小孩子。
[20] 亞洲水泥新城廠於 1974 年在太魯閣閣口附近成立。

的族人，她總會想到自己在山上忙碌的身影，「看到他們這樣專心地上班，我就會想到自己在上面採金線蓮、種菜的樣子，很想趕快回去...」。不久，她和丈夫決定回到山上，種菜、養香菇、採野生植物變賣，然後在禮拜四下山，準備隔日一連串教會的傳教辦道活動。

由於蘭花、金線蓮常常需要步行至深山好幾天才能取得，加上定居的時間不多，原來的竹屋因此鮮少居住，漸漸掩沒在老部落一片蔓草之中，終至傾毀。Saumah和丈夫並沒有打算重建，有時候他們露宿於採蘭花的深山裡，大部分的夜晚則寄宿在山上Saumah堂姐家。就這樣過了好幾年，直到一起居住的堂姐過世，丈夫當時也已過世的Saumah帶著Isau搬到Loking家[21]。

Saumah 的哥哥曾勸她找個對象結婚，讓家中有男主人幫忙，然而組織新家庭對 Saumah 來說是耗費心力的事，她不想分散自己奉獻教會的時間，也不希望花費心思再去照顧家中新成員，更害怕對方無法像她一般投入教會事務，因此 Saumah 始終未曾考慮。

Saumah一直想請Loking幫她蓋個房子，但Loking始終沒有答應。幾年後，在一場可能是雅各、亞福引起的火災中，Loking的家燒成了灰燼，付之一炬[22]。Loking在原地搭起帳棚準備重建，而Saumah則拜託Masau，帶領Isau在離部落 20 幾分鐘遠，早期與丈夫開墾過，有著奇特鐘乳石山洞的坡地上，蓋起鐵皮「工寮」。她在工寮旁的坡地上種刺蔥、玉米、各種蔬菜，也把原本養在砂卡礑溪畔的雞搬運上來。沒多久後，她收到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警告，認爲這「工寮」屬於園內未經申請，也不在合法建地上的違建，必須拆除。然後她遇上了一個推行生態旅遊的計畫，決定在已離開了 20 幾年的原居地上蓋起竹屋。

●

雞隻們一群一群靠攏吃著剛剛丟下的食物，Saumah 看著眼前近 30 隻的雞、鴨和鵝，發現少了一隻成熟母雞，她走進雞舍遍尋不著後到空地角落四處尋找，最後終於在樹枝上找到對方蹤影。她用迅速熟練的方式將雞抓了下來，然後從雞舍裡拿出鏤空塑膠籃，籃底鋪上幾塊布架在屋簷下，一根竹竿傾斜連接籃子與地面，接著便把雞放入籃內。竹竿是讓母雞離開籃子時有個連接物走到地上，塑膠籃則是熟悉環境孵蛋用的，因爲母雞將下蛋了，Saumah 希望牠能在這環境裡專心安全地孵出小雞，她可不想讓蛋有什麼閃失。

---

[21] Loking在 1990 年代時，向前任岳父—Rudao要了好幾根大禮的杉木，將舊房子打掉重新蓋起房子，其中包含預備給遊客住的「民宿」。雖然女兒已經和Loking離婚，Rudao還是答應Loking的請求。

[22] Loking和他的三位弟弟房子在同一平台上，彼此相連。那年夏天，雅各、亞福依舊在暑假上山，由Saumah照顧，住在Loking家。白天時大人至十幾分鐘路程外的田地上工作，只有小孩留在部落裡。大約下午 3、4 點時，Masau首先聽到迸的一聲，接著好幾聲爆炸聲響，冒出濃濃黑煙，等所有人趕回到現場時，房子已在熊熊烈火之中無法撲滅了。他們就這樣看著房子在眼前燒至灰燼。他們認爲，是因爲小孩子放鞭炮射到屋子裡的瓦斯桶，才會引起這麼大的火焰，但由於沒有證據，且小孩子否認，他們並沒有責怪，也沒要求賠償。

確定母雞安分地待在籃內後，Saumah 拿著掃把將雞屎掃至戶外堆成一堆，準備用這些雞屎當作肥料。她還記得以往老人家就是用這些雞糞、豬糞當作堆肥種菜的，她也想嘗試看看。雖然化學肥料可以讓蔬菜長的更快更大，但 Saumah 認爲這樣一味地噴灑農藥再用肥料去滋養只是更加耗損土地。看到族人的菜長得又快又大，她知道那是使用肥料的關係，但快速長大的菜不會好吃，她這麼認爲；當其他人噴灑農藥時，她也相信是因爲使用化學藥劑的關係才會有那麼多蟲出現，而她的土地上沒有太多的蟲害正是因爲不使用那些化學藥劑的關係。她以爲天然栽培的菜吃起來是比較健康的，也知道上山的遊客欣見這樣的栽培，於是嘗試活得更「原始」，更接近自然。她把這樣的想法告訴同在山上有意發展旅遊的其他族人，不過就像曾經給過的其他提議一樣－－把雞圍起來、合力經營生態旅遊民宿、屋子用竹子蓋、雞的價錢統一等，這些在山上以男性居多的其他族人總是很少也很難接受。

或許是急著到耕地上工作的關係，Saumah 並沒有久待。稍微把雞舍附近的環境整理了一下後，便走出竹林，回到剛剛那片凌亂的玉米田。她站在陡峭的坡地上，拿著鐮刀一面採收僅餘的玉米（這數量遠不及種下的 1/10），一面將沒有施作除草劑而蔓生的雜草砍除。由下往上，以一種快速卻又不遺漏任何可能的辨識能力，掃視著每一顆植物。枯萎或曲折的玉米梗被她毫不留情砍去，一如地上的野草。一分多的地沒有多久便整理完畢，接著她拿出小鋤頭彎著腰鏟土，在地上快速地挖出一個拳頭左右大小的空間，將蕗蕎放進去然後覆上土。這動作熟練又有節奏，沒有絲毫多餘無謂的步驟。

時間還不到早上七點半，Loking在燒毀的地基上拌著水泥，固定屋前支撐棚架用的支柱。房子燒毀已經一年多了，Loking重建眼前的這座屋子也幾乎花了同樣的時間，雖然中間因搬運車翻覆導致髖部和腰受傷而停工了好一陣子，但以往只需一個多月便搭建完成的屋子到現在卻始終沒有完工。屋頂的鐵皮缺了幾片沒有鋪上，廚房的牆壁也有幾面是空著的，Loking似乎不急，好像害怕屋子完成後就沒事可做似的，只在農作收穫過的空檔或下雨時，一個人在屋前慢慢地整理竹子、削枝、綁鐵絲等；偶爾也和Abu[23]去林中砍竹子準備材料。如今他趁著早餐後的空檔試著搭起屋前用來遮陽擋雨的棚架。

吃過飼料的雞四處閒晃找尋任何可以啄食的物品，哈路和 Isau 正在這吃著薑母鵝，坐在幾根預備用來建造房子的樹幹上，旁邊擺了一碗米酒。鵝是 Saumah 前天帶上來的，不知怎樣原因在山下死掉了，Saumah 將牠帶上來送給 Loking，Abu 昨天用薑母和著鵝肉煮了一鍋。Masau 走進廚房將還未吃完的湯熱了一會端出來給大家吃，小孩們跑去一旁，用石頭或竹支嬉弄著綁在樹下，看起來痛得奄奄一息的山羊。

聊了聊等會的工作、某位族人被國家公園發文警告的案子[24]，以及處置山羊的方式後，Masau和Abu背起竹簍準備去耕地，搬運這幾天挖出的好幾簍蕗蕎；

[23] Loking第二任的妻子，前任妻子爲Rudao的大女兒。
[24] 因爲用鋼筋鐵皮重建屋子而被國家公園發文警告。

Loking則留下來繼續拌著水泥搭建棚架，受傷後的他已很少到半小時路程外的耕地了；雅各、亞伯、亞福和Yakau[25]玩在一起，Isau稍早前已經離開去幫忙Saumah了，哈路則將煙抽完後，帶著工具準備去竹林的雞舍中圍網。

往竹林的路上，哈路經過 Walis 家，夫婦倆正喝著保力達，準備到屋前的大片農地噴灑農藥、整理菜園。旁邊的雞舍高聳著一支兩層樓高的竹竿，竿上綁著大冠鷲的翅膀，用來嚇止那些飛奔而下抓走小雞的老鷹們。Walis 跟哈路提到下禮拜就要開始動工的颱風後步道修繕工程，這些國家公園的維修工程是部落族人一筆不小的收入來源。哈路問了工作和薪水的問題，顯得並不排斥，因爲就讀國小的雅各、亞福就快開學，他需要一筆錢來繳納他們的學費了。

●

Saumah 已經把幾百顆的蕗蕎種下，這些蕗蕎將等到明年春天採收。離開這片向親家公，也是丈夫表弟所借來的土地，她背起竹簍裡的玉米和工具，回到步道繼續往上方走去。

她來到今天主要的工作地，這是最近一年才開墾的耕地，是從公公那繼承而來的。兩年前公公過世，丈夫的兄弟以及他們子女－－同樣是大同部落的人－－一方面無法繳納遺產稅，一方面無心上山整理土地，便一直積欠稅金沒有過戶。Saumah希望能拿到這些土地權狀，這樣她就能夠開墾這片土地。四處打聽詢問後她找到代書，在對方的建議下，花了許多時間與金錢，說服其他繼承人同意交出印鑑證明讓她辦理過戶。在花費十多萬的代書費－－這對Saumah而言是一筆存了許久才有的數字－－和稅金後，她終於將公公原本就打算留給丈夫的土地過戶到名下[26]。Saumah打算這些土地和山上房子整理後能留給哈路和Isau發展，這是她認爲唯一能給孩子的了。

土地上種植著熟悉的玉米、紅豆、綠豆、花生、蕗蕎，和朋友拿給她嘗試種植的旱稻。旱稻上結實纍纍的米穗用塑膠袋套起來防止鳥兒掠奪，這景象也出現在其他幾戶人家的農地上，種子是 Saumah 拿給他們試種的。雖然沒有人知道成熟後的米穗該如何利用，但他們還是滿心期待著。

沒有太多的休息，Saumah 開始在這不同的土地上做著同樣的工作：將所剩不多的成熟玉米摘下，彎著腰採收地上的綠豆和土裡的花生。雙腳穩穩的站立，背部呈現一種微彎的曲線，配合著雙手的擺動起伏。用鐮刀，有時直接使用雙手，把幾天沒見就長至十幾公分的雜草除掉。沒多久 Isau 從 Loking 那來到母親身旁幫忙，跟著拿鋤頭將花生從土裡翻出。

---

[25] Loking三歲的孫子，由於母親離家出走，父親（Loking的兒子）擔任警察無暇照顧，也沒有多餘的錢送安親班，因此由Loking帶到山上照顧。

[26] 土地過戶到名下後，Saumah才發現原有的許多津貼和福利都因爲名下有了不動產而無法申請。低收入戶補助、原住民敬老津貼以及小孩子的殘障補助等都因這筆公告現值幾百萬的土地而被取消資格；但另一方面，當Saumah想拿這筆土地去抵押貸款時，農會卻認爲這塊土地沒有路到達，太遠了沒有任何經濟價值而拒絕她的貸款。

「我的菜很少賣給別人，都是誰想要就送給他們.....雖然我沒有去外面上班工作，家裡也沒有丈夫賺錢，但金錢和物質的東西卻很少缺乏，甚至有能力可以奉獻.....這是上帝對我的祝福和給予，也是祂給我的考驗...」

不像 Loking 或 Walis，Saumah 開墾這些地，種多樣的菜並非是爲了換取現金。少量多樣的種植沒有價格或數量上的優勢可以與其他族人競爭，Saumah 忙碌地種著這些菜，除了大量的玉米準備曬乾做成雞飼料外，絕大部分都是作爲自己和家人的菜餚，從小她就已經習慣吃自己種的菜了，後來她也每週拿下山送給嫁出去的女兒、社區裡的教友以及奉獻做爲教會禮拜後的餐點。最近，Saumah 也替這些菜找到了另一種出路：招待上山遊客的風味餐。

一年多來Saumah已經接待不少上山準備體驗「生態旅遊」的遊客了。除了賣雞、蕗蕎和箭筍外，這幾乎成了她主要的收入來源。上個月當她手邊沒有任何積蓄，沒有農產品或雞可以立即變賣，卻面臨信用合作社貸款的催繳、女兒癲癇的醫藥費、颱風過後作物和屋子的損傷重建，以及最重要的，每月固定奉獻教會的幾千元時[27]，她無助地向上帝祈禱，希望上帝能幫助她度過這樣的困境。然後，她相信上帝真的聽到了這樣的請求，因爲沒多久，好幾批的遊客紛紛與她聯絡，說是要上來體驗這裡沒電沒路的「原始」生活，要看看山裡最熱門的「景點」——Saumah的家。遊客的出現解決了她當時困窘的經濟，這使得Saumah對於主耶穌更加感佩。

「.....我有任何困難向祂祈禱祂一定會幫助我，不一定是什麼時候，但一定會出現.....上帝做任何事有祂的道理和想法，只是我現在不知道，我相信我回到這裡也是上帝的意思，祂要我做什麼現在我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有祂的目的，我也會去達成的...」

●

出生時 Saumah 就受洗成爲基督徒了。她的父親是基督教牧師，熱中於教會事務、宣揚福音、感召族人信奉上帝，1950 年代大同部落第一座的水泥教堂，便是在 Saumah 父親的號召下搭建而成。從小在父親的帶領下，除了和部落小孩一樣放陷阱抓動物，在上學的路上彼此嬉鬧玩著藏便當、丟石頭等捉弄遊戲外——儘管常因此在路上他們就把便當吃完而導致中午沒飯吃，仍樂此不疲——Saumah 也已經開始浸淫於上帝符號的世界裡，十字架、耶穌像、聖經讀本、詩歌等都已是生活中隨處可接觸的事物。對 Saumah 而言，當時無憂無慮玩樂的生

[27] Saumah每月都固定奉獻教會數千元不等的金額，已經數十年之久。這成了她每月最主要的支出，不管當時經濟有多麼困難，她總是會想辦法賺取、籌出一定的錢奉獻給教會，她認爲這是自己應盡的義務，也深以此爲榮。上帝會祝福並肯定這樣不貪求、肯施捨、榮耀主的行爲。

活始終令她懷念。

九歲時母親因病過世，父親將十個兄弟姊妹交由 Saumah 的外婆撫養，並要求 Saumah 留在家裡照顧弟弟妹妹。從那時起，Saumah 時常一個禮拜只上學一天，其他時間都留在家裡幫忙外婆種菜撿柴火。五十幾歲的外婆能力有限，獨自一人無法籌集夠多食物餵養每個小孩，身為牧師的父親則忙著教會事物，無法像其他長輩耕作賺錢，那時的 Saumah 和其他兄弟姊妹每天幾乎只吃一餐，一個妹妹也在這段期間因營養不良而餓死。Saumah 不是沒在心底埋怨過父親對家庭的不負責任，但一想到他是為了服侍上帝忽略家庭，口中的究責又為之語塞；除了訴說父親對教會的貢獻外，Saumah 始終不願多談對這位親人的情感。

「...很小的時候我就是沒有爸爸媽媽的孩子了，所以我很喜歡和老人家在一起...」那段時期的 Saumah 常常與老人家在一起，也喜歡和他們相處的感覺。當部落老人抬著生病族人到太魯閣看病時，她總是跟著他們一起下山；當部落中有老人即將死去，她也會跟著圍繞的老人們，在旁靜靜陪伴許久；她喜歡跟著外婆種菜，聽外婆講述過往故事和歌謠；也時常倚靠著外公聽他們閒聊狩獵趣聞，而當山豬跑到部落耕地時，她也會加入長輩的行列一起圍捕。過往的種種令 Saumah 懷念，她慶幸自己能與老人一起生活，從中得到傳統的技能和知識。Saumah 曾是許多學校爭相邀請的傳統舞編舞老師，也是部落熟稔喪禮儀式的人，她認為這全都來自於當時和老人家相處學習所得的知識。

在父親的安排下，Saumah 國小畢業後便離開部落至北埔，進入由教會開設的保姆學校就讀。學校的主要目的在訓練畢業生至教會幼稚園帶領學齡前小孩接觸上帝，接受福音。兩年的學習讓 Saumah 對上帝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也確定自己對教導小孩的興趣。因此畢業後，16 歲的她回到山上，在教會成立的幼稚園擔任老師，也在父親的同意下，與同樣熱衷教會事物的丈夫結婚。

●

太陽在天空中沒有任何雲的遮蔽，大地彷彿被脫去衣物般裸身籠罩在它的監視之下。Walis夫妻已經受不了酷熱的照射回到屋簷下休息，Saumah依舊專注安靜地在耕地上揮動鏟子，棉質的衣服因流汗而濕答答地黏在皮膚上，頭頂的寬邊帽創造出唯一的遮掩讓她得以繼續工作。Isau則在幾步之外用鋤頭把野草從土裡翻出，時常朝Wulon家望去。因為哈路圍網圍了一半後便和Wulon在那兒喝起酒來，Isau也想過去喝，但昨晚才因言語的衝突和哈路打了一架，眼下兄弟倆的關係並不適合也無法在一起喝酒聊天[28]，然而Isau還是抵擋不了酒的誘惑而不時注視著。看到哈路放下手邊工作又喝起酒來，Saumah沒有說什麼，哈路的個性已不是她所能規勸管教的了，愈勸誡只是讓他更加地反感不配合。Saumah繼續低頭辛苦地做著整理菜園的工作。

[28] 哈路和Isau的感情並沒有很好，哈路很少跟Isau說話，Isau也好像害怕哈路似的與他總保持一段距離，甚少接觸。

「我相信土地裡一定有上帝的存在，不然不會那麼奇妙，東西種下去後，它能自己慢慢成長.....一定是上帝的幫忙，讓這些土裡的東西能夠活著生長，這都是上帝的恩賜...」

她一直夢想，也正計畫實踐，在這片自己取得的土地上，用竹子蓋起山上基督教的聚會所。她相信這能加深山上族人對主的信奉，讓他們有個固定與上帝接觸的地方，因爲幾戶人家往往在上山後便忘了禮拜三必須舉行家庭禮拜的規定，總是要 Saumah 集合他們才會聚在一起進行；另一方面，她也留有許多過去部落中不同拼音、不同版本的舊聖經，希望能有一個展示這些書籍的地方，可以吸引遊客目光，讓遊客在此聽她講述聖經寓意和部落歷史，藉此機會傳道宣揚福音，她認爲自己的職業就是服侍上帝，爲教會做事。

一個多小時前 Walis 就噴灑完農藥將灑水桶清理好收拾起來了，如今正坐在屋簷下抽煙望著眼前的菜園，老婆尤莉剛從 Saumah 竹屋旁的菜園裡摘了些菜回來煮，因爲她的菜還沒成熟；Loking 抹好屋腳下的水泥，收拾工具，這些工具是他的寶貝，每每保養它們 Loking 總是（刻意）花上許多時間，Abu 也已經把蕗蕎都揹回來了，在廚房打理等會要吃的食物。時間已經是中午了，太陽正幟烈地曬著，其他幾戶人家早在幾小時前便已回到屋內休息，整個部落只剩 Saumah 還在田地上工作。小孩子走到 Wulon 家，採著旁邊桃子樹上的水果來吃，然後在屋子裡的木板上玩撲克牌遊戲；Isau 在屋簷下抽煙，哈路、Wulon、Masau 則在另一端聊天，談著步道修繕工程何時開始、工作路線、薪水多少、工頭會找哪些人來做等。不久 Saumah 挺直了身子，看看菜園的情況，將所剩幾處的花生採收完後，把手上工具放在一旁玉米梗下，帶著整個上午採的綠豆和花生走到 Wulon 家。

她將早上 Isau 揹來的瓠瓜、麵條和乾香菇從竹簍中拿了出來，或許覺得份量不夠，像巡視自家廚房地看了看 Wulon 櫥櫃上的食物，決定加入米粉和屋旁種的佛手瓜，然後獨自在屋外流理台熟練地煮了一鍋大雜麵。Saumah 帶領午餐前的祈禱，Masau、Wulon、哈路、Isau、三個小孩在這屋簷下各自找了位子吃著熟悉的午餐。Saumah 把流理台整理乾淨，等所有人都吃著麵後，進屋拿了碗筷。

「早上在採花生？」Wulon 問。

「是啊，有一些還沒採完，綠豆也要收...還有一些草要拔...」

「這麼辛苦...叫妳兩個小孩幫忙就好了...」

Saumah 沒有回答。

「你今天不用幫○○蓋屋子嗎？」像是怕話題因此中斷似的，Saumah 繼續問著 Wulon。

「...國家公園說沒有申請，又用鋼筋鐵皮，有遊客檢舉，他不准我們蓋，如果繼續蓋的話要告我們，媽的，這個爛國家公園...」

Masau 在旁邊也附和地指責國家公園霸道不講理，然後繼續聊著國家公園即將要發包的工程，一副期待又擔心的樣子。Saumah 似乎早就預料到房子被喝令停建的結局，對於 Wulon 的抱怨她並沒有接話。Saumah 其實希望族人在山上蓋屋子應該和她一樣，用傳統竹枝在名目爲「建地」的土地上蓋房子，然後向國家公園申請，而不是這樣「硬蓋」，施工到一半被迫停工。這想法她並沒有向這些群情激憤又莫可奈何的男性族人們說，她知道他們根本聽不進去。

或許是餓了，也是急著想玩牌，小孩子快速把麵吃完，在一旁繼續嬉鬧。屋簷下除了 Saumah 外，其他人都以一種漫不經心、悠閒緩慢的步調在用餐，好像不急著結束眼前午餐似的。Saumah 吃完了麵，看到鍋中還剩著一些食物，用湯瓢一杓一杓地把湯和麵分配給其他人，然後連同小孩所留的碗筷一起拿去清洗。

昨晚打獵到很晚，Masau 已經有點累，回去 10 幾分鐘路程外，自己的「工寮」睡覺去了，哈路和 Wulon 則繼續地喝著酒。Saumah 和 Isau 到竹林裡的雞舍旁，就著竹枝下蔭涼處躺下休息，小孩玩了一會把雞用倒立桶子蓋起來的遊戲後，爬到雞舍屋頂上睡起午覺，屋頂上放著前幾日拿出來曬的棉被，底下則是剛受完驚嚇回到雞舍裡休息避暑的雞群。一時間，突然覺得人和雞的角色在這時好像顛倒了似的。

●

1988 年的某日，Saumah 正在山下忙著教會事務，無法和丈夫上山採集金線蓮。丈夫獨自一人上山，幾天後如往常帶著深山裡的收穫，坐上族人的農用搬運車一起下山。車子從大同走著唯一的林道往大禮前進，經過某處彎道時，路面突然坍塌，整台搬運車翻落谷底，Saumah 的丈夫不幸在這場意外中成爲唯一的死者。這突來的意外使得 Saumah 原本就不穩定充裕的生活更爲艱困。丈夫是支撐 Saumah 維持家庭運作的心理和經濟來源，如今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伙伴，整個家庭重擔頓時落在 Saumah 身上，36 歲的她除了必須獨自撫養 5 個小孩之外－－其中兩位由於身體疾病需特別照料且長期服藥控制－－始終百般刁難的婆婆也在兩年前失明，需要他人的扶持照護。來不及撫平喪夫之痛的 Saumah 立即面臨家庭生計的問題，卻又因家人種種狀況無法出門工作，她覺得自己陷入人生最大的困境，即使親友和牧師不斷安慰，現實的生計問題及一連串親人意外－－母親早年過世、兩個小孩身心狀況與一般人不同、最小兒子出生便夭折、丈夫過世等－－使她已對命運和信仰產生質疑，也開始在家庭責任和輕生念頭間不斷拉扯。

在牧師建議下，心力交瘁的Saumah決定帶著五個小孩到苗栗禱告山[29]，參加

[29] 正式名稱爲中華祈禱院，位於苗栗造橋半山腰，1981 年建立。自許爲跨基督各宗派，主要推動禱告的機構；時常舉辦各種禱告訓練營隊和培靈講座，以及禱告醫治會和禁食祈禱。禱告會場常可見成千上百人舉起雙手，舞動身體，表情激動地不斷爲自己、他人和世界禱告，祈求恢復和神的關係。

教會所舉行的祈禱活動。五天的課程裡，由牧師講授，包含如何向上帝禱告、衝破人生障礙活出豐碩生命的演說，以及藉由禱告釋放體內疾病壓力的活動，讓Saumah重新得到了力量。她從牧師和聖經的話語中得到理解，在舉起雙手不斷向上帝禱告的過程中獲得悲慟的安置；她認爲這一切遭遇除了自己的罪，也是上帝的考驗，一切命運有神的安排，而只要靠著禱告祈求上帝協助，盡力服侍神，定能渡過眼前難關。「主啊！你知道我的軟弱，求你使我出了這個門，下了這個山，我就不同了，我的生命要再被你更新，我的家庭會繼續維持下去」，Saumah祈禱著。回到家後，她不自主地跪下哭泣，懺悔之前軟弱怨恨的表現，向上帝許諾要盡最大努力，照顧家中的婆婆與小孩。

●

屋子的兩扇門敞開著，Walis 頭朝門外，翹著一隻腿躺在鐵架床的椰子床墊上，頭頂的屋樑有個超過五十公分的蜂窩以及數千隻的蜜蜂，這已經出現好幾個月了，但他不打算拆除，準備等蜜的數量夠多時再想辦法拿下。Loking 一家人躺在屋內用三合板搭起的床上，清爽的風從類似古代那種由內而外打開的窗戶徐徐吹來，讓兩個老人一個小孩睡得好不舒服。

不到一個鐘頭，Saumah 已經醒來，戴起帽子穿上防曬衣袖繼續到田地工作。一樣的工作，一樣的動作；同樣的陽光，同樣的作物：蕗蕎、花生、玉米、雜草。她做著和上午一樣的事情，不同的只是從這個區域換到那個區域，從除草下種變成以採菜居多。Isau 過了一會醒來到田地上幫忙母親，Saumah 告訴 Isau 明天中午她就要下去了，因此必須在今天把採收疏伐的農事做好，這些作物若不趕緊整理收成，下禮拜上來時便會顯得過老不好吃或是被雜草遮蔽陽光而生長不良。沒有多久哈路也酒醒了，在竹林中做著早上應該完成的工作。俐落的綑綁，快速的動作，不消幾個小時，雞舍圍網便已架好。他的工作能力一直受到肯定，只要是心情好或有興趣，粗重的工作往往能輕鬆有效率地完成，只是誰也沒辦法掌握哈路的心情與脾氣，即使是，或者也正因爲是，他的母親。

「不要丟石頭，危險。」

小孩玩著丟石頭的遊戲，Saumah 發現後大聲地嚇阻他們不可以。亞福和雅各回到 Wulon 家玩撲克牌，不會玩的亞伯則在旁邊自得其樂地起鬨著。沒多久，亞伯大便在褲子裡，這使得 Saumah 不得不放下手邊的工作，幫他清理了好一陣子。雖然內褲已經脫掉了，但亞伯的外褲上，仍散發著一股糞便味，亞福和雅各摀著鼻子訕笑，以往活潑好動的亞伯此時顯得安靜、難爲情，跟著外婆像在尋求保護一樣。

不知是暈厥還是餓死，綁著的山羊已經沒醒過來了，鼻子的兩翼殘留著像眼淚般濕濕的痕跡。哈路圍完網，到 Walis 家和 Masau、Wulon 討論山羊的處置。

Walis 建議 Masau 將山羊直接在這宰殺後賣給他們幾戶，不要冒險帶下社區交易。一來路上有被國家公園抓到的危險，二來現正值酷熱的夏天，肉的運送有時間性，山下對羊肉的需求也不多，價錢並不好。倒不如問問山上其他人，大家分配各個部位，直接在山上處理掉。哈路贊同這方式，Masau 也聽從建議，幾個人開始在 Walis 屋前的庭院裡宰殺山羊。Isau 和幾個小孩知道消息後，也都圍了過來。

山羊被分解成六大塊，由於是在Walis家由他幫忙宰殺，Walis免費拿了一部份，Masau自己留了一塊，剩下的四塊則分別賣給Loking、哈路、Saumah的大伯[30]和另一戶張家。有些準備買來送給山下朋友，有的則留著自己吃。哈路支付 700 塊取得山羊前腿連著 1/4 肋排的部分，對此他覺得很划算。整隻山羊讓Masau進帳約 3000 塊，夠他買上好幾個禮拜的煙和酒了。大夥用手吃著新鮮的生羊腸，配上Walis提供的米酒，好像在慶祝這屠宰儀式的結束。

鋤頭底部和柄相接的方口經不起一再地敲挖而鬆脫，Saumah 總是得不時中斷手邊工作，拿著柄頭用力敲打石塊，把鋤片接回木製的握柄。不久後仍因過度使用而脫落。同樣的脫落、修理情況一再出現，數次之後，Saumah 索性放棄鋤頭改拿鐮刀，有時直接使用雙手，就這樣一直挖下去。竹簍裡的作物隨著她的工作逐漸滿了起來。

太陽換了角度在另一個山頭出現，大地逐漸擺脫陽光炙熱的照射，耳邊鳥叫聲漸漸恢復，雖然如此，不到五點的夏日天空，仍感覺不出黃昏般的氣息。Saumah 已經完成這田地上的工作－－當然，她若要繼續勞動也是絕對能有事情忙碌的－－她覺得滿意了，該採的花生、玉米、綠豆都巡過一遍採收，蕗蕎也已經全部種下去。Saumah 決定收拾起工具和收穫的作物，一個人背起竹簍回到底下原居地的竹屋。

●

回到竹屋後，Saumah把綠豆和花生拿出來放到大芼籃上，準備明天一早拿出去到教堂地基上曬。接著把搗碎的玉米和少量的綠豆放入大鍋中，加入些許鹽巴和整鍋的水後，放在灶上的鐵網。她用細長竹子做成的吹管生火，底部竹節位置用鐵釘打了洞，吹出的氣經由竹管保護從小洞高壓衝向灶底，火苗瞬間燃起。Saumah自豪這吹管的設計，部落裡只有她這麼使用，她打算爲吹管命名，並製作販售給遊客。

枯乾的竹子發出熊熊火焰，玉米粥在大鍋裡悶煮。Saumah 走到菜園裡，採摘等會晚餐的菜，也繼續整理早上未巡視到的部分。同樣重複的動作，沒有任何特別的事情。在園中她細心挑選成熟的青菜，並且不放棄任何可以再拔除的野草。這讓她又在菜園裡待了好一陣子，專心、沈浸、安靜地待在那裡，臉上一副安詳的表情。

[30] 丈夫的哥哥。

水母般透明月亮在黃昏的天空中升起，四周開始響起螽蟖、蟬鳴，與不知名的鳥叫聲，有些雲像水墨潑畫般在山頭聚集，有些則像是核彈爆發所產生的蕈團，邊緣鋸齒狀光痕的顏色有如白雪被陽光照射般刺目，又像夜空中月亮表面的白黃光芒。雲的移動快速地像一張張不連貫的照片以連續方式播放，讓人有一種不是很協調的變換感覺。

拿著生薑、辣椒、小黃瓜和空心菜後，她回到廚房準備料理。小孩子彷彿知道阿媽已經回到屋子跑了下來，Saumah 在廚房裡叫他們趕緊去洗澡，等會要吃晚餐了。舀著比室溫低上好幾度的山泉水，幾個小孩子又叫又鬧在簾子遮掩住的「浴室」裡洗澡。

Isau 沒多久也下來了，身上滿是酒氣，整個人不像平時拘謹、害羞、不多話，他口中喃喃自語，聲調時而激昂，手勢也異常地大。雅各洗完澡走出來被他撞見，他叫著雅各，要他一起去看看屋後始終沒有任何動物光顧的獸夾。

哈路帶著大而重的山羊腿和一盤羊腸下來。他把煮熟的玉米綠豆粥端到桌上，將灶上的鐵網拿下，換成一塊面積大上兩三倍的鐵皮浪板，底下燃燒的竹支也換成穩定、可長久燃燒的粗木，然後將羊腿放在浪板上，一邊用火燻烤，一邊喝著廉價米酒。

●

桌上擺了 Saumah 所做的炸辣椒、涼拌小黃瓜、醬油加生薑、空心菜、麵輪滷豬肉和生羊腸，Isau 和雅各已經回來，由於害怕哈路，Isau 獨自坐在幾公尺外的屋簷下抽煙，並未向其他人一樣圍在涼亭的桌旁準備吃晚餐。洗完澡的 Saumah 走了出來，請亞福禱告。

「耶穌保護我們，保護全家的人，保護明天我們下山，還有土地和米，還有魔鬼不要來。奉耶穌的名，阿門。」

小孩子依舊不客氣地猛夾喜歡的菜，和一旁幾個大人不疾不徐的步調成明顯對比。一邊是在吃飯，一邊卻像是在休息。

「最近國家公園有一個颱風過後步道整修工程，你要不要去問問看 Walis，看工作是怎麼樣？」Saumah 問哈路。
「我知道，我問過 Walis 了...」

Saumah 希望哈路能夠把握這個工作機會賺錢，因爲小孩子已經快開學，又是要付學費的時候了，她希望做爸爸的哈路能賺錢負擔這支出。但是她並沒有直接要求哈路，也沒說出心裡的著急，她知道每次要求哈路工作時，總是會出現不耐煩的表情或消極回應。Saumah 此時只是想告訴他這個訊息。

「雅各、亞福，你們今天在幹嘛？我看你們一直玩，有沒有做功課？」哈路冷冷地問。

小孩子低頭沒有回答。

「我跟你們說話眼睛不會看我嗎？.....我帶你們上來不是叫你們上來玩的...你們不唸書以後要幹嘛？...亞福你小心一點，不要再讓我看到你亂丟石頭跟別人打架.....」哈路的口氣並不激動，但冷調的態度和語氣卻讓人恐懼。

小孩子依舊站著，兩手貼著大腿沒有說話。

「雅各，我對你怎麼樣，你說。...你跟爸爸留在這裡好不好...」

兩兄弟戰戰兢兢地站起來看著父親，抿著嘴唇一副無辜的樣子沒有回話，更別說動手上的筷子吃飯，這樣的場景不是第一次了，每次父親酒後心情不好時，總是會對他們「說話」。

Saumah 出面緩頰，她沒有對哈路說什麼，只是叫小孩子趕快坐下吃飯，她說等會要帶他們上去張家做禮拜，叫他們趕快吃一吃準備上去了。哈路沒有再說話，他一手抓起盤中的羊腸生吃，一手用鹽巴抹著浪板上的肉不時翻面，然後看著逐漸燻乾的羊腿喝酒。小孩子快速、安靜地吃完飯。

天色已經暗了，四周漸漸只剩燃燒的木頭和桌上蠟燭所照亮的世界。蟲蜥聲像幾百分貝般地響著。

●

換上乾淨整齊的淡黃色襯衫和白色西裝褲，Saumah 拿著手電筒，帶著三個小孩再度爬上往部落的斜坡路。四個人安靜、緩慢、有秩序的走著，10 幾分鐘後來到 Loking 家，Loking 和 Yakau 已經在外面等著他們，Abu 累了決定留在家裡休息。

他們往張家走去。Saumah走在最前頭，受傷後的Loking頭上帶著電瓶式頭燈，手上拄著登山杖，腳步一跛一跛的跟在後頭，黑夜似乎讓小孩子安靜了許多，他們靜靜地跟在親人身旁。就這樣好似排成一列的行走在往張家的竹林小徑上，月光照射的身影往後拉長，像是《The Pied Piper of Hamelin》[31]中吹笛手帶著小孩走進山洞的畫面。

狂吠的狗聲不知是警戒還是歡迎，10 幾分鐘的路程後，他們來到張家[32]。寒暄了一會，重聽的親家公還沒出現，Saumah走回去部落帶他過來，留下來的人

[31] 德國的童話故事。講述一個外來的吹笛手到了一個鼠患嚴重的村鎮，他利用笛聲迷惑老鼠將牠們帶至河中淹死。事成之後，村民未依規定給予報酬，吹笛手憤而離開。某日村民在教堂集會時，吹笛手回來，利起笛子吸引了鎮中的小孩。小孩子聽著有魔力的笛聲，全部跟著吹笛手往山洞中走，山洞再也沒有開啓。

[32] 張家的女主人是尤莉的大姊，丈夫則是萬榮那邊的太魯閣族人。Masau以及許多大同部落的人都認爲，他們不算是大同人，因爲張家的男主人不是大同部落出生的。能稱得上是大同人，必須家裡的一家之主是大同本地人才行。

並不著急，只是靜靜坐在屋簷下等著他們回來。

閃爍的燈光終於出現，Saumah 帶著親家公來了。幾句短暫寒暄後，五個大人四個小孩圍坐在廚房桌邊，張家男主人打開發電機，廚房霎時被日光燈所照明。大人們拿出羅馬拼音的聖經，Saumah 手中則多了一本歌謠，和中文本的當月讀經教材。

他們唱著德魯固語的詩歌，Yakau 和亞伯雖然不熟悉歌曲，仍不放棄地哼著曲調，好不容易才唱出幾個歌詞.....繼續唱第二首，幾隻狗兒像跟唱又像警戒在外拉長了音調叫著。然後大家雙手合十閉上眼睛，Saumah 用罕見的激昂口氣，快速唸著熟悉又出自於心中所感的祝禱詞，感謝上帝的祝福與保護，承諾將自己交到上帝手中。感恩祈禱持續了近四分鐘，最後在大家共同一聲「阿門」中結束。

Saumah和Loking接著拿出老花眼鏡戴上，Loking手指書上的羅馬拼音文字，一字一句用太魯閣語緩慢唸出，有人看著半空凝神聆聽，有的瞇細著眼試圖跟上Loking尋找書裡的字句。一會兒Loking遇到句中的某個拼音字無法念出，Saumah馬上在旁發出該字的音並解釋意義。或許覺得Loking讀得過於緩慢，徵詢過同意後，Saumah接著念下去，快速、順暢地念出聖經上約翰福音第 14 章 25-31 節[33]的部分。念完後，她翻開教會讀本教材，按照書上指定的進度與內容，向身旁族人解釋這段經文的意思，以及適逢農曆七月鬼門開時節，要怎樣看待「鬼」和對待「鬼」的態度。

「...耶穌告訴我們：『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34]所以我們不用害怕鬼，不用像台灣人一樣祭祀鬼神...只要我們服侍上帝...認識上帝，心中有主，魔鬼（utux）就不敢侵犯我們...不需要什麼禁忌...上帝會保佑我們平安，平安無禁忌...」

Saumah 請張母談談心中感受，接著大夥又合唱一首讚頌主的歌，結束後每個人將雙手放在胸前十指交扣，閉上眼睛低頭合掌喃喃自語。Saumah 的語氣和表情比起一旁的人更爲激昂高亢，不停地爲他人和自己祈禱。所有人都停了，只剩她情緒激動地唸著，持續了好幾分鐘。

---

[33] 約翰福音第 14 章 25-31 節經文內容如下：25 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28 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了、我去還要到你們這裡來。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裡去、就必喜樂、因爲父是比我大的。29 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我預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信。30 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爲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裡面是毫無所有。31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愛父、並且父怎樣吩咐我、我就怎樣行。起來、我們走罷。

[34] 約翰福音第 14 章 27 節。

「阿門！」眾人同 Saumah 一起說出。

Loking 叫醒已經睡著的 Yakau，大夥又一起唱了簡短的詩歌，然後從口袋裡掏出百元鈔票，一張或兩張，放到桌上。Saumah 將桌上錢的數字和名字紀錄在簿子裡，連同她率先掏出的 500 塊，放進布質小包包。大夥接著吃起張家拿出的餅乾和糖果，一邊喝茶一邊閒話家常。Yakau 吵著阿公說他累了，想回去睡覺，Loking 沒有理他，坐著和大家繼續聊了好幾十分鐘。

回程的路上，張家的狗兒持續狂吠，聲音與來時的叫聲沒有兩樣，這並沒有喚醒小孩子疲憊的精神，他們還是懶洋洋地牽著阿公阿媽的手，走在漆黑小徑上。經過 Walis 家時，夫妻倆正看著八點檔連續劇〈又見一簾幽夢〉。這是除了新聞、氣象外，唯一也是第一次他們開始在山上固定收看的節目，自從看了這連續劇後，Walis 的老婆總會在準備早餐時，哼著節目的主題曲。「.....我有一簾幽夢，問誰能將柔情深種.....珍惜一簾幽夢，你有情我有意心相同」。

羊腿下木頭的橘灰色光芒愈來愈暗，Isau 和哈路已經睡著了。雅各睡在大通舖上爸爸的旁邊，其他兩個則賴著要和阿媽一起。Saumah 吹熄門邊的白色蠟燭，伴著兩個小孩躺在榻榻米上，那是她的床，Isau 下方夾層空間裡的床。

一片蛙鳴中，飛機引擎聲轟隆轟隆地穿越而過。

窗 外 景 色

「左岸太平洋，相連到天邊，
「東台灣廣播電台，107.7，拉近你和我彼此的心.....」

收音機的喇叭中傳來了輕快的台呼。

這是八點的台呼，我看了看剛戴起的錶，時針在 8 的位置，長針則停留在 6 的數字上，顯然手上的這隻錶快了幾分鐘。我把右邊的旋鈕拉出，朝逆時針的方向轉了幾圈，將時針與分針調回「應有」的位置。這樣做完之後，錶面上兩根針所劃出的形狀突然讓我想起小時候玩的一種叫「小精靈」的遊戲，遊戲的核心是缺了一角，不完整的圓所表示的精靈，空缺的那部分成了他的嘴巴，張得大大地不停開闔，沿著看起來像是某個人腦圖案的曲折路徑吃著其上的小點。當中會有類似守門員角色的侍衛，不斷追殺試圖阻止精靈的工作，他必須注意閃躲，並完成將所有小點咀嚼乾淨的任務，然後進入另一個更複雜更蜿蜒的圖形路徑，繼續做著唯一、重複的工作：移動、躲避、蒐集、咀嚼、蒐集。

●

早晨五點，一種將清醒的白呈現在這個採完箭筍後的七月天空。

教堂在和它一樣有著歷史性、時間性的光線中出現，彷彿彼此都想把自己的等待往對方身上疊加般的結合在一起，那個在《追憶似水年華》裡的貢布雷教堂，大概也是以這樣子的姿態出現在Marcel Proust眼前吧。突兀的高度，石灰水泥堆砌出的帶點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西式外觀，在僅餘六間[35]木屋與鐵皮屋的大禮部落中，讓人一眼就發現它與周遭幾戶建築的不同。三十幾年前，就在這片幸子父親提供的土地上，居住於此的大禮居民共同出錢、出力，完成了眼前的這座建築。那時，教會是整個部落的信仰中心，絕大部分的大禮居民會在六日的時候來到這聽牧師傳道做禮拜，然後在前方的大草原上聊天或舉辦活動。如今，雖然教會和整個部落已搬遷下去，但他們仍然在週日時－－如果時間允許的話－－聚集於山下教堂，他們相信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在有任何需要時祈禱，他們是信奉耶穌的基督教徒－－除了正睡在教堂裡的幸子。

幸子（47 歲）在這天色已泛白，但太陽還未升起的時刻起來。這時候的天空看起來似乎不是因爲太陽照射的關係而出現，反而比較像是因爲我們張開眼睛，經由眼神發出的光而使得天空得以被看見的好像還比較接近一點。這麼說起來，是泛白的天色喚醒了幸子，還是幸子打開了這樣的天空？

她從木床上起來。這是屋內僅有的幾樣「家具」之一，一張長約六、七公尺，

[35] 實際長時期居住的只剩三戶。

寬兩公尺，七、八十公分高，可容納七、八人睡的木床。床看上去有十幾年的歷史了，由許多木板和木柱組合釘製而成。當鄰居進入屋內串門或老公 Buya（64 歲）農作後，總習慣將手上或背上的物品放在這張床，然後舒服地或坐或臥於其上，躬著腳聊天休息。因此，說是「床」其實並不太正確，室內除了飯桌和放著瓦斯爐的「流理台」外，這也是唯一的一張「桌子」，和常被用來坐的「椅子」了。而在它右邊靠牆壁的地方，擺了 199 元大賣場常可看見的附有滾輪的塑膠整理箱，箱子的作用有點像是抽屜，裡面裝著衣服、衛生紙、牛皮紙袋、一些書面資料、電池等物品。床底下因架高而騰出來的立體空間，則擺滿了烤火用的樹枝、搭建用的木頭、各式各樣的農用工具、除草機、飯鍋蒸籠、玉米飼料以及怕鄰居發現後，會一下子被喝光而藏起來的米酒。

幸子換下棉質 T 恤的睡衣，穿起有著大領子，衣身由紫紅、深褐等暗色條紋交叉連結，看起來頗為正式的絲質上衣，底下則是修改過褲長，有著彈性的深黑色針織褲，這是在基隆賣衣服的女兒寄給她的，深色讓幸子不擔心農作勞動所造成的髒污，領子則讓她覺得自己穿的是正式的衣服，因此女兒總是買給她有領子的深色衣服。而 Buya 還在這床上繼續睡著，懷裡抱著 Bilaq（原住民語是「小」的意思），腳下則躺了另一隻叫 Barvi（豬）的狗。

幸子拿出床底下裝著玉米粒的桶子，舀了三四盆出來，摻些小雞專用的飼料，走至屋後面的雞舍。原本在雞棚裡的雞看到她走近，彷彿餓了許久似的紛湧而出，但在接近幸子時，卻又不是毫無保留的靠近，而是帶著一點謹慎小心、亦步亦趨似的在旁觀看，直到幸子做出舀玉米的動作時，牠們便群起擁近。玉米並非整個倒在雞飼料盆中，由於養的雞將近五十隻，幸子將手上的玉米分成好幾堆的錯開，堆疊在一定間隔的地上，才不致讓雞有搶食或擁擠的情況發生。大部分的時候幸子會留下一些盆中的玉米，然後抓起握在手心中，配合著口中呼出「咕咕咕咕」的雞聲，灑在附近的土地上，好幾隻雞因此圍在她腳下身旁，她就這樣站在雞群中，帶著看起來像滿足的微微笑容，注視著底下不斷伸縮著脖子啄食玉米粒的雞。

●

幸子出生於 1961 年，這名字是受過日本教育的父親取得，有著濃濃的日本味。出生七、八個月的幸子體弱多病，母親因為農作繁忙，小孩子眾多[36]無法專心照顧，使得幸子常常咳嗽發燒。雖然如此，母親為了醫治她的病，還是常常抱著她抓著一隻雞下山，將雞賣給平地的族人後，有了錢帶她去看醫生。

「我媽媽說，那時候賣雞都是要給我看病」。

但幸子仍是時常生病，好幾次送到山下時，因路途遙遠，病況變得很嚴重，

[36] 幸子共有九個兄弟姊妹，她排行第六。

甚至蔓延到肺部。於是，母親將她送至秀林嘉明村一個由外國人開設，補助原住民看診的醫院。在那她獲得了不同於山上的醫療照顧，有專門的醫生治療她的疾病，也有照護人員隨時看顧。一直到病好出院時，已是三歲，一個會講話的年紀了。那時的她嘴巴呢喃說著的並不是族人的太魯閣語，而是「台灣人」（她這麼形容）的國語，因爲照顧她、和她講話的，是一個用國語說話的台灣人。

出院後的幸子並沒有馬上回到山上的大禮。她在加灣的阿姨見她身體不好，回到山上無法受到照顧，另一方面自己唯一的女兒又在台北工廠作女工，家中沒有小孩，因此便與幸子的母親談好，要將幸子留在加灣這陪伴她，也讓她可以在山下看醫生、唸書。

「生我的是媽媽，養我的是我阿姨」。這位幸子口中的阿姨，成了影響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小時候幸子得以在山下的景美國小唸書，並且受到較爲完整的醫療照顧，都是因爲這位阿姨的堅持。幸子很喜歡與阿姨聊天，除了分享內心的感覺思緒外，更可以從阿姨的口中聽到許多關於道德規範、做人處事的道理，這些觀念到現在她仍覺得深深地影響著；她的姨丈常常買冰給她吃，當幸子生病時，更是騎著重重的腳踏車載她去很遠的三光社區看病。對於這些往事，幸子顯得格外懷念與感動。

「我們會和大同那邊的小孩或者這邊比較不好的在樹林裡打架，拿樹枝、石頭一些有的沒的丟來丟去的，然後到了中午才回家吃飯，我媽媽看到我們都會罵說你們在幹嘛，是不是又跑去亂玩了，都不會幫忙家裡ㄋㄟ…」

「小時候我二哥很喜歡嚇我們，有一次他為了要叫我們睡覺，故意騙我們說鬼在晚上七點就會出來了，八點就在房子邊繞啊繞的，你看，現在都在外面了。結果我三個弟弟嚇到晚上都不敢出去尿尿，早上起來三個都尿床，我媽媽早上發現就說你們三個為什麼不會出去尿尿，現在又是冬天，棉被要怎麼曬？.....我和我哥哥在旁邊都笑死了.....」

幸子並非完全與山上斷了聯繫。國小的寒暑假期間，她仍會回到山上，幫忙母親洗衣服、掃地、養雞、照顧底下三個弟弟等，直到開學再回到加灣的阿姨家繼續生活。回去山上幫忙是應該的事，這並不令幸子覺得難受或辛苦，對她而言，自己的家是在稱爲「哈魯閣台」的大禮，那裡有十分嚴厲卻又特別親近的父親，有平常一起嬉鬧、出事了會幫忙出氣的兄弟姊妹和玩伴，但幸子心中隱隱約約有種與阿姨比較親，比較想黏著阿姨的感覺，並不是不喜歡她媽媽，只是單純地「覺得與阿姨有比較多的話可以聊」。

幸子讀完國小後，母親原本是要希望她繼續念，可以成爲那時在部落裡公認是高收入且地位頗高的職業－護士，但父親認爲女孩子終究是要嫁出去，念那麼多書沒什麼用，且考量當時家庭經濟情況並不好，無法供應幸子繼續唸書，便讓她回到山上家裡幫忙。

回到大禮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父親從教會牧師得知，台北教友需要一個可以照顧嬰兒、整理家庭環境的原住民小孩。母親哭著不希望這身旁僅剩的 13 歲女兒要離她這麼遠，但在父親的堅持和牧師的安排下，剛回到山上的幸子，再次離開還來不及好好熟悉的「家」，在對方「老闆娘」的親自陪伴下，從花蓮到台北，開始了兩年多保母和女傭的生活。

「那時候大概 13.14 歲了，我自己都是小孩還要看小孩ㄟ.....我媽那時不肯讓我去，她就哭啊，說我一個女兒離我這麼遠，但是我爸爸還是要讓我去台北工作.....妳知道嗎?我從花蓮坐國光號時還經過秀林這條路，車子停站在太魯閣那邊，我看到這些山，想到我爸爸媽媽，我整個人都哭了.....要不是我的老闆娘坐在旁邊，我差點要衝下去呀.....」

她始終記得那一幕的場景。

●

眼前的這些雞是一個半月前幸子從山下買上來的半土雞，所謂的半土雞是混了外來洋雞的血緣，比起純土雞，會長的較爲大隻，可食用的肉也更多點的仿土雞。這些雞除了偶爾供自己食用外，絕大部分是要賣給山下的其他族人。當社區中的人逢聖誕節、收穫節或過年時，亦或是結婚、喪事或偶爾想吃，總是會跟他們購買。雞不只是他們山上的肉食來源，更是主要的經濟收入。初期拜訪的幾次經驗裡，遼闊的玉米田景象總讓我印象深刻，這裡的土地種植著大片供作飼料的玉米田，玉米收成後被晾在屋簷下、帆布上或屋頂，曬著太陽好幾天，待呈現一種金黃脫水的乾燥後，再用手或起子將玉米粒剝下，搗碎供給幼雞或直接讓成熟的雞食用。在大禮大同這不到十戶長期留在山上的住戶中，雞是每一戶人家都會養的家禽。當他們在山上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後，下一步往往便是開始計畫種植玉米來養雞[37]。

再過兩個月左右這些雞便成熟至可以吃的大小，足以供應上山遊客以及入冬後山下對雞增加的需求了。幸子計畫下個月要再買五十隻的幼雞、火雞、鴨等，以應付聖誕節這個對山下信奉基督教的族人而言，極爲重要也必須殺雞慶祝的日子。「再過幾個月，我就有雞可以賣給山下了。」她驕傲地說著。

幸子認爲養雞要分批養，不能只養一批，就像種高麗菜一樣，一大片土地要分開分期種，這樣才不會全部擠在一起：一來怕菜收不完會爛掉，二來又怕採完一批，等下一批要好幾個月，如此期間的空檔將沒有東西可賣。因此她計畫一批一批的養，這樣什麼時候都能有大雞可以賣給需要的人了。

[37] 幸子的四哥之前在山下從事勞動性職業，後來因病開刀以及經濟不景氣，他失業回到山上。由於酗酒、抽煙以及賭博，使得家計更加困難，最後老婆離婚，兩個女兒和前妻離開他自立生活。他回到山上，住在已過世的二哥竹屋內，整理後方土地準備種玉米。預計之後採收玉米飼料有著落後，開始蓋雞舍養雞。

幾年前就讀高職的兒子需要學費和零用錢，幸子爲了供應孩子的花費，將山上的雞全部賣掉，原本計畫要開墾定居的立霧山土地也暫時擱置，與老公下山去作臨時工，蓋墳墓、除路邊草、作泥水工等。直到一年多後，他們覺得蓋墳墓的錢不吉利且孩子休學當起修車學徒後，便又回至山上繼續整理、開墾土地。等到玉米收成，有了飼料來源，繼續這樣養雞種菜的生活。

Buya 從床上醒來，手中抱著的狗－－Bilaq 也跳了下來，和另一隻早已起床的 Barvi 在外面用他們的頭和耳朵一邊嘶磨一邊追逐。牠們是 Buya 夫妻倆養了好幾年的寶貝－－巧克力－－和野狗所生，巧克力一共生過十幾隻小狗，幸子都將牠們分送給其他人，獨留下這兩隻看起來特別有緣的 Bilaq 和 Barvi。今年二月在一場平靜的睡夢中，或許是年紀到了，巧克力安詳的死亡。他們在屋外的邊坡上挖了巧克力體型大小的坑將牠放入，兩側抹上水泥，覆上土後用水泥在上面立起一塊長橢圓型的石頭，石頭前方放了一個印有巧克力和一群年輕女性合照的馬克杯，這是照片裡那群每年會上來拜訪幸子的朋友所送的。順著埋葬巧克力的方向再過去約三百公尺林木圍繞中的低陷草叢，則是以往埋葬老人們的地方，她曾在山上某個夜晚見到的已逝去奶奶也葬在那兒。巧克力死後的那段期間，幸子整整哭了三天三夜，而 Buya 則是生了一場就他們形容莫名所以的病，這場病持續了一個禮拜才漸漸康復。如今巧克力的兩個小孩受到相同的喜愛，無法生育的 Buya 甚至將牠們當成自己的小孩，總喜歡將牠們抱在懷裡，嘴巴喃喃自語地說著：「乖乖喔，爸爸愛你，嗯，Bilaq（Barvi）」。

蓋這樣的墳墓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不過是幾年前他們在山下靠著蓋墳墓賺了不少錢，然而這錢「像水一樣會溜出去」，那時 Buya 常常生病，小孩子也出了些事，錢就這樣不知不覺，無法掌握的花在許多莫名其妙的用處去了。如今秀林鄉的公墓中，仍有許多他們所蓋的上方有著十字架的基督教式墳墓，這十字架在巧克力的墓上，並沒有出現。

Buya 將棉被摺好，放在靠牆壁的位置後，下了床穿上過於寬鬆，使得必須繫上紅色塑膠繩，但繫緊後褲頭卻又形成好幾個皺摺的咖啡色休閒褲。無數次的勞動所積累出的污痕與傷口在這褲子與白色麻質內衣上歷歷可見。他喝了口水走到雞舍旁抓了隻雞，像跟人說話似地手掌夾著雞的兩頰喃喃自語。幸子叫他不要這樣，告訴他去把屋內已脫粒但還未曬乾的玉米拿出來曬。Buya 悻悻然地走進屋內，將折起來的藍白條紋帆布拖至戶外，打開後用耙子一耙一耙地將玉米粒攤平，使得每粒都能受到陽光的照射。這樣做的同時，他還得不時地驅趕那些走近啄食的雞。

我被一陣竹支摩擦地面的聲音給吸引，此時幸子已拿著竹支做成的掃把在室內的水泥地上掃地。上個禮拜她才將室內的地板整個洗刷過，因爲當小雞剛運上來而雞舍尚未完成時，他們將 50 幾隻的小雞放在屋內一起生活了好幾天[38]。直到雞群們稍微長大，而雞舍也略具雛形後，才將牠們移至戶外，並打掃雞群們所留下來的排泄物與氣味。

[38] 颱風天時，他們也將所有的雞都抓入屋內，整整待了兩天。

早晨的水泥地看起來也還算乾淨，沒有多少灰塵，只殘留一些昨晚鞋底下的泥土、玉米脫粒的碎屑和晚餐後狗所啃過的骨頭碎片。但這已經夠讓幸子有拿起掃把的理由了。每早起來，她總是會花上好幾十分鐘將地上的「垃圾」掃至室外，然後繼續到戶外已被踩踏數十年而緊實平坦的泥土地上，同樣用一種緩慢且固定的速度，以不超過兩種方向的揮動角度，將雞屎、枯葉等掃至邊坡上。那「唰...唰...唰」的聲音有些刺耳，不過聽久了竟然有一種心情安定的感覺。

「唰...唰...唰」竹掃把緩慢帶有節奏地掃著，「唰...唰...唰」。

●

那是戶有錢的人家。老闆娘的父親開一間貿易公司，而老闆本身則是開鞋廠，1970 年代初期，這戶人家就有兩部轎車，對幸子來說足夠稱的上是很有錢的人家了。他們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離中國電視公司很近的地方，因爲每次接小孩時，幸子總會看到那個很大的電視招牌。

在台北工作的日子裡，幸子其實有著像加灣一樣，還算愉快的回憶。她負責照顧三個小男孩中最小的一個，是個還不會走路的小嬰兒，就讀國小一、二年級的兩個小孩或許是年齡相近的關係，也很喜歡和她玩在一起。有時候她需要幫愛吃宵夜的老闆出門買食物，但老闆娘對她很好，總是會罵她先生說「你自己不會下去買啊！你一直叫她出去，她是一個女孩子晚上出去萬一被人家怎麼樣，你敢負責嗎？你會還給人家一個女兒嗎？」他們甚至爲了這樣的事吵架，而之後老闆便不曾叫幸子去買東西了。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原因，幸子到現在總是特別害怕夜晚出門，那讓她感覺自己隨時都會有被人侵犯的可能。晚上她絕不一個人騎車出門，一旦整個家裡或部落只剩她一人時，突然的敲門聲也總讓她胡思亂想，害怕該不該開門。

沒有生女兒的老闆娘將幸子看做自己的女兒般疼愛，甚至告訴幸子直接稱呼「媽媽」就好了，但幸子覺得自己的媽媽在大禮，就算是生命中極爲重要的阿姨，她也始終依照著部落的稱謂習慣[39]，直接稱呼阿姨的名字，而不曾叫過她「vuvu」（母親），因此幸子始終沒有這樣對老闆娘開口過。儘管如此，老闆娘還是會帶幸子去百貨公司買衣服，但幸子一進去看見穿衣服的人體模特兒，卻誤認爲是真人而嚇了一跳；她會帶幸子去自己妹妹家學鋼琴，但幸子始終學不會，也彈不好；她會幫幸子塗指甲油，但是一旦塗抹好，幸子便會趕緊將它洗掉，因爲部落裡的老人家說過：「會擦指甲油的女人是妓女、是風塵女」。

幸子與「台灣人」似乎特別有緣，小時候生病被台灣人照顧，畢業後卻換她到台灣人家裡照顧對方的小孩，「好像我生命中跟台灣人是有緣住在一起的」。直到一年多後，正當幸子逐漸適應台北的工作與生活時，鄉公所辦理身分證的通知讓她又回到了花蓮。

回到山上的心情就像之前一樣，並沒有任何不開心或複雜的感受，彷彿只是

[39] 太魯閣的傳統習慣除了父母和爺爺奶奶外，其餘的親戚多是直接稱呼名字。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盡該盡的義務來來去去。就算經過台北生活的洗禮，她也從不認爲自己與部落裡的其他族人有何不同。她依舊在家裡幫忙，做著和台北一樣，屬於女人應該作的「家裡」的事情：洗衣服、帶小孩、掃地、煮飯.....等，而哥哥們則負責與父母到一個小時路程外的立霧山去開墾。然而族人畢竟感受到她的不同，「唉啊！你回來啦，你怎麼變那麼白...」「你怎麼變漂亮了...」「你的衣服怎麼那麼美麗...」等話語在那段時期總是不斷出現在一些玩伴和長輩的口中，這並非是嘲笑或排擠，他們真的覺得幸子已經是個漂亮的女孩子了，而這也是她前夫喜歡上她的原因。

部落從以往到現在一直沒有電力到達，到了夜晚常常都是點起自製的柴油燈方能照明。當男生和女生於夜晚一起坐在床上，甚至只是單獨的處在屋內時，對於部落裡的老人家而言，就代表男女已經發生關係，而這是很嚴重也是老人家很忌諱的事。

前夫是他三哥的好朋友，那時爲了接近幸子，便常常到家裡來找他三哥和幸子聊天。不久後，鄰居間便有了耳語，認爲他們之間有曖昧的情愫。那時住附近的姨丈向正在立霧山開墾的幸子父親說，他常常看見幸子和那時大他五歲的前夫晚上在屋內共處，認爲他們之間已經發生關係。父親聽到這事後，隔天拿著木棒回到大禮，沒有講任何一句話地便朝不知情的幸子打去。

「這麼大的木頭啊！要不是我媽媽抓住爸爸，跪著求他，我的腳早就被這樣打下去了...」。一頭霧水的幸子，根本不知道父親爲何如此的大發雷霆。父親是個很嚴肅的人，很少講話，一旦講話或罵人，都是很嚴重或重要的事，如今這舉動顯然讓幸子瞭解自己已犯下了天大的過錯，但她仍不知道到底錯在哪裡。

「妳要結婚了，妳知道嗎？」「咦！我要結婚？我要跟誰結婚？」幸子的四嫂告訴她這件事後，她終於明白自己的處境。但她完全不能接受，因爲身爲小孩子的她根本沒做過那些事，也不懂那時的禁忌。她跑去和即將結婚的丈夫理論，澄清她根本沒和他發生關係，爲何亂講話。她甚至拿石頭丟他，一直到前夫流血被三哥喝制，她茫然無措的呆立在現場，任情緒與委屈化作眼淚流淌而出。「我們要結婚了喔，妳就不要一直哭一直哭啊...」但事情還能怎樣發展呢？儘管父親不捨幸子這麼早結婚，儘管幸子那時未達法定結婚年齡，但身爲部落的一份子，父親遵守規範準備殺豬事宜，而母親也通知各方親戚他們要結婚殺豬的事了。

「我就這樣嫁給他了...」幸子爲這段回憶下了註腳。那是 1975 年，幸子當時 15 歲。

●

幸子簡單地炒了在邊坡上採的紅菜，並加熱昨晚所熬煮的一鍋混著豬肉、竹筍和雞蛋的滷味。豬肉是昨天 Buya 帶上來的，由於沒有冰箱的緣故，帶上來的肉第一天都會先煮熟過以便能久放。他們所買上來的肉以豬和魚爲主，大部分的時候用滷或水煮抹鹽的方式吃上好幾天。有時因爲個人食慾或某些緣故必須晚幾

天才會吃肉時，便會將肉以塑膠袋包起來，放在不斷流著低溫山泉水的浴盆中保存。

餐桌突兀的是張比木床還低，比和室桌略高的方桌。椅子則是烤肉或演講會場常見的那種靠背和扶手一體成型，可堆疊起來收放的塑膠椅。低矮的桌椅所要求的坐姿與他們在屋外烤火喝酒時的高度相同，不只是幸子家，旁邊幾戶人家，甚至是他們所搭建的涼亭下竹製的桌椅，都以這樣的高度出現。

桌上放著早上炒好的兩盤菜，和昨晚燒了一半蠟燭的木製燭台。幸子拿出維士比倒入杯子裡，她總在早餐時喝上幾杯，剩下的便在上午農作時的空檔喝光。「這樣工作才會有力量」她說。Buya 在旁邊慢慢喝著從保特瓶倒出的透明液體，幾乎沒說什麼話，也沒有拿起筷子夾菜。「你怎麼都不吃飯呢？」「這也是米啊，我也有吃飯啊。」他還算清醒的回答。幸子對 Buya 有點交代似的討論今天要做的工作，並叫他不要再喝了，而 Buya 沒多說什麼，好像在向幸子確定一樣的重複了幾句工作內容後，蓋子蓋上，喝完杯中所剩的酒。

吃完飯，幸子將滷汁倒入吃剩的稀飯中，夾幾塊豬肉進去攪了攪倒在餵狗的盆子。Bilaq 和 Barvi 從飯桌旁跑了過去，兩張嘴在小小的盆子裡互相推擠搶食，散落在外的飯粒成了雞隻意外的收穫。幸子將碗筷盤子等收至戶外的浴盆，盆上是家中唯一的一條水管，就像其他幾戶一樣，他們自己尋找水源而非與他人共用，水源是幾年前回到山上所接的，或許位置並不是太好，以致於水流不若其他戶來的充沛。幾隻雞在浴盆旁低頭尋找這慣常出現的米粒菜渣。

幸子請我從整理箱旁拿出收音機，一種放入乾電池後便不需插電，可以聽 CD、錄音帶、廣播的手提式音響。由於 Buya 不諳操作，如今只剩下廣播可聽，不過這也足夠滿足她的需求了。廣播中主持人正透過訪問，請來賓介紹花蓮當地的私房密境，我聽了一陣子，心裡暗自竊喜身處的地方並未被提及。不久主持人播放孫淑媚的這首「空思戀」，幸子跟著哼了起來。

風在吹／吹在我的心肝底／想起伊對阮的一切／你講過的話／親像風在飛
經過了後／找別個／雨在落／落在我的心肝底／親像一蕊窗外的花／誰人
照顧阮／可憐玫瑰花／雨落風吹／我是沒人的

你傷我傷甲這呢重／我等你等甲目眶紅／對你的關懷最後當作一場夢
是我一直做暝夢／我會感動你來疼痛／對你全部付出攏是沒採工
你傷我傷甲這麼重／我等你等甲目眶紅／這款的等待起起落落嘸願放
是我一直做暝夢／想欲收回已經無望／只有一個人／惦惦空思戀

「啊！你傷我這麼重.....有夢.....無望.....」她哼著唱，表情已不像早起時的輕鬆。

幸子將放在旁邊的水桶提來，拿出浸在泡沫水裡面的衣服，在同一個浴盆和水流中，繼續洗著這幾天來的衣服，昨晚和早上的碗盤鍋瓢則已洗淨放到室內水

泥做的講台上。做著這些事的同時，廣播中繼續介紹旅遊景點，也播放了蔡小虎的「夢中的探戈」、李翊君「負心的人」、江蕙「紅線」...等歌。除了幾首最新的流行國語歌曲外，幸子都能跟的上廣播中播放的國台語老歌哼上好幾句。

Buya 走到教會後面的新雞舍旁，繼續做著這幾天仍未完成的雞舍圍網工程。若不將這些雞圍起來，幸子這幾天剛種下去的菜和玉米都將被牠們給翻出咬壞了。不過由於圍起來的地有一分多的面積，而幸子的預算又不夠買足夠用的圍網，因此雞舍的一面仍有著廣大的缺口，雞群們也就這樣四處亂晃。

●

「從我嫁給我前夫開始就苦了」，幸子這樣回憶自己的婚姻生活。

就在教堂上方 30 公尺處如今種著高麗菜的平台，是她 30 幾年前的夫家所在。那時為了迎娶幸子，他們付出一定的聘金，殺豬、請客、送禮（豬肉）等，幸子的婆婆四處向別人借錢來應付這場婚禮。婚禮圓滿結束了，但幸子的夫家卻因此而背負了債務。此時還沒嫁出去的小姑因為感受到家裡經濟情況的不好，認為一切都是嫁來的幸子所引發，因此對幸子有著深深的怨恨。她不斷在母親－－也就是幸子的婆婆耳邊言語，說幸子為家裡帶來了厄運，使得原本便對大媳婦較為偏心的婆婆更是對幸子有著不好的印象。而幸子的丈夫在婚後一年多，大女兒才四個月大時，入伍兩年當兵去了。幸子必須獨自照顧女兒，與婆婆一起工作，去山上背著木材、竹子等。「而她的大媳婦就指甲那麼長的在家裡」她說。

丈夫當兵的兩年，幸子形容自己的生活像是被虐待一樣。但是從小看到村子裡一些婦女的情況以及聽長輩聊天談論，使得她知道，嫁出去的女兒不應該再回到娘家來逃避或要求幫忙，這會使得村子裡的人到處議論紛紛，也讓父母面臨尷尬的處境。因此從小幸子便有一種個性，不論在外遭受什麼困難或打擊，她也不會回家向父母訴苦。

但父母親還是知道了幸子的處境，原因不出意外地依舊是鄰居的閒聊。疼她的父親帶著氣憤的心情來到親家理論，由於丈夫還未退伍的關係，幸子的父親找到了婆婆，向她質問：「我的女兒從嫁來妳家，受什麼委屈、從來不會下來[40]跟我們訴苦，但是聽人家這樣子講，你為什麼要這樣虐待她？她雖然年紀小但是她很懂事，今天不是你兒子當兵她不守規矩，每天跟你一起出去工作的也是只有她一個而已，我們不是沒有眼睛看，沒有關係，如果妳不要我這個女兒，孫女留給你們女兒我帶走，當初你在我女兒身上花多少錢，我就一毛也不會給你少的退給你，我今天要把我的女兒帶走.....」。

父親不可抑制地說著，幸子的公公出面勸他不要那麼生氣，但身為幸子的父親還能怎麼樣呢？「我不是生氣，我的女兒那麼小就嫁到你們家，我很心疼，很不甘心呀.....」幸子重複著她父親當時說的這句話。

經歷過這次事件以及丈夫退伍返家後，幸子的生活暫時得以恢復正常，她的

[40] 指位於大禮教堂下方 30 公尺處的老家，在 1980 年遷村後因年久失修而今只剩水泥地基。

丈夫代替了父親，成了那個會保護她的人，這期間他們陸陸續續生了四個孩子中的三個。幾年後，因爲學校廢校的教育問題、政府興建房子輔導他們遷移至山下民樂社區，幸子和丈夫隨著部落裡其他人，一起搬遷至山下的新房子繼續生活。

搬下山的幸子依舊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他們在同一塊土地上蓋了兩棟彼此獨立卻又相鄰的房子，有著同一個庭院，以及共用一個門牌[41]。對幸子而言，或許是之前在加灣生活和台北工作的經驗，另一方面也因爲她仍舊可以跟生命中最重要角色的丈夫、小孩一起生活，離開山上搬遷至民樂社區並沒有多大的不捨與難過。她在天祥招待所[42]找了份服務生及清潔員的工作，那是她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刻，有相處融洽的同事和長官，不管有什麼煩惱，到了招待所她總可以忘記一切，帶給同事和客人歡樂；而她也利用休假時的空檔，至崇德的海鮮店做著同樣的工作貼補家用。除此之外，不同於部落中「今日事今日畢」、「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族人，幸子有濃厚的儲蓄保險概念。她將夫妻所賺的錢分別以對方的名字存入郵局定存、互助社[43]等，也幫小兒子（前三個是女兒）從出生起便存放保險教育基金。看著小孩子在自己的照養下長大，她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感，對幸子而言，這已是最大的幸福了。她是個稱職的老婆、媽媽、媳婦和服務生，而老公承包小型營建工程的順利與成就，也讓她與有榮焉。

> 「葉太太啊，為什麼每次你老公過來提前領薪水的時候，你不過來一起提呢？」工程公司的會計問到。
>
> 「你就是這樣太照顧家裡，太照顧小孩子了，你的時間都花在家裡，你老公在外面幹什麼你都不知道！」母親曾這樣提醒她。
>
> 「那不是你老公嗎？他怎麼喝醉酒被一個女孩子載走了？」海鮮店老闆娘這樣跟她說。

幸子的丈夫比起其他族人，有著頭腦清楚、反應快的特質，懂得如何與外面的人打交道，他結交了許多營造廠的老闆，並承包了大大小小的工程。接著，丈夫瞞著幸子在外與女子發生婚外情，公司會計的暗示、親朋好友的耳語，甚至當對方都已登堂入室向她拉保險時，三年多的時間幸子渾然不知。如今回想起來，暗示的話語只能徒增幸子的無奈與哀嘆，因爲她始終不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她沒有做錯任何事，對不起任何人，她不相信自己會遭受到這樣的對待。

幸子一如往常地在天祥招待所開心地與同事工作，並且領取了好幾個月的年終獎金及過年津貼。她打給婆婆，約好會搭哪一班客運從天祥下來，請婆婆在公車站搭上同一班車，並一起至花蓮市區看醫生、幫婆婆買藥、買衣服等。出門的婆婆撞見了自己的兒子與其他女人正在發生的事，她生氣、難過，但並沒有直接

---

[41] 當時居民對社區的新房子幾乎都會有所增建。他們在主體建築外加蓋一相鄰的房子，老人家住到旁邊擴建的屋子，主要的建築則由兒子居住。

[42] 招待所於 1994 年拆除重建，如今爲天祥晶華酒店。

[43] 互助社是那種只能存入不能提領的設計，若需用錢則是以借貸的方式向互助社借錢，如此的規劃是希望對部落居民強迫儲蓄並減少花費。

拆穿兒子或怒斥這樣的行爲，婆婆甚至在想，該不該告訴幸子這樣的事？

坐上車的婆婆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難過的流著眼淚。

「你幹嘛哭，你眼睛不好嗎？」

「你生病嗎？今天是我生病耶，你是太高興我幫你買衣服嗎？」

幸子一頭霧水，一直安慰婆婆不要哭，甚至還跟婆婆開玩笑，但婆婆依舊不說，只是淡淡的陪幸子走完市區的行程，然後在回程的車上眼淚直流。

那時幸子正好放假三天，她有一個習慣，會在放假的那天，把家裡整理過一遍，用的很乾淨，然後將門反鎖，鞋子收進室內讓人以爲她不在家，便可在家裡好好地休息一整天。隔天一早，當丈夫一晚徹夜未歸，而幸子獨自在屋內睡覺時，婆婆走了進來，把幸子搖醒，決定告訴她這件事。

「媳婦啊，有一件事要跟妳講，請妳不要嚇一跳...」

「什麼事？」

「是這樣.....」

「什麼？你再說一次！」

婆婆重新再說了一次。

「怎麼會這樣？」幸子楞在那，不知發呆了多久，然後哭了出來。

「我沒有出去哭，就在屋內哭，哭很久，婆婆抱著我叫我不要哭，但是我還是一直哭，抱著棉被一直哭.....」

●

將衣架套進衣服，幸子把洗好的衣褲晾在用竹子搭起的曬衣竿上，進到屋內整理環境，做著她最喜歡做的工作－－家事。

室內其實還算乾淨。地在早上已經打掃過了，但一些雞仍舊從門縫、窗戶等跑進屋內而使得地上多了一些雞屎和風吹進來的枯葉等，因此幸子拿起掃把再掃一次。

她從屋內最深處的水泥台階開始打掃起。這高起來的台階曾是教堂的講台，牧師在這堆砌出的高度上，向底下坐著的信徒傳道。如今木製的講桌和長板凳早已不見蹤影，信徒們和牧師搬遷至民樂社區，屋內只剩這講台和另一面水泥牆壁上掛著的「In Memory Of Mrs. Barnes」[44]木牌讓人嗅出宗教曾存在過的痕跡。台階的上方靠近天花板的地方，一根孟宗竹橫梗在兩邊的窗戶上，掛著Buya已清洗並晾乾過的衣服，下雨時，這五公尺長的竹子也成爲室內的曬衣竿。台階的左

[44] 木牌中的Mrs. Barnes，據幸子說並非是來這傳教佈道過的牧師，而是當初其他教會的牧師到教堂參訪時，送給教會掛上去的。

側堆放了預備用的瓦斯筒、鍋具、碗筷、醬油、香油等廚房用品和調味料，另一側的地上則風乾散落著即將要下種的蕗蕎。

屋頂的天花板是一片片類似隔音牆，有著細小圓孔的石膏板拼裝而成，在當時應該是頗爲先進的材質。天花板的兩側與地面呈水平，中間部分則彷彿被上面尖聳的屋頂拉起一般，朝天空突起。幾片板子因爲滲水的關係，已經老化腐蝕並有著從淺黃到深褐色的水漬。在教堂兩側的門邊，一側是單口快速爐的活動流理台，這是幸子清掃的重點，因爲底下總是容易散佈著炒菜時的碎屑；另一邊則擺著一個 42 加侖的大鐵桶，上面除了一些香菇、麵條、麵輪等乾貨外，還有一個雜貨店常見裝糖果的塑膠盒，裡面是女兒知道幸子腸胃不好，買給她的有助消化、排毒的酵素粉。整個室內的「大型家具」，除了這兩樣外，就剩之前所提的低矮飯桌和異常寬大的木「床」了。由於室內物品簡單的可憐（除了木床底下擺滿的各式農用工具和飼料），因此幸子打掃起來並不費力。她熟練地將細小瑣碎的「垃圾」往大門掃去，把早餐坐的椅子堆疊起來，然後跳上床擦拭雞所留下的腳印，並將枕頭和棉被重新折疊整理好。做著這些事的同時，她仍跟著木床上收音機所播出的國台語音樂哼唱。她喜歡這樣做家事聽音樂的感覺，這讓她覺得好像可以忘記些什麼，同時間卻又想起些什麼。

「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電台宣導著行車安全。

「在山上可以盡量喝，因為山上沒有車不會車禍。」幸子說。

屋內看得出歷史的水泥牆壁上，除了無數深淺不一的污痕外，竟有著 4 個當時建造時便已嵌入的電源插座和開關，在這沒有電力到達的地方，顯得格外突兀。原來當初建造教堂時，居民曾預期會有電力通達的一天，於是做了這樣的插座。誰知道日後電沒有來，而部落的人卻下去了。

幸子不習慣太亮的夜晚，只有幾次會接上發電機讓上方垂掛著的日光燈發出難得的亮光，其中主要原因是當兒時玩伴－－美麗和夏蘭[45]上來整理土地時，他們會開燈打上幾圈麻將。

他們打的是 16 張麻將，固定的牌友除了幸子、Buya以及長時間待在山上的幸子表弟－－Hogan[46]（32 歲）外，就是這些偶爾上山的朋友了。勝負的判決一樣是胡牌或自摸，但他們不以金錢當作籌碼，因此花色和台數很少也沒有必要去算，遊戲的目的只是必須有一個贏家出現，然後其他三家都是輸家，必須眼睜睜看著贏家獨享戰利品－－一杯酒。大部分的酒是由「招賭」的人所提供，有時是啤酒，有時是高粱，更多的時候是山上常見的米酒，完全視當時有什麼而決定。

[45] 夏蘭是幸子以往在大禮的鄰居，在山上有一塊土地，偶爾會上來除草整理；美麗則是夏蘭的弟妹，銅門人，偶爾也會與丈夫（夏蘭的弟弟）上來整理已辦休耕的土地。上山時他們都住在教堂上方的老家，午餐和晚餐會帶著幾盤炒好的菜或飯到幸子這一起食用。

[46] 曾是職業軍人，後來不習慣軍中勾心鬥角和上級壓榨下級的生活，以及職場和社區的環境，而待在山上。主要在山上養雞、種菜、幫父親管裡的流籠頭運輸等，偶爾會做背負重物、協助高山避難木屋興建的零工。

若是自摸的話，酒則會比單純的胡牌再多一些。有時他們會玩著沒有戰利品的麻將，不過總是顯得意興闌珊，而過程中如果酒已經喝完，遊戲也會在接下來的幾輪草草結束。Buya玩牌時顯得特別專注，不多話，和總是唱著暗示性歌曲[47]的幸子呈現明顯的不同，而結果常常是Buya或Hogan喝了最多的酒。不過幸子並不以爲意，她還是喜歡大家一起打麻將的感覺。

幸子把收音機關掉，在床上躺了一會後，走出去看看 Buya 的工作情況。她總是不放心 Buya 的工作內容，因爲 Buya 常常一股腦地悶頭去做，沒有像幸子想到材料充足與否、事後的使用方式、細部規劃等，因此每當 Buya 工作時，幸子總是得不定時的查看，深怕那個地方弄錯了，就會使工作的成果與她的計畫有著極大的落差。此時幸子發現 Buya 把支撐圍網用的鋼筋立在錯誤的位置，不僅使得已不夠的圍網更加捉襟見肘，也讓規劃中的菜田被劃分進去。因此幸子重新跟他解釋了一番，並向 Buya 說明她要的雞舍門位置和開關方式。Buya 沒說什麼，悻悻然地拔起鋼筋照著幸子的意思修改。

看著 Buya 重新立了幾根鋼筋後，幸子轉身進入屋內，戴起斗笠並用棉布熟練的包起兩頰後頸，套上防曬用的工作衣袖，將蕗蕎放入自製的塑膠簍子裡繫在腰間，往灑藥除草過的邊坡走去。

「她好忙喔，這麼勤勞，做這麼多事，都是因為你來要表演給你看的。」Buya 這樣對我說。

●

「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你對我有什麼不滿意，你就直接說啊。這個家你有幫小孩子洗過澡，進廚房煮過菜嗎？我這個太太做的怎樣，還不夠為你犧牲嗎？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沒有關係，我們離婚，你不喜歡就離婚嘛，你也不用這樣糟蹋我……」。丈夫沒有說什麼，走了出去。

事情爆發後幸子雖然覺得難堪，但離婚的念頭卻也只是在心中淡淡掠過，畢竟她還有四個小孩，對孩子的責任、認爲自己不應該回到娘家求助，加上公婆、小姑和同事的勸說，使得幸子繼續維繫著這段婚姻。

「你就是這樣太照顧家裡，什麼事你都用的好好的，讓你老公沒有後顧之憂，他才會在外面搞東搞西……你就不要工作了，待在家裡不要管事，讓你老公自己去煩惱……」

「可是我不工作怎麼行？郵局還有定額定存的錢要繳，還有小孩子的保險基金，我沒有工作就沒有錢可以付了啊…」

「你就不要管，讓你老公去操心好了」

幸子辭掉在天祥招待所的工作。雖說是要回家當少奶奶，但不習慣無所事事

[47] 如等不到想要的牌時，幸子會唱：「等啊等啊望啊望…」。

的生活，又必須繳納定存保險，幸子還是在社區台八線的馬路邊，白天賣起了挫冰，晚上則擺起麵攤。

老公則是繼續在外面與對方糾纏，甚至將女子帶回家中和幸子吵架。公公和小姑見家裡情況愈來愈混亂、不安寧，拿了一大筆錢載著幸子至花蓮火車站，請幸子離開至台北，找個地方睡覺，暫時不要回來。他們希望讓幸子的老公看看沒有她的話，這家裡會是怎麼樣子。而早已陷入混亂，不知如何解決家裡困境的幸子雖然百般無奈、不捨、疑惑與難過，但她還是順著他們的建議，坐上往台北的火車。

「我要去哪裡？我到底要去哪裡？」一路上她不停地這樣問自己。窗外風景由熟悉變爲陌生，十幾年前坐在國光號上的心情隱然浮現，只是更加地茫然與無助。她不知要去哪裡？沒有人安慰她、帶著她，不知道這樣的離去是否會讓問題解決，未來變好？以爲自己已經著了根，一再妥協讓步的結果卻是必須在這監禁又不知目的地的火車上。「我要去哪裡？我到底要去哪裡？」忐忑的心情一直到了台北，提著裝了錢的大皮箱，一個人的幸子出站時已淚流滿面，小時候幫傭的地方無從找起，整個台北對她而言全然是個陌生的環境，根本不知有哪裡可以落腳。路上擁擠的人群掛著和家鄉不一樣的臉孔，車站外則是快速流轉的馬路與街道；耳中傳來不熟悉的對話和車站播報聲，但沒有一個人能給她答案，更多的人群帶來的是更大的恐懼，計程車司機的詢問也只是讓她更加地迷茫。於是幸子躲回車站，打電話給遠在花蓮太魯閣的小姑。

「你先找個旅社睡覺，『旅社』兩個字你會看嗎？」

「我看得懂……」

但她擔心的卻是小孩子現在在幹嘛，放學了有人煮菜給他們吃嗎？那個還沒入學的最小兒子有人幫他洗澡嗎？他們的衣服沒人洗怎麼辦？明天早上誰要給他們零用錢？她煩惱這些每天做的工作，要照顧的人，根本無心在此多待一秒鐘。她掛上電話，「連天橋都沒有過」，回頭搭上往花蓮的火車。

「你不要回家裡讓丈夫看到你，你一定要離開，再坐火車回去…」「我要回哪裡？我才剛坐火車回來而已」。公公和小姑接到通知到火車站找她。但他們還是認爲幸子必須離開一陣子，才能使家裡情況有所改變。幸子並非不願意配合，只是她放不下小孩，也找不到人可以投靠，「我要去哪裡？」成了「我能去哪裡？」。最後她想起了楊梅做汽車輪圈的表哥，在小姑答應會好好照顧小孩後，幸子在這一天內，第二度坐上往台北的火車。於表姊的指導下，到了台北車站換搭往新竹的國光號，然後拿著楊梅的住址給計程車司機。

「你是原住民喔？」司機問。

「對啊，怎麼樣？」

「你不怕嗎？」

「我怕什麼？我長的不怎麼樣，身上也沒有錢，你想把我怎麼樣？你把我賣掉人家也不要我。」

「我看妳是原住民，你那麼有膽子叫我一個人載妳，妳知道妳要去的地方路很遠嗎？」

「你就把我載到那邊，然後放我下來就好了…」

從台北到表哥家的路上，陌生的環境和言詞總讓幸子恐懼不安。好幾次她告訴自己，如果最後找不到地方或發生了什麼事，她就這樣死掉或自殺算了。「天公疼憨人」幸子說，最後她還是順利到了楊梅表哥那兒。

儘管老公兩天後在姨丈等人的陪同下，親自開車到楊梅接回幸子，幸子的丈夫依舊無法切斷與女人的關係。當他在外發生不快時，也總是會將怒氣轉往幸子身上發，好像是幸子造成這樣處境似的。他曾經在某次返家後，拿起幸子非常喜歡，用來插花的日本酒瓶朝幸子砸去（第一次砸煙灰缸並沒砸中），嚴重到幸子被公公送醫檢查後，有輕微的腦震盪；他曾經像發了狂似的，騎著機車朝幸子急衝而去，這些事幸子都並未向家人訴苦，但一如以往地經由口語傳到同一社區的父親耳中，他生氣地到對方家，掐住女婿的脖子，將他架到牆上，就像之前對親家同樣的質問，問他爲何要如此對待他的女兒。

這些事件後，幸子終於對「離婚」有了堅定的打算，「我不離婚他總有一天會把我打死，我怎麼死的都不知道」，然而丈夫依舊不答應，因爲對他而言，這彷彿宣告他是個失敗的男人，這讓他難以在眾人面前抬起頭，雖然他已對幸子和這個家沒有感情和責任感，但他仍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個失敗的男人。

事發後幸子坐計程車到對方女孩子位於榕樹村的部落理論，她氣憤地出手打了對方（雖然認錯人而誤打了她妹妹），並扯著對方頭髮要將她帶到社區中來理論。後來在村長的見證調解下，對方答應不再和幸子老公往來，而公公也替自己的兒子求情，請幸子不要離婚，再給他兒子一次機會。「這個家不能沒有你。你走了孩子怎麼辦？我們年紀大了無法照顧小孩了…」

幸子再次的妥協。她跟著老公，開始做起小包的工程。

●

「幾點了？阿亮。」邊坡上的幸子向我詢問。

「快 12 點了。」我大聲地說。同時間我看著幸子和 Buya 手腕上沒有手錶的身影。

「時間差不多了，我要去弄飯菜了。剩下的下午再種。阿亮，你不要再煮麵了，我看你很可憐，都一直吃麵，那個很容易餓，中午你不要再煮了，跟我們一起吃吧。」

「嗯。」

她將早上的那鍋滷肉加熱，用自己種的蕃茄炒了蛋，並倒上一盤醬油醃製的山胡椒。這樣的菜量夠他們吃到晚上了，傍晚時只要簡單的熱一熱，一天三餐對他們而言，總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與金錢準備。

幸子煮好菜，叫 Buya 休息進來吃飯。但 Buya 仍繼續地做著，過了一會兒，直到雞舍的門完成後，他才帶著工具，緩慢地邁著步伐走進屋內。「好熱，太陽好大，以前山上沒有那麼熱，現在天氣怎麼那麼奇怪...」。他把帽子脫下，拿起綁在腰間的衣服擦拭著臉上和身上的汗，然後拿起碗喝了杯水後盛飯吃了起來。幸子說她吃不下，叫我先吃，當客人來時，她總是習慣等所有人吃飽再將剩下的菜收拾乾淨。她走到門外看 Buya 剛完成的雞舍。住附近的 Hogan 和他媽媽（與幸子的爸爸是表兄妹）吃飽飯也走了過來。Hogan 前陣子正替自家幾十年歷史的雞舍主體完成重建工作，屋頂是鐵皮，其他部分則仍舊是木頭，在支柱下塗抹了柏油防止腐爛。重建後的雞舍縱深更深也更爲堅固，內部多了許多讓母雞孵蛋的空間。現在他過來看看 Buya 他們所搭建的雞舍，但並沒有一起幫忙。

Hogan 的媽媽請幸子和 Buya 晚上到家裡吃雞酒，因爲整個上午她已將蕗蕎都種下去了，心情很輕鬆高興，要殺隻雞來吃。「那我們再帶幾盤菜和米酒過去。」幸子說。幾個禮拜前 Hogan 在苗栗的姊姊決定將大禮的部分土地賣給國家公園，而他媽媽陪著鑑價人員清點完補償的地上物後，也煮了一鍋雞酒，除了招待鑑價人員，也像完成了一件重要事般的犒賞自己。在這裡，若是爲了慶祝或開心而殺雞煮了雞酒，總是會請另一戶的人家一起來吃。

兩隻火雞沒有動靜地躺在地上，幸子請 Buya 過來看，確定他們都已死掉。Buya 說他前幾天看到兩隻火雞脖子搖搖晃晃，一副全身無力的樣子，於是昨天餵食他們山下買的感冒藥，怎知道最後還是死掉。Buya 向我表演雞搖晃的樣子，幸子無奈又氣憤地罵著他不該亂餵雞吃藥。

我看了看牆上的鐘，指出的時間是 3:27，而且錶面上的針始終一直維持著一種獨特而非正常的速度在走，我永遠不知道它現在是快幾分鐘或慢幾小時。「時鐘壞了，不是沒電，我換過電池了，它還是一直走，但是走了走了就是會亂掉，我後來乾脆就不管它了，反正也沒在看。」「那你怎麼知道時間呢？」「反正天亮了就起來，吃完飯就工作，工作累了休息，餓了就吃飯啊。」幸子走進屋內拿出碗筷輕鬆地說著。此時 Buya 在旁邊立定起來，兩腳併攏，低著頭手指著靠在一起的腳，帶著點酒意和還算良好的國語說：「我工作的時候，如果有太陽的話只要看下面的影子就行了，影子沒有的時候，就是中午了。」聽著他們敘述的同時，我想著早上調整手錶時間的意義。

飯後，Buya 依慣例去餵食他的兩隻心愛寶貝，幸子則將碗筷拿去浴盆中準備晚上一起清洗。

「Hogan 還這麼年輕就待在山上實在很可惜，他應該出去工作賺錢、結婚生小孩，年輕人應該出去闖一闖，不應該在這裡...他們父母也拿他沒辦法.....」

「你不希望兒子回來留在山上嗎？」我問。

「要看回來山上是要幹什麼。做農太辛苦了，年輕人應該要出去賺錢，我這裡的地有一塊絕對不會賣要留給他，錢我沒有，但至少會留一塊地，現在我在山上就是要整理和拿到這塊地，以後要幹嘛就是看他，至少我這個作母親的沒有對不起小孩了…」

最小的兒子是幸子目前最放不下心的小孩。他同居的女友已懷孕幾個月了，幸子一直計畫著結婚方面的事情，Buya 則完全不想參與。一個多月前幸子請在三重做捷運工的兒子趕緊回來，一起至秀林對方家中提親。那時她在對方和自家各殺了一隻豬，宴請雙方家中的主要成員，因爲幸子相信男女雙方若未結婚而發生關係，必須殺豬避免厄運的降臨。但（未過門）媳婦日漸隆起的小腹，使得結婚儀式必須等到孩子出世後再舉行。偶然的算命經驗讓她對預測命運的事感到好奇，她常懷疑是否名字不好使得自己命運如此多劫，也一直替將出世的孫子尋找一個好（命）的名字。

天氣熱，原本四散在外的雞都已跑回雞舍躲避正午的太陽。幸子將雞舍的門關了起來，回到木床上休息，從以前她就有著睡午覺的習慣。但 Buya 則是隨性，有時到別戶那用餐，只要有酒往往可以待上個半天。不過現在的他看來顯得無聊且有點疲憊，他抱著 Bilaq 上床，離幸子約一公尺半的距離，躺平睡著。

我成了無事可作的人，於是組合起昨晚幸子找出來的帳棚，這帳棚是以前的遊客留給她的，幸子知道我睡覺時不習慣被熱情的 Bilaq 和 Barvi 給簇擁包圍，因此特意找出這帳棚，讓我可以安心的在裡面睡覺、「**做功課**」。

●

這三年多丈夫悠遊兩人之間而沒被察覺的日子，也是幸子身體最虛弱、承受許多莫名病痛，常常需至醫院報到的時期。白血球過高、胃潰瘍、心臟方面等的疾病，整整困擾了她好幾年。事後回想起來，她相信是丈夫在外面與其他女子有了關係後，再回來動她的身體所引起。

由於老公手上工程頗多，幸子成了老公的分身，帶著一群工人從北花蓮、奇美甚至是屏東，四處做著丈夫承攬的工程，老公則在另一地監工。這給了老公又一次婚外情的機會。丈夫在某日帶了女子至屏東向幸子索取工程餘額，說是要支付其他款項。但幸子不再相信。她堅持不在工程未完成前將錢交給丈夫，這使得丈夫勃然大怒，拿起玻璃杯等物品丟向她並作勢毆打，完全無視現場其他工人。幸虧力挺幸子的工人出面保護，最後她並未讓丈夫將錢帶走，卻也因此受了輕傷。

在工人的建議下，幸子和他們到海邊散心解悶。望著整片大海，幸子不解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對不起任何人，爲何一再遭受背叛及爭吵？她不知道「老天爺」要她這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也找不到方法改變現況的一切。她走到人跡罕至，一塊突出於岸邊的大石頭上，趁著其他人不注意時，一躍而下。

「幹！要跳也不會走遠一點，賣吼吻看到…」兩名釣客發現將幸子救起，是

她口中從小就有緣的台灣人。怎麼被救起的她根本想不起來，只記得當醒來睜開眼時，對方向她說了這句話。

從花蓮趕到屏東，大女兒的探視讓幸子找到了活著的意義，「媽媽，你不要難過，不要想不開，我們四個小孩都會支持你...」她決定不再自殺，只希望此生盡最大的努力讓小孩子受到照顧、好好成長。如果這段婚姻還有意義，那就是她要給孩子一個完整，有母親的家庭。

在外做工程的期間，曾有好幾個男生或者是憐惜，或者喜歡幸子堅毅活潑的特質，租車行老闆甚至是爲她看病的醫生都對幸子表示好感，想要追求。但幸子從不考慮，因爲她相信，一旦不守規範在外面「亂玩」，和不應該在一起的人玩樂，那她的兒女將會受到詛咒，她簡直不能想像因爲自私的享樂，而讓子孫承受她所帶來的報應，這讓她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因此她一直謹守著自己的分際，也從沒有讓公婆或部落裡的其他人說話過。

直到 Buya 出現。

Buya 是一位熱心、憨厚不多話卻做事認真的人。因爲家庭窮困，年輕時被賣至部落中一位富有女性－－1910 年代出生，大他近 20 歲，在日本文化教育下長大的 Taroko 族人－－家中作長工，幾年後與對方結婚。Buya 知道自己在這場交換中的身分，爲了表示對老婆的忠誠，他在手腕上刺上了老婆的日本名字。

二十幾年的打拼，加上老婆經濟上的支持，Buya 成了一位擁有工程車輛與機械的管理者。當工程有所需要，工頭會向他調派車輛，也因此他總是會出現在一些工地的現場，他喜歡買啤酒請工人們一起共飲，幸子和她的丈夫因此也認識了他。

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Buya 似乎常常將目光停留在幸子身上，幸子雖然不知情也沒與他往來，但這樣的耳語經過他人的敘說已沸沸揚揚。流言傳到了 Buya 老婆耳裡，她跑到幸子家向幸子的公公婆婆訴說，一時間幸子成了不規矩的女人，從一個婚姻受害者變成不守婦道的人，「原來妳自己在外面也是這樣...」，社區中的人對她議論紛紛，公婆指責她將爲家裡帶來厄運，她覺得所有人對她的眼光已經不同。幸子覺得自己成了一個在家裡無立錐之地，在社區裡也不被認可的人。

當知道已無法繼續待在這個家中時，幸子決定要離開這個家了。她開始暗地裡向朋友借錢，總共借了十萬，其中五萬存在四嫂名下，託她照顧自己的小孩，另外五萬則是預備離家後的先期支出。一切安排妥當，是澄清也是報復，她前往 Buya 家，向對方老婆理論。

事情的演變彷彿小時候與丈夫因流言而結婚的事件一般－－不幸地，事情遠比當初更爲嚴重。15 歲的女孩子已是 30 歲的人妻，丟石頭的動作成了言語的威脅，從丈夫變爲比自己媽媽還要年長的 Buya 老婆。而結果，同樣是離開原來的家庭。

「...我跟你老公沒有關係、沒有瓜葛，妳竟然跑到我婆婆那邊這樣說我的

事，讓我在那沒有辦法生存，好，沒有關係，這個老公是你給我的，妳不要後悔，我要把他帶走就一定會把他帶走...」

她繼續轉身向 Buya 說：「現在妳老婆跑到我家裡這樣子鬧，讓我沒有辦法生存.....你如果今天不跟我走沒有關係，明天報紙登出無名女屍就是我，我會讓你們全家人不得安寧...」

她在太魯閣叫了輛計程車，包車到了台北，卻不知該落腳何處，最後請司機載至淡水。在學校附近幸子租了間木板隔間的雅房，旁邊住著小她十歲，叫她姊姊的大學生。不知能做什麼，她整天到海邊閒晃，那景象帶來的卻總是迷茫。回到房間後嘴巴始終叼著未點燃的煙，一罐米酒她強迫自己喝了三天才喝完。隔壁的女學生們知道她心情不好，總是請她過來一起聊天。然後她買了一台小電視，開始看起當時只有三台的電視節目。而 Buya 在幾天後，放棄太魯閣的事業與家庭，北上和她相見。

●

幸子已起床在邊坡上種著蕗蕎。這是她從小時候到現在山上常吃到的食物，葉子像蔥，根部像蒜，但味道卻比較像洋蔥一樣稍微刺激嗆鼻。大部分的時候幸子將蕗蕎直接洗淨沾上混著山胡椒的醬油生吃，偶爾也會放在瓶罐裡醃製過食用。自從平地開始流行所謂的風味餐，並傳出蕗蕎是健康食品，有排毒減肥的效果後，他們便開始大量種植。這是幸子除了雞和箭筍外，另一個會拿下山去販售換取金錢的農產品了。主要是賣給認識的餐廳業者，其餘的則拿至山下部落或社區中販售。幸子總是很自豪有辦法找到管道賣給大量進貨的餐廳業者，不用像其他幾戶必須在社區中或路旁一袋 50 元的零賣。今年的蕗蕎讓她有三萬多塊的進帳，這超乎了她的預期，因此在這片剛整好的土地上，沒有像其他幾戶先種短期可採收的甘藍或包心結球之類的菜種，她優先種下明年春天才能採收的蕗蕎。

Buya 將雞舍的門打開，不懂得從缺口出來的雞全都跑了出來，幾隻雞跑到幸子旁邊用嘴和爪子翻弄著土，她害怕這些雞會將剛入土的蕗蕎翻出，不時的驅趕著牠們，一方面她也生氣地罵著 Buya，但雞已無法被趕進雞舍，且圍網本就仍有缺口未補足，因此幸子也只能讓這樣的情況繼續，而 Buya 依舊悻悻然地走進屋內準備下午的工作。

Buya 拿起除草機，倒入柴油。他要去幫夏蘭的土地除草，因爲對方給他一天一千五的工資，請 Buya 幫忙整理那片已雜草叢生的土地。前一天下午的一場雨讓 Buya 只做了半天，因此今天下午他要繼續做著昨天下午的進度。只要不喝酒的話，一旦 Buya 拿起工具開始工作，他總是會做到一定的進度才會休息回家。但另一方面，整個工作並沒有明確的期限，進度會因爲很多天然（下雨、颱風等）或人爲因素（酒醉、下山、生病等）往後延，Buya 很少會在事發後的隔天加把

勁補足，換句話說，落後的進度並不會加快他除草的速度；一切視他何時完成，並向對方申請幾天的工資。

眼前幸子種菜的土地、居住的教會以及教會後雞舍的範圍，屬於過世的二哥所有，由他的小孩共同繼承。幸子從立霧山回到大禮後，經過外甥們的同意，暫時居住在這發展。簡單的幾樣「家具」，沒有其他幾戶專用的廚房和烤火用地，甚至連洗澡也是在唯一流著水的浴盆旁露天進行，雞舍則是在教會後面以往廁所的水泥地基蓋上棚布而成，這一切似乎說明了這只是個暫時的居所，卻也是如今花上最多時間居住的地方。

幸子站在邊坡上，彎著腰熟練地揮動著小鏟子，把土翻開後拿出竹簍中的蕗蕎放進去，視大小一次大約放進 3~6 個。接著將鏟子橫握，利用側邊水平的一面將翻起的土推下，再用鏟子底部壓實。一個動作循環不用一分鐘，然後繼續間隔約幾十公分翻土種植。幸子見我在邊坡上無事可做的樣子，請我下去隨便拿個東西驅趕圍繞在一定距離旁翻土的雞。我拿著竹掃把揮舞，也撿起小石子往遠處翻土的雞丟過去。

受不了炙人的陽光，我回到屋內休息。走到教堂外時，望了望在太陽底下顯得有點冷清的山坡，然後轉身看著眼前的建築。門口上方經歷時空洗鍊，釘在那已經好幾十個年頭的「禮拜堂」三個字吸引了目光，那不是一般常見的標楷體，而比較像是一種象形書法，因爲「禮」的部首看起來像是「犬部」，而右側的豊則像是一隻坐著的狐狸。但對他們而言，這三個字或許不如上方那比它本身更具象徵意義的符號來的更具有力量吧－－垂直交叉的兩根木條高聳其上，目空一切的鶩自矗立著。在它後面是兩側向中央突起的屋頂，木製的屋樑鋪上了日式風格的黑色圓拱型瓦片，兩側的一端是混揉了閩南以及日式屋脊常可見的趨吉避凶圖騰，又像西方中古世紀某個雕刻的屋頂裝飾。灰白地衣和慘綠的苔蘚像是吸取這座建築的歷史方能存活般的，在已顯粗陋的外牆上蔓延；幾個不知原因產生的裂縫與凹痕，彷彿吸進了幾世紀的黑暗般凹陷，讓我有與〈花樣年華〉最後一幕，想往洞裡望進去的深深渴望。錐形的窗戶使得這座建築更加立體，牛奶白和蛋黃色的玻璃在木條的安排下表現出十字圖形；無奈幾處以木片遮掩或破了未補的空缺，卻讓留下的褪色玻璃看起來像是就地取材的隨意拼湊。與窗戶下方切齊的壁身鋪上毛毛小小的洗石子，讓人極不協調的想起慈濟的建築外觀。教堂前方立了兩個與窗戶同樣形狀的三角水泥柱，像是鳥居似的鎮守著台階的起點。沿著台階而下是以往花圃的所在...。

Buya 醉醺醺地回來。原來是遇到雇他除草的夏蘭老公，以及要到大同的族人。他們在流籠頭那兒喝了酒，回來時走路已經搖搖晃晃，滿臉潮紅。他走到邊坡上，向幸子喊餓，請她上來煮飯。幸子看了看天色，以及簍子裡的蕗蕎，不耐煩地回答太陽還那麼大，且晚餐要去 Hogan 那兒吃雞酒，所以不準備煮了。Buya 覺得有點自討無趣，走進屋內將幾天前採的竹筍剝皮放入滾水中，把佛手瓜和掛著的香腸拿下來切片，放在桌上好像等著幸子回來處理似的，然後走到雞舍，一會兒用手搖盪著早上的鋼筋是否牢靠，一會兒走進雞舍的棚架下看飼料和水盆的

情形。這一切動作都在眼神呆滯伴隨著踉蹌的腳步完成。

竹簍裡的蕗蕎沒了，幸子終於完成這幾天的工作。她走上來，問我幾點了，然後看著鍋子裡正在煮的竹筍和桌上凌亂的菜餚，一邊善後一邊氣沖沖地罵著Buya。

「你不是我老公，你沒望啊.....答應人家的事情，就要幫人家做好，哪有人像你這樣做半天休息一天的，你不要跟人家拿工錢了...」

「你怎麼會請到這樣的工人，比你還早下班，四點多就下來說肚子餓了叫我煮菜，你以後不要叫他幫忙了...」幸子轉身向喝了酒正準備離開的夏蘭老公說。他沒說什麼，一副不在意又彷彿理虧似的走出去。

躺在床上的Buya抱怨為何要讓他這麼累？他已經老了，不想再工作了。上禮拜他才因此和幸子鬧脾氣，因為幸子下山辦事情，留他一人在山上工作。他沒做什麼事，只是整天到鄰居那喝酒，訴說著幸子給他那麼多的工作，而他Baki[48]有那麼多小孩，卻只會叫他去立霧山幫忙除草開路。那時幸子聽到鄰居打電話來告知，整晚又氣又難過地睡不著，隔天趕緊辦完事上山。如今同樣的爭執又要重演。

「為什麼你那麼不喜歡工作？跟我爸爸差那麼多，我爸爸那麼老了，還是一直在山上作事情，在他的土地上工作，你怎麼那麼懶惰？...好！你說你不要工作，那我叫你下山去辦事情，你又說你不會，我下去辦，你又在上面鬧脾氣喝酒不做事，你到底是想怎樣？巴達岡[49]的土地我花了多少時間金錢才能拿到，你什麼都不管，你有幫過我什麼嗎？現在雞在這邊，你跟我下去了誰要照顧？我下去幫你買煙、買酒、買肉上來，你如果不工作那你就整天喝酒喝到死算了，拜託你死乾脆一點，不要拖在那邊那麼久，還要我照顧你，花那麼多錢...」

「我那麼努力幹什麼？那些小孩是姓葉不姓江[50]，我為什麼要那麼拼命？我的土地不要給他們，我已經老了，我不要那麼累，不想再工作了...」

「我早就跟你說過孩子是我最重要的，我跟你在一起也是為了我的小孩，你現在有可能叫我不去管那些小孩，不替他們想嗎？上次我去台北幫忙顧外孫一個禮拜，你就聽那個姓葉的[51]講，懷疑我是去跟其他男生亂搞.....我女兒的婆婆生病住院，我去基隆幫忙看小孩都不行嗎？好，那我以後都不下去，待在山上事情都你去辦，你會辦嗎？.....」

「...你不要想那麼多事情給我那麼多工作，我已經老了，我賺那麼多錢幹

[48] 太魯閣語「長輩」的意思，指幸子的父親。

[49] 巴達岡位在大禮對岸的山腰上，於日據時期已被遷移至平地，Buya的父母是巴達岡人，幸子向鄉公所申請土地測量及過戶手續，將於會勘後取得土地權狀。

[50] Buya無法生育，沒有小孩。

[51] 幸子前夫的哥哥，現仍長住在大禮山上。

嘛，你會把我的錢拿去給你的小孩用...」

「你這麼不相信我，那你的事情、你的錢都給你管好了..... 上次你找外甥女來查帳，懷疑我把你的錢用給我小孩，結果呢？我有動你的錢嗎？你不管我的小孩，我總要管，我對不起他們，我會活到現在就是因為小孩子，我不放心他們，到我死之前都一定會替小孩子想...」

Buya 依舊沒什麼回應似地採取消極的抵抗，他很少回嘴，只是喃喃地重複說著自己不想工作了。十幾分鐘後，這番「爭執」有了結果，幸子決定明天起讓 Buya 下山放五天假，得到他所謂的「休息」。

然後她走至新建好的涼亭下坐著，看著眼前好幾十年的熟悉景象。

●

幸子和 Buya 在台北做起熟悉的工程，只不過已從小包變成工地的板模工、捆工、拔釘工和廚師。那時正好是台灣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營建業有許多的勞動工作。他們把握每一個機會，幾乎整個月都「滿工」，板橋、泰山、林口都有他們工作過的足跡。Buya 是所謂的工地師父，而幸子負責拔釘以及炒菜給工人吃。一天的薪資兩個人將近五千，一個月下來賺個八九萬是常有的事。

兩年多的日子幸子始終想念著小孩。她常獨自一個人走在傍晚疏洪道的堤防上，想念著這個時刻小孩子放學了正在做什麼；得知小孩子生病受傷，她會包計程車甚至坐飛機回去只為帶小孩子看醫生，然後睡在花蓮市；當兒女思念母親，幸子會跟他們約在台北的火車站見面，一起逛街，一起分享著彼此的心情。不同於幾年來的病痛纏身，這幾年是幸子身體最好的時候，她認為是老天爺和孩子冥冥之中給予力量幫助她，支持她。這段期間幸子和 Buya 存了不少錢，她利用這些賺來的錢償還了當初借的十萬塊，而每個月也都固定匯款二萬五給四嫂，支出小孩子的學費和零用金。甚至當丈夫請徵信社找到他們，並向法院控告通姦時，是幸或不幸，18 萬元的易科罰金對他們而言已是可以支付的數字了。

「你不用套我的話，我把事情都跟你說，沒錯，我有和這個男的在一起，因為我的老公在外面玩女人不顧家，從來沒拿錢回家，沒有錢我要怎麼教育我的四個小孩子？為什麼我要離開花蓮來到台北？就是因為他容不下我，讓我沒辦法待在家裡.....今天外面生活要租房子、水電、吃飯，我還要給小孩子教育費，這個月錢如果不夠，我就跟這男的睡，他跟我睡一次我拿 3000 塊...」幸子坦率又氣憤地向做筆錄的警察說。

Buya 則死不承認。做完筆錄和簡易審訊已經接近中午，將近 10 個小時沒睡了。大女兒在幸子的通知下，和奶奶（幸子的婆婆）從花蓮來到板橋。

「奶奶，你看我媽媽這樣子，出去以後我不要姓葉了...」即將高中畢業的女

兒看到母親憔悴的樣子放聲哭了出來。

「不要銬我媳婦的手，她沒有做錯事，是我兒子不好，她是我最好的媳婦，是她養孩子的...」婆婆看到幸子被銬上手銬的一剎那，跪下去對警察說。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感受，無奈混雜著溫馨，這是幸子第一次感受到婆婆對她的肯定。

頻繁的出庭和爭訟讓不懂法律的他們緊張不安，生活徹底打亂。丈夫雖然控告通姦，卻不願意和幸子離婚。爲了解決多年的糾葛，幸子回到秀林租了房子，在同情她的檢察官建議之下，誘使丈夫在警察面前對她施暴，並於深夜包了計程車，確定丈夫與第三者在家同處一室後，帶著警察破門而入。兩項證據的支持，她終於訴請法院判准離婚。

離婚後的幸子仍不願回到娘家居住，她與從台北回來的Buya在民樂社區租房子，並找到蓋墳墓的工作。身爲嫁出去的女兒，幸子的父親當初並沒有要留土地給她，父親將土地分給五個男生，其中最小的兒子按慣例負責照顧父母，和他們同住，因此擁有老家也分得最大部分的土地[52]。而嫁出去的女兒屬於另一家，是不能將祖先的土地帶走的[53]。直到幸子和丈夫離婚，又尚未與Buya結婚時[54]，父親對她說：「妳現在沒有先生了，沒有辦法從先生那拿到土地，妳沒有土地以後怎麼辦？妳的小孩子不能沒有土地，地是我們的根，沒有土地就好像是流浪的人，也會讓人懶惰，這樣是不行的...」於是，趁著那時鄉公所的土地重測，父親將幸子納入他的戶口，將自己在立霧山新開墾的土地撥給幸子一部份，而大禮的地則堅決不給，因爲這是祖先的地，不能給女兒帶到別人家去。後來父親見所有小孩只剩幸子願意留在山上發展，在幸子的數度要求下，幾年後將大禮邊坡的一塊地分予幸子。

由於蓋墳墓所賺的錢總是不易留下，且身體又常出現莫名的疾病，他們決定上山開墾，一方面協助父親採收高麗菜，一方面整理父親給予的土地，準備申請權狀。直到族人因各種原因檢舉他們在立霧山「違建砍伐」的作爲後，他們回到大禮繼續尋找出路。

●

「可能上輩子欠他的，所以這輩子要這樣折磨我...」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用一種慣有的方式解讀自己的人生。

黃昏像一張薄膜似地淡淡吹著風，草地上兩隻狗不停地廝磨追逐。幸子在涼亭下訴說著過往種種回憶，我彷彿跟她分擔著某種共同哀愁似的東西，但那是什麼呢？

狗兒跑了過來，那雙做過女侍、清潔員、女工，蓋過墳墓、房子、各種工程，

---

[52] 若父親死後，母親也會分到家產的一部份，而這部分是要留給照顧她的小兒子。

[53] 幸子認爲也正因爲她是嫁出去的人，所以大同的人認爲她不應該回到這山上開墾，沒有權利擁有立霧山這塊有爭議的土地。

[54] 幸子和前夫在 1993 年離婚後，與Buya一直到 2003 年才公證結婚，之前一直是以同居的方式在民樂租房子，後來在秀林鄉公所附近，Buya的土地上搭起的「鐵皮木屋」居住。

戴過手銬，種過蕗蕎、玉米、青菜和養雞的手，如今正摸著 Barvi 毛茸茸的耳朵與身體。Hogan 的媽媽說雞酒煮好了，請我們過去吃。幸子將曬了一整天的玉米拉至屋簷下，用帆布蓋上。等到下雨天或飯後的空閒時間，或是與上來整理土地的姊妹淘坐在屋簷下聊天時，再用手或一字形起子將玉米粒剝下。幸子今天是沒時間處理這些了，她進到屋內，將 Buya 煮的竹筍炒上豬肉，並叫醒他一起過去。

Hogan 坐在自家的屋簷下，腳踩著使用了 10 幾年的ㄇ字簍，用手抽掉已斷裂或破損的藤枝，然後穿入在屋頂曬了好幾天的新藤。這些在平地已少見的藤簍是要讓母雞孵蛋用的。旁邊的矮桌擺著一大鍋的雞酒，以及高麗菜、山胡椒等幾盤青菜。Bravi 和 Bilaq 高興的在桌下四竄，低頭尋找掉落的食物。這裡一個月總會有 4、5 次這樣的「party」，以心情愉快的原因居多。天色漸黑，Hogan 打開發電機的引擎，將有著各樣電器插座的延長線接上，四周瞬時被日光燈照亮了起來。他把收聽中廣新聞網的廣播關掉，當時正播放各種物品（麵粉、沙拉油、石油等）漲價的消息。電視打開後，轉到四個無線頻道中，收訊較清楚的「民視」。此時播放晚間新聞，畫面中陳水扁總統在某個場合發表談話，Buya 見著大聲的說：「幹○○，王八蛋！騙肖ㄟ...」。其他人沒說什麼，好像各自都陶醉於手中那碗雞湯似的專心啃著雞肉，喝著濃濃酒味的湯，然後將吸允過的骨頭丟到地上，一旁立即蜂擁而上。他們臉上帶著輕鬆滿足的表情，配合偶爾的談話，這頓飯的節奏比起其他餐總是來的緩慢許多。

三戶人家[55]中的另一戶－－葉先生也來了，他是幸子前夫的大哥，也是幸子口中愛說他人閒話的「不好的人」。他曾經向Buya耳語，懷疑幸子下山是跟其他男人在一起，也曾經嫉妒幸子某季的玉米豐收，而奚落這些玉米如何的不好，不適合養雞等。

這裡每一戶人家都可以在私底下向我抱怨另一戶哪裡不好，有哪些令人討厭、自私自利的事情至少半個小時以上，聽完抱怨的我總以為他們有著什麼深仇大恨或水火不容，但幾天之後我便發現，那些他們嘴裡多麼令人憎恨的對象，卻也是見面會寒暄幾句，一起坐下來聊天喝酒，吃飯打麻將做禮拜，或是在物品上互通有無的親友。當他／她忿忿不平地說著某人如何占他／她便宜或對其他人亂說他／她壞話的事時，隔幾天我又可以看到他們正喝著酒開心地聊天，批評當下不在場－－往往是幾天前才和他／她一起談過別人是非－－的人，於公私領域[56]的處理失當或別有意圖。

關心了明日天氣的好壞，開始播放幾個月來他們習慣收看的節目－－「愛」。整個劇情是由意圖奪產的不孝媳婦、陰沈狡猾的善變人士、改過自新仍講義氣的流氓、單純善良的盲女、隱藏自己等待報仇的中年男子、仗義執言的甘草角色、敦厚慈悲的傳統女性、操縱他人為己謀利的父親、介入他人婚姻的劈腿男女等各種角色與各種恩怨交織糾葛而成。但不管是片名或是節目網站的劇情介紹[57]，都

[55] 目前大禮約有五戶，常住山上的則是幸子、Hogan和葉姓人家。

[56] 大部分是農事、家事、教會事物等

[57] 在電視劇的網站裡，劇情介紹如下：這是個「愛」的故事…他們都為了「愛」付出了一切…親情的愛、友情的愛、愛情的愛…都在這些人物中蔓延開來…，愛帶來了溫暖、陽光，愛帶來了衝

強調一切由「愛」而起。

葉先生看了一半後便離開，帶著電瓶式頭燈準備去打飛鼠。Hogan 的媽媽用手和起子將一定數量的玉米粒剝落後也入房睡了。剩我們四人繼續專心地看著電視。幸子和 Buya 不時地隨著劇中人物的作爲，說著：「這個最壞了」、「她又要害人了」、「有這樣的女兒就有這樣的父親」、「她竟然對自己婆婆這樣」、「活該，害人結果害到自己」、「她要害他他還不知道」等。有時劇中人物只是因煞車失靈不小心撞上仇家，他們也會認爲對方是故意而更加責罵。「他等一下會叫人去打她」、「他不會成功的...」他們不時地當起自稱的編劇，認爲劇情下一步應該怎麼演，然後期待著之後的發展。

第一百多集的電視劇差不多與酒杯中的米酒同時結束。他們將酒喝光並看著預告注意明日劇情的線索。Buya 穿上衣袖繡有國旗和「反共救國」的東引島黑色棉質運動外套，幸子張開手臂伸伸懶腰，嘆了一聲。在月色的照明下，兩個人不用手電筒的走過黃土小徑回到家裡，兩隻狗一前一後的跟著。幸子走到屋後的露天浴盆洗澡，洗後的舒服感容易讓睡意降臨，因此她習慣等到上床前洗澡。Buya 走到雞舍巡視，此時雞群們早已回到棚架下，在習慣的地方休息。他看了看四周，確定了雞的位置和數量後將門關上，然後走至教堂前方把那扇滑輪鏽蝕，基座溝槽也已變形的大門推至定位。不久後幸子從側門走了進來，吹熄蠟燭。她不喜歡 Buya 抱著狗睡，因此在距離幾公尺的老位置上躺平，Bilaq 被 Buya 抱著，Barvi 則不時移動，找尋牠想要的溫暖。我睡在靠窗的位置上，從沒有關上的窗戶望出去，天空乾淨的讓人產生一種莫名的滿足和感動。遠處 Hogan 關掉發電機，四周一片寂靜，窗外唯一能聽到的，只有緩慢而低吟的蛙鳴聲，以及滋滋的蟲蜥聲...。

突與矛盾，這一切，都只因爲「愛」...。http://www.ftvet.com.tw/Drama/8love/layout.asp?LL=story

靜 默 的 海 妖

Homer 的《*Odyssee*》裡提到海妖的歌聲。傳說中這充滿魅惑的歌聲能奪人心智、使人忘記妻女和家園，讓聽者失神，航船觸礁沉默。因此男主角 Odysseus 在船過海妖島時，命船員以蠟塞住耳朵，並將自己綁在船桅，成功通過了海妖歌聲的試煉。然而在 Franz Kafka 筆下，海妖還有更致命的武器：「現在，海妖有一種比她們的歌聲更致命的武器，那就是她們的靜默。雖然不曾施展過，但是可以想像，那些曾逃脫她們歌聲誘惑的人，不曾抵抗過她們的靜默」（2005[1931]：275）。

於是當 Odysseus 的船駛近時，海妖靜默了。

四點多屋外已傳來雞啼聲，早來的啼叫並沒有喚起 Rudao（男，78 歲）。他依然在五點初醒來，躺在床上吃了好幾個牛軋糖，然後隨性地將包裝紙丟到門口，等待晚點的時候一起清掃至屋外。吃了約四、五個後，他滿意的離開臥室－－一間不到兩平方公尺的和室。吹熄門口的蠟燭，穿上賣場常見一雙十元的藍色浴室鞋，走向底座有溝槽，必須往旁橫推才能打開的大門。Rudao 向左推開門走至戶外，一千公尺左右的高度加上夜晚的輻射，清晨的天氣顯得微涼，那件左胸位置印著禁止性交的圓形標誌，背後寫著「健康新人類」彩色 POP 大字，看起來像是教會或某個推廣活動所發送的短袖 T 恤或許不夠溫暖，他加了件類似榮工處制服般的藍色外衣，或許由於材質的關係，衣服顯得直挺挺，胸口兩側繡有口袋，下擺像警察大衣般的向外延伸。由於 Rudao 厚壯卻略顯駝背的身形，使得衣服的長度到達大腿而顯得突兀。背部靠肩胛的部分有幾處脫線或勾破後修補的痕跡，不知是刻意還是技術的關係，修補線的長度比起一般留得更長，超過了原來破損處的面積。他只扣了外套最上方的第一顆鈕釦，露出裡面的「健康」T 恤，T 恤看起來並不新，但也只有幾處泥土色污痕。就像 Rudao 其他件衣服一樣，看得出來有著經常使用卻極力保持乾淨的特徵。

不像偶爾會穿的西裝褲，必須在脫下雨鞋後往上捲起幾圈，以防止稍長的褲管沾到泥土。Rudao 今天穿的是棉質運動褲，底部有鬆緊帶束口的那種，褲管恰好在腳踝處收攏。在山上不管天氣多麼熱，他總是堅持穿著長褲。

泥土地上還殘留著夜晚的濕氣，空氣中瀰漫著早晨的清新。被女兒戲稱爲立霧四妖「雞」的四隻雞見到Rudao出現，紛紛向他靠攏。這已經是目前Rudao僅有的雞了，自從他受傷後，原本三四十隻雞經由在山上的女兒和女婿的幫忙[58]，有的陸續抓下山賣給老顧客，有的殺來調養自己受傷的身體，有些招待上山的遊客或查訪土地利用情形的官員，有的則是莫名其妙的失蹤－－關於這點，Rudao 隱隱約約認爲是大同部落的人所做，由於沒有證據，他沒有去爭執什麼，只是搖

[58] Rudao的女婿偶爾會從大禮走一個小時的路程來到立霧山，幫忙不在的Rudao餵雞和養魚。

搖頭。但大同部落的人卻相信是Rudao那個愛喝酒，酒後會完全變了個樣的女婿所爲，因爲他們曾聽說過（這裡的一切都是聽說）那女婿某次與大同部落的人喝酒後，便一時興起到立霧山抓了隻雞回來分食。不管怎麼樣，數十隻雞目前只剩這四隻，受傷後由於無法長期餵養，山上所剩的飼料在女兒幫忙餵食幾週後也已用完，Rudao本打算就這樣讓四隻雞自生自滅，他並沒有要將雞送給待在山上的四兒子[59]或養雞的女兒，「那些雞不要了，我之後會再買半土雞上來養，半土雞長的比較快」。

這四隻雞還是活了下來，憑著自己到竹林裡去啄食土裡的蟲來過活。見到 Rudao 出現，牠們依舊急切地靠近過來，在幾步的安全距離之外跟著，彷彿逼 Rudao 表態必須正視牠們努力活下來的存在。Rudao 走到雞寮內，發現飼料已經都沒有了，他回到廚房，用碗盛起三分之一的米，灑到屋外的泥土地上。四隻雞熟練地飛奔過去搶食，Rudao 看了幾眼，不像以往總是趁此時數著雞的數量是否正確（若是少了幾隻，他往往能馬上知道是哪隻大雞或小雞不見了），沒花太多時間注視，他繼續走向一年多前自行用水泥堆砌出的約 4×3 公尺的魚池。

●

「當我還很小，爸爸就過世了，那時候我剛對他有印象，還記得他的臉...」

八歲左右時Rudao父親中毒死亡[60]。母親在丈夫死後一年多，嫁給附近德卡倫[61]部落的人。由於對方也有小孩，無力撫養Rudao母親所生的 7 個孩子，母親決定將最小的兩男一女留在身邊。大女兒已經嫁人了，二兒子和三兒子由於有工作能力，被安排住到大伯－－也就是過世丈夫的哥哥家幫忙做工。排行老四的 Rudao，則被母親以 300 元日幣[62]賣給住在托博闊[63]，有許多土地卻沒有兒子[64]的一戶人家。

9 歲的 Rudao 從大禮來到托博闊，也到了必須上學的年紀。他在當時稱爲「武士林蕃童教育所」的秀林國小唸書。或許是養子的關係，加上養父是個愛喝酒卻又不愛工作的人，家中幾乎所有工作都落在他身上。放學後 Rudao 得到很遠的

---

[59] 四兒子中年失業，酗酒加上好賭博，妻兒離開之後，他回到因喝酒過世的二哥在山上所搭建的竹屋居住。自己採些菜，做些國家公園發包的零工或幫族人除草的工作賺錢。正準備種植玉米開始養雞。

[60] Rudao認爲父親當時是因爲用了在平地買的一種紅色不知名金屬鍋煮東西，而那種金屬在燒熱後會變綠，產生有毒物質，父親使用一陣子後不斷的從肛門拉出血，最後死亡。他總覺得是被平地的台灣人賣的有毒鍋子所害的。

[61] 就是現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旁，立霧溪發電廠附近的富世村 12 鄰。

[62] 按Rudao的說法，那是筆很大的數目，約是現在的三萬塊。但據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吳聰敏教授的公式：http://www.asiaa.sinica.edu.tw/outreach/topics/hat/hat.chi.obs2.4000.html，1938 年，也就是Rudao賣給養父的那一年，300 塊日幣是現在的六萬元，比起Rudao的估計足足多了一倍。這中間的落差，或許來自於對Rudao而言，三萬塊和六萬塊都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大到已沒什麼區辨性了？

[63] 現在新城鄉的民有社區。

[64] 養父有幾個女兒，不過都已嫁出去。

地方提水、牽牛翻土、耕作、整理農貨等，不停工作直到睡前，「學校作業根本沒時間寫、很少吃飽」的過完一天。

一方面不停工作，一方面要應付學校嚴格要求，六年後（1945 年）， Rudao 從日本教育所畢業，日本政府也於幾個月後戰敗離開台灣。這兩件事對 Rudao 當時的生活並沒有多大改變，他依舊得聽從養父的要求，種花生、撿柴火、牽牛犁田、翻土、收割農作、提水...等，幾乎負責全家的家事與農事，也時常得遭受養父喝酒後無端打人的對待。

一個夏季的某日，也是種花生的時節，Rudao 一如以往地從自家橫越立霧溪，到對岸崇德的土地上－－養父眾多土地中的一塊－－牽牛翻土，然後種下花生苗。他和養父的大女婿－－Rudao 的姊夫，也是在托博闊的好朋友－－一起過去。那天正好也是颱風過後的幾天，立霧溪水量驟增，湍流洶湧。17 歲不到 160 公分的身高，Rudao 過河顯得非常吃力危險。幸虧在大姊夫的帶領下，他有驚無險地游過去。

他們在烈日下除草，然後牽著牛鬆土，也用鋤子一鏟一鏟的翻土。直到中午，花生苗不夠了，在大姊夫的協助下 Rudao 游過立霧溪，回到家中拿苗。

身為養子，Rudao 總感覺到養父對他的不信任，時常懷疑他，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那天早上，當 Rudao 離開家種花生時，便聽到養父口中喃喃說著：「等一下他（指 Rudao）一定會回來家裡，會偷跑回家休息不工作。」因此，當 Rudao 回到家準備拿花生苗時，此時的他，心裡也多了份戒慎和忐忑。

他回到倉庫，找到了花生苗，而養父也看到了自己的預期－－提早回家的 Rudao。正當 Rudao 把苗放入籠子裡時，他注意到地上出現了巨大的身影：高壯的養父正拿著大木棒在背後準備朝他打下去。Rudao 跑出倉庫，在外面不知所措的看著。養父從倉庫走了出來，沒說任何話，繼續拿著木棒追打。沒有逃離現場，Rudao 只是不斷地跳躍閃躲或用手抵擋。然後在一個有意或無意的躲避、防衛之下，揮舞的手掌打到了養父臉頰。養父沒說什麼，他回到家中，找出長長的獵刀。

看到養父拿出獵刀，Rudao 毫不遲疑地離開現場。他不停地跑，往立霧溪河畔奔去。

●

魚池裡游著苦花，是託朋友從光復買來的。經過七個多月，當初的兩百條魚苗，如今已長至約 8、9 公分的大小，再過半年多就可食用了。Rudao 喜歡吃魚，每週帶上山的菜裡，永遠包含著蔥、豬或雞，以及不可少的魚。由於沒有電無法裝設冰箱，買上來的魚總是得先煎或炸過，在兩三天內吃完，然後繼續等上幾天，在下山後吃到新鮮的魚。

兩年多前，在愛釣魚的小兒子建議下，他獨力用圓鍬一剷一剷地挖，用流籠和搬運車載來鋼筋和水泥，利用空閒的時期建造了魚池。魚池建好後，由於找不到魚苗運上來，就這樣空蕩蕩閒置了近一年。但 Rudao 並沒有讓它空著，他到

水源處接上水管，Spa 似的水不停從矗立的水管口中流入池內，池子處於一種流動狀態，清可見底。不知名的路人總以爲是山中的溫泉浴池，也曾有遊客脫光衣服跳下沖涼。這樣流了將近一年之後，Rudao 終於在朋友的協助下找到魚苗，而再過幾個月，他就能隨時都吃到新鮮的魚了。

魚兒從最初的 200 尾到目前的 50、60 隻，當初老闆送的 4 尾大魚，除了運送途中死掉一隻外，也失蹤了兩尾。魚兒到哪裡去了呢？就像那些消失的雞一樣，Rudao 認爲是大同部落的人趁他受傷不在時抓走的，當然，大同的人則私底下耳語是他的女婿拿到市場變賣，而他的女婿相信，是 Rudao 的四兒子酒後到立霧山打飛鼠時吃掉的。所有這一切當然沒有證據，他們總是在敘說的同時強調這些都只是聽說，一方面卻又深信自己所聽到的傳聞是事實。Rudao 沒有證據，並未向誰理論，但卻不能再坐視魚無緣無故消失，他忍著手腳的病痛，上山瞭解情況。

Rudao 用碗盛了魚專用的飼料，灑到池中。魚兒游了過來，以一種快速的移動，吃了水面上漂浮的飼料後又瞬即下潛，水池清澈，腹部的鱗片反射著微亮的日光，幾塊石頭所創造出的躲避處不多，池子裡魚的位置和行動總是逃不過 Rudao 眼光。他站在池邊，偶爾緩慢地走了幾步想換個角度觀看，魚兒翻滾閃耀著亮光，不停流出的水有如小瀑布般澎湃，站在由水波與音波交織出的池邊，似乎是另一個與外隔絕的世界，Rudao 兩手交叉在腰後，拿著剛灑完飼料的碗，眉頭微鎖，一副專心凝視的表情，繼續站著觀看。

●

跑到立霧溪畔，河水湍急依舊。但想到養父正在後頭拿著刀追殺，他只能期盼正在對岸崇德種花生的姊夫能夠幫助他。因此，沒有太多的猶豫，Rudao 跳下河水高漲，寬達 150 公尺的立霧溪。「...水淹到頭上的時候，我那時候想，自己可能就這樣死掉了...」，好幾次面臨滅頂或被河水沖到出海口的危機，Rudao 總認爲自己的生命就將這麼死去。上岸後，Rudao 走到崇德遇到大姊夫的媽媽。他抱著她，一直哭。

而同時養父帶著獵刀，來到位於托博闊的女婿家。找不到 Rudao，只有嫁出去的女兒在屋內。女兒看到父親帶著獵刀，知曉事情的經過，等到父親離開後，便到對岸的崇德，在婆婆家找到了 Rudao。

「我不要回妳爸爸家了，我要回去 vuvu（媽媽）家...」Rudao 說。

「你不要難過了，先不要去找你媽媽，我先幫你跟我爸爸求情，事情應該可以解決。你今天晚上偷偷來我家[65]，我會留飯給你吃，你睡在屋子裡面，我和老公睡外面保護你，隔天一大早公雞叫的時候，我再去跟我爸爸講，叫他原諒你...」

[65] 指姊姊和姊夫位於托博闊的家。

Rudao 依照姊姊所說的，晚上 10 點到了他們家。隔天一早，雞啼以後，姊姊動身前往父親家解釋。

「...我爸爸的口氣不太好，你乾脆還是離開這個家好了...如果你離開了，記得我曾經對你好過...」回來後，姊姊向 Rudao 說。

聽了這句話，Rudao 決定離開托博闊，一個人走到立霧溪發電廠旁的得卡倫，那是母親改嫁後的部落。母親見到 Rudao，沒有露出高興驚喜的表情，甚至苦惱 Rudao 的出現。她告訴兒子自己無法幫助他，希望他能夠去投靠其他人，尋找幫助。Rudao 想到八年多來因工作忙碌以及養父限制，不曾回去過的出生地——哈魯閣臺，那有他的親友，也是唯一熟悉地形的山區了。於是他離開無法給予任何庇護的母親，爬到哈魯閣臺，在已結婚生子，搬出大伯家獨立生活的哥哥住處躲藏。

在大哥家住了約一個月後，養父向警察報案，要求協助尋找逃家的Rudao回去。此時，新城分局也正巧發生了一件殺警案[66]，這事件引起警察的極大重視。他們發動許多警察上山圍捕，包含了Rudao所在的哈魯閣臺。山區開始出現許多警察行蹤，Rudao害怕這些警察都是來緝捕他，因此離開大哥住處，躲到附近的大伯家。

大伯給了他一個弓箭和獵刀，告訴 Rudao 若遇到警察追捕，不需想太多就直接用這武器和他們對抗。白天，他在大伯的田裡躲藏，隨時注意是否有警察出現；到了夜晚，則回到大伯家中，吃著他們留下的飯然後過夜。這樣戰戰兢兢，籠罩著肅穆氣氛的過了一個多禮拜，終於在警察找到逃犯後——在崇德山區逃犯的雞寮中，發現他切腹自殺——為了避免尋找 Rudao 的過程再度引發人命，放棄搜索 Rudao。而養父開始透過關係希望他出來把事情解決。

知道養父的想法後，Rudao 和養父約在鄉公所談判。Rudao 答應養父要求，願意清還當初母親所拿的 300 元日幣，而養父也同意不追究過往，也不再要求為他做任何事。於是 Rudao 回到大禮，開始種起花生。一年後，利用收成的錢，償還了養父這筆債。

●

四隻雞吃完了地上的米粒在四周閒晃著，Rudao 在池邊看著魚。這是四十幾年前結束養鴨後，他未曾再嘗試的動物飼養了——當然，除了始終豢養的雞之外。雖然因為某種依稀可知的原因，池中的魚剩不到原來的三分之一，但 Rudao

[66] 在天祥服務的一名警察，因為被上司誣賴偷了局裡的槍械被關進新城分局。利用某次弟弟探監送便當時，帶給他的武士刀，以及不知如何解開門鎖的機會，逃出獄房，用武士刀砍死了分局長，跑到熟悉的崇德山區（逃犯為崇德人）躲了起來。

依舊計畫在年底繼續買入 500 隻的魚苗。他並不是想買賣這些魚來賺錢，單單只是想到往後能像吃雞般，靠自己飼養，不受金錢、來源和儲藏的限制而自在方便地吃魚，就足夠讓他努力在這上頭了。他在池邊這樣期盼著。

耳際傳來張家的鐵器敲打聲，雖然距離一個小時路程之外，但這聲音在空曠的山谷中卻顯得清晰。Rudao 彷彿從另一個世界中回來，頭和身體轉向了聲音來源的方向。他走到屋後的平台上往下俯瞰，兩百多公尺的垂直落差，大同幾戶人家的位置和身影清楚可見。張家六十幾歲的主人已餵好雞和狗，正用榔頭釘上加強廁所外牆的鐵皮。Rudao 喜歡在這海平面一千多公尺的平台上向外望。正對面將近兩千公尺的白髮山頂，曾有他幫林務局放置三角測量點記號的蹤跡，東北方兩天路程外的清水山脈大崩壁，對面那片箭竹叢生的緩坡地是祖父和父親的出生地－－欣里干。1927－1929 年間，在日本人的「規劃」下，當時欣里干社的居民一部分遷移至砂卡礑社，其他則遷至哈魯閣臺社，即今日的大禮。Rudao 的父親就是在那時和祖父來到大禮，於 1930 年生下他。

大同的幾戶人家有些正在屋簷下吃著早餐，有的則已準備好竹簍和工具準備到農地上工作。Rudao 走到廚房加熱前一晚還未吃完的飯菜。

三十幾年歷史的廚房沒有過多裝飾和物品，燻黑的樑柱、桌椅、窗櫺甚至砧板等彷彿包圍著一種老舊的氛圍，看起來好像已經被遺棄很久似的；木板的線條已不見當初的那種剛硬、銳利，反而呈現一種被時光磨去稜角，柔和的古老色調。抹上柏油的油氈布覆蓋著低矮屋簷上的木片，幾扇不大的玻璃窗射進有線條的陽光，空氣中流動的灰塵打破凝滯的停格。柱子的高度並不高，除了不到 160 公分的 Rudao 外，一般人總得低下頭才能避免去撞到沾附著灰塵與油氣的日光燈－－這日光燈僅在極少數的情況下，Rudao 才會接上發電機開亮。閩南風格的古老櫥櫃顯得有點突兀，在 Rudao 受傷的這段時間，它的紗網被肆無忌憚的老鼠咬破闖了進去。太白粉、鹽、味精、沙拉和 OAK 的袋裝牛奶全被咬破了洞而四散著，山下買的一盒雞蛋也被弄的凌亂，只有旁邊放著鍋碗瓢盆的密閉式四格鋁櫃逃過一劫。木製的「流理台」有著大片的切菜檯面和歷史刻痕，下方放著 40 公升的藍色有蓋水桶，水桶裡裝著三分之一高度的米。水源地的豐沛水量由塑膠水管接到鐵製洗碗槽上，槽下的水管則在距離地面 10 幾公分處中斷了，使得水直接沖至地面，循著地勢從距離 20 幾公分的出水口流到屋外。面積頗大的流理台上除了一個接著大瓦斯桶的快速爐外，也放了一個常在工地或農田裡見到，有壺嘴和提把的鋁製茶壺。

●

Rudao 曾經養過豬、蠶、鴨和雞等。17 歲逃回山上時，他在大禮種植稻米、地瓜，也依靠花生的收成償還養父 300 塊日幣。當他 20 歲經人介紹，與太太結婚有了幫手後，開始嘗試養豬。那時不管是結婚、喪禮或其他祭典，部落裡常常需要殺豬分食，因此他從山下揹上了好幾隻小母豬，並非是山豬，而是平地常見

的那種肉豬，並且請了一個專門照顧豬的工人。當母豬長大發情後，Rudao 將牠們送至花蓮的慶豐地區，注射從種豬取來的精子針。注射的結果，往往能使母豬在一胎中生下 12 隻小豬，而正常未注射的母豬平均一胎只能夠生下 6-8 隻而已。

山上開始養豬的人家愈來愈多，而養豬的成本，包含工資、注射針、運送等費用也使得利潤愈來愈少。養了兩年後，Rudao 算算自己養豬的收益，認爲實在划不來，因此決定放棄養豬，而改照顧當時平地需求頗大，能吐絲結繭的蠶。

利用山上的葉子，他養了幾千隻的蠶，在全盛時期必須請四個部落內的女族人專門看護。當蠶結絲後，Rudao將絲揹至山下，騎著腳踏車從太魯閣到花蓮火車站，然後換搭日據時代已通車的台東線火車[67]到 50 幾公里外的光復鄉，賣給專門收蠶絲的店家。接著再利用這些收入去買更多的蠶回到山上養殖。

這樣養了兩年，由於光復初期物價混亂，蠶絲的價錢也總是不固定，使得 Rudao 不得不放棄這項「事業」，而選擇自己最熟悉，從小家家戶戶都豢養的雞作爲下一個生計主要來源。他認爲不管環境再怎麼變，雞都是山上和平地人需要的食物，雖然那時幣值紊亂，但雞卻可拿來以物易物，這段時期，一隻雞甚至可以換到好幾分的地！因此，他從平地分批買了幾百隻的雞上來，由於對雞的習性和餵養早已瞭解－－只需早晚餵食並且注意不要讓老鷹、黃鼠狼或猴子等其他動物獵食，因此他並沒有請任何工人，而是自己和老婆飼養這全盛時期達 300 隻的雞。

部落中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養雞，但數量並不多，主要也是供自家食用。Rudao 的雞則有多餘的數量能夠賣給平地，他努力地希望能在農作之外，在山中廣闊的土地上開闢穩定的財源，誰知道一年後發生了一場雞瘟，使得 300 隻雞幾乎全部死亡。Rudao 不得不放棄這些年的嘗試，回頭專職地繼續種植稻米、地瓜、花生等除了天災外，有把握種植長大，也是自己和族人日常生活都極爲仰賴的食物。這些農作物在收成後，除了留在山上自己食用，也揹至山下換取不多的金錢。

種植了十幾年之後，和山上不斷尋求新耕地的其他族人一樣，Rudao在約一個小時路程外的亞泳[68]開墾了一塊地。由於靠近溪邊，是個適合鴨子生長的環境，Rudao除了種植甘藷、木瓜和甘蔗外，也開始養起鴨子。養鴨並非爲了鴨肉，他和部落裡的族人其實很少吃鴨，因爲他們覺得鴨肉太硬不若雞肉來的鮮嫩，因此Rudao所養的幾乎都是母鴨，主要是用來孵鴨蛋，然後賣給平地的人製作鹹鴨蛋或皮蛋。他以亞泳常出現的蝸牛餵食，到了冬天，由於天氣寒冷蝸牛很少出現，便餵以外面所買的飼料。然而當鴨子習慣飼料後，到夏天已無法接受蝸牛做爲食物，也很少生蛋。Rudao認爲，正是食物的改變，導致鴨子下蛋的比例減少許多。

---

[67] 昭和元年(1926)三月廿五日台東線鐵道完成，從花蓮到璞石閣（今玉里），全長一百七十三公里，三月廿七日在玉里舉行通車典禮。

[68] 爲太魯閣語「溪邊」的意思，當時指砂卡礑步道上的三間屋。據廖守臣（1978）調查，1965 年，大禮有部分居民爲尋找耕地，遷至下方臨溪兩個地方：一爲亞泳（Yuyun），在立霧發電廠大同水庫北方一公里多的地方；一爲斯米可（Swiji），在立霧溪與砂卡礑溪合流點的西北方約二公里多的地方。因此在 1977 年時，大禮共有三個住區，戶數爲 14 戶 114 人，男 62 人，女 52 人，以大禮派出所所在地的住區，爲人口最多的地方，有 9 戶，其餘亞泳 4 戶，斯米可 1 戶。與 Rudao的回憶對照，可知亞泳四戶中的一戶便是Rudao。

大批飼料的購買非Rudao經濟所能負擔，因此，養了三年多後，因不堪虧損，他結束養鴨工作，繼續在亞泳以及大禮的原耕地上耕作。

●

桌上放著已經吃了一半，另一面還保持完整的吳郭魚和一盤絲瓜。Rudao 打開瓦斯桶的開關，將飯放到快速爐上加了點水煮成稀飯，然後換上鍋子將魚煎過，接著繼續加熱絲瓜。他將煮好的飯菜端到室內唯一一張桌子－－小吃店常見的那種椅腳可靠攏折疊的簡易麻將桌，拿出盛湯用的大湯瓢，將盤中的絲瓜舀入碗中，淋在稀飯上後，緩緩的攪動筷子。絲瓜、湯汁和稀飯拌在一起，一口一口像配合漸大年齡似地慢慢吃著。偶爾夾了幾口吳郭魚送入口中，不疾不徐地吃著。由於 Rudao 的食量並不大，這樣兩盤的菜量，他往往可以吃上一天，而用餐的速度雖然緩慢，但因爲吃不多的關係，時間上也並沒有花費掉太多。這或許與他急著想要開始一天的工作有關。

沒花太多的時間，Rudao 便用完了早餐。他脫掉身上的藍色外套，從和室上方掛滿衣服的鐵桿上拿出空的衣架，把外衣套上掛回房間，寬厚胸膛和相對於身高來說顯得特別長的手臂此時更顯清楚。穿上黃色又帶點透明的雨鞋，Rudao 走到屋外，往屋子另一側的倉庫走進去。和廚房一樣簡單又古老的倉庫，樑柱被蟲子蛀了好幾個洞，沒有天花板，沒有裝飾用的牆壁，像四方箱子一樣的空間。在這不到三坪的空間裡瀰漫著一股混合各種舊東西，沈澱著的味道，主要以汽油味爲主。地上有幾個裝著 92、95 的汽油桶和不同行程的機油罐。四周堆滿了農用的機具，鐮刀、兩個除草機、鍊鋸、鐵製農藥噴桶、工具箱、兩根鏟子、幾根鐵管和發電機旁看起來已很久沒用的 21 吋電視；木頭的橫柱上釘了好幾個鐵釘，大概經過相當的歲月，釘頭都生鏽了。它們被掛上鐵絲、扳手、起子、榔頭、電線綑、尼龍繩等物品。在最深處的牆壁中，堆著一塊廉價旅館常見的那種紅白圓拱形雕花床頭，顯得特別突兀。而門口旁以往用來裝高麗菜、各種農產品的藍色塑膠籃，則容納了好幾綑的麻布袋，裡面除了疊起來的飯鍋外，也有好幾十雙 Rudao 腳上所穿的那種 10 元塑膠發泡脫鞋，是準備給上山遊客用的。地上散落數十個已長出根的蕗蕎，現在的它們原本應該已經在土裡，由於 Rudao 受傷了好一陣子的關係，它們就這樣被丟在倉庫的地上，自行成長。

受傷的 Rudao 今年已無法種下它們了，他計畫明年春天等手傷好一點時，再將它們拿到屋前的山坡上埋入土中。因此他繞過地上這些發芽的蕗蕎，從一堆器具中稍微有點吃力地拿出除草機，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倉庫外放在棚架下，沈重的步伐卻奇妙地不讓人感到擔心。四周閒晃的雞被機器放下的微微振動嚇了一跳，揮了幾下翅膀飛遠了些。Rudao 直起身來，繼續用同樣的步伐轉身回到倉庫內拿出汽油和機油。那種讓人安心的步伐。

檢查了一下除草機的油量，顯然已經不夠接下來的工作所需。Rudao 拿出一個剖了一半的 1500CC 礦泉水保特瓶，將汽油倒到一定的高度，接著摻進剛倒入

另一個類似量米杯的二行程機油。這動作雖然熟練但乍看之下卻顯得粗糙，因爲他似乎是一股腦地猛倒，使得一開始的油總有些會滴到外頭，然後在快到達目標時瞬間停止，如果差距過大便憑經驗估算而非仔細測量地再倒入一些，所有的一切和說明書上所要求的準確操作有段距離，但卻是他熟悉且有自信的加油方式。他將油攪拌了一會倒進除草機的油箱中，拉了幾下啓動繩，調整進氣閥轉動旋轉開關，看看除草機操控桿前端刀片的運轉。似乎是有點不太滿意，Rudao 拿出扳手和起子調整旋鈕的鬆緊和角度，抹上些黃油稍做保養後，戴起麻質工作手套，將雙手穿過肩帶，背起除草機拿著操控桿，走向屋前那片已長至腰間位置的雜草山坡地。

●

由於不懂國語，養豬和賣蠶絲的那段日子，他藉由當時大部分人都能使用的日語和對方溝通。偶爾這些收入的某一部分，也繳給了當時花蓮火車站附近偷偷播著日本影片的戲院，在那段國民政府光復後的初期。其中大部分播放著Rudao喜歡看的關於戰爭或摔角的電影。雖然Rudao從未當過兵，卻喜歡哼著日本軍歌。小時候被賣到平地養父家的時期，他總是不時地聽到像是：ラバウル小唄（1943）、月月火水木金金（1940）...等歌。而 1960 年代左右在日本流行的歌曲，如：星が流れる港町（1962）、赤い夕陽の故郷（1958）、夕陽の丘（1964）、止まり木[69]（1980）等，也是他的最愛。

「月月火水木金金」是一首起源於 1900 年代日本海軍的歌，歌名象徵海軍軍人沒有週末、沒有休息（因爲歌名「月月火水木金金」中沒有土、日，也就是沒有六、日），在六日也要訓練操課。這首歌後來成了海軍軍歌，也於 19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廣泛在日本國民間傳唱[70]。當時在新城唸國小受日本教育的Rudao，時常聽到這首能夠鼓舞振奮，並且安頓他工作辛勞的歌[71]：

朝だ夜明けだ潮の息吹／ぐんと吸い込む銅色の／胸に若さの漲る誇り
海の男の艦隊勤務／月月火水木金金

赤い太陽に流れる汗を／拭いてにっこり大砲手入れ／太平洋の波波波に
海の男だ艦隊勤務／月月火水木金金

度胸一つに火のような練磨／旗は鳴る鳴るラッパは響く／行くぞ日の丸
日本の艦だ／海の男の艦隊勤務／月月火水木金金

[69] 棲木，鳥會在上面休息停佇。
[70]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 title=% E6%9C%88%E6%9C%88%E7%81%AB%E6%B0%B4%E6%9C%A8%E9%87%91%E9%87%91&variant=zh-tw
[71] 這也是Rudao回到山下後，在兒子開設投幣式卡拉OK的家中總會點來唱的歌。

どんとぶつかる怒涛の唄に／ゆれる釣床今宵の夢は／明日の戦のこの腕試し／海の男だ艦隊勤務／月月火水木金金

另一首「ラバウル小唄」則是描述日本戰敗，即將離開太平洋索羅門群島的ラバウル時，在船艦上的日本軍人一方面懷念這幾年在ラバウル的點點滴滴，一方面又想起當初離開日本本島來到這作戰時，與戀人的離別和家鄉的山川景色，處在這樣必須離開而又尚未歸返的兩地思念中，生命彷如櫻花散落時的飄搖與淒美。

さらば ラバウルよ また來る までは／しばし 別れの 涙が にじむ
戀し 懷し あの島 見れば／椰子の 葉かげに 十字星

波の しぶきで 眠れぬ 夜は／語り あかそよ デッキの 上で
星が またたく あの星 みれば／くはへ 煙草も ほろにがい

赤い 夕陽が 波間に 沈む／果ては 何處ぞ マーシャル 群島
椰子の 葉蔭に 夕日を 眺め／想ひは 故郷の 山や 川

船は 出てゆく パラオの 沖を／いとし あの娘の 打ちる ハンケチ
声を 偲んで こころで 泣いて／両手 合わせて ありがとう

さすが 男と あの娘が 言うた／燃ゆる 思いは 操縦桿に まかせ
明日の いのちは あの雲 まかせ／散って 九段の 若桜

●

穿過一片箭竹林，兩三個月前這片林中充斥著他忙碌的身影。再次經過這裡，7 月的箭竹林沒有獲得他太多的關注，有的只是偶爾的整理－－生長過密時的疏伐、砍除過老的竹子等。他並沒有多做停留，踏著呼應這一切緩慢節奏的步伐繼續往上走。四隻雞從箭竹林中穿了出來，像是害羞又欣賞 Rudao 似地跟在一旁不敢靠近，十幾分鐘後終於來到今天的工作地－－一甲多的造林山坡地。

種了近 20 年的高麗菜田成了眼前的造林地。他正背著除草機，旋轉的鐵片將長在小樹邊、路徑旁的雜草與野樹根除去。「轟！轟！轟！」的引擎聲和「咯！咯！咯！」的打草聲彷彿將 Rudao 與這世界隔離，嘈雜的聲響伴隨臉上一副寧靜專注的表情。

草和樹枝繼續飛散。Rudao 正在認真又仔細的打著草。就算是石頭縫下的小草，他也不遺漏地用刀片將它粉碎。幾隻雞圍在整理過的土地上啄食那些受到驚嚇翻土而出的蟲，也找尋其他可以吃的野草。過了好一會兒，他將除草機卸下，

沒有關掉引擎就這樣擱在地上。看看剛除草過的地方，露出一副好像不太滿意今天進度似的表情搖搖頭。但還能怎麼樣呢？他已經老了，也已經受傷了，這片土地除了他之外，還有誰能幫忙照顧呢？前幾天他才為了兒子將剛過戶的土地賣給國家公園而流淚。

這不過是前幾天的事，或許也是這樣的原因，使他更急著想上來整理這片僅有卻尚未拿到權狀的土地。如今，那些被他整理過的地方，就像換上這氣候適合穿的短袖衣裳般，已經再度以他認為的「土地」樣貌出現了，至少讓他安心了不少。因此，只要沒什麼特別的意外，他總是繼續利用山上空閒的時候－－就我看來這幾乎存在於山上所有可能的時光之中（除了箭筍、蕗蕎的農作期外），一如以往地，以一定的節奏，輪過他三甲多土地上必須整理的地方－－大部分是開墾的耕地、道路兩邊、大樹底下，和屋子周圍的空地，然後再這樣繼續回到最初的地點重複循環。儘管夏天草長的較快而冬天遲緩，這循環的速度和順序卻幾乎沒有太大改變。Rudao 還是依照他的習慣這樣做著。

隨著太陽逐漸升高，雞群們好像做錯事般的跑進竹林中躲了起來。此時鳥叫聲已不若清晨時的響亮而多樣，只剩黃鸝在遠方「ku-ku-li-ku-ku」清脆地叫。Rudao 並沒有聽見，他已經滿身大汗了，在夏日十點多的炙人陽光下。他向四周望了望，回頭看看那些除草過的面積，雜草已如朝露般投降消失，幾年前和兒子在新竹買的 1500 根松、杉木、紅檜等樹苗，雖然在兩年前受到龍王颱風的肆虐已折損大半，但 Rudao 仍繼續照顧這些存活下來的小樹，和它們彼此扶持、互相鼓勵地在此勉力生活。除草之後，樹木曬到更多的陽光，Rudao 相信也能生長的更為堅定。他希望這些樹能保護住這片土地，也計畫未來成熟時，能夠拿來做山上蓋屋子的建材。休息過後，他揹起除草機繼續做著今日預定的進度，往近乎和他一般高的草叢中走去，由左至右，再由右至左地轉動上半身，將眼前土地上的雜草除去。Rudao 臉上表情一樣專注寧靜，一旁的雞也專心尋找任何可能出現的食物，忽左忽右的跟著。

將山坡邊緣清理出來後，終於也達到 Rudao 早上預定的目標了。他將引擎轉速關到最低，停止旋轉的葉片，慢慢走回屋內休息。路上他不時低頭注意路徑兩旁雜草的情況，時而順手將草除掉。

走回棚架下，Rudao把機器卸下放在地上，換下雨鞋脫掉沾附了許多草屑的工作手套。他走進廚房，從茶壺的壺嘴中倒出黃褐色的水，緩緩沒有中斷地喝了整整一杯。茶壺裡是他在山上採的特殊「藥草」－－一種經他實際嘗試，可以治好心臟病、高血壓、流鼻血、膝蓋疼痛、腰傷五項症狀的野草，在山上的日子，他總是一天喝上一大壺。由於有這樣的功效，加上並非隨處可見，Rudao從不讓外人知道是什麼品種的草[72]。因此，受傷的那陣子，並沒有人能夠替他蒐集這藥草－－即使是山上的女兒與在山下同住的小兒子。如今他回來了，在昨天上山的

[72] 當Rudao正在採藥草而遇到人時，他會滑稽地一手將草藏入衣服內若無其事的走著；當某位研究植物的學生不經意地撞見廚房餐桌上擺著的藥草，卻誤認為是另一種有毒的植物後，他也不反駁（他知道對方誤認為什麼），使得那位學生試圖努力阻止他食用「毒草」而不可得，最後一副不可思議、無法理解地離去。

路上，繼續採著沒有人知道的野草。

他用快鍋煮了飯，午餐依舊是早上的魚和絲瓜，也炒了盤白菜[73]，裡面當然有最愛的蔥。

●

屋前的山坡地是Rudao從亞泳來到立霧山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工作地。30幾年前，當平地老闆與山上居民合作，引進種植香菇的技術和種子後，整個同禮部落山區成了香菇生長的天堂。居民四處尋覓林木密集、氣候潮濕的地方，砍下成熟的栗樹、櫟樹等樹幹，以 1～1.5 公尺左右長度切段，在這段木上打洞並植入老闆所提供的香菇菌種，然後在大雨或颱風來臨前進入林中將木頭放倒，吸收足夠水分，幾天後他們便有豐厚的香菇可以採收了。Rudao也投入了這股風潮，在 1970 年代初期的山上。他從海拔不到 200 公尺，靠近溪邊的亞泳來到當時並未被開發利用的立霧山[74]，發現這有著豐富的林木，而潮濕多霧的氣候特徵也極適合香菇的生長，因此，循著上述的栽培方法，他將這裡茂盛的樹木砍成一段一段地，植入苞子等待成長。

香菇的種植替 Rudao 帶來不錯的收入。由於亞泳距離立霧山將近兩個小時的路程，因此這樣往返一陣子之後，Rudao 決定離開待了近 7 年的亞泳，回到離立霧只有一小時路程的大禮。就像其他族人會在耕作地旁搭建簡易的屋子一樣，Rudao 在立霧山用蘆葦蓋了簡單的草屋工寮，方便採收時期偶爾的住宿與休息。由於找不到水源，Rudao 和妻子無法在這待上好幾天，總是得在食物和飲水用完前，完成工作回到大禮。後來，他發現可靠的水源，也適逢林務局爲了取得山區林木資源，開闢供 15 噸貨車行駛的大禮－－清水林道，促使 Rudao 在水源處附近搭起簡易木屋，並決定買台農用搬運車，縮短往返的路程。

屋子起初就像是倉庫或工寮，僅僅用來放工具、煮飯和休息的地方，而其他關於私人衣物、文件以及篩米網、杵臼、大鍋等節慶用具－－山上的家除了這些還能有什麼呢？－－和小孩還是待在大禮，他們必須上學，仍種著地瓜青菜的祖先土地以及親友也都在那，雞也在那。Rudao和妻子則在立霧和大禮之間往返。漸漸地，像是重複著大禮到亞泳的過程一樣，他們回到部落的時間愈來愈少，大禮漸漸脫離了絕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孩子們必須從大禮來到立霧幫忙農作，撿拾木頭，或是夫妻倆於禮拜天時回到部落做禮拜，看看小孩和親友。

就像以往開墾土地的慣例和認知，栽培香菇的同時，Rudao認爲這塊地是屬於自己的了。他開始種植多年生的樹木。這並非是無來由的奇想，早在小時候，日本

[73] 自從大規模種過高麗菜後，Rudao已經很少買外面賣的高麗菜了。因爲就他自身的經驗，高麗菜比起其他蔬菜，常常需要用到更多的農藥，而這讓他感到不放心。

[74] 立霧山當時未被族人特別開發重視或許與它的位置有關。它位於大同與大禮部落的中間，距離兩邊各有一小時的路程，當時部落族人的耕地多在自己部落附近（或者說他們的居住地多在耕地附近），而此地位於兩部落之間，範圍歸屬尚不明確；另一方面，潮濕多霧的氣候也不利大部分作物的生長。

人便在大禮種植許多柳杉、松樹等，提供當時屋舍、電線桿或其他建設之用。或許是這個原因，使得Rudao從小便有植樹的觀念，他認爲種樹不只能加強土地所有權，作爲土地界線與預防水土流失，樹的莖幹也是很好的建材。當他年輕時逃回大禮有了自己的土地後，他種了許多的松、杉和肖楠等木材良好的樹，準備將來蓋房子之用。如今立霧有了自己開墾的土地，加上當時林務局對山上木材的砍伐運輸，以及日本對梧桐－－當時普遍拿來做爲櫥櫃材料－－的需求，因此除了香菇外，他也開始種起梧桐。

猶似飼養家畜家禽的歷史重演，太空包種植技術的發展使得段木栽培的香菇失去市場－－因爲成本、售價較高且成長緩慢。平地老闆一再壓低收購價錢的結果，使得Rudao決定放棄香菇的栽培。他將第一批於5、6 年前種植的梧桐砍伐賣掉，然後在這片整理出的土地上，從早已陸續栽種的紅辣椒、青椒、白菜、敏豆、花菜、箭筍、豆苗等植物中，選擇高麗菜大規模種植[75]。

爲了確保隨時都能有成熟、且不會太老的雞可用，一定間隔時 Rudao 會分批買入小雞，同樣地，高麗菜也並非是一整片土地的種植。Rudao 將土地分爲兩塊，每塊各兩分地，然後以約兩個禮拜的間隔分批撒種。當經過 2~3 個月第一批的高麗菜成熟時，如採收箭筍般忙碌的生活就此開始。爲了趕在開市前將青菜運到花蓮市區的果菜市場，他總在清晨兩三點起床，載著滿車昨日採收的高麗菜至大禮，用流籠頭運至山下後，再開著比起山上搬運車稍大且高的農用車，以時速不到 30 公里的速度，將菜送至果菜市場賣給盤商，再於中午左右回到山上。此時太太多半已煮好午餐，並採收好隔日要給他送下去的高麗菜。然後 Rudao 繼續於清晨起床，開始和前日一樣的行程。

大約 7 天每天來回的奔波，便可完成對一塊高麗菜田的採收和販賣。然後沒有太多的休息，繼續收成另一塊較晚下種的土地。在高麗菜的成熟期，土地就樣分批輪流的利用、休息、再利用。而 Rudao 也這樣不停地採收、下山，再上山。這些忙碌的日子讓他有著極大成就感，當自己努力嘗試，付出之後得到應有的報酬，對他而言，這就是所謂的「成功」，也是最大的快樂了。他喜歡這樣忙碌的日子，和太太一起忙碌一起收成的日子。

十幾年前老婆因罹患帕金森氏症後[76]，留在山下休養、看醫生，無法在山上陪伴Rudao，繼續種植高麗菜。獨居山上的日子，想起老婆時Rudao會哼起「星影のワルツ」。他一個人，坐在平台的椅子上，對著山谷獨自歌唱。

別れることは　つらいけど／仕方がないんだ　君のため／別れに　星影

[75] 這些菜除了平日自己食用外，他們也偶爾會拿下山去賣，以平衡香菇成長淡季和梧桐未成熟前的收入。其實任何一種作物都不可能成爲全年的主要作物，常依季節而有不同的採收。但Rudao在回憶時，總是習慣以一種作物或動物爲那段時期主要的思考對象和經濟來源，這是他劃分自己工作階段和自傳的方式。

[76] 舌頭不自主一直攪動，口水變多，無法清楚說話，下巴和左手也無法控制的抖動。Rudao並不知道老婆生了什麼病，他認爲是嘴巴喉嚨的問題，帶她去看耳鼻喉科，請醫生開最好的藥醫治，即使是自費的藥物。病情在之後獲得控制，但醫藥費的支出對Rudao而言仍是一項沈重的負擔。直到現在，他仍每隔幾個禮拜搭公車帶老婆至慈濟醫院耳鼻喉科看診拿藥。

のワルツを　うたおう／冷たい心じゃ　ないんだよ／冷たい心じゃ　ないんだよ／今でも好きだ　死ぬほどに

一緒になれる　幸せを／二人で夢見た　ほほえんだ／別れに　星影のワルツを　うたおう／あんなに愛した　仲なのに／あんなに愛した　仲なのに／涙がにじむ　夜の窓

さよならなんて　どうしても／いえないだろうな　泣くだろうな
別れに　星影のワルツを　うたおう／遠くで祈ろう　幸せを　遠くで祈ろう　幸せを／今夜も星が　降るようだ

●

飯後走到屋外看過池中的苦花後，Rudao準備回到房間小睡。房間外的牆壁上掛著日曆，他停下來看了一會，這是幾乎每天都會觀看的地方。不知是什麼原因（或許是偶爾來幫忙整理環境的女兒所撕），日曆被提早撕至下個月的第一天了（此時不過是七月的月初而已）。他從房間的鐵盒內拿出黑色細字的奇異筆，在日曆的空白處寫下了今天的日期，並往後數至第五天，那天是他必須下山至鄉公所開會的日子，以頭目的身分[77]針對太魯閣族傳統文化提供資訊。Rudao在五天的日期上頭分別寫上「木、金、土、日、月」，並在木、金上頭確認似的打了勾。這些動作讓Rudao能夠知道自己該於星期幾下山（比起數字的日期，星期幾對Rudao而言似乎更貼近生活節奏，也更容易被定位）。或許是久未上山，也由於他並非如往常於週一回到這，星期三的今天卻被標上了星期四的「木」，這使得下山的日期從禮拜一成了他計算的禮拜二！

確定下山的日子（星期）後，他將筆放回喜餅鐵盒中，裡面有幾枝筆、一本小冊子、收音機用的 2 號電池、幾支鑰匙和剪刀。房間裡除了這些之外，就是吊著的衣服、棉被、枕頭、涼蓆、一台收音機、一包已開封的牛奶糖和一個看起來像是機關團體贈送的大手錶外型的掛鐘。他拉開房門，頭朝門口躺了下去。腳距離牆壁不到 20 公分。

與房間垂直相鄰的是一間更大的和室，一個可容納 10 人睡的方正房間。整個大同大禮部落中，這也是唯二的兩間和室了－－其餘幾戶人家睡的都是沒有（房間）門的通舖。幾年前 Rudao 和社區人士參訪正在發展生態旅遊的達娜伊谷後，決定重新裝潢屋內這空間。大片的三合板將屋頂、外牆和樑柱包覆，成了天花板和房間的新牆壁，離地 20 幾公分處鋪上紅檀香色的木板，幾扇和室門用木條框住，架在溝槽上得以滑動。屋子左側用木牆隔開的倉庫，以及右側的廚房

[77] 在各種政治、文化、選舉、觀光等因素下，各族群紛紛尋找或恢復以往的頭目制度。Rudao於兩年前在鄉公所和地方人士的認可、薦舉下，擔任富世地區三個頭目中的一個。任期沒有限制，除非發生重大毀損族群名譽之事，否則此「頭銜」將可擔任直到終老。

和浴室則沒有任何修補。「新鮮」的和室處在這兩個濃濃古老氣息的空間之中，讓人有種超現實的錯覺，彷彿是片場裡所搭的布景般。大和室的房間內簡單乾淨到缺乏生活氣息之類的東西，由於一陣子沒人住了，淡淡的霉味瀰漫其中。

雞在竹林裡避暑。沒有什麼風。空氣中有種日光照射泥土後的乾味。小草彷彿承受過量紫外線般的憔悴，鳥聲、雞聲、各種動物聲響都安靜了下來，底下大同的人也已不在屋外。所有生命似乎都消失般寧靜，只剩苦花池上啪啪的水流聲和簡陋掛鐘所傳出的滴答滴答聲。若非（也正因爲）太陽高掛在天空，若非屋內的 Rudao 還呼吸存在著，這感覺讓人有世界末日籠罩的感受。

不多久 Rudao 便醒了過來。午睡並不會耗去他太多「時間」。他喝了幾口藥草茶，走到屋後的平台彷彿想藉由眼前的景色讓自己回魂似的，看了看底下的部落和斜坡上的雜草。過了一會繼續走到屋旁，像雞一樣巡視房子狀況的繞了一圈。他拿出塑膠掃把將走廊上牛奶糖的包裝紙和雨鞋所帶進的草葉、土屑等掃至屋外，連著空地的雞屎一起清理到門前的大窟窿裡。幾隻雞又飛又跑的下去叼著那些包裝紙，啄了幾下仍無法咬碎後隨即丟下。雞總對 Rudao 丟出的東西有著格外的興趣。

●

箭筍季時，Rudao 總在太陽昇起前的三四點，在露出地面的新生箭筍吸取了整夜露水的滋潤而顯得清靈飽滿時，將它採下。然後在八點多便摘滿了好幾籃的新鮮箭筍，開著十幾年的蹦蹦車，載著它們到一小時路程外的大禮流籠頭。他將箭筍放在流籠的台車上固定好，讓重力帶著它們在滑輪、繩索的牽引中下滑，而自己則是穿著雨鞋－－在山上除了拖鞋外的唯一鞋子－－拿著用火燒灼過，使得纖細的箭竹成爲堅固有韌性的登山杖，一步一步下山。然後，隔天凌晨三點多，繼續背著簡單的背包，握著竹竿和手電筒，花上三個多小時的時間，在炙熱的陽光照射前，抵達立霧山繼續做著和前一天，前一週，甚至前一個月同樣摘採的工作。這是箭筍季時的生活，一年總有超過三十天的日子是這樣度過。以一公斤 50 元的金額賣出，這些日子的辛苦足夠他賺得好幾萬，對他而言是一項很大的收入了。

半年多前，下山不到一天的 Rudao 依舊背上裝有水和手機的陳舊背包，握著老竹竿，在凌晨三點多走進林木覆蓋、陡峭的上坡路回家。儘管除了黃色燈光照射外的世界一片漆黑，但走過這條路已不知幾回的他，仍始終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下一個轉彎何時出現、下個不同的地形是什麼。他一如以往不說話專心走著，心裡想的是家園後面山坡上那些初露枝頭的新鮮箭筍，這也是他爲何會在這個時間出現在步道上的原因。走了沒多久，Rudao 突然發現泥土的顏色變了，眼前黃和黑交織的世界成了一片黑暗，視線無法找到任何一個可見的物品聚焦：手電筒不見了！Rudao 心裡這樣想。但究竟掉了多久？掉在何處並不清楚。仔細回想後，憑藉對最後一個有照明點印象的標誌，他轉身，用原本握手電筒的手摸著路

旁山壁和一草一木，將原本由視覺帶領的行動改由觸覺出發，回頭到他認爲約5、6公尺外的可能地點尋找掉落的手電筒。

那是完全的黑暗，連自己的身體都看不見，無法識別任何一項有形狀物體的黑暗。厚雲籠罩加上視覺的老化，在這樣的黑暗中他只能憑著記憶與感覺前進。摸黑走這條路對他並非陌生，小時候逃離新城養父回到山上的日子裡，Rudao不知獨自在黑暗中走了多少的路，只爲躲避上山追捕他的警察和養父。這些都已是60 幾年前的事了，回想起來仍令他有一種緊張嚴肅的感覺。他走了一會兒，心中一直擔心拖延的時間將延誤箭筍採摘和運送的最佳時機，這是習慣每件事都能在掌握之中，在計畫之下進行的 Rudao 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開始加快前進的速度，步伐由緩慢謹慎開始變得匆促，然後，一個腳步的踩空，整個人以一種失控的方式跌入另一個深深的黑暗之中。

刺眼的陽光喚醒了 Rudao。看了看手錶，一個正應該在山上採著箭筍的時間。如今卻身在陌生的山谷中，這是少見的，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在山中的位置！抬頭看看四周，望了望天空，離步道有3根成熟竹子的高度，他這樣估算昨晚墜落的距離。邊坡上翻滾過的痕跡、左手掌劇烈的疼痛以及無法站立的腳，終於漸漸回想起昨晚的意外。但究竟跌落後發生了什麼，則是一點意識都沒有，彷彿有人將他生命中的那段記憶挖掉了似的空白。沒有辦法了，必須離開這裡，他想，流籠頭應該就在不遠處。於是他用著全身唯一能使上力的右手和臀部（儘管也早已傷痕累累），以單手撐起屁股緩慢地往前移動。兩個多小時後，出發時的流籠頭出現眼前。小兒子和一些準備上山的人在貨櫃旁的餐桌上喝酒聊天，聽到Rudao大聲喊叫，緊急將他抱至門諾醫院。

左手掌粉碎性骨折，右腳膝蓋車禍的舊傷復發，無法彎曲蹲下。Rudao的手上多了付鐵架，一年內不能再爬山，醫院爲他的傷勢做出了這樣的治療診斷。事後Rudao一直認爲是山裡的utux[78]造成這樣的意外，utux在黑暗中偷走了手電筒，故意讓他跌落谷底，而當小兒子在幾小時後回到他描述的事發地點卻遍尋不著背包時，Rudao也相信是utux趁機拿走。小兒子認爲背包在這段期間已被經過的人撿走，一旁的大兒子則不耐煩地對Rudao說著：「都什麼時代了還有魔鬼，迷信，都是迷信...」。Rudao沒有繼續說下去，搖著頭像是無奈又像不同意兒子所說的，保持沈默。

●

霧像布幕般從太平洋的海上越過立霧山頭，從屋前的山坡上緩緩放下。就好像幕後有成千上萬的臨時演員，爲了效果而不斷地吹著煙霧沈沈地襲來。這是午

[78] 對他們而言，utux有分好的utux和壞的utux。上帝是Utux Baraw，魔鬼是utux，祖先過世的靈魂也是utux。而讓Rudao受傷的則是他認爲在山中那些死於意外，沒有善終的惡靈。當被他們纏上或引起意外時，可以帶著自己的衣服，告訴巫師事發的地點和經過，請巫師將這個utux找出來，向對方說些好話，再將祂請走。在崇德仍有這樣的巫師，不過或許是和教會的規定不合，一方面Rudao也認爲自己事後並沒有大礙，所以並未請求巫師幫忙。

後常見的景象，也是立霧山名稱的由來。Rudao 看了看眼前熟悉的畫面，知道這兒馬上就要籠罩在一片白色雲霧之中，緊接而來將是綿綿細雨。他不得不放棄下午繼續除草的打算，把晾在屋外的衣服收到棚架下掛著。

天空沒有一絲縫隙地被灰色的霧給覆蓋了，濃密又沈重的霧。眼前除了屋子上海軍藍的鐵皮浪板和池子旁幾朵女兒所種的大紅玫瑰外，其他的一切全都是灰的，連坐在門口看著地上除草機的 Rudao 也是灰的，這景象就像一張褪了色的黑白老照片，而他就在裡面，緩慢地整理著機器。或許是我一直注視著的關係，這裡的一切似乎都以一種緩慢的方式在進行，連霧也是。

Rudao 從倉庫拿出圓形塑膠小板凳，坐在橫躺著的除草機旁，準備把機器保養整理後收起來。寬厚的手指在除草機上熟練地施力移動，他把操控槓抬高，讓葉片離開地面，然後打開引擎試著轉動。但當操控槓被拉到一定角度時，葉片總會瞬間停止，而其他角度，葉片的轉速也是不規則地忽快忽慢。Rudao 試著修理了一下還是不行，於是從倉庫中拿出另一台新的，但引擎卻有點問題的除草機，想交換零件修修看。

除了引擎之外，Rudao 將 90%的零件拆裝、調整、檢視、換新，終於組成了一台由舊除草機引擎加新除草機操控桿結合而成的「新新」除草機。同樣的啓動程序重複操作，檢查了各部細節，葉片轉動不規律的問題依舊存在。Rudao 似乎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了，不過這並非是他所能解決的，因此他放棄嘗試。要不是天空下著雨，Rudao 原本打算要拿下山修理的。如今濃霧籠罩，雨勢不停歇的下，他決定明天一早等天氣放晴後，利用蹦蹦車、流籠將除草機運至山下，然後再開著時速約 10 幾公里的農用車，從太魯閣閣口沿著小路到吉安，將除草機送回總是在那購買、修理機器的農具店。

收拾散落一地的工具和零件，Rudao 將它們放回倉庫中原來的位置。

走進屋內喝了杯微溫的藥草茶，Rudao拿出小吃店常見的長腳椅放在大門邊，背稍微靠著門框和牆角，專注又無奈地望著眼前橫躺的兩台除草機。除草機下的土地是Rudao囑咐孩子們在他死後剪下頭髮和指甲埋葬的地方[79]。他入神地（或說出神地？）看著，不說話的臉上帶著一種寧靜又苦思的表情。

●

Rudao有七個兒子以及兩個女兒。大兒子念軍校出身，在高雄當了幾年連長後申請退伍，現在在亞洲水泥擔任砂石車出車管理員。二兒子從小叛逆，總是與人打架鬧事，對父親的管教也屢勸不聽。結婚後入贅到水源村，脾氣暴躁的他引起許多家庭糾紛，最後離婚回到大禮山上，在Rudao給的土地上他蓋了竹屋，靠著偶爾的零工和農作生活，也開始不斷酗酒。三年前因肝硬化送進加護病房，沒多久在Rudao的注視中，嚥下最後一口氣。不到一年，同樣令Rudao擔心，有著衝動個性，陷入車禍和感情糾紛的三兒子，也在一場不明原因的瓦斯爆炸中過

[79] 而身體的其餘部分則葬在富世國小旁，基督教式的富世公墓。

世。如今同樣喜歡賭博和酗酒的四兒子，在中年失業以及妻小離開後，彷彿踏著二哥的腳步回到山上來，住在大禮二哥生前所搭建的竹屋裡，不定時幫人除草、修步道，換取金錢買煙酒和簡單的食物生活，Rudao曾勸他不要酗酒，否則遲早會步上哥哥後塵，四兒子仍沒有任何改變，繼續無所事事地喝酒，而Rudao也不再說了，只是一貫沈默地搖搖頭[80]。一起居住的最小兒子在亞洲水泥輪三班制的工作，和太太結束了幾年慘澹的照相館生意後，在客廳中開設簡單的投幣式卡拉OK，擺台營業用的撞球桌－－大部分的時候成了Rudao孫子們的遊戲桌。兒子和媳婦接著計畫利用賣土地所得的錢，購買開設麵店的器材－－對這些Rudao無法干預，只是無奈。

長年在亞泳、立霧山之間的移動，Rudao並不常和孩子相處，加上廢校、遷村以及部落的發展性等因素，孩子們從小便離家在外地求學工作。他無暇也無力干涉孩子的成長。在他的觀念中，一旦有能力工作，一個人便必須爲自己的人生負責，個人的人生與父母無關，是屬於自己的事；Rudao的孩子們離家工作後，儘管普遍遭遇到經濟或生活上的困難，仍鮮少回來求助父母，因爲他們也深知長大後就必須離家自立門戶。Rudao認爲二兒子和三兒子的死亡，是他們的「命」，是個人行爲導致了這樣的結果[81]並非父母過錯；而小女兒幸子的「命」不錯，只是遇到不好的人，不愛孩子和老婆的前夫。儘管如此，對於孩子的情況，Rudao雖然沒有主動插手，仍始終牽掛，二兒子酗酒期間，他曾經做了一首歌希望孩子不要再喝酒：

> 我所有的孩子啊[82]／請你們酒少喝一點／不要再喝了啊／如果你（們）繼續再喝的話／你（們）的身體將會受傷／變的脆弱啊／我已經勸告過了
> 你（們）卻不聽／如今這樣的結果／繼續地喝著酒／把自己變得如此混亂
> 到底是為什麼呢？／如今我不知該怎麼做／慢慢地也和你（們）一樣混亂了
>
> 我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罪[83]／像個發出兇暴吼聲／要咬人的動物
> 我不想再這樣一而再的重複／陷入無止盡的掙扎了／Utux Baraw啊我祈求
> 你賜給我力量／讓我不要再迷失了／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感受到你的回
> 應／心中很快樂／彷彿已得到永生了...

二兒子還是因酗酒過多離開了。沒有其他親人出面，從小到大最令他頭痛的兒子，死後連喪事都由 Rudao 幫他一手處理。失去兒子的這段期間， Rudao 又編了一首曲調瀰漫著緩慢、沈重、傷痛、失落、淒涼又偶爾激昂旋律的歌：

---

[80] 酗酒的習慣也出現在女兒Kyoro的第二任老公身上。Rudao認爲女兒的老公年輕時「頭腦」很好、「脾氣」也很好。到現在卻總是忘東忘西，也懶惰不工作，主要都是因爲酗酒。他當然勸告過女婿不要再喝了，甚至對他直言若繼續這樣喝下去，他的生命將剩不到兩年，但女婿依舊無法離開酒精的誘惑。

[81] 這與幸子總是認爲自己的所做所爲會影響後代不同。

[82] 父親角色的演唱

[83] 兒子角色的演唱，曲調同第一段。

彷彿對一朵花般的疼愛／我的小孩／我如此的疼愛／你留下你的衣物放在這邊令我懷念／我的小孩我的小孩／趕快回家吧／我打從心中為你祈禱我們能再一次相聚

●

幾隻雞在放置木材的烤火棚架下躲雨。雨滴答滴答地下，好像把所有聲音都吸進去，連池子「唰、唰、唰」的噴水聲都覆蓋住了。除了滴答聲外，其他事物就像苦花躲到石頭底般的沈默了下來。

Rudao 走回和室房躺了下去。他拿出黑色手提樣式的收音機，將它擺在靠頭的一側。兩個喇叭像是貓頭鷹眼睛一動也不動地在機器的兩端，中間則是有自動換面功能的錄音帶卡座，一切設計皆以實用功能爲主的收音機，是二十幾年前爲了聽日本歌曲所買的。Rudao 打開機器的開關，將一片突起的塑膠片推至 AM/FM 的位置，喇叭中傳出了難得聽到的說話聲。受過訓練的新聞播報員正用著被認定爲標準的語言：國語，以單純的第三者語調－－那種彷彿播報和自己不相關，第三世界新聞的語調－－像聽眾陳述他們應該知道的台灣和國際發生的要事。廣播中播放著某位立法委員查到一些機密的資料，認爲哪位政府官員涉及舞弊貪污；也告訴大家油價和菜、麵粉類的價格又要調漲。

小時候學日本語的記憶與年輕時跟平地買賣（豬、蠶絲）互動的經驗，讓 Rudao 瞭解了語言的重要。光復後，比起部落中的其他族人，他把握機會努力學習新政府的國語，因爲這是能與外界溝通的唯一方式，他這麼認爲。因此除了收聽最愛的日本演歌外，Rudao 開始藉由聽廣播來學習政府推行的「國語」。聽了好幾年的廣播，他能用基本的國語單字和外人溝通，聽說程度就將近 80 歲年紀的太魯閣族人而言，已經算是非常具有「可親近性」了。或許是聆聽的學習方式，Rudao「聽」國語的能力比起說話出色許多，而書寫仍主要依靠日文。他書寫我的名字－－阿亮，便是用日文拼音記的。2006 年紅衫軍倒扁的時期，只要有空他便打開收音機，聽著事件的最新發展；每年的夏季，廣播更是掌握颱風動態不可或缺的來源。收音機成了連接器，將不同的世界帶到他眼前。

不知什麼時候雨停了。

他關掉收音機，在床上躺了一會。彷彿想起什麼似的，走進廚房拿了一顆山下買的黃褐色雞蛋，從櫥櫃的抽屜中拿出釣魚用的鐵勾和繩線，以及鐵釘和膠帶等，就著戶外的日光，用鐵釘在蛋較尖的一端敲了一個小洞。洞的大小只比鐵勾的直徑略寬，卻沒有半滴蛋白流出來。他以極爲小心和精巧的技法，花了不算短的時間，巧妙地讓幾乎和蛋一樣大的鐵勾從這小洞中，依照勾形慢慢進去。鐵勾被完全地放進雞蛋裡，只剩一條細線從洞口延伸出來。Rudao 用膠帶封住了洞，

以免蛋黃有外漏的可能，也將繩子黏貼在蛋殼上，然後走至不遠處的雞舍。

幾隻雞以爲要餵食全都跟了過去，在雞舍門外等著。Rudao 將藏著鐵勾的蛋放在孵蛋的籐簍，線的一端牢牢綁在固定的木條上。他希望能藉此抓（釣）住偷吃蛋的蛇－－臭青公，因爲夏季裡活躍的蛇已經將雞舍裡的蛋吃掉許多了。

回到屋子的路上，他順路繞到池邊看著裡面的苦花。沿池邊走了一圈，一隻斯文豪氏樹蛙受到驚嚇從岸邊跳到水裡。Rudao 並不感到驚嚇或興趣，他把排水口旁像珍珠似的蛙卵撈了出來，接著將濾水網－－鐵製雞籠的其中一面－－上的綠藻、草屑清了清，走回屋內。

趁著五、六點傍晚的天色仍亮，他按慣例洗了場冷水澡。簡單、快速，不拖泥帶水的冷水澡。即使是冷冽的冬天，Rudao 也從不用熱水。他相信這是讓他身體好、很少感冒的原因。

桌上的魚已經吃完了，他煮了鍋排骨湯，將白菜炒熱，然後挖了約 2/3 碗的飯－－中午快鍋裡的冷飯－－到綠色的塑膠碗公中，盛了與飯等高的湯，以及幾塊排骨拌了拌，把盤中的白菜夾進碗裡後，走到屋後的平台。平台旁堆著一張已廢棄、變形的可折疊竹面躺椅。他如往常般坐在由樹幹截成一小段的椅子上。看著眼前熟悉的風景，一邊用比早午餐更加緩慢的節奏吃著飯。

●

幾年前Rudao將大禮的土地分給 7 個兒子－－除了嫁出去的 2 個女兒外。其中小兒子獲得擁有老家建物的土地，其他則以不同地號和位置的區別分配給另外 6 個兒子。土地過戶需要一筆費用，大兒子和小兒子（當然也包括四兒子和已過世的二、三兒子）由於手頭並不寬裕，土地仍一直在父親的名下。直到前陣子知道太魯閣國家公園計畫徵收部落土地，他們辦理了過戶，並向國家公園提出申請。那天，土地的所有人，也就是Rudao的兩個兒子，由於不清楚土地面積界線，也不知道哪裡有可獲得補償的樹，因此Rudao－－一個壓根不想把土地賣掉的人，就這樣帶領著鑑價人員釐清土地界線和清點地上物。兩片土地已經很久沒整理了，呈現一片原始雜木林的感覺，但仍可看出Rudao種植了數十年的各式樹種，如：杉、松、梧桐、樟樹、烏心石，以及一片竹林等。他帶領著這些要將樹木轉換成數字的人員，走過昨日才重新整理出的路徑，巡視這些從日據時代，從他年輕時便在自己土地上種植的樹木。看著鑑價人員和他在土地界線上認知的不同[84]，以及用他不甚清楚的方式－－取幾個不同林相、半徑 10 公尺的樣本區，在區內清點不同樹種的直徑大小、密度、數量等，然後在白版上寫下數字拍照，偶爾噴漆在一些「有價」樹幹上證明，最後在地圖上記錄位置和數量－－計算地上物的價值，Rudao顯得不安和焦躁。當鑑價將結束時，他指著幾處難以到達的

[84] 鑑價人員拿著地圖和衛星定位系統找尋土地的界線，Rudao則是憑著鐮刀和地形、樹木的位置辨認邊界。這在一開始便有了衝突。Rudao認爲土地是從一個天然的溪溝以及幾根成排的樹爲界，但鑑價人員看著GPS的畫面對照手上的地圖，認爲界線應該再往內縮幾公尺，因此告訴Rudao所種的這些樹是種到了其他人的土地上。

山谷，試著告訴對方那裡有著很多巨大梧桐，但國家公園委託的專業鑑價人員認爲他們已經以一種平均、「友善」的計算方式得出了這塊土地的合理價值，因此並沒有特別跋涉去看。這樣估算了將近半天，他們完成了超過一甲以上土地的地上物清點。小兒子和大兒子到鄰居家和鑑價人員喝著維士比，吃著雞酒慶祝。Rudao並沒有過去，而是待在大禮的教堂內休息，吃著中午所剩的飯菜。天色漸暗，兒子和大兒子已下山回到熟悉的社區，躺在床上的Rudao遲遲無法入眠，他流著眼淚，沒有聲音的流淚。女兒從鄰居那吃完了雞酒回來，Rudao出聲喚她過來。

「幸子啊，我很難過，為什麼土地剛剛過戶給他們，他們就要把土地賣了？這些都是我辛辛苦苦開墾出來的啊...」

「...你不要難過，你在大禮老家的土地我會幫你留著[85]，我不會賣掉...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他們也是有他們的苦衷，他們需要錢，以後也不會上來這裡發展，你的土地那麼多，如果沒賣掉也是沒有人整理，倒不如現在賣掉給國家公園換成現金，也有人幫你整理...你不要想那麼多，土地給了就讓他們自己去運用，是好是壞他們會自己承擔...」

「...現在我還沒死就要把我的土地賣掉了，為什麼？...為什麼兒子一個個都不學好，不像我一樣努力工作？我一直在想辦法拿到我的土地[86]，為什麼他們要把土地賣掉？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我？.....我很難過啊...我好像被人家拿走了很多東西，被自己的兒子拿走了.....國家公園不知道會給這些地上物多少錢？土地的錢是兒子的，但地上物是我種的，應該要給我。如果兒子不把地上物的補償費給我，我一定會跟他們算清楚...」

●

斜坡上散落了數十張牛奶糖的包裝紙。新的包裝紙覆蓋了底下數不清的老舊糖衣，糖衣已經殘破，一副將要融入泥土裡的景象。Rudao 已經吃完飯，走進屋子裡拿了糖回到平台，一邊吃著牛奶糖，一邊看著山谷中雨後湧起的雲海。底下的大同大禮被厚重的霧氣所掩蓋，欣里干也在雲霧之中而不得見，他緩慢有次序地一口接一口吃著，以致於當吃完手上的牛奶糖時，天色已呈現那種太陽降下，而月亮又尚未高掛的灰暗。

由於沒有太多的勞動，Rudao 未如以往地喝上一杯相信能帶給他力量的保力達。他走到雞舍看看只剩四隻的雞和放了鐵勾的蛋，關上雞舍門。走到池邊用手電筒照著池裡的苦花，鱗片清晰的反光使得 Rudao 能夠計算數量。幾隻青蛙噗通跳進水裡，「啾—啾—啾」的蛙鳴聲頓時消失不見，只剩「啪—啪」的水流聲。

[85] Rudao的女兒因爲計畫在山上蓋房子，因此用另一塊地與小兒子交換老家那塊「建地」—可以申請建築執照，合法蓋屋的土地。

[86] 指 1970 年代他於立霧山開墾的土地，由於鄉公所測量和施政的效率，到現在仍未拿到權狀。

後方造林的山坡上傳來幾聲淒烈的山羌吼叫，引不起 Rudao 的注意。他走進屋內，點起門口的蠟燭。蠟燭立在被蕃茄魚罐頭包起來的木頭座上，Rudao 的影子被擴大映照在和室旁的牆壁上，隨著身體動作和風吹過火焰不斷地搖晃。

他把蠟燭放回椅子上，椅子旁擺著屋子的鎖頭。走進和室，Rudao 依舊頭朝門口的躺下。聽了一會中廣新聞網的播放後，將廣播關掉。一片寧靜。沒多久老鼠熟練地從倉庫爬上天花板，跑到相連的房間屋頂然後直奔廚房，接著響起一陣窸窣翻找的聲音。房間內的 Rudao 聽到了：「明天記得放陷阱抓牠，再將牠煮來吃」，他這麼想著。

上 帝 之 城

在 Augustine 所寫的《*The City of God*》（De Civitate Dei）中提到羅馬門神 Janus。神話裡 Janus 被描繪為一頭望向前方，一頭望向後方的雙面神，相反方向的視線代表相對的狀態：過去－未來，年輕－成熟，野蠻－文明，鄉村－城市，同時具有且融合這些對立面的 Janus 象徵兩個狀態間的中介和過渡。由於能看到過去，亦能見到未來，Janus 被廣泛地再現其所具有的「時間」、「開始」意涵，後來更直接被視作為「時間」。

兩點多的社區街道冷冷清清，沒什麼人影在街上閒晃，連平日常見的小孩追逐也消失無蹤，只有高掛的太陽照射柏油路面，散發令人難耐的暑氣。

民樂社區，一個行政劃分屬於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九鄰，位在太魯閣閣口旁，經過立霧溪沖刷而形成河岸台階的原住民「部落」，幾條筆直街道相互交叉，以棋盤式的格局劃分街道與房舍，從空中望下，呈現錯落有致，分布整齊的格局。街道兩旁是陳舊磚瓦或鐵皮木板所搭起的一層樓低矮平房，從極不協調的建材及外觀上看得出來，大部分居民在當初政府興建的房屋外，也就是原本的庭院空地或二樓，用鐵皮、木板增建了生活空間，有的是做爲廚房或浴室，有的則是新房間。同一排的房子以共用的矮牆彼此接鄰，隔著柏油鋪成的巷道則與另一排同樣低矮的住戶相對，門與窗戶除非家裡沒人，否則大部分時間幾乎是敞開不設防，只消從自家窗戶望出去，對面幾戶人家的活動與作息盡入眼底。大部分的房子有著不到 130 公分的圍牆，看起來似乎是爲了劃界或裝飾，而非居家安全作預防盜賊之用，因爲大部分的情況是，圍牆上預留裝設大門的開口並沒有門，而其他裝上橫向推拉鐵柵門的住戶，也幾乎很少將門闔上。

社區入口的一角，有著幾戶擁有獨立庭院、磁磚外牆綴飾鮮豔植物的 2－3 層透天樓房，顯得頗爲突兀。社區裡最爲顯眼的建築是教會，不只是高度，其尖挺的屋頂與紅白西式的外觀與材料，算是部落裡堪稱最現代的建築。但或許是遷居至此不過 20 幾年，傳統部落領域劃分的意識仍重，社區裡，隔著街道不到 30 公尺的兩端，各有著一座以舊部落爲認同團體的教堂—砂卡礑教會與德魯固教會[87]，居民以原部落單位各自作禮拜。社區內住戶家居的位置，也大致以山上部落的不同而呈現聚居的情形。若將房屋的座落分爲三排，第一排是位在台八線大馬路旁，社區內地價較高的地段，在這一排中，右邊住的是大同居民，而左邊則爲大禮住家；循著彎路進入社區第二排，多數爲以往的大禮居民；最後靠近立霧溪岸邊，位在社區下方，則主要以原大同部落居民爲主。

客廳鋁門上沒有門把，一根鐵絲從空著的位置穿過，很少扣住門檽。Saumah就

Rudao 的房子就位在社區最外一排，靠近台八線的大馬路邊。這排房子的外觀

住在這間位於社區最後一排，靠近角落的一層樓平房。門外還殘留動物皮毛燒烤過的焦味，那是哈路昨天「處理」客人所購買的山羌餘味。打開「大」門，印入眼簾是只容下一套木製桌椅的「客廳」，椅子上堆放著孩子的衣服和書包，牆上則掛著慶祝當選模範母親的木牌[88]、幾張致謝匾額和獎狀、「基督是我家之主」和韓國教友致贈的十字掛飾，以及十幾年前Saumah穿著傳統服飾表演民俗才藝的紀念照片，除此之外沒有多餘空間擺放其他物品了。一旁的小房間原是哈路念國一的女兒所住，老婆離婚後女兒搬去和母親同住，如今成了堆放雜物的小倉庫。再往裡面走去，隔著一道牆，門幾乎永遠開著的是哈路房間，地上雙人彈簧床大部分時間睡著哈路、雅各和亞福，床正對著三個看來使用許久的電視，一旁的衣櫃上貼了幾個紅紅的「囍」字，和斑駁壁面、空蕩蕩的房間、破舊的家具有著不協調的搭配。

廚房在屋子右側，木片屋頂、較新的地磚和壁磚，以及獨立入口沒有走道與屋內相連的幾個特點，明顯是後來加蓋的。廚房的空間比起客廳和臥室大了許多，爐具、冰箱、櫥櫃各樣廚房用品也一應俱全，雖顯老舊卻整齊的擺放著，正因如此，給人一種雖然重視卻很少使用的印象。廚房旁是 Isau 房間，兩張塌陷的單人彈簧床幾乎占據全部空間。他還在山上，幫忙母親餵雞整理菜園，房間就像廚房一樣，整齊簡單到沒有生活氣息。

Saumah 正躺在哈路的床上，一手托著耳下一手拿著遙控器，盯著前方電視機收看，遙控器在幾個連續劇的節目中不停往返，偶爾也轉到原住民電視台關心其他部落的新聞事件；身旁雅各、亞福已經翻出她的懷抱各自睡著，跳棋、塑膠玩具在與社區其他幾排不同：兩層樓式的透天厝，戶與戶之間沒有任何空隙彼此相連，沒有圍牆圍出庭院空地，大門也多爲蓋住整個門面的鐵捲門。門外是經過規劃，有藤蔓攀爬的綠廊和立有太魯閣文化解說牌的紅磚人行道，人行道上每戶人家擺了好幾盆植栽，試圖延伸住家範圍，也區隔彼此界線。

左邊數來第三間，門口停放一台農用搬運車的屋子正是 Rudao 住家。房子上方高掛著已經褪色的黃色相館招牌，那是十幾年前兒子看中閣口附近的觀光人潮，加盟連鎖相片沖印店的遺跡，那段期間許多族人也爭相加入這波熱潮，雜貨店、自助餐、小吃店等開了好幾間，如今只剩幾間兼賣日常用品的檳榔攤，和停放在許多戶家門口，堆了厚厚一層灰的鐵製麵攤。

「...你說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腳／情滅了／愛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包廂內的客人吃著鳳爪、毛豆等小菜，飲酒盡情歡唱，絲毫不影響在客廳看著摔角節目的 Rudao。他依然就著剛睡醒

床邊散落一地。一早 Saumah 便以長老的身分代表砂卡礑教會參加基督教長老教會中會的會議，直到一小時前才從花蓮市區回來。此時表情雖顯疲憊，她卻仍半睜著眼好像捨不得入睡似地放鬆看著電視。

街道上族人的身影逐漸增多，門外開始傳出電視聲和麻將聲。不久後 Saumah 從床上起來，發現 Loking 和 Abu 以及嫁出去的女兒－－前妻的女兒，正在對面門口的街道上整理蕗蕎。蕗蕎是 Loking 今早才帶下山的，兩夫妻一人一簍地揹下來。幾天前在山上，Saumah 就已經知道他們會揹蕗蕎下來，因此沒有多大驚訝，她走到 Loking 家拿出小椅子坐下，一邊用手撥掉蕗蕎上的土，抓出差不多數量讓 Loking 秤重綑綁，一邊閒聊這幾天山上農作收成的狀況以及社區中發生的人事物，幾位鄰居偶爾也過來一起緩慢地聊著。

「太好了，蕗蕎！我要買三把...我媽一餐就可以吃掉一盤了...」、「我爸說你（Loking）今天會帶下來，叫我過來買...」「我要買去送給朋友，他（秀林）那邊還沒吃過我們這的呢... 。」幾個禮拜前居民便不斷向 Loking、Saumah、Walis 等詢問山上的蕗蕎何時收成了，這是每年蕗蕎收穫的季節，也是他們想好好享用一番的時候。如今見到 Loking 在家門口整理蕗蕎，沒有任何廣告通知，好幾位族人接連過來詢問價格，一口氣買了好幾把。Loking 一邊把相同重量的蕗蕎用橡皮筋套起來，一邊將剛整理好的蕗蕎賣給族人，臉上浮現難得的笑容。「明天這些（蕗蕎）就都不見了」，他開心地說著。

幾個族人或蹲或坐聚在路旁，旁邊放了幾罐廉價米酒和公賣局的玻璃罐；小孩子在社區旁的草地上丟擲石頭，或騎著腳踏車互相追逐，不時跑到大人邊撒嬌告狀。屋簷下幾位婦女繼續早上打牌的消的姿勢，躺在沙發上看著兩點多的電視節目。

一早 Rudao 將故障的除草機拿去 10 幾公里外的吉安修理，師傅沒有花太多的時間便將機器恢復正常。「唉！是這個的問題啊...」一個小零件的鬆脫，卻讓 Rudao 在山上忙碌了一整個下午，他搖搖頭無奈嘆息。向老闆買了五金工具和鐵絲後，回來的路上，他順道在農會超市採購幾雙 10 元脫鞋、鹽酸、掃把、衛生紙等，這些都是爲了打掃山上房子，接待遊客用的；他也在加油站裝了一桶 20 公升的汽油，讓山上發電機和除草機有充足的燃料。禮拜一上山時，Rudao 會將這些物品載至流籠頭，在流籠老闆，也是鄰居和表弟的幫忙下，把它們綁在流籠的木板基座運至山上。一趟的費用爲 300 元，對 Rudao 而言，如同生活中的其他支出，這是個必要卻又得控制數量的花費了。

私人的資源回收車也在星期六的早上固定出現，Rudao 拖著幾乎與他一樣高度的垃圾袋，老婆則負責一般大小的袋子，屋前屋後來來回回搬了好幾趟，終於將收集了一個多月的七、八大袋保特瓶、鋁罐、鋁箔包等交給車上的人員。幾百塊的收入，是老婆「運動」一個多月的成果，對此她總是樂此不疲。如同對老婆其他所做之事一樣的態度，Rudao 協助老婆這項「工作」，也時常將山上撿的廢鐵空瓶交給老婆蒐集。

Rudao已經看完摔角節目走到馬路對面的民樂廣場。他正抱著兩歲的孫女坐在那，看著三四十歲的男性族人每週六下午的射箭練習。同住的小兒子曾經也是射箭隊的一員，半年前被酒醉的騎士撞傷後，

遣，煙酒和零嘴不曾從桌上消失。Isau 背了幾根麻竹筍和一簍的菜回到家中，那是他聽從母親幾天前吩咐，剛從山上採收帶下來的。將竹簍放到屋簷下後，他匆忙地洗了個冷水澡，便在社區裡四處閒晃，尋找喝酒的場合。對於 Isau 的行爲 Loking 在旁搖了搖頭不表認同，不知是習慣還是無奈，Saumah 並沒有阻止，只問了問山上菜園的大概情況，然後繼續和 Loking、Abu 整理蕗蕎。菜車、麵包車、使用機車賣魚的攤販分別於固定時間出現，以剛好讓每個醒著居民能聽到的音量，在社區巷道內穿梭廣播，喜歡吃土司的 Loking 買了幾個麵包分給 Saumah 和 Abu、女兒，他們放下手邊工作吃著蛋糕繼續聊天，幾隻狗兒不停湊過頭來乞食。

傍晚的天空一片橙黃，嫁到附近社區的年輕婦女騎著機車帶小孩回來串門子，好些也向Loking買了蕗蕎。不久Saumah嫁到北埔的女兒也回來了，女婿將 6 人座的休旅車停在Saumah家門口，亞伯迫不及待下車跑到外婆旁撒嬌環抱，他一如以往要在這待上兩天，因爲明天父母將忙著北埔教會的事務，無暇照顧他一整天了。Saumah女婿把簡單的行李和打獵工具搬下車，準備晚上跟哈路一起去附近的山裡打獵。Saumah放下手邊幫忙的工作，回到家中張羅。她把剛帶下來的竹筍和菜整理了一袋，要讓女兒帶回去食用。不久，哈路結束在民樂廣場以竹枝搭設舞台[89]的工作，回到家中和妹婿一起分裝引信、火藥、子彈等器具。整個家裡如同社區般一幅熱鬧景象。

Abu 將帶下山的雞倒入便宜的私釀米酒煮了鍋雞湯，是慰勞也是慶祝第一批蕗蕎的收成買賣。除了雞酒外，還有今日帶下來的蕗蕎、箭筍和白菜等，Loking 請幾年內無法再練習射箭，所幸亞洲水泥負責監控土石輸送的工作[90]還算穩定輕鬆，下班後的他如今正在家門前，利用竹竿和電熱槍製作放弓箭的箭筒，這是頭一次嘗試作這玩意，他希望能在工作之外兼做些手工藝賣給遊客賺錢。

弓箭已經和 Rudao 以往製作、使用的形式不盡相同了，Rudao 專心地觀看，注意每個人的狀況和分數，表情仍一如以往顯得平靜，沒與他人有太多的交談。孫女好像也頗投入這情境，不哭不鬧待在爺爺懷中，祖孫就這樣坐在場中的一角靜靜看著。除了射箭者外，一旁觀眾的年齡顯然都比 Rudao 少了十幾歲，社區裡和他年齡相近的老人並沒有出現會場中，他們在對面人行道的水泥墩上，不說話地圍坐著。不遠處幾位中壯年族人也坐在人行道上，喝飲料談論著社區事物。

晚餐後，Rudao 在客廳繼續看著新聞。畫面裡盡是有關總統選舉造勢的消息，雖然電視中的文字和播報聲是 Rudao 不熟悉的中文，他仍仔細地收看，注意各

Saumah 和幾位鄰居過來食用，幾位族人聞到雞酒的味道，也進到屋內，「哇！燒酒雞」、「蕗蕎」、「今年第一批的箭筍ㄟ」，一陣驚呼之後，便拿起碗筷盛了湯或坐或站的大快朵頤一番。到教堂開會的牧師路過，也走了進來端湯離去。小小屋子被七八個人擠的水洩不通，幾位婦女帶著剛學會走路的小孩進來，不時有人來來去去，好不熱鬧。「Loking，你這蕗蕎怎麼賣？」她們不忘詢問蕗蕎價錢，並購買了好幾把。不一會功夫，桌上菜餚和整鍋雞酒已被清理一空，喧鬧聲伴隨人潮漸漸消失。Saumah 也已在用餐一半時，便急著回家拿資料到教堂開會了。

會議主要討論明天將發給教友的週報內容，包含這一週來各組聚會情況和奉獻金額，聚會預報，教會收支，值星工作輪值，教會、社區協會活動消息，以及明天禮拜的程序內容。每週主日禮拜時上教堂的教友都能拿到這份週報，這是瞭解教會狀況的資訊來源。Saumah 報告這一週來教會收支的情形，以及社區協會需要表演配合的事項，其他長老、組長也各自說著執掌內的工作進度。牧師向大家告知總會、中會及其他教會活動訊息，一群人討論著要不要參加，由誰參加，費用支付等問題。在大部分的活動中，Saumah 成爲大家公認最適合出席的代表，而她沒有任何推託，點頭答應。

一個小時的會議結束緊接是青年會團聚。Saumah 留在會場中，她還得負責教導這些學生認識母語。活潑嘈雜的氣氛充滿了整個教堂，以國中生爲主的青年會成員一一出現。Saumah 帶領他們祈禱後，便拿出教材，一字一句教導他們唸著太魯閣語發音的物品名稱和聖經條文，並解釋文字意思。隨後成員的讀書分享，她繼續留在場中，參與討論和見證。他們說著這一週台所報參加活動的人數。Rudao 希望有更多人能站出來加入這些活動，他可不想讓這幾年得到的福利津貼被取消，也希望真正有在爲原住民著想的政黨能夠當選。

「...紅塵呀滾滾／痴痴呀情深／聚散終有時／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夢裡有你追隨／我拿青春賭明天...」包廂內震耳欲聾的喧鬧聲不絕於耳，Rudao 走到屋外，老婆正坐在小板凳上和鄰居聊天，他坐上一旁的水泥墩，翹腳弓著身體，一如以往雙手在胸前交叉，側耳傾聽她們談話。四兒子秋福不久前剛下山，喝的醉醺醺在一旁公共電話打給屬於前妻的女兒，胡言亂語說著自己的思念與質問對方不體諒。Rudao 沒有干涉或與他交談，仍舊靜靜地坐在街道上，繼續和其他人稀疏的對話。老婆偶爾戲謔 Rudao 拗執個性與生活上的糗事，幾個人開心笑著，Rudao 也靦腆地笑了起來。微涼的晚風吹過，比起沒開冷氣的屋內涼快許多；每逢週末總會增加的車潮不時從眼前經過，「咻！咻！咻！」的聲響和速度他們似乎已經習慣，就這樣看著路面。

來感受上帝神恩的經驗，也七嘴八舌的討論詩歌比賽時的種種細節，Saumah 在旁不時給予意見。隨後成員們開心地練習他們最喜愛的詩歌創作演唱。

Saumah 走出街道上。下午在家門前獨坐的老人已經進到屋內，取而代之是幾個剛下班的青壯男子藉著酒精互訴生活壓力；低矮的圍牆、開著的大門擋不住居家生活，幾戶人家在屋簷下用餐喝酒，客廳裡的電視不停播放畫面，麻將聲也隱約可辨。Saumah 在街上和族人閒聊幾句後回到教堂，一片感恩聲中青年會隨之結束，幾個也是合唱團的成員留下，他們要繼續不久後的合唱練習。

原本是教會婦女會的時間，由於一個月後要參加詩歌合唱比賽，牧師決定利用這時段加緊練習。Saumah 的歌聲和技巧在合唱團中表現優異，女兒遺傳到媽媽的肺活量及音質，嗓音更顯渾厚高亢，是合唱團中最主要的演唱者。幾位成員有事無法參加，其他人在牧師帶領下，繼續練習比賽的曲目。不久前教授母語的空間和人員，此時正被要求中文發音的標準正確。每個人手上拿著樂譜依照隊形站立，看著牧師的眼神和手勢哼唱，唱到牧師不滿意之處，大家停了下來加強此段練習，重頭繼續歌唱。幾位男士的低音始終達不到牧師要求，一群人就這樣不斷來回反覆練唱。感冒的 Saumah 身體有點微恙，不停喝水止咳，她不想錯過任何練習機會，她喜歡這樣唱歌，唱出對上帝的感恩和讚美。

街道上漸漸安靜下來，站在屋外只聽見教堂窗戶中傳來的歌聲，和上方不停歡唱的卡拉 OK。約定好明天練習的時間後，一個多小時的歌唱結束，眾人帶著略顯疲憊的神情離去。幾個年輕成員正整理明日主日禮拜的場地，將座椅一一擺放整齊，「等我一下，我先回去洗個澡再來跟你

週間的晚上八點，Rudao 老婆總在房間看著她最喜愛的連續劇－－「我一定要成功」。節目以她不熟悉的國語發音，主要講述一位美容院長大任職工廠秘書的女孩，進入國際彩妝集團，歷經許多性格環境各異的人事物，夢想成爲一流彩妝師的過程。劇情以溫馨、勵志、逗趣爲主，Rudao 老婆已經固定收看好幾個月了，而 Rudao 因無法長期收看，對於劇情內容不甚瞭解，每週五下山時，他只能坐在一旁陪著老婆觀看，直到十點節目結束，老婆釋出遙控器，他才迫不及待將電視轉至 Z 頻道，繼續收看最愛的摔角。

週末的夜晚沒有這樣的困擾，Rudao 已經洗完澡回到房間，打開電視看著喜愛的頻道了。赤裸上半身的男選手正站在擂臺上，戴著面具使用掌擊、肘擊、水平劈擊、膝擊、踢擊、回馬等技巧，加上「金臂勾」、「猛虎 91」、「泰山壓頂」、「關節技」、「螺旋坐擊」等招式相互格鬥，Rudao 躺在床上看了許久仍不覺睏。雖然知道節目中的演出是早已套好招的，但 Rudao 認爲比賽精彩的元素也就在如何接招、受招和破招，好的摔角手不會躲掉對方攻擊，而是正面迎接挑戰；必須使出困難的招式，破解困難的招式，接下恐怖招式再反擊；過程的真假和結果並不是關鍵，勝負可能早已經被指定，但重點在如何打出讓觀眾認同的比賽，這也是摔角吸引 Rudao 的地方。

12 點節目結束，緊接的劇情長片得不到 Rudao 青睞，他關上電視，就著同樣的姿勢睡著。

們講。」Saumah 離去時對他們說。她要將稍早記錄的週報內容交代這些懂得電腦操作的成員，將週報整理影印好，這樣明天就能在主日禮拜前發放給教友了。

Saumah 回到家裡準備好好休息。哈路和女婿已經出門打獵了，北埔回來的女兒在哈路房間看著綜藝節目，雅各、亞福和亞伯在一旁玩著跳棋和塑膠玩具。「妳什麼時候要回去？」「等會他們（哈路和丈夫）會打電話給我，把他們接回來後我就走了…」女兒說。稍許閒聊之後，Saumah 走到房屋左側加蓋的鐵皮屋，那是她和大女兒的房間，旁邊倉庫堆滿外人所送的舊衣褲，數量相當於 8、9 個舊衣回收箱大小。不到三坪的房間裡有書桌、書架、木質大衣櫃，以及木棍架起用布蓋住的整面衣櫥；牆上掛著傳統服飾、圍巾衣飾、竹簍、當選模範母親時的紅色綵帶，以及一大疊電話費、水電費、信用卡各式帳單；書籍期刊、資料夾、化妝用品、衣服、棉被等整整齊齊的擺滿整個空間，唯一空出的木質地板是母女兩人睡覺之處。大女兒已經睡著，Saumah 走到桌前打開小燈，拿出聖經晚禱後，躺在女兒身旁入睡。

四點半的清晨，天仍是一片黑暗，沒有任何即將天明的徵兆，除了四面八方偶爾傳來的雞啼。

地面殘留雨後的潮濕。社區裡一片靜悄悄的，靜的讓人只聽見高處幾聲麻雀響。幾戶人家的「大門」[91]難得闔上，不若白日家裡沒人時仍開著的景象。屋內和天空一樣漆黑安靜，只有幾戶人家的電視引人注意，不知道是早起的收看還是夜晚忘了關，畫面無聲播放著。兩位男性族人橫躺在屋簷下的沙發上，椅腳散落幾十罐的啤酒空瓶。除此之外街上沒有任何人的身影，除了一兩隻狗兒在街上低頭尋找食物。

夾雜在住戶之中毫不起眼的鐵皮建築已經開著日光燈，這是砂卡礑教會。Saumah、Loking、牧師和兩位約六七十歲的女性族人已經做完早禱，在教會裡繼續圍著同一張桌子安靜又輕鬆地聊天。

「以前我上去講的時候，甚至還看不到牧師呢…有時候做禮拜的時候，還

看到牧師在下面準備呢...」

「...我爸爸說以前日本警察會到山上抓我們，說信耶穌是邪教，以前教會常常沒有牧師，真的很辛苦...」

他們在四點半的時候到教會來，於牧師的帶領下一起早禱，感謝神賜予生命氣息，祈求神引導接下來的一天，也更新他們自己。一群人接著談論對經文的感想，過往宣道、信教的種種，和最近的遭遇與見證；透過聖經中的某段故事，與自己的生活連結，從中得到怎樣的啓發。Saumah 穿著印滿各式花紋的簡便薄麻上衣，看來極爲涼爽，褲子則是常穿的白色 AB 褲。她專心地祈禱、做筆記，也提出比其他人更多的想法意見。結束後他們一如往常地聊著以往聽老人所說或自身經歷的種種「故事」，以及談論其他教會所發生的事情。語氣裡充滿對過往事蹟的稱讚、光榮，對不同派系行事風格的莞爾和無奈。

微弱的光線漸漸暈染開來，一片氤氳籠罩著太魯閣峽谷的山底，使五點多峽谷口的民樂社區一片霧茫茫的，從高處望下彷彿處在一種世界剛創生時的煙靄之中。

教會例行的早禱和閒聊在將近六點時結束，Saumah一群人走出教堂。Hogan的阿姨聽到Loking昨天揹了蕗蕎下來，特地過來向Loking購買幾包準備送給朋友。見到鮮少碰到的熟人，Saumah熱情將手放在對方肩膀，肩並肩和她聊天。她們一起至Loking家買蕗蕎，然後像是押著對方似的，Saumah和Loking將她留在Saumah家的屋簷下聊天，詢問對方近況如何，在三間屋做生意、耕作的情形[92]，以及國家公園的反應。當然，Saumah和Loking主要希望能在談話中吸引她過來教會，他們認爲對方最近生活的不順遂和困難正是需要上帝幫助的時候，也相信上帝能夠讓她克服困難，進而瞭解真理。Hogan阿姨沒有對上帝多加詢問，就只是這樣聽著他們的敘說，偶爾點點頭回應，最後答應早上會過來教會做禮拜。Saumah和Loking顯得很高興，Saumah陪著對方回到姊姊家，碰巧遇到早起的族人在家門口聊天，一群人站著聊了一會後，便張羅桌椅，拿出茶和點心在檳榔攤旁聊了起來。

Rudao 的太太已經拿著垃圾袋在人行道上撿拾昨夜族人飲酒狂歡後，屬於她的戰利品：啤酒鋁罐、玻璃瓶等，還有其他人隨意丟棄的保特瓶、鋁箔包。幾十分鐘的時間，她已經撿了一個正常垃圾袋的份量了，週末的清晨比起週間，總是有著更多的收獲。Rudao 還在床上，昨夜的他由於觀看摔角，直到近 12 點才睡覺，如今似乎感受到老婆已經起床，他也慢慢醒了過來，將棉被折好之後，穿上褲子下樓。

受傷的那陣子，由於無法上下樓梯，Rudao 和老婆曾經搬到一樓後方的廚房住了好幾個月。後來腳慢慢恢復了，患有許多老人疾病，走路一跛一跛的老婆雖然認爲年紀大的他們應該繼續住在一樓比較合適，但在兒子的建議規劃下，Rudao 和老婆搬回到二樓的房間，把一樓留給兒子做「生意」－－曾經是照相館、麵攤、撞球店，如今是重新裝潢過的兩間卡拉 OK 包廂。

Rudao 的媳婦和三個孫女還在隔壁房沈沈地睡著。他手摸著扶梯，一步一步緩

聊天的族人裡以大禮人居多，雖然兩個部落已經共同搬遷至同一社區，在社區裡仍很少看到大同和大禮的居民可以一起坐著聊天，大部分的時候他們以各自的姻親和地緣團體爲對象聚攏。像眼前這樣出現大同的Saumah來到大禮的住戶區聊天，算是很少見到的畫面[93]。

「…縣政府沒有重視我們民樂的箭筍促銷，縣長這次聽說不會參與開幕式，都是那個鄉長不夠力…其他地方的箭筍都幫他們賣到台北了，我們的就叫我們自己想辦法…」[94]

「好險有農會幫忙，幫我們募款，也請到農業局長來，還是農會有辦法…」

「去年跳那麼多舞辦那些活動，結果遊客來一堆，箭筍都沒買，好像我們在幫公所辦活動，這樣不對，我們主要應該是要賣箭筍…」

「…鄉公所還用我們的名義去募款，結果錢沒發下來給我們，經費也只給一點點而已…」

上帝不再出現於話題之中，他們聊著社區裡的八卦、山上農作的情形和即將開始的箭筍季活動。言談間盡是對縣府和主辦單位的不滿。一早喝醉酒閒晃的 Masau 和 Isau 經過，Masau 講些無俚頭的話語，惹得他們哈哈大笑，Isau 則依舊被當作隱形人，引不起注意。

Saumah 看看手表，已將近八點。她向眾人告別起身離開，因爲她得去看看主日學校進行的情況了。主日學校是由教會的青年會成員－－主要以國高中生爲主－－擔任老師，利用說故事、遊戲或唱詩歌，在教會內教導參加的幼稚園和國小兒童認識耶穌，接觸聖經。Saumah 曾擔任主日學校校長好一陣子，社區內許多中壯年族人慢地下樓，腳步不像以往下山時俐落、堅實，好像不是很習慣這種統一步伐、固定間隔式的樓梯。樓梯上有秩序地擺了好幾雙鞋子，主要以女鞋和小孩子運動鞋爲主。他穿上黑色皮質的拖鞋，簡單的盥洗後，將鐵捲門放到三分之二處，讓戶外微亮的光線透進客廳。然後拉開玻璃大門，走到街上。

「老闆，兩份蛋餅，一杯奶茶」

「奶茶一樣是中杯的嗎？」

Rudao 點點頭。

他已經走至將近 300 公尺遠處的西式早餐店，向店家點了兩份蛋餅一杯奶茶。中間當然也有其他早餐店，但 Rudao 總是固定到這裡幫太太買早餐，「花蓮的不要，新城的不要，她就只喜歡吃這間。」他說。由於長期且固定的購買，原本 56 元的價錢，40 歲出頭的漢人夫妻固定算他 50 元，而 Rudao 也已習慣這樣的默契，總是帶著剛好的數目。

太太已經回來，拿著掃把打掃客廳和門口的人行道。客廳依舊顯得陰暗，儘管 Rudao 已經將鐵捲門完全打開。由於重新裝潢過的關係，客廳只有以往三分之一，不到 3 坪的大小了。壁面還是幾十年前相館所留下的黃色，除了一套合成皮質沙發組、家用冰箱、超商常見的飲料冷藏櫃、以及牆上的酒架外，沒有其他的物品。冷藏櫃空蕩蕩的，只有幾罐玻璃瓶裝的台灣啤酒，相較之下冰箱的菜量則顯得豐富許多，足夠一個家庭吃上三四天，其中許多是爲了應付客人的點菜所需。Rudao 把老婆的早餐放到沙發桌上，自己則準備開著搬運車，到四、五公里遠的新城（托博闊）買隔天要帶上山的肉。

走到熟悉的幾個攤位，老闆熱情和

都是她在山上教會所教導過的小孩，如今這些人許多都已是教會的主要幹部。女兒 Rimi 在台上帶著學員禱告，並稱頌他們今日的表現，Saumah 站在教室門口，摸摸一個個離去小孩的頭和臉頰，臉上一副心滿意足的表情。

她回到家開始準備九點半即將開始的主日禮拜。家中還一片靜悄悄的，Isau 在外與 Masau 四處找酒喝，哈路深夜才與妹婿打獵回來，正在家中呼呼大睡，患有癲癇、智能障礙的女兒在屋簷下搖擺身體獨自玩著撲克牌，兩個孫子：雅各、亞福則剛結束教會的主日學校課程。屋子的門依舊沒有鎖上，甚至都是半開半掩著的，有時就算家裡的人都不在，門也很少鎖上，Saumah 認爲這裡根本不會有小偷來光顧，就算來了也沒有什麼值錢的玩意會被帶走。她進入房內換上一套正式衣服，也整理等會要帶的書籍資料。

Saumah 穿著珍珠白的襯衫，底下則是黑底白直條紋的絲綢長褲。上衣外加上一件看起來極爲古典正式的黑色絲質背心，那種兩側靠腰部分附有口袋的款式，鈕釦也是大到幾公尺遠外就能看見，Saumah 將背心以及上衣的鈕釦全都扣了起來，她覺得這樣才是對教會和上帝的尊重。閃耀絢爛光芒的髮夾將她的頭髮夾在腦後，就像古裝劇裡俠士常綁的那種髮型一般。配合亮麗髮夾的還有顯眼的心型綴飾耳環、十字項鍊，以及腳上那雙鑲著亮片的高跟鞋。她戴著細框老花眼鏡，深邃立體的五官頓時秀氣斯文許多，全身的裝扮配合嘴上頗爲濃厚的口紅，散發一種俐落、自信的貴氣，與山上隨意不拘的穿著完全是在相對的兩端。

幾位青年會成員還在台上練習等會要表演的參賽曲目，即將開始的主日禮拜，來到教堂內的人一如往常只出現了一

Rudao 打招呼。就像早餐店的夫妻一樣，他們清楚 Rudao 的口味和需求，看見 Rudao 走近，手上便拿著幾樣固定買的食物詢問，也推薦攤位上今日新鮮的食材。Rudao 拿起有興趣的魚肉問了問價錢，在心中盤算一會，接著告訴老闆需要的種類和數量。同樣的方式也用在青菜選購上，只是端詳的時間少了許多。他習慣先採買魚和排骨，再將所餘的錢購買青菜、蔥蒜等乾貨。半小時的時間，一大尾吳郭魚、100 元排骨、可以久放的高麗菜和小黃瓜，以及最愛的蔥、香菇、麵輪等乾料已經買齊，總共花費不到 300 塊，足夠上山五天的食用了。Rudao 滿意今天的收獲，自從老婆 10 年前因病無法上山後，這幾乎就是他每週上山固定的菜單和花費了。

Rudao開著時速不到20公里的搬運車慢慢回到家裡。將青菜放至冷藏室後，熟練地在廚房中將吳郭魚的魚鱗剔除，內臟清理乾淨，並清洗魚鰓，連同排骨一起放到冰箱的冷凍室。如此一來，當明天回到立霧山時，他就能確保魚肉仍保有一定的鮮度，也可以因爲解凍而立即煮食保存了[99]。

忙碌了好一陣子，Rudao 看看手上的時間走到二樓。他將聖經、詩本放入手提袋中，連同老婆的背袋也一起拿下樓，然後坐在客廳，看著電視機裡的摔角比賽，等待一個小時後到教會做禮拜。

半。Saumah 忙碌穿梭在場內外，一方面跟做禮拜時才會碰面的族人握手寒暄，一面也招呼著大家進場。進場的人愈來愈多，臉上多半帶著剛睡醒的倦意和洗臉濡濕的髮梢。

九點半的時間已到，牧師上台帶領大家做禱告，底下每個人低下頭雙手合十的聽著。

「……我們要感謝你，今天是我們敬拜的日子…求主祝福我們，讓我們被聖靈充滿，讓那些魔鬼，擾亂我們的靈離開我們的教會，阿門！」

身兼婦女會幹部、合唱團主唱，也是 Saumah 女兒的 Rimi 上台，以宏亮渾厚的嗓音，教導大家用母語唱著敬拜讚美的歌：

「我們活著的時候／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造物主全心歡唱／因為他的愛永不變／我們心靈因祂歡喜／耶和華／全能主／獻上我們的生命都歸於上主／齊聲稱頌／耶和華／齊聲讚美／耶和華」

「來，大家站起來，這樣聲音比較清楚，也比較有力量，今天證道的主題是『你要大大張口』，大家要把你的嘴巴打開…」

眾人跟著站了起來，搖擺身體有節奏地拍著手跟著唱了好幾次。輕快嘹亮的歌唱中，每個人精神恢復許多，不知不覺空了三分之一的位子也已經坐滿教會的信徒，小小的空間裡擠了約 50、60 人，主要以 35-65 歲的中老年人爲主，而女性也明顯的比男性多了許多。

Saumah 坐在講台前第一排，閉著眼專心輕聲地唱著，臉上一副投入的表情。

琴鍵彈奏著舒緩的旋律，眾人漸漸停止歌唱，只剩 Rimi 緩緩地說著：「親愛的

（Rudao 在 30 公尺外的德魯固教會做禮拜。）

從手提袋拿出的聖經和詩本放在椅背凹槽中沒打開翻閱，偶爾拿出教會週報在會計部分端詳許久，對於牧師所說的內容，Rudao 似乎沒有多大興趣，大部分時候他弓著腳雙手交叉環抱胸前，瞇著眼像是打盹又似沈思般看著前方椅背。有時聽到感興趣的地方，他托著臉頰側耳傾聽，臉上一副凝思又懷疑的表情。整個禮拜過程，何時站起唱歌，何時低頭默禱 Rudao 熟練地配合，但也好像只是行禮如儀跟著做，沒有太多驚奇感動的表情，除了一對夫婦抱著出生不久的嬰兒進入教堂讓牧師命名受洗時，Rudao 才睜大了眼，喃喃說著：「喔！這麼小的孩子要來受洗了啊」。

眾人起立再度跟著鋼琴聲讚頌上帝，Rudao 同樣站了起來，低頭閉著眼睛，將手放在椅背上。雙唇緊閉，並沒有張口跟著哼唱，只在最後與眾人一起喊出：「阿門」。

主耶穌我謝謝你，我們有健康的身體都是你給我們的。一個禮拜的時間你帶領我們，讓我們看到很多也學習很多…因為有你我們才不會被邪靈所帶走，…困難的時候你幫助我們，喜樂的時候你與我們一同快樂…我將這樣的感恩獻唱給你，奉耶穌的名，阿門」

眾人繼續唱著另一首熟悉的讚美歌。

「…是不是因為我有罪我不知道，我們是平凡的人不是神…我碰到很大很大的困難要想一想，是不是因為我有罪？是不是罪隔絕了我和上帝才會如此？…我們來一起禱告，求上帝幫助我們每一個人…他不看你醜，不看你窮，只看你有沒有一顆心……你若認為自己沒有罪，這樣光是想就有罪了…」Rimi 在歌聲中用麥克風說著。

近二十分鐘的敬拜讚美緩緩結束，鋼琴繼續演奏，教堂內每個人開始交握雙手低頭激昂快速的喃喃唸著對上帝的感謝和懺悔。「…是的，我們都是有罪的在你面前…主耶穌我們說了什麼，聽了不該聽的，看了不該看的…你來潔淨我們，讓我們更親近你…」Rimi 說。

「我們將自己獻上給你，我們認我們的罪…感謝所有的恩典給我們，在這一個禮拜當中，你是不喜歡生氣的上帝…祝福我們，讓我們有向上正面的思想…阿門。」眾人低頭聆聽 Saumah 恭候上帝的話語。

講道前牧師向大家宣布 Saumah 在北埔的外孫亞伯參加詩歌比賽得到第一名的消息，Saumah 抿著嘴靦覥卻又不失喜悅地笑，牧師希望亞伯下禮拜能來教會見證，「他會來唱歌」，Saumah 說。接著牧師請參加青年組詩歌創作比賽得了「最佳勇氣獎」的成員上台分享心得。「…雖然我們難過，在世人眼裡我們不是第一名，但在上帝的眼裡我們是第一名」臉上一副稚氣又

害羞表情的青年會代表說。

Saumah帶領大家讀著羅馬拼音的詩篇 81 篇 8-10 節[95]。青年會成員接著上台演唱比賽的兩首歌曲，一位女性成員唱到「…就像一生戀人…」時哭了出來。

牧師接著爲青年會成員加油打氣，說信心是非常重要。接著便打開聖經向底下信徒講道。他講述日本時代族人爲了信耶穌就算被村長和警察勸誡、毆打甚至監禁仍不屈從的故事，上禮拜見證一位死刑犯在法官和牧師的幫助下最終信教悔改，以及自身小時候信教的辛苦，然後向信徒解釋詩篇 81 篇 8-10 節裡的文字和上帝旨意。牧師講道的整個過程常常以「故事」的方式敘說，一個故事之中往往還夾雜其他故事，族人似乎喜歡這樣的演說，在底下聽的入神，當然也包括不時做筆記的Saumah。

身爲長老，雖然不是牧師，Saumah在有些情況下也必須上台講道見證，有時候聽著台上牧師的解說，她在心底偶爾會有些抱怨，認爲牧師誤解或只是表面地解釋經典的文字，並未深切地說出上帝所要傳達的意旨。Saumah 認爲自身種種慘澹、困苦的經歷讓她瞭解上帝真正所要傳達的真理，而她也非常滿意自己在某些見證或演說時的表現,「很多牧師跟信徒都說我講的比他們好，因為我真正經歷過那些，我是用『心』在見證的…」Saumah 曾這麼說。

Saumah 離開會場，到不遠處的部落客廳開會，會議是由社區協會理事長主持，討論箭筍季活動要如何與其他公部門合作爭取經費和促銷箭筍，以及透過網站行銷的方式。身爲協會理事和出納，Saumah 得出席會議,也時常在會議中表達看法，並得到理事長和其他成員相當的重視。但 Saumah 覺得協會的運作和效率始終無法提昇，對於經費使用和方向也有不

同思考，加上這些工作占據她許多奉獻教會的時間和精力，漸漸地 Saumah 想淡出社區協會的參與，全心奉獻於教會。儘管如此，她還是盡力的配合參與，也繼續獲得其他成員的倚賴。

「…我們要大大張口，訴說神的愛，讚美耶穌的恩典，禱告讓聖靈充滿我們。哈利路亞！」「阿門」眾人回答。

牧師接著帶領大家為世界和平及福音充滿、為台灣弱勢團體未來、為基督教總（中）會宣教訓練、為砂卡礑教會各項活動組織事宜禱告。除此之外，每個人也各自為自身的事祈禱，狹小封閉的空間裡頓時充滿獨立卻又和諧的默唸聲，彷彿同個合唱團的成員正各自唱著不同歌曲一同演出似的。感謝、讚美、崇敬、認罪、祈求、代求的交響樂。

信徒在牧師的指引下，把手放在他們生病的地方，「…我們愛我們的身體、家庭…你的恩典、意志將占領我，你的聖靈將充滿我，我們奉這個靈來醫治，寬恕我們…」牧師高舉雙手，以禱告為大家醫治病痛。接著眾人吟唱書中的聖詩，在歌聲中傳遞繡有十字架的紅色小棉簍，一些信徒拿出數十至數百不等的錢放入簍中，交給在此時匆忙回到教會的 Saumah，等待會後清點記錄。

身為本月值星長老，Saumah 拿著週報上台向大家報告一週來所得到的奉獻收入、砂卡礑和其他教會的活動，以及禁食禱告、詩歌比賽、開會訊息等，希望族人有興趣可以參加；接著也替協會公布關於箭筍季活動和國家公園部落音樂會的消息。

詩歌、祈禱，然後詩歌。過程中唱不完對上帝的感恩和讚美。一群人最後依慣例在「在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的歌曲中，互相握手一一離開。

居民各自回到自己家中，Saumah結束社區協會的會議，繼續到辦公室和教會其他長老執事接受牧師的增長訓練[96]，也就是學習如何吸引更多族人信教、接觸教會。期間婦女會成員開始從自家端來豐盛的菜餚，紫心蕃薯、醃蘿蔔、猴肉、蕗蕎、山羌肉、蝸牛、白菜、箭筍、兩條糖醋魚和箭筍豬肉湯，一會的功夫已經擺放在剛才講道的會場裡。近一個小時後，Saumah和教會幹部從辦公室走了出來，剛才消失的居民也早已聚集在會場，直到牧師宣布開動，擺滿菜餚的幾張長桌頓時掩沒在人群裡，沒有多久的時間，兩條魚只殘留尾巴和魚頭。

Saumah 將書籍資料放至家中，繼續回到講堂。大夥早已夾了菜坐在位子上邊吃邊聊著，談論菜色中的蕗蕎和箭筍，也關心彼此近況和這陣子耳聞的消息。Saumah 不疾不徐地吃著，席間不時得回答居民對社區協會和教會活動的詢問。喝醉酒的 Isau 坐在小椅子上自言自語說著沒人理會的話，像個隱形人似地沒人要他趕緊吃飯，即便是幾小時前才希望大家不要放棄任何一個人，要對所有人付出愛心和關心的牧師，也完全不理睬坐在旁邊的Isau，甚至戲謔地說著：「你小聲一點好不好？」旁人聽了不禁笑了起來，Saumah在旁也尷尬地笑著。Isau 覺得無趣走到德魯固教會的聚餐處，和同樣酒醉的 Masau在那比手劃腳地吃著。

教堂內滿桌的菜餚不一會兒功夫已經所剩無幾，居民吃完飯後滿足離去，只剩努力將菜尾吃乾淨的 Saumah 和負責整理環境的青年會成員留在教堂內，回顧幾天前在美崙詩歌比賽的情形，商討一個月後，下場比賽的演唱人員、歌曲和形式。「他們唱○○教會的歌，沒有改變，所以會輸」、

結束了主日禮拜，不像其他人留下來等待教會提供的午餐，Rudao如以往般和老婆爬著數十公尺長的陡峭樓梯回到家中。他專心地將客廳電視轉到NHK頻道，電視裡正播放十幾分鐘的午間新聞，關於日本當地的新聞快報。Rudao和老婆等待隨後將播出的「業餘歌唱大賽」[100]，這是他們都喜歡看的節目。爺爺牽著孫女上台合唱，兄妹上台演唱母親愛聽的歌，打扮素樸的女子獨唱某人的演歌等，隨著判定過關與否的獨特鈴聲，Rudao和老婆就像參賽者般的「啊」的驚嘆，然後高興或搖搖頭地說出所看到的結果。12 點節目結束了，他們終於甘心地離開電視機走到廚房。桌上已經擺好媳婦煮好的菜：放山雞湯、白菜、煎魚和剝皮辣椒等，Rudao吃了近 1/2 的魚，以及好幾根剝皮辣椒，雞湯同樣是他的最愛。

稍微整理了廚房之後，老婆走到二樓房間準備休息，Rudao 繼續回到客廳收看午間新聞。氣象和政治一直是 Rudao 的最愛，尤其是關於總統和選舉的新聞。紅衫軍倒扁那幾個月，不管在山上山下，透過廣播電視 Rudao 一直密切注意相關發展，他不希望國家動亂，更不想見到支持的對象下台。歷次選舉公職人員的日子，他不放過任何機會投票表達立場；有關土地使用、族群正名自治以及鄉公所、社區協會的會議，他也從不缺席，並時常發表意見和疑問。不久前社區舉辦執政黨候選人成立大會，他在前一晚打電話給主持人，希望能以頭目身分上台發言，讓底下聽眾能夠瞭解真正替原住民著想做事的政黨及候選人。

「○○黨執政時，我們沒有老人年金、健保卡，○○黨執政後，我們都有了…政府

「比賽前我們在會場外一定要再禱告」、「…我們在許多地方都表現不好，這些我們一定要改過…」大家七嘴八舌地發表意見，Saumah 也提出想法。「少說話，多禱告就好了」，她說。Saumah 帶著略顯疲憊的神情回到家中休息。因爲下午還有一連串的活動等著她呢。

「太平天國有個誰說他是耶穌的弟弟耶」

「誰？是誰？」

「就是那個要殺了皇帝的啊，叫什麼名字的…」

Saumah正和牧師以及合唱團成員坐在砂卡礑教會九人座的廂型車上。幾個合唱團的青年－－主要是Saumah的孫女和外孫們－－談論著近日所學的南京條約、鴉片戰爭、割讓北京等歷史事件，沒有人能正確地說出問題的答案－－即使是大人，卻都努力地思考猜測。由於感冒的關係，Saumah一上車便閉眼休息，看得出身體極爲疲憊，卻仍堅持參與。週日一整天的時間，除了早上固定的主日禮拜，Saumah常常也得和主要幹部，在下午時像這樣到一些地方參加教會相關的活動：長老執事訓練、教友住院或喪事探訪、教會新任牧師就職典禮、詩歌合唱比賽等。這禮拜他們安排要到北埔，參加由花東各地教會爲高齡 90 歲的傳道[97]所舉辦的生日感恩禮拜。

北埔鐵道旁，一個寧靜社區的透天厝把老人年金提昇到 6000 元，確實照顧到我們每一個老人。我不抽煙、喝酒、吃檳榔，一個月 6000 元我可以買到米，很夠用了…」Rudao 說著前一晚準備好的講稿。

「難道你兒子都不孝順你嗎？」主持人戲謔的問。

「有政府照顧我就好了。」Rudao 楞了一下後回答。

預定三分鐘的時間，他慷慨激昂地演說近十分鐘仍未結束，主持人半哄半強迫拿回麥克風，Rudao 終於微笑又不捨地離開講台。

一旁的沙發上媳婦正在餵食兩個三歲的雙胞胎女兒，新聞報導夾雜著母親對小孩的吆喝聲，一點也沒影響 Rudao 看電視的興致，他專心地看著，與媳婦和孫女沒有任何互動與交談。不久媳婦帶著小孩上樓睡覺，昏暗的客廳只剩 Rudao 一手托著臉頰，姿勢由正常坐姿變成與沙發平行貼齊地盯著電視，一副入神或失神般的表情。最後他將頭枕在扶手，整個人自然地橫躺在沙發上，瞇著眼睡起午覺。桌上電視繼續閃爍畫面。

Rudao 醒了過來，確定所有新聞都看過一輪後，將電視轉到 Z 頻道，看著電視裡兩位日本女子穿著貼身鮮豔的戰鬥服或馬甲在摔角場上互相搏鬥，之後是身型更爲魁梧的西方女子同樣以手、腳甚至頭做爲武器拼命地攻擊。他躺在沙發上繼續收看，老婆醒來在旁待了一會後，獨自走至屋外人行道閒晃。兒子不久也下樓，早上八點下班的他直到剛剛才醒來，準備到廚房用餐。

裡，擠滿了來自花蓮台東的原住民教會成員。他們都是來參加曾到自己部落服務奉獻，爲上帝傳福音、宣教的 90 歲傳道生日感恩禮拜。山東籍的傳道於 1949 年和政府一起來台，始終未婚待在各部落宣揚主的真理，Saumah 年輕時，他在大同部落的教會證道好一陣子，之後仍時常回到山上，住在 Saumah 家，教導她許多聖經的義理。如今傳道依然十分關心搬遷後砂卡礑教會的發展，時常詢問 Saumah 教會相關事務，有何需要協助的地方，也奉獻不少的金錢在教會未來的籌建上。

「…保羅以神的慈悲勸我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上帝期待我們在每一個屬神兒女的身上活出聖潔品行，這是上帝基督徒的生命記號…」。

默禱、帶動唱、唱聖詩、證道等，整個生日感恩的程序如同幾個小時前的主日禮拜，牧師稱頌傳道的爲人，講述這位傳道如何體現上帝所要傳達的愛和真理。Saumah 在底下專心地傾聽，遇到契合處點頭稱是，拿起筆在聖經的空白處－－早已寫滿密密麻麻只有她看得懂的文字－－記錄當下的心得與收獲，藉由這些筆記 Saumah 希望能夠幫助她在日後講道時，有更多的資料和思考。證道完畢後，各教會開始表演慶祝傳道生日的節目。

「春天已到／百花開放／蜂兒忙著採花香／夏天已到／看見麻雀／屋樑上草兒滿／世上的人到底為何事忙／唯有尋求耶穌／人生才有美好方向」

Saumah 和教會其他成員上台合唱這首「蜜蜂與麻雀」，和諧高昂的歌聲獲得底

節目在下午三點結束，Rudao 關掉電視走到屋外。幾個老人坐在圍住行道樹的水泥墩上，老婆也在其中。他走過去坐下來和年齡相仿的鄰居一起就著樹蔭閒聊。話題其實不多，大部分時候他們只是安靜不說話坐在那兒，看著旁邊幾位小孩追逐嬉鬧，或人行道上族人遊客經過的身影。人行道的另一端大同部落居民正坐在小椅子上喝酒聊天，喧嘩的氣氛和樹下這群老人明顯不同；再過去不遠處的籃球場，喜歡運動的部落青年不停跑跳，試圖向對方證明他們才是最強的；馬路上汽機車、自行車、重型機車、遊覽車等接連駛過，菜車、麵包車也出現在路旁等待居民光顧，由於價錢比起一般市場稍貴，生意始終乏人問津。

Rudao前方是另一個兒子的住家，他在自家開設麵攤，店裡也擺了撞球檯兼做副業。就像其他兒子一樣，賣麵的兒子與

下觀眾熱烈鼓掌。隨後阿美族、布農族、太魯閣族語，伴隨小提琴、鋼琴或清唱，教會裡頓時被各族的詩歌所充填；外省同鄉會則以「恭祝朱少清長老九十壽誕感恩紀念」的每個字爲句首，寫下共 30 句的頌詞，Saumah 和場內每個人一字一句跟著唸出。

切完兩個 20 吋的蛋糕，屋外幾張桌子已經擺滿菜餚等待入座。這是傳道外省同鄉會朋友承辦的筵席，燒鴨、牛肉、炸春捲、雞湯、酸菜肚片湯等，以及不常見到的刈包讓參加的人食指大動，每盤菜不一會兒功夫都被處理的乾乾淨淨，當然也包含了 Saumah 那一桌。由於菜色豐富多樣，Saumah 將足夠一夥人再吃上好幾餐的羹湯、雞腿、豬肉和蛋糕等裝入塑膠袋中，之中許多是同行女兒的需要，其他則是帶回與族人分享。離去時 Saumah 和傳道握手聊了許久，傳道關心地詢問新建教堂的進程，「要加油，要加油，你很努力，很棒，上帝會幫助你，祝福你」，傳道說。Saumah 點頭感謝，並邀請對方再回去她的教會指導傳道。

回到社區的Saumah沒有多餘時間可以休息，馬上又到教會中，與合唱團其他成員固定在禮拜日晚上 6:30 練唱。今天回來時已經晚了，一夥人趕緊至教堂，繼續練習昨晚的曲目。接著他們趕至十幾公尺旁的德魯固教會，與對方合唱團成員一起爲下禮拜在國家公園廣場舉辦的部落音樂會練唱[98]，曲目由不久前的教會詩歌變成慶祝豐收、結婚的傳統歌謠，歌詞從禮讚上帝轉爲對自然、偉大英雄的稱頌。

將近九點練習終於結束，Saumah 回到家中洗好澡換上輕便的家居服。哈路在路旁利用噴槍把昨日獵到山羌的皮毛燒捲刮除。雅各、亞福在旁看了一會後，繼續Rudao並沒有任何交談互動，始終坐在店內，對於父母出現未有多大反應和理睬，好像他們只是坐在外面不進來用餐的客人。Rudao確實很少進到這間離自家不過 20 公尺的麵攤，去年夏天家裡不時被斷電的日子[101]，Rudao耐不住家中悶熱，寧可選擇到幾百公尺遠的另一個兒子那吹冷氣看電視，也沒考慮到這休息過。

太陽西沈，幾個老人家各自起身慢慢走回家中。用過中午所剩加熱的飯菜後，Rudao 和老婆坐在客廳收看新聞，兩個孫女在客廳的地上爬行玩耍。

不久 Rudao 拿著清潔隊員剛剛發放，關於秀林鄉公所要正名爲「太魯閣鄉」的傳單至隔了幾間的牧師家，詢問傳單內容和用意。牧師是 Rudao 表弟也是好友，具有強烈族群意識和文化使命，對太魯閣族正名自治也投入頗深。他們討論鄉公所這次舉動的意義和影響，Rudao 好像不放心似地詢問爲何要攜帶印章和戶籍謄本，牧師費了一番功夫說明是爲了具名連署後，Rudao 才點點頭表示會攜帶證件出席，並繼續聊著關於社區居民、協會、鄉公所和國家公園的事，也談論其中主事者和相關人員的行爲。Rudao 沒有慷慨激昂地訴說，只在必要時候回應牧師的意見。整個

回到爸爸的房間收看禮拜天的綜藝節目。

房間裡只開著桌燈，Saumah 記錄完教會今日的收支－－教友禮拜奉獻、傳道生日禮金、油錢車資等－－和行程後開始晚禱，她感謝一整天經歷神恩，祈求主赦免可能的軟弱犯錯之處，並更新她的品行。桌上的燈已經關掉，房間裡傳來手提音響播放出的音樂。

「…哈利路亞，耶穌我們敬愛祢」。

過程在一種談話密度極低的節奏中進行，沈默占據了絕大部分。

回到家中，兒子和幾位朋友在客廳喝酒聊天，包廂內激昂高亢的歌聲持續未歇。Rudao 走到房間，老婆已經躺在床上準備睡覺，他看看牆上的時鐘打開電視，熟練地轉到 Z 頻道，繼續看著畫面中最愛的節目。

小孩、酒醉者遊蕩的身影漸漸減少，不久前還圍坐在一起聊天喝酒的人群也已經消散，只有狗兒在酒瓶和垃圾堆中尋找食物；居民或者入睡或回到屋內看著週末的綜藝節目，十點多的社區街道上冷冷清清，耳邊迴盪著電視喇叭的嬉鬧聲以及卡拉 OK 店裡傳出的陣陣歌唱。

---

[87] 當初在山上時，大同大禮便各自擁有自己的教會。

[88] 分別是 1998、1999 年Saumah當選模範母親的獎牌，上面各寫著「母教楷模」、「春暉萱堂」等字。

[89] 民樂廣場位於社區對面，台八線的馬路旁，是鄉公所向台電取回的公有地。哈路搭建的舞台是一個禮拜後箭筍季活動開幕，縣長致詞以及團體表演之用。

[90] 工作時段爲三班制，分爲 00:00~8:00，8:00~16:00，16:00~24:00 三個時段，每人不定時輪流。

[91] 或者應該只能稱之爲客廳門，因爲它與其他房間門的大小、材質和鎖頭都相同，就像一般常見的房門。

[92] Hogan的阿姨在特種行業中工作，一直沒有結婚。幾年前由於經濟不好，離開那個環境，住在姊姊山上的屋子。後來她獨自回到砂卡礑步道盡頭的三間屋，那裡還有她的土地，她在那趁著假期賣熱食賺錢。

[93] 當時在場的，除了 3 位大禮人外，還有Saumah的大叔，喝醉酒一早在閒晃的Isau和Masau。

[94] 不管從之前的報章報導和事後的情況證明，縣長有出席該項活動，並透過管道幫忙促銷。

[95] 81：8 我的民哪，你當聽，我要勸戒你；以色列阿，甚願你肯聽從我。81：9 在你當中不可有別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81：10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把你從埃及地領上來，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

[96] 這訓練固定於早上的主日禮拜結束後，11:00~12:00 在教會辦公室進行。

[97] 還沒有牧師資格的宣教士。

[98] 部落音樂會由太魯閣國家公園舉辦，2008 年預計舉辦 22 場，每月 2 場於週六下午邀請同禮部落協進會和姬望教會，輪流至國家公園管理處前方半圓形廣場表演。有歌唱、木琴、舞蹈等演出，以及文化市集攤位展售，Yaya在攤位中販賣竹筒飯和自製的生火竹器。

[99] 通常到山上後Rudao都先將魚炸或煎過，然後慢慢地料理吃上幾天。山上的低溫讓魚煮熟後，能夠保存好幾天。

[100] 報紙上的節目名稱爲「業餘歌唱大賽」，但日文爲「のど自慢」，のど是喉嚨的意思，自慢是自豪、以什麼爲榮之意。節目於 1946 年便開始，製作單位每集會到全國各地舉辦歌唱比賽，節目開始前，介紹當地風俗美食，然後由當地民眾比賽演唱。報名者需在賽前以明信片寫上比賽歌曲及演唱原因報名，可二人以上組隊參加，台下觀眾則多爲參賽者的親友啦啦隊。節目以溫馨、輕鬆、感人爲主，主持人常會詢問參賽者演唱原因，而淘汰及過關的不同鈴鐺聲亦爲節目特色。

[101] 因爲媳婦沒繳電費，就像她偶爾也忘了幫Rudao繳納手機費，即使Rudao早已將費用給她。

在 流 放 地

這是一條看不到盡頭，甚至看不到 10 公尺之外路徑的陡峭山路，有時候就算看到了，我也寧可相信那不是接著要走的路。兩旁到處是亂竄、不高卻惱人的亞熱帶雜木與矮叢，早晨固執的蜘蛛不放棄地在路上結網，小黑蚊和野蠻的螞蟻會在休息時不停地挑戰我對噪音和皮膚觸覺的極限。怎麼說起來這都會是一條讓人走的極不舒服甚至痛苦的「路」。如果是爲了出田野，甚至是抱著爬山或遠足的心情，我應該早就放棄，在心底抱怨不已叫苦連天了。但不知爲什麼，走在這條往山裡的路上，愈是辛苦，我的內心就愈有一種解脫感和自由的感覺。

●

「阿亮，你要上去啊？上面已經沒有人了...」哈路說。那是颱風過後的某一天，Saumah、Loking、哈路、Masau 和 Isau 發現山上被颱風摧殘的一片狼籍：竹枝圍籬倒塌、廁所解體、成熟玉米夭折，青椒、高麗菜等農作泡水；他們帶了準備好的相機，將受創的情形一一拍下，準備下山向政府申請災害補助。我一陣錯愕，這麼辛苦爬到這裡，我要上山參與他們的生活，而他們卻正下山尋求生活的恢復。上面已經沒有人了，我該上去嗎？我的田野在哪裡？我的田野好像已經「消失」，或者說移動了，而我是該繼續爬上那個沒有人的「田野地」，還是跟著他們下山過著沒有「田野地」的生活？他們等著我的回答，沒有詢問我要不要一起下去，似乎認爲我的目的就只是要「上山」，不是「上山看他們」，而我對於山下的社區，有一種莫名的拒斥感，因此沒有太多猶豫，我便決定向他們說自己在山上先待個幾天。「如果你還是要上去的話，可以住我家，鑰匙在...過幾天我們就會再上去了」Saumah 說。我點了點頭，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他們沒說什麼，笑笑地離去。

我試著去拒絕「感覺他們好像在嘲笑我的決定」這種心理因素。

「阿亮，記得幫我餵雞...」哈路離去的時候這麼說著。

●

往往我醒來的時候，山上的人都已經在做著某些事了。山下，我簡直無法想像沒吃早餐前，會有什麼體力與心思去做那些勞動性的活動。我總是懶洋洋地打開電腦（視），看看新聞，同時一邊準備早餐。但他們不一樣，餵雞、採菜、生火、打掃房子等，常常當我睡眼惺忪睜開眼睛時，他們早已做著這些事了，而他們只比我早起不到一小時，往往連早餐也都還沒吃呢。

他們正在餵雞，也整理「雞舍」的環境。我是依據雞的出現而稱之爲雞舍，事實上，如果沒有雞的話，說那是他們居住的地方我也能相信。山上，竹枝所搭

的雞舍除了大小外，幾乎和居民的房子沒有任何分別：中央向兩旁斜傾的屋頂，半掩的窗戶，緊實的泥土地板、狹隘不充裕，或者說一切都剛剛好，沒有多餘浪費的屋內空間...，這簡直都與居民住家給人的觀感一模一樣。

「阿亮，醒來了啊，等會我們再吃早餐啊...」

每每聽到這句話，總讓我有種慚愧的感覺，覺得他們是不是爲了我，才停下手邊工作特地去準備早餐的。

七點多，整個部落的人已經像說好似地吃完早餐動起來了：噴灑農藥、除草、採菜、砍竹子等，即使沒有任何人要求我做什麼事，我再也不能像早起時一般悠哉了。我在部落裡晃啊晃，想找一個隱蔽的地方觀察他們行爲，但一來居民分散各處，我無法找到如上帝之眼般「全視」之處，且要接近他們必定也得現身經過，二來總覺得這樣躲在一旁觀看讓我心虛、忐忑不安。因此沒有多久，我就放棄這樣的想法，自告奮勇、主動詢問他們是否有需要幫忙的地方了。當然，得到的回答總是：「不用了，你在旁邊看就好了...」，但我往往還是爲了掩飾自己處境的尷尬，不自量力埋頭加入他們的勞動。

後來 Saumah 私底下向我朋友說：「阿亮他不行啦，做事情很慢...」。

以往來到山上的研究者有著明確的目標，必須把握上山短短幾天的日子，完成調查任務。他們忙碌地採集植物、調查動物、挖掘部落建築的遺痕，然後蒐集分類、詢問所發現物品的名稱、僱工挖掘等，得到一定成果後滿意地離去。起初部落居民以爲身爲研究者的我也該像他們一樣，積極地調查，聘請族人擔任幫手，向他們詢問太魯閣族在建築、狩獵、儀典、動植物名稱和專業知識。但我對這些並沒有多大興趣，也不知該如何解釋或進行自己的研究。我只是想靜靜偷窺這些人的生活，利用閒聊烤火時盜取他們的回憶故事，然後在影響最小、最不打擾的情況下，不知不覺完成我的研究。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種天真到愚蠢的想法。

●

山坡上已經是一幅農忙景象了。男性族人隨意穿著甚至打著赤膊噴灑藥劑、除草、燒墾，女人則頭戴某次活動所贈送的帽子或圓頂寬邊防曬帽，兩手套上工作衣袖，全身包得緊緊的彎腰拔草、種菜、採收農作等。他們身子不時沾上蜘蛛、蒼蠅、「恰查某」和許多小昆蟲，但一點也不以爲意，仍繼續做著手邊的工作。微風一陣陣吹過流汗的身體，消弭漸熱的暑氣，一旁竹枝軋軋作響。

剛上山的幾天是最難熬的，因爲我總不習慣這裡緩慢、無所事事的步調，以及他們一成不變、單調的生活。這幾天我常會想到山下的朋友，和各式各樣的美食。不知道爲什麼，我常想到鮮奶和蛋糕，這些鮮少在山下會吃的食物。或許是它們與「發胖」連結在一起，在我日常生活中被認知爲玩樂、享受、放鬆的象徵物，而我因爲害怕復胖（沒錯，我曾經是個大胖子）以及節制自我放縱，便壓抑內心對它們的渴求。如今千辛萬苦來到看似域外之地的部落，又過著如此煩悶的

生活，想藉由大快朵頤這些食物來突破禁忌、慰勞自己一番，也就理所當然不過了。我想是這樣的。而會如此理解，也是在下山狂食了鮮奶和蛋糕之後，湧起失落的滿足感所有的體會。

我走進屋內，想找個桌子寫字，但這除了餐桌外，已經沒有其他的桌子了。

我看著椅子上一堆東西，那是前幾天揹上來的。裡面有食物調理包、1：50000 的國家公園地圖、望遠鏡、筆記本、幾本書、盥洗用具、換洗衣物等，還有一把摺疊式大瑞士刀，10 幾公分長，沈甸甸的。我有點後悔將它帶上來，因爲這些日子我根本沒有機會打開使用；調理包設計 U 形的易撕開口，罐頭有方便拉環，幾樣熟食也都在夾鍊袋裡等待隨時被取出。想想接著幾天唯一需打開這把折疊刀的理由，只剩下漸長的指甲需要一個挫刀來磨平了。

磨指甲是我在山下從沒做過的事，因爲那實在是太浪費時間，想像中只有整天無所事事的貴婦才會做的活動，不過現在我卻躍躍欲試，因爲對山上的我來說，時間要多少就有多少，我擔心的不是時間不夠，而是太過漫長沒有停止的一刻。

旁邊的一袋衣服在山下整理時也是一大困擾，因爲我始終不確定要帶幾套衣服上來。帶少了怕沒有乾淨衣服可換、容易著涼，揹多了又擔心增加體力負荷，但其實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每每上山，我總拿不定主意要待幾天。理智上這麼辛苦爬上好幾個小時到田野地，我當然希望能多留幾天，蒐集更多資料後下山，但按照過往經驗，只消待個一兩天，我就開始爲自己尋找理由：電池不夠、基本問題沒想好、某些費用可能到期未繳...等，而匆忙離去了。

「嚓－嚓－嚓」。我像沖洗車床般磨著指甲，努力使指甲呈現沒有任何突兀稜角的完美弧形。

●

我安分地將瑞士刀收進背包，然後把停了好幾天的所謂民族誌式的日記或日記式的民族誌寫了寫，部落中誰和誰的親屬關係，他們的親屬表、家庭子女概況、互動關係，誰做了什麼、個性或地位如何、在這地位置定位是什麼等，然後劃出了這裡的親屬關係表。每個人都因某種關係而與他人連了起來，形成一個圓形的圖案，這圓又與另一圓相連，最終串連成一個更大的圓形並被包含其中。每個圓都是出發點，也可以是終點。我在這圖形上看了許久，突然覺得眼前的圖案就好像佛教的曼陀羅般。

不知道是刻意擺放還是無意識的出發，圖裡許多線總是導向 Saumah，然後再擴散出去，她成了圖案裡的核心。這也與我認知她在部落裡的情形類似。雖然從經濟、文化背景（沒有男主人的婦女），甚至是居住位置來看，Saumah 都處於一般人所認爲的弱勢或邊緣，但她卻扮演了聯繫山上這幾戶人家不可或缺的角色：Walis 和 Loking 之間的協調溝通者、上帝在山上的代理人、Masau 和 Isau 的心理依靠、孫子的母親形象、其他幾戶的勞動農作參考指標等。Victor Turner

（1969:128-30）曾提到「弱者的力量」:「位卑者總是或有時具備神聖的特質...扮演了宗教道德價值護衛者的角色...除卻位高權重者的虛飾自負...許多受歧視或不受法律保護的族群或文化團體，在各種民間故事裡扮演重要的角色，表達人類普遍的價值」。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覺得正是宗教信仰和異常高的行動力與道德標準，爲 Saumah 在這普遍以男性爲主的部落中爭取到相當的地位與尊敬。一般人以爲弱勢者就是完全處於被壓迫、剝削、無力抵抗、失能、被漠視的一方，由 Saumah 的例子看起來，事實卻非如此盡然。

在山上第一個認識的是 Saumah。會認識她除了當初參加生態旅遊，幫她蓋竹屋而熟識外，還有一開始吸引我的，那種勤奮、努力、和善待人、樂於分享溝通的特質，以及最重要，發生在她身上的種種遭遇。Saumah 的人格特質幫我克服了想要以一個研究者進入的尷尬，生命故事的豐富則對我產生一種魔幻誘惑的效果，我竊喜找到具有話題性、可看性的對象，這個故事值得，也能讓我在學術上加以探討。當時我這麼盤算著。

「她沒有先生，很辛苦...幾個小孩愛喝酒又不愛工作...」這是部落裡對 Saumah 最常見的評語。Saumah 總是忙碌地工作，節奏和部落裡其他幾戶人家緩慢、不著急的步調，有著明顯對比。幾戶人家的農作看起來像是生活、是習慣，往往工作不到兩小時，便已滿足地在屋簷下發呆、聊天、喝酒、烤火，做些保養工具、整理雞舍等瑣碎雜事，散發出與 Saumah 明顯不同的態度和企圖。而 Saumah 卻時常做到近午時分，才肯休息準備午餐，積極忙碌努力的背後，除了上山時間較其他幾戶短暫外，也似乎是想證明些什麼。

常常得等到吃完晚飯的夜裡，我才有機會能與 Saumah 好好坐著聊上一會。Saumah 將自身遭遇看成上帝對她的考驗，即便是她最信賴，投注最深，也已成爲生活重心的教會，有一天竟然對她私生活的情感要求檢討時，她也不怪罪上帝。她依舊相信上帝這樣安排有其旨意，而那些「欺負」她的人是眼光短淺、信仰不夠，見不得一個女人能做出如此困難又龐雜的事情，她覺得自己的能力和積極讓這些人嫉妒、感受到威脅，但她不會放棄在教會中繼續努力，也強調要奉獻自己予上帝。

在山上時，是 Saumah 獨自面對上帝的時刻，或許也是她最親近上帝的時刻，那裡，教會的組織、成員、活動以及其他建制化的形式都被取消，只有她的勞動和信仰與上帝之間創造出一種心對心、靈魂對靈魂的直接關係。那是讓她真正感覺到上帝存在的地方，在作物、土裡，在爬山的步伐中，也在每天寧靜的祈禱裡。每當她想著上帝就像望著眼前的景色，彷彿能把所有的不愉快、不順遂都忘掉。

每日早晚禱、餐前的禱告、在山上督促著大家爲之的家庭禱告、週五的主日禁食、週末的教會活動－－婦女會、讀書會、合唱團、慰問教友、宣道，以及長老行政和最重要的主日禮拜等，「我把教會的事物擺在第一，爲了教會我其他什麼都可以放棄...」，除了農作外，Saumah 的生活幾乎被教會儀式和活動所充滿，以致於當我想在山上和山下、公眾和私人、教堂和家之間區別出神聖與世俗的日常生活時，往往顯得模糊難辨。她總是將自身生活理解爲對神的服侍與神的恩

賜。遊客到訪、牲畜成長、農作的收成是上帝給予的機會和幫助，一切的收穫皆來自於上帝的恩賜，因此也當奉獻給服侍上帝的教會，讓教會有能力有資源推廣更多福音和信仰。

Saumah 時常向我訴說上帝的力量與恩惠，其實我並不相信她所說的上帝。但聽完帶著傳道意味和自我安慰的訴說後，我拿出一千塊奉獻給教會。我是被感動了，但讓我感動的不是上帝，而是如此深深相信上帝的 Saumah，我想藉由這動作表達對她的認同與支持，另一方面，也帶著某種企求她接納，想獲得更多訴說的可能。

在這稱得上突兀的奉獻之後，Saumah 接著以另一種理性、關心的口吻，就像幸子時常問我的，關於還有多久畢業、（上山的）功課還沒做完嗎？畢業後要做什麼...等問題詢問我。當下我從一個傾聽者、發問者變成了談話的焦點、被關心的對象，而有一種錯亂、荒謬的困窘。我突然覺得自己在山上的詢問，對她們而言只不過是一項簡單的功課，一個不需花費過多心思，爲了應付學校老師的作業，而她們希望我趕快完成這功課，畢業工作，因爲這才是我應該做，對她們而言也有意義的事了。這反應完全與除了研究所同儕外，我周遭親朋好友的想法一樣，他們對我目前的狀態，也總是抱持懷疑、不清楚，認爲是不適當的表現。只是這樣隱隱約約不認同我現況的表達，出自於我滿心期待想去瞭解接近的「田野報導人」口中，且是在一場訪談中出現，真是讓人沮喪。我發覺，這已經不是一個我能躲的地方了。

「阿亮，你到底什麼時候畢業，畢業以後要做什麼？」我有種被拉回現實世界的感覺，而感到失望。

●

到 Rudao 那裡，經過的是一條沒有水泥鋪面的泥石路。路面因爲蹦蹦車長期碾壓的關係，中央和兩側有著不小落差，一般蹦蹦車因爲底盤不夠高無法行駛，Rudao 換了不一樣的避震器，將底盤拉高，使得他的蹦蹦車成了整個山上唯一能行駛這條「路」的交通工具。

不知道是自己下意識舉起手的關係，還是他們的習慣，在山上，幾乎每個男性族人看到我總會握手，而我也非常樂意享受這種被他們巨大手掌包圍起來的溫暖感覺。Rudao、Buya、Loking、Walis 的手中，我都感覺過這樣的溫度。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 Rudao 和 Buya。和他們握手我總是捨不得放，而他們也不知道是出於禮貌還是內心的因素，握得總是特別「實在」，也特別久。我們往往沒說甚麼話微笑地看著彼此，手臂就這樣在彼此之間微微擺動了許久，他們的手上有種混合機油和食物的油垢味，衣服散發著霉味和汗味，雖然這氣味往往讓我不好受，但每次這樣握手看著 Buya 和 Rudao 時，不知道爲什麼，內心總有一股淚水洶湧而出的激動。我很感謝他們能這樣接受我，看重我－－這個連我自己都找不到價值的我。而我也覺得，他們好像和我一樣，有著相同感覺似的。

和 Rudao 在山上的日子裡，他總是無法相信我上來其實並沒有要做什麼事，他將我當成朋友，不好意思，或者是不能想像讓我一人整天無所事事的晃啊晃（事實上這卻是我上山最渴望的事了），到最後必須說我是上來做功課，並且拿出書後，他才能比較安心地去做著除草、整地的工作。這樣的互動讓我想起小時候到父親出差的砂石場中和父親作伴的情景。

第一次在山上回想起小時候的情景是在 Rudao 的廁所中。水泥基樁支撐鐵皮浪板所圍出的封閉空間，瀰漫陰涼潮濕的氣味，角落透進些微光線照射出在網上等待的蜘蛛，這樣的氛圍竟喚起了小時候的某個夜裡，距離父親辦公室幾公尺遠處的工地廁所中，我獨自蹲坐馬桶上，在那隔絕空間見到大蜘蛛時孤立無援的恐懼心情。二十幾年前的景象和回憶，如今彷彿又重新體驗了般。

Rudao 聽到我要訪問他，自己在前一天就用日文寫下了他的過往，從賣給人當養子開始，有順序的依照年代，記錄了哪些年他以什麼作物爲主，接著哪幾年改以其他作物或飼養動物爲生，他用數字和工作區別（或說建構）了一生。年份對 Rudao 而言是很重要的，他總會前後檢查、複算自己所提數字和現實年代是否正確。在他的歷史觀裡，一段時期只有（主要）做一件事，並非真的只做了那件事而已，而是他已習慣用一個主要作物或工作來回顧生命時期的劃分。「我養完○○開始養○○幾年.....種完○○開始種○○幾年...」。農作劃分了他的一生，也劃分了他的回憶。

請幸子幫忙翻譯 Rudao 的過往後，我才多少知道，原來已經自認最瞭解 Rudao 過去和心情的女兒，對於父親的往事仍有許多不明瞭，當然也就更別說 Rudao 其他的孩子了。我並非要指明相較於其他人，自己有多麼瞭解 Rudao，只是突然想到家中的父親和爺爺，對於他們的過往，我又花過多少心思肯去瞭解？而爲什麼我總在不瞭解他們經歷過的事件底下，去指責其難以令人忍受的種種行爲呢？

我曾經被質疑過，來到山上詢問 Rudao 過往生平的動機。當我認爲已經表明清楚，並且與 Rudao 有一定的信任和情誼，而要進行第一次的訪談時，他仍透過女兒的翻譯向我提出這樣的詢問。我再次表明了研究意圖：想記錄他們的生活，以及過往的經歷。Rudao 在乎別人是否欺騙、佔他便宜，另一方面承諾對方的事情，他也會盡最大努力完成：接待上山遊客、接受我的訪問、身爲頭目的規矩義務、土地測量前的各項事宜等，都可見他細心準備並恪守規定。他無法想像自己做出欺騙或對不起別人的行爲，因爲那會影響自己的名譽，會被祖先／上帝和族人所不齒。就像當初女兒被傳言和其他男子共處一室，他便馬上安排女兒與對方結婚以杜族人的耳語，對他而言，「守信」、「符合規範」代表一種榮譽，一種價值，一個標準，做好分內的事，信守對他人的承諾，表現出一個人的能力和操守，失信、不守規範則將招來不好的名聲，這是非常嚴重的事。Rudao 曾說過，成爲頭目的三條件，是誠實、不能喝酒與不能有第二個老婆，如今他也都確實謹守著。

對自己要求誠實的同時，Rudao 也表達出對周遭人事物的某種不信任感。父親中毒死亡的原因、苦花和雞數量減少的猜測、土地被告糾紛、藥草不肯讓外人

甚至是最親的女兒知道、生態旅遊嚮導一時忽略的金錢計算、託人買魚 200 尾但他在池邊數過就是少了一百尾等...（雖然 Rudao 一直說相信我，而認爲是老闆偷斤撿兩，但我確信和老闆都確認過是 200 尾），他總直覺是對方故意欺瞞，而對此耿耿於懷。

寫 Rudao 的生活時我夢見他，這是我第一次夢到 Rudao。夢裡魚池中的苦花又減少了，當我知道這件事時，一方面害怕他認爲是我出現或沒照顧好的關係導致魚減少，一方面擔心他生氣難過，便立即下山買了魚上來。回到山上後，卻彷彿重演之前買魚的經驗般，又發現魚的數量減少了，這結果 Rudao 好像早已預料到，他抿著嘴不說話，看得出不高興的樣子。情況一團混亂，我的心情忐忑複雜，於是再度下山買魚，而數量又一如所期的不對。我就像被懲罰的西西弗一般，不斷推著巨石（苦花）上山，在他的旨意之下又不斷滑落。下山，上山；上山，下山，我成了這場戲的男主角，而 Rudao 在一旁不斷的觀看。下山，上山；上山，下山。

在 Rudao 做著熟悉習慣的農作生活中，我替父親感到惋惜，如果父親能有勇氣離開讓他倍感無力的家，回到一塊土地上做著熟悉不過的耕作或土木工程，我想現在的父親就不會如此焦躁不安、鬱鬱寡歡了吧。我曾經試著問 Rudao 會不會恨他媽媽？有沒有時常想起爸爸？他只是說那麼久了，沒有想過了，然後就搖搖頭沒再說什麼，一副這問題沒什麼值得再問下去的表情。我停止繼續追問，兩人陷入一陣尷尬的沈默，彼此若有所思的沈默。後來我才慢慢瞭解，這問題其實也是在問自己...。

Rudao 和 Buya 確實是我在山上最喜歡的兩個人，儘管對於幸子或其他人來說，他們是完全不同的類型。

灰白色的稀疏頭髮、瞇成一條線的眼睛、不深的輪廓、藍灰色工地外套、彎著腰修理機器的身影，以及存在老照片中，卻已很少在當代族人身上看到的粗壯手掌和腳底板。Rudao 努力工作，不喝酒、不抽煙，做事情有計畫，也很少允許自己無所事事的過活。他生活嚴謹，想到的事絕不拖延，也從不欺騙他人，個性就如同樑柱上刻劃的線條般剛硬。Buya 則幾乎相反，沒有工作時，幾乎總是處於找酒喝或喝酒後的昏迷中，煙一天抽上好幾根，工作時若遇到其他族人吆喝，也時常放下手邊工作喝上半天直到宿醉。他很少去想隔天甚至下一週要做什麼，只是聽從幸子的吩咐，做著老婆規劃的工作或山下族人委託的除草整地。聽說以往的他不是這樣的，勤奮工作，酒也很少喝，如今卻在完全相反的路線上。幸子常抱怨 Buya 的工作態度和對小孩的吃味、冷淡，吩咐的工作若不在旁監看總變了個樣，而幸子與前夫所生的小孩他也好像害怕會奪走幸子似的嫉妒，不僅拒絕他們回來住，更不准幸子拿他的錢和土地給小孩花用。幸子常向我抱怨這些煩惱，不只是生活和身體健康上的擔心，更多是 Buya 對她的佔有慾和不安全感讓她在 Buya 與小孩子之間總是處於兩難的局面。聽著幸子訴說 Buya 種種看似不可理喻的行爲時，我好像隱隱約約能理解 Buya 行爲背後的心情，這總能讓我想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父親，那個同樣入贅、沒有其他親人在身旁、退休後找不到目

標，也找不到生活重心而處於深深不安全感中的父親。在 Rudao 和 Buya 的手中，我時常能感受到父親的存在，一個是過去常常出差在外，對我而言象徵偉大、光榮、期待、想像的父親，一個是如今在家中，逼得我必須逃離的父親。

●

「阿亮！你要不要考慮寫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比我爸（Rudao）的更精彩，說上好幾天都說不完，你如果寫我的一定會很精彩...」。在這之前原先我並沒有打算書寫幸子的故事，因爲就年齡和山上生活的「長度」來說，她都不盡符合我所設定的田野類型。然而在幸子不斷以一些試探或提醒的方式告訴我，她的故事保證比其他人更有可看性，更「精彩」，我也因時常在大禮寄宿幸子的教堂，以及麻煩她幫忙翻譯 Rudao 的說話內容，而漸漸與她熟悉了起來，甚至可以說是在山上最熟稔，最信任的朋友。

幸子曾經好心請我吃麵，但其實我很難下嚥。不知道是碗還是水的關係，這麵吃起來有一股雞舍裡特有的怪味，或者說，雞的腥味，有時候，我甚至覺得是雞屎的味道。不管如何，我確信這是出自於雞身上的味道，因爲只要一接近雞舍，我便會被這氣味包圍。但他們好像根本未察覺，或者一點都不以爲意，甚至因爲這味道的關係而吃得津津有味，我卻無法想像，自己必須吞下眼前這充滿腥味的「麵」，然後還得強迫自己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後來，我還是將麵整碗吃完了。人的行爲，有時候多少不是任由自己喜歡而決定的，他人眼光、身處環境，在其中也占了許多因素。我想起夏目溯石的一段話。

> 「這個世界上，只要是多數人做的事就是理所當然的，而只有一個人做的話就變得多餘了。所以，若是想要使自己想做的事變得理所當然的話，就要找一群人站在自己這邊，將那些不當的事，以理所當然的態度去做它」
>
> （夏目溯石 《礦工》1999:90）

幸子好像熱烈想拉近和我的關係，而這友好關係也時常在各種場合被明顯展現：親友聚會場合、雜貨店、儀式祭典演出會場、社區會議等，以及最明顯的，她的兒女面前。在女兒來電時，她會把電話拿給不相識的我接聽，或者請認識後的女兒時常打電話跟我「問好」；她會主動帶我參加親友聚會的場合，向對方介紹我是她的朋友，也是父親的乾兒子；在鄉公所舉辦公開的祭典活動時，她主動通知我去拍攝，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幸子平日大方不拘的態度在公眾場合變得拘謹羞澀了起來，因爲塗上口紅畫了妝的她到了會場雖顯興奮，卻又難掩焦慮不安的心情。她不時跟在我身旁，好像必須藉著我的掩護或帶領，才能在那場合不至感到失落和無所適從（但這不正是身爲外來者的我才應該表現出的嗎？）；另一方面，她也掃視著現場，然後在遇到認識的人時，一如以往地，熱烈向對方介紹

我們的關係。這些舉動好像我能替她帶來什麼社會地位的提昇或光榮驕傲，但我實在想不透自己到底有什麼能讓她如此認爲？

幸子對我的信任也讓我始終倍感壓力。若是幾通電話沒接－－某個時期她幾乎一天會打一通電話給我，這情形直到她預付卡餘額用盡才稍有緩解－－幸子常會以懷疑或玩笑的方式詢問我是否故意躲著她（這猜測完全正確）。但我爲了不想讓她有那種訪談完就拍拍屁股不理人的背叛和欺騙感，總是在自己金錢和心力容許的範圍內，盡量聽她用抱怨懷疑和戲謔嘲諷交雜的方式，訴說最近生活周遭所發生的種種人事物。幸子好像只是想找個人聽她說話，外地的幾個女兒雖然是幸子可以抒發的對象，然而有時也是她訴說煩惱的來源，至於她的先生－－幸子往往以「工作伙伴」的稱呼，嘲諷他們之間沒有所謂「感情」、「愛」存在的關係－－和兒子，則成了現今苦惱的最大來源。因此我成了最佳的局外人，站在一個不帶給她任何煩惱，有意願也能夠瞭解她點點滴滴，並且可以將過往經歷寫下來的好角色。我是一個宣洩的出口，一個能聽懂她在說什麼，瞭解她生活種種不順遂、阻礙、困難、壓力的傾聽者，一個象徵性的救贖，可以抓到的浮木，讓她可以暢所欲言表達積壓在心裡許久卻不被承認瞭解的情緒與經歷。因此當我必須離開山上，當我沒接電話幾通之後，她開始以一種懷疑或害怕的口氣，問我是不是生氣或故意的，或許便是帶著一種害怕被再度欺騙或拋棄的焦慮反應吧。

幸子訴說過往時常以一種受害者的方式訴說，劇情內容就像她在山下常看的電視劇－－藍色蜘蛛網、玫瑰瞳鈴眼之類的節目鋪陳，而目前她的處境則是誰計畫如何害她、媳婦有哪些缺點、兄嫂或弟妹哪裡不好等。我曾問過她爲何那麼喜歡看這些節目，她說喜歡看那些做壞事、「人心險惡」、「奸詐」的壞人罪有應得受到報應，這些一直「存心害人」的傢伙一定要受到懲罰。我有時覺得，幸子對我看似毫無頭緒的信任，會不會是來自於生活中這樣對所有人的不信任？因爲她時常以故意、有心、試圖陷害、計畫報復等意圖來理解他人的所作所爲，並說那是我不知道這些人險惡、狡猾的一面。

後來我才發現，不只是她，這裡幾乎所有人，都是這樣認爲別人的－－除了他們自己以外。

時常我也聽到這裡其他人的抱怨。Saumah 會訴說誰的心爲何那麼壞，刻意排擠她或草率蓋她的屋子、Rudao 常對別人所做的事不放心，並懷疑內容的不正確或差錯、Walis 對 Loking 的雞以及自己房子被惡意燒毀的事耿耿於懷、Loking 則抱怨有人刻意壓低民宿的價碼搶他的客人...等，有時真不清楚，是這些不信任與懷疑就充斥著他們的生活與心裡，是理解看待人事物的方式，還是因爲他們難得找到一個「無關」，或者說「可以信任」的人，所以就這樣盡情且大量訴說那些不平的對待與抱怨。每每聽著他們的敘說，我往往比他們還要激動或氣憤，有時則直覺認爲他們太過於偏激或昧於事實，試圖替對方調解說項，當然，結果並沒有任何改變，他們依舊相信自己所信的，也依然在抱怨過後，可以比我還若無其事和對方往來。而這簡直與我所認知期待的反應相差了十萬八千里，使我有一種受騙的感覺：他們不是彼此互不順眼，「敵對」的兩方嗎？他不是因對方的「計

謀」而受誣陷，有滿腹委屈與怨氣嗎？他們不是「單純」、「天真」、「率直」的山裡人嗎？怎能如此收放情緒，彷彿所說的事都沒發生過般地喝酒聊天？

後來想想，或許這就是他們看待世界以及在這世界中生存的方式吧。不管從歷史、政策、工作環境（大自然）與親人關係上，他們都處於一種深深的不安全感，祖先的遷徙、父執輩的戰亂、日本和國民政府的遷村、因應自然環境和外界需求而不斷嘗試改變的農作勞動，和丈夫、兒子、族人間關係的緊繃，都讓他們處在這樣一種不安定感中，但這長久以來的情緒和遭遇，久了也成爲某種形式的安定，不安定成了安全感的來源，這已經是他們認知世界和自身環境的方式了，就像 Claude Lévi-Strauss 所說的：「這裡處處是問題，所以沒有問題」。

幸子「藍色蜘蛛網」地訴說、Rudao 對事物的不信任，Saumah 把自身困境認爲是行上帝清貧生活、侍奉上帝的必然考驗，這些都已是他們在這環境中發展出來的生活態度。對他們而言，人生是一場戲，一場同樣演員在不同場景各自發生的戲，這些由相同人馬演出的戲可以獨立發展，不相干涉，換了場景隨時可以演出另一場戲，即使是劇情相互矛盾的劇碼，也能在有需要時以各種線索相互串連，重要的是劇裡必須有壞人好人，必須有情節、有意圖，這樣才有訴說和理解的價值。生命中必須要有這樣對抗式的戲碼，好人壞人都是這場戲的演員，這是生活，也可以算是一種娛樂的方式。自然地，面對那些所謂常常批評或心地不好的人，他們還能與之喝酒聊天、和平相處，也是在這樣的認知下轉換心情的吧，只有生活太過平順，沒遭遇什麼重大變故的我，才會如此癡想地以一種平面、前後一致、性格鮮明的方式去要求、理解他們。對於這樣的想法，如今想想真是可笑。

而他們的「抱怨」，又反映了什麼？訴說別人的不好，是不是在心理上，會有某些作用呢？《*The Nuer*》裡提到：「事實上，努爾人沒有任何政府，他們的情形可以描述為一種有序的無政府狀態。同樣，如果把法律這一術語理解為由一個獨立的、公正無私的權威所做出的裁判，而這個權威又有力量來使自己的決議得以實施，那麼，努爾人也沒有法律」（2002[1940]:7）。山上部落沒有一個權威性的仲裁者，沒有大家所服從的頭目（雖然名義上有一個幾年前鄉公所挑選出來的頭目－－Rudao），離警察局如此之遠，又不願向國家公園投訴，在這樣看似無政府狀態的山中，必須自有一套方式解決紛爭或發洩不平。耳語是一種宣洩的方式，而透過耳語取得他人認同形成一種無形的力量也能達到某種心理上的效果。因此山上所謂「說閒話」、「談論事情」總是特別多，也受到歡迎。後來我成了暗地裡有國家公園資助的臥底（顯然他們不知道資助我的是更爲龐大的知識暴力和資本主義），上來調查部落一舉一動，也是再自然不過的猜測了。當然，這除了反映出他們對國家公園的不信任外，也深深表現出對外在事物的不安全感。

看著山裡的這些人，我常常在想，人生中如果那個時間點我做出不同選擇，會不會就能變成眼前他們的狀態？我的家庭、父母、知識、訓練，我所生活的場域都和他們相差許多，即便是就此在山上生活了十幾年，我也永遠無法像他們一般的行事，以及看待他們觀念中的「未來」－－比較像是一種非線性，不斷循環

重複或者游牧式的發展，他們只是不斷地做著某些事，而這些事往往在心裡也並非會是一種長期固定的活動，他們多少知道一陣子之後就會以另一種「工作」爲生，這些「工作」之間不會有現代落伍的區分，就像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依著時節和需求種著不同的蔬菜一般，彼此之間並沒有孰優孰劣的比較，因此也就沒有所謂「成功」，或者說從沒失敗過的觀念。過去的歷史經驗、成長背景差異如此之大，就算是和我年紀相仿的 Hogan，我都覺得自己和他有著相當的不同，這差異不僅顯現在生活方式，也在能力和對未來的前景上。他們是徹徹底底和我不一樣的人，但爲什麼我會在他們身上看到某種懷念的東西？他們是真的和我不一樣嗎？

●

之後，我開始帶著酒上山，和 Buya、哈路或 Isau 在安靜的夜裡喝酒。幸子和 Saumah 常向我說：「不要對他們那麼好，久了他們會習慣跟你要酒喝...」但其實我並非刻意拉攏或示好，我只是喜歡和他們喝著酒，聽他們說說心裡苦悶，或者不說話對飲著。自己的心情往往也就在那樣的情況下得到撫慰和原諒了。

Isau 是 Saumah 的兒子，年齡與我相仿。儘管他時常想望著山下的煙、酒和人群，比起母親，Isau 卻更常待在山上。除了母親平時吩咐的工作外，他時常遊走在其他幾戶人家間，幫忙瑣碎的工作：宰殺抓到的動物、到竹林砍竹子、搬運木材，以及最常做的，替下山幾天的居民餵雞。藉由提供這些協助，Isau 換取煙酒之類的酬勞，幸運的話也能參與到正在進行的酒攤。若沒喝醉，這樣的場合 Isau 總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喝著，鮮少發表談話，話題也很少會轉向他。部落裡的人似乎已經習慣忽略他，「看」見他。因爲當 Isau 和我出現在某戶人家前，我會成爲目光與話題的焦點，若是 Saumah、Walis、Loking 或其他族人帶著我拜訪時，話題便總是圍繞在幾戶人家彼此身上了。這樣說起來，Isau 的角色，不正是我所夢想的位置嗎？

或許是這個原因，Isau 成了我初到山上時的報導人。在那些日子裡，我和他住在一起，除了詢問關於部落居民的家庭背景、互動往來情形外，也接受他細心主動地照顧。生火、砍柴、採野菜、殺雞、整地、煮飯、燒熱水，這些我一輩子都不可能做的比他（以及山上其他人）好的各種技能，Isau 做來卻輕鬆自如。這些「知識」使他在山上能夠不靠任何人獨立生活好一陣子。科學家說他是「智障兒」、「學習障礙者」，但我實在不知道哪裡有問題，反倒發現自己生活智能上的缺乏。Isau 的行爲與在社區時判若兩人：山下，他是個整日酗酒、打架鬧事、偷竊菸酒的「不好的人」，時常替母親和鄰人帶來許多麻煩；山上，他卻成了母親、其他居民以及我的最佳幫手。「沒有不適合的人，只有不適合的位置」，Isau 展現了這句話的美和意義。

當我準備離開山上時，Isau 開始向我「借」個幾十塊錢買煙或酒。我像面對小孩子的索取般，有時爲了感謝他的幫忙，二話不說就拿出錢來，有時又覺得這

樣滿足要求只是餵養他不斷壯大的慾望，也可能將我們的友誼－－如果存在的話－－導向一種商業交換的關係（或許這也是他希望與認知的方式吧，只是這讓我難過），而堅決不肯。離開田野一段時間之後，我到了山下社區，再次遇到醉醺醺的 Isau，他又向我「借」錢了。他舉著搖擺不定的手，比往山上的方向：「什麼時候要再上山？」「最近功課忙，短期內沒有辦法上去了...」我說。他接著向我借 20 元，說身上還有 20 塊想要買煙。這次他用著粗大有力的手指，在我肩、背、頸上推揉搥打。「舒服嗎？」Isau 問。他似乎總是知道我需要什麼。「棒極了！」我回答。

當我漸漸熟悉其他幾戶人家後，與 Isau 接觸的機會也就慢慢減少了。我開始住到田野對象家中，試圖直接參與他們的生活。那是住在 Loking 家的某個夜晚。Yarsi 是 Loking 的弟弟，時常在山上照顧自己的菜田。他和族人當時接下颱風過後國家公園步道修繕工程。由於工作進度的關係，傍晚大夥就近在 Loking 家吃飯過夜，Yarsi 的小孩子由於放暑假，也為了跟著爸爸而待在山上。飯後當眾人喝酒烤火時，Yarsi 看了看身邊的人，面容靦腆地請我幫忙帶小孩下去，因為明天孩子就要開學了，是進入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天，他不希望孩子有任何閃失。我首先拒絕了，因為我才剛到這來，準備開始資料蒐集而已，怎麼能夠放棄研究的目的，只為了幫他帶一個七歲大，已經跟爸爸上來好幾次，熟悉這裡環境，體力甚至比我好的小孩子下山呢？我當然沒有答應，也無法想像他竟要我什麼事都還沒做，就得再辛苦地走上幾個小時的山路下去。Yarsi 有點失望，他問了問身旁其他的族人和工人，但每個都是因為上來做步道修繕工程，或忙著整理農地而根本沒有時間，也不可能提早離開這裡。Yarsi 再次將眼神轉向我，我心裡也已預料到他接著說的了：「阿亮，可不可以還是拜託你幫我帶小孩子下去，其他人都有事走不開，**這裡就你沒有事情**，你幫我帶小孩子下去，他明天就要開學了，如果你沒有辦法的話，我就得晚上走夜路帶他下去，明天一早再（爬）上來工作了...」沒有多餘的猶豫，我答應了，因為我實在想不出有誰比我「更適合」這項突來的任務。離去時，Yarsi 拿了 200 塊給我，說是答謝幫忙，給我下山吃飯用的。當下，我從使用金錢換取報導人（Isau）服務的研究者，成了報導人（Yarsi）用金錢換取我服務的最適合人選。

我把 200 塊還給了 Yarsi 的小孩，並且帶著一種不是生氣，也非難過的心情離開社區回到學校。

●

午餐的時候，我發現蟑螂在 Loking 肩上徘徊許久後終於朝他手中的土司接近。Loking 不以為意，繼續和我談著如何不用農藥種植高麗菜的計畫。一會兒之後，他若無其事，不疾不徐地用手背將蟑螂撥開，繼續吃著食物。或許是餓昏了，蟑螂沒多久又爬上 Loking 身體往土司靠近，Loking 重複一樣的動作將牠彈開，但蟑螂仍不斷試圖回到麵包上。這樣來回好幾次後，蟑螂發現了桌上的土司

條，從跌落的地上迅速爬上桌面往目標靠近。沒有浪費任何時間，Loking 一邊和我說話，一邊用手背精準地將蟑螂壓死在桌上，繼續吃著麵包。

午餐吃完了，下一個期待便是何時吃晚餐了。這中間我沒有任何必須做的事，除了（也幸虧是）身爲一個人類學研究者所必須的觀察外。但事實是，我期待三餐來臨總比所謂的田野觀察要來的高一些。

我把帶上來的望遠鏡拿給 Loking 看。他往遠處和對岸山的方向看了响久。我以爲 Loking 會和我一樣，注意看著颱風過後湧現的許多無名瀑布。Loking 專心觀看，一會將望眼鏡放下用眼睛注視，一會又拿起來朝另一方向望著。許久之後，對我說：「那些山的樹都沒倒，樹都好好的，（颱風）沒有影響到...」。這回答出乎了我的意料，因爲我根本沒想到，更沒使用望遠鏡觀察過樹的情況。我恍然瞭解到和 Loking 終究有著視域的不同，而這不同卻讓我興奮了起來，因爲它正是研究的基礎和旨趣所在。

我想起某次上廁所時，突然聽到幸子的大聲呼喊：「阿亮，趕快出來看，你一定會嚇到！」。我在懸崖的廁所內趕緊做完該做的事後衝了出去，眼前景象一如以往熟悉平靜。幸子說剛剛有數十隻猴子成群結隊、排成一列走在一百公尺外的鋼索上穿越山谷。我爲錯失這樣的「奇景」感到惋惜，秋輝、Hogan、Hogan 媽媽沒說什麼，只有 Buya 彷彿深思過後淡淡地說著：「改天我在那邊放陷阱，牠們（猴子）就完蛋了...」。

事物不單單只是如其所是存在的事物，還往往因不同的觀看而彰顯不同意義。望遠鏡裡的景象如此，鋼索上猴子的出現亦是如此。

Loking 似乎對望遠鏡的功用有很大的興趣，他詢問有關的價錢、哪裡購買、功能差別等，並不時拿起手中望遠鏡向過去林場位置，以及自己水源地的方向看過去。以往山區曾有伐木業進駐，步道上 10 幾噸的大卡車載著木頭不停穿梭，創造山裡各式的工作機會：林道修繕、卡車駕駛、餐飲提供、物品販賣等服務，部落熱鬧了好一陣子，許多族人包含 Loking 也參與其中，那些往事如今成了這代人津津樂道的回憶。颱風或大雨過後，山上的人也總會趁此搬運粗壯的樹幹回來，這些木材可以作爲屋子的建材、生火和養菇等。隨著國家公園進駐，木頭在這裡已不能隨意砍伐，即使是自己土地上所種的樹或是路上的倒木。而他人土地上的木頭，未經土地主人同意更是不能隨意撿拾。儘管，他們仍是有辦法取得所需的木材。

土地孕育了他們需要的樹木，除此之外，農產品種植、養雞場地、建材（竹、木）取得、居住之處、活動場所...等，也都是由土地所提供，土地是他們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是一切生活的出處和依靠，也從中得到勞動產出和意義的給予。比起屋子裡硬體的改善與擴充，他們日常生活中投注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土地的照顧上，界線的訂立與維持也是極爲重要的，相較之下，「家」（*sapah*）就比較少獲得他們的關注了。屋子裡「床」占了絕大部分的位置，工具器械放在床板下或倉庫中，走道則通往區隔開的廚房，除此之外沒有多餘的空間。除了睡覺外，他們一整天待在屋內的時間其實很少，即便是下著雨無法農作的日子，仍習

慣坐在屋簷下整理工具或農產品，或者就乾脆躺在床上休息。看起來，這裡的家倒比較像是爲了耕作土地所爲的棲身之所，沒有外面可耕作收穫的土地，就算是一個擁有各式各樣物品、奢華家具的家，也不過是觀賞用的花瓶，甚至是監牢。他們雖然歡迎遊客到家中作客，卻對出現在自己土地上的人影特別敏感與警戒，從這點看來，土地的重要性遠大於一個舒適的家，或者在觀念意義上更近似於「家」。

「阿公，有沒有看到 *Kuma*（熊），有沒有？」Yakau 在旁直嚷著問 Loking。

●

密集進入田野的時期，正是山上的多事之秋，部落裡開墾山坡地、蓋鐵皮屋、獵殺從空中俯衝而下抓雞的老鷹等，都在國家公園主動或被動－－事實上絕大部分是由擔任巡山員的族人或部落居民互相檢舉揭發－－的發現下，被警告制止甚至處罰。那是浸泡田野的初始，除了幾戶田野對象外，部落中其他人對我的身分總感到好奇。不像成群結隊的登山客或是有明確問題和行動的短期研究者，他們不解學生身分的我爲何總是一個人往山上跑？沒有太多有意義的問題，什麼事都不做，沒目的在山上閒晃；暑假不工作卻可以參加此地昂貴的生態旅遊，支付學業生活費用；待在山上背後的動機到底是什麼？（這不就是我想詢問的，對於他們）他們極度懷疑我對山上看似天真的熱情與喜愛（事實上我也同樣懷疑），而一連串被族人和國家公園巡山員舉發的「違規」事件，給了他們再理所當然的答案－－我是國家公園派來的臥底！

「你是學生嗎？你在研究什麼？」Hogan 母親－－一個我早以爲瞭解我所爲何來的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不知是第幾次的回答後，她解釋了提問背後的原因：「因為他們說你是國家公園派來的，我想要問清楚到底是不是...」。這句話使我理解了幾日來，在兩個部落間所遭受的詭異眼光和冷漠對待：當我無所事事看著他們在未申請的土地上蓋鐵皮屋，在山坡地上鋸木燒墾、當社區理事長於休息時，臉色凝重地找我到旁邊「聊一聊」、當他們獵到動物，我好奇的觀看卻使得他們困窘不安、當一群人喝酒用母語聊天而不斷提到我名字時...。

「你不要難過喔，他們在那邊說，我就想問問看..... 這樣我瞭解，沒事了，你不要想太多喔...」在我氣憤又無奈的解釋，以及一臉難過之後，她轉而安慰著我。沒有幾天，Hogan 的媽媽煮了鍋雞酒請我過去吃，席間不斷敬酒，然後點頭向我說：「不好意思，來，喝一杯...」。那是第一次他們指明要我過去，也是我第一次吃到 Hogan 媽媽的雞酒。

以往我都是由幸子的帶領及介紹才能吃到他人的雞酒，儘管如此，過程中我並無法與對方有更多的交談。直到那次 Hogan 媽媽對我的詢問及邀請我吃雞酒後，我也彷彿從幸子的朋友，變成了她的朋友。因爲若幸子不在，她也開始直接邀請我過去一起享用，而這是以往不曾發生的。

「阿亮，你吃過我的雞了嗎？」第一次聽到這問候時，我並沒有想太多，直

覺是一種他們禮貌的詢問。但後來聽到 Saumah、Loking、Walis 等也同樣詢問我相同的問題，並認真邀請我下次一定要試試他們的雞時，才彷彿覺得這並非只是單純的寒暄問候了。《*The Nuer*》裡曾說過，要瞭解 Nuer 的行爲，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看他們的牛，這建議給了我很大啓發。如果要瞭解山上居民日常生活背後的意義，我就必須得想盡辦法「吃」到他們的雞。

在居民平常的談話中，其實很少談論關於雞的種種話題，如：對方雞的狀況、飼養方式、數量、買賣對象和價錢等，因爲這就像是詢問別人擁有多少財產般的不禮貌、不得體，這是個人隱私的事，不適合被公開拿來談論與詢問。但居民並非不關心，幾次和我的閒聊中，都能詳細說出對方的情況並加以評論；他們很少直接干涉對方如何養雞，卻總認爲對方養雞方式是錯誤、有缺陷的；談到別人的雞就像談論雞的主人般，甚少給予對方（包含雞）肯定和讚美，反而充刺著批評與嘲諷：「他的雞不是真正的土雞，不好吃」、「他好像覺得自己高一級，賣的雞也要比人家貴」、「他不會照顧，養的雞常常生病或死掉」、「把雞放出來跑才是真正的土雞」、「人家跟他買雞，他雞不夠了就從山下用流籠運雞上來，養了一個禮拜再賣下去，騙人家是山上養的雞」...，就像是 Geertz 所詮釋的巴厘島鬥雞，這裡的雞成了公開、可見的競賽品，標誌著主人的能力和品行，甚至就是主人自身，因此談論雞也就彷彿在指涉彼此，而他們是很少會在對方面前公開講述在場者的是非－－儘管私底下他們總是樂此不疲。也由於雞象徵主人，比起豢養的狗，當雞跑到別人的屋子或田地上時，更容易引起對方的注意，也被視爲是一種不負責的行爲。Walis 和 Loking，Saumah 和 Walis 都曾因此有過心結，抱怨不已。「他把雞放出來不管，到處亂跑吃我的菜，我的菜都被吃光了...之後他的雞再過來少了幾隻就不要怪我」。

養雞也被視作爲山上一個正常家庭該有的行爲，是一個長久生存的家所不可或缺的「財產」。子女分家後必須自己獨立蓋雞舍養雞，部落裡不存在分家的兄弟或父子還共同飼養雞的情況，就像不存在分家兄弟共同耕種同一塊地。當他們有了自己的土地，離開家後，也就必須爲自己的雞舍打算，而原來家裡的雞也就不是他們的財產了。Masau 和 Rudao 的四兒子秋輝，雖然在山上有自己的住居和土地，也時常留在山上，卻因爲經濟和玉米尚未收成，以及時間不固定的問題而沒有養雞，靠著打獵或山上零工過活。在族人眼中，他們不被視爲「留在山上的人」，沒有展現要在山上久留的決心，生活方式亦不被認爲是適當的。充其量 Masau 和秋輝只能算是偶爾去山上工作的人，因爲他們在山上沒有一個固定的，象徵完整的家，這（山上）「家」通常隱含著雞舍和土地的存在爲判斷依據，族人說：「在 Masau 那」或「去秋輝那」，而非「在 Masau 家」或「去秋輝家」。如今，Masau 和秋輝已經試著在整理好的土地種下第一批作物－－玉米，當飼料有著落後，他們準備開始建雞舍養雞。

在 Nuer 的社會裡，牛做爲食物來源和財富是努爾人最爲重視的財產；同樣的，雞也成了這些老人們最爲寶貴的資產。除了實（食）用價值和經濟來源外，更因爲這是山上工作的成果與意義所在，這是他們的驕傲：「我的雞才剛長大，

就有一堆人叫我帶下去要跟我買...」、「他們（山下的人）不喜歡吃底下養的雞，都喜歡吃我們山上養的」、「這個雞不一樣，是山上養的...」、「山下的雞都關在籠子裡沒有動，只吃飼料不會吃蟲，傻傻的...」、「我一隻雞賣六百元，還是很多人要跟我買，因為是山上的雞」、「底下的人要吃雞都要跟我們買」...。每當提到山下有誰又要購買雞時，他們臉上或言談間總不自覺浮現出可見的優越感，彷彿離開這片土地的族人像失去了雙手的可憐者，需要他們的供養才得以存活似的。此時雞的交易就像一種認同的交換：用山上養的雞換取不只是山下金錢，同時也是外人對他們的肯定和需求。這麼說起來，邀請我吃雞，除了意味著某種認同我身分的入門儀式，也是肯認他們自身位置的舉動了。

他們熟練、冷靜地殺雞，幾個月來熟悉的身影，一刻鐘前活繃亂跳的生物，此刻已成了不存在的對象。雞的屍體變成了肉、食物、力量，也是祭典的貢品，與神靈接觸的中介；他們會在身體虛弱時煮上一鍋補充體力，而以往小米播種前，也會在雞脖子上劃下一刀，將血滴在裝有小米的圓形竹網旁每一吋土地上，喃喃說出祭語。不管如何，眼前的雞不再與咕咕叫的動物有任何關連，但那對於我而言，卻仍指涉著不久前的生命，而有一種難過的心情，我無法把眼前的雞肉當作和調理包中的咖哩雞一樣享用，更無法像他們一樣彷彿獲得了什麼似的愉快吃著，因爲我覺得自己正在食用的，不是一鍋美食，而是一個屍體。

或許，在山上待的更久之後，我也可以像他們一樣「享受」這樣的「美食」吧。

另一方面，相較於殺豬的繁瑣、費時和支出，殺雞則顯得花費小、取得方便、過程也較爲簡單，因爲豬必須向「平地人」從外地購入，一頭豬的價格至少要 6、7000 塊；而雞則可從社區或山上幾戶人家購買，價格數百元不等，不論在開銷或取得上都有很大的便利。因此除了結婚、小孩子滿月等一生一次的重大宴會，必須殺豬展現其隆重性外，「雞酒」成了平日聚餐或重大節日時常見的食物。因爲雞仍有其一定的象徵性，區隔出聖與俗、平凡與特殊。在農作告一階段、得到一筆收入、答謝他人的協助以及接待客人或儀典獻祭、慰問喪家的時候，雞成了比起豬更爲適合、更方便、更不可或缺的物品。

他們開心地吃著平日不常煮的雞酒，好像所有努力在這一刻有了回報似開心、放鬆地吃著。我想像自己上山後對於蛋糕或鮮奶的渴望，或許也是出自於同樣的心情吧。

幾個月之後，幸子的弟弟因爲車禍骨折在家修養，幸子殺了兩隻雞下山，說是要讓弟弟趕緊恢復健康。由於沒有養雞，我到了藥局裡，買了一打雞精過去慰問。

●

我向幸子和 Saumah 吐露關於我被誤認爲國家公園臥底時，所感覺到的委屈與失落，因爲我害怕她們也開始懷疑我，像那些我沒有花太多心思打交道的其他

居民一樣。對她們坦露內心的無助後，她們似乎更將我當成自己人了，因爲安慰著我的同時，她們也不斷訴說自身曾有過的遭遇，那是比起我有著更爲巨大的創傷和誤解。

每每聆聽她們的過往，在那些思考言詞，所經歷的情緒中，自己內心深處時常被忽略、掩藏的傷痛和愧疚，也彷彿被撩撥正視了。曾被我傷害過的人，正藉由她們的訴說，向我控訴過往的遭遇，另一方面這些苦難言語又好像隱隱發散出某種不可見的光，映照自己隱微幽暗的內心，這對我竟有一種抽離以致療癒的效果，我成爲一個第三者，觀看過往事件的發生，也反身看到自己，而比較能釋懷一些走不出來的情緒了。是不是我們都在對方的身上，看到某些屬於自己的東西呢？

父親丟掉爺爺驕傲的匾額、母親國小畢業紀念冊、阿姨從美國寫給奶奶的信件和照片、嫁出去姊姊的照片和書.....，我想，父親這樣把一切都丟棄的行爲，有的或許不只是退休後尋找不到存在意義的茫然失措，也不只是單純對爺爺和我們這些小孩不滿的發洩，或許也還有那種想把人生歸零、捨棄後重新再來的心情吧。回到山上的幸子、一直移動尋找耕地的 Rudao、丈夫死後從禱告山回來的 Saumah，以及死於墮落之底而活的 Buya，和現在在這邊的我，多少也是帶著這種心情，不斷開始人生地吧。

幸子曾經拿帳棚給我睡，但我覺得沒有多大必要。雖然山上的「房間」幾乎是沒有隔間和門－－通常這代表獨立空間和隱私的界線－－的通舖，但跟他們住一起讓我覺得很自在。我想這其中除了他們好客、對我好之外，應該還有其他因素在我心中作用著。因爲每當他們邀我下山到家中作客時，內心就不自覺的會有一股排斥感，那是跟上山找他們的動力完全相反的感覺。這懼怕感的由來我當時無法理解，直到回來後，寫完他們的故事才漸漸瞭解其中原因。我好像一直在尋找缺了一角的圓，一個有什麼深深遺憾、靜默、不詳、哀愁氛圍似的地方，那總能給我一種歸屬感，一種安定的力量，使我彷彿找到了屬於自己應該處的位置，和自己同樣的一群人；另一方面，藉由自以爲是的傾聽與陪伴，也賦加了自身存在的意義，以爲可以協助治癒對方的傷口，但過程中往往是自己的心靈由於得到某種認同的契合或以不同方式被說出而癒合了。因此，在這些有著不詳臉孔的身旁，我總會有一種寧靜安詳的感覺，即使只是單純不說話地坐在那。

然而喧囂、快樂、幸福、眾聲喧嘩的場面總讓我莫名的拒斥與害怕。那已經是個有親朋好友陪伴的家了，是個完美的小小世界，一個完整的圓了，沒有任何問題需要被發現、被解決，我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呢？我還找得到他們缺陷的一角，得以進入他們（以及我的）心靈角落嗎？我發現自己就像社區裡無所事事、沒人在乎的 Isau，除了到處觀察，尋覓人（對 Isau 來說則是酒）的蹤影、闖進已自成一格的場合外，沒有任何其他可做的事了；我（們）像隻無頭蒼蠅在社區不斷遊走，始終尋找不到自身定位，看著大部分人依舊過著平常的日子，自己的在與不在對他們一點意義也沒有，內心湧起一股深深失落感：我究竟在這裡做什麼？於是不一會兒我便沮喪挫折地「逃」回租來的房間了。只是這空間卻再也無

法給我以往的安適感，躲開令人難堪的「觀察」，房間內的筆記和疑問卻依舊空白等著被填補，壓力沒有隨著逃避消失，只是愈形沈重讓人坐立難安。沒多久我又帶著這不得不的心情，重複一樣尋找—閒晃—沮喪—逃避—懊惱—再尋找的歷程了。

另一方面，不同的外表、舉止、目的也使我成了社區裡最明顯的「外來者」，每每在山下，當他們一群人用著我不懂的語言談天說笑時，我總有一種被孤立的感覺，好像他們正在審判我似的，我的作爲，我的存在，我的出現，我在這的一切都正被他們檢視，我卻連一件衣服也沒有，就這樣赤裸裸的暴露在大庭廣眾面前，在眾目睽睽下進行自以爲隱私，實際上卻被監看著的活動。然而從另一角度而言，他們不也同樣暴露在我的監視之眼下，進行著日常的一舉一動嗎？我這樣觀看他們，卻又對自己所處的境況感到侷促不安，想想對他們真是不公平。後來，這樣的煩惱被我以一種冥想（或許這更接近真實）的方式克服了：我將他們看做是人類學家，而我也正被他們所觀看研究著。

●

嘩啦啦的水流聲在苦花池旁不間斷的演奏，蜻蜓在水面上像配合陣陣水流似的不停輕點，北方不知名鳥兒啾啾叫著，蒼蠅圍繞在身旁嗡嗡飛舞，幾隻雞在一旁等待我的施捨。地上散布著不過是兩天前遊客吃剩的雞骨頭，以及丟棄在餐桌下被狗所啃碎的骨屑。我看著看著，分不清哪些是人吃過的，哪些是狗啃過的。

兩隻雞從竹林裡竄了出來。有著鮮紅雞冠和亮麗羽毛的雄雞，在屋子前方的果園裡追逐另一隻顏色黯淡，體型較爲瘦小的母雞。公雞揮舞著翅膀，試圖將腳踏在對方的背上，母雞不領情對方的示愛，不斷閃躲。由於身形較爲壯碩，公雞始終無法跟上對方的腳步，嘗試了幾次後，像是累了，只能隔著幾步的距離，圍在母雞旁來回走動著。母雞在原地踏著腳，身子隨著公雞的步伐而轉動，謹慎地防備對方下一波的「攻擊」。公雞採取了行動，母雞則像早已預料到迅速移動腳步，往相反方向跑開。兩方不時發出「咯—咯」聲，翅膀揮舞伴隨地上草屑飛揚，一副熱鬧景象。似乎是被逼急了，母雞張大了翅膀，雙腳微彎用力一蹬，飛到了柳橙樹的樹枝上。公雞飛奔試了幾次，無奈自己壯碩身軀，始終無法躍上枝幹，在底下等待許久後，悻悻然回到竹林中。枝條上的母雞觀察許久，確定公雞已不在底下埋伏，牠倏地躍下，在草地上徘徊覓食了一會後，也一搖一擺地走近竹林中，結束這場熱鬧的求偶記。

我決定坐在棚架下讀著 Kafka 的〈在流放地〉。

文中講述一位旅行家到流放地參觀犯人處決的過程。行刑的方式是罪犯躺在設計精巧，可以依照體型調整，自動書寫罪狀於犯人背上的機器。機器是已過世的前任司令官設計，整個行刑過程則由擔任了好幾年處決工作的軍官負責。新司令官想邀請外地的旅行家參觀，希望他能夠對照自己國家的情形，對這看似殘酷不人道的處決方式提出意見和譴責，藉此以廢掉他認爲不合時宜、落伍的處罰方

式。行刑軍官知道新司令官的計畫，並沒有拒絕旅行家參觀，反之，他擬定一個需要旅行家幫忙的計畫，要在公眾面前控訴新司令官。旅行家試圖保持中立不介入，他認爲自己只是來考察的，是一個「局外人」，不想涉入兩方糾葛，因此他拒絕這項要求。軍官說服旅行家不成後，走上那架再熟悉不過的機器，經由一連串自動而失控的動作，鎮定自信地死在他擁戴、倡護多年的機器和信念下。軍官死後，旅行家踏上小船要離開這流放地，參與的小兵和犯人想跳上船一起離開，旅行家揮舞船板上的大繩結，阻止他們的跟隨。

村上春樹在《海邊的卡夫卡》中，提到了對這篇文章的看法。他認爲 Kafka「將那複雜的機械做純粹的機械化說明.....藉著這樣做，而能把我們所處的狀況比誰都更生動地說明出來。不是藉著說明狀況，而是藉著述說機械的細部」。（2003:82）

令村上欣賞的是 Kafka 關於行刑機器的描述，藉由描述細部將我們生存的處境呈現出來。但在這篇文章中，最吸引我的卻是那位軍官和旅行家。軍官活在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觀底下，在他的生活經驗、文化背景和生命藍圖中對事物給出回應，爲著自己根深柢固的信念燃燒，那是無法輕易改變，支撐流放地裡軍官和（犯）人們活著及死亡的信念。這信念如同人類學家汲汲營營，日以繼夜所探求的「文化」，身爲研究者的我則彷彿那位旅行家，天真地以爲可以置身事外對事件進行考察，卻已涉入其中不自知。直到最後離開時，必須一面揮舞研究之傘的學術繩結，阻止對方跟隨，一面倉皇跳上小船離去。而流放地的居民們，則帶著那已被埋葬卻又撩起的，關於老司令官和行刑機器的種種回憶，在茶館裡繼續著尋常不過的生活。

●

這裡沒有鏡子，我已經好幾天沒看見過「自己」了，自己的臉、臉形大小、頭頂髮型、嘴唇旁的鬍齜、牙齒的潔白...等，我都忘記自己是以什麼樣面貌出現在他們眼前了。我只知道我穿著排汗衫，麻質長褲，套上一雙試圖拉近和他們距離的黑色雨鞋，但這一切似乎顯得多餘，他們看見我時往往只是點了點頭，然後繼續做著手邊的工作，一點也不在乎我和我的穿著似地，我彷彿一個沒有被看見的人，但這僅僅只是外觀上地沒看見，因爲我感受到他們確實是知道我的存在，那對某種不尋常、特別物體出現的明瞭和反應。因爲往往在旁待了幾分鐘後，他們就好像怕我無聊似地開始問一些問題，學業、未來出路、上來待幾天等，更多時候，他們常常是放下手邊工作，考慮該不該休息似地問我：「幾點了？」不知道這是他們慣有的招呼語，還是我的出現打斷了既有的節奏和時間之流，而提醒了他們「機械時間」的存在？

在這裡，像照鏡子這種已經習慣，好像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突然變得荒謬可笑，甚至是幼稚的行爲了。雖然沒有實際上照鏡子看見自己，但內心種種的思緒和習以爲常的觀念卻不斷被提醒，觀察他們的生活和言行彷彿是照著另一面鏡

子，從中我看見和他們的相同與相異，以及平常忽略不自知的種種現象，那是從鏡子上無法清楚映照出來，然而又更接近所謂「我」的東西。

有時我也會走去離部落十幾分鐘路程外的 Masau 家，由於晚上打獵的關係，Masau 白天大多都在休息，我就這樣跟他在門口抽煙蹲坐許久，偶爾穿插一些對話。兩個人好像都很習慣、自然地這樣耗上一整個半天，沒有任何壓迫的感覺。或許這是因爲我們都是上山來殺時間的關係吧。偶爾我不經意地問他等會要幹嘛，這樣的問題往往換來一陣尷尬，他開始支吾其詞，吞吞吐吐說著要把還未建好的雞舍繼續做好，或說要去幫誰做某些事等，然後沒多久便拿出工具在那修理保養了。我覺得自己好像說錯話了，我的問話彷彿提醒了他時間的存在，就像 Saumah 在訪談中對我畢業出路的詢問一樣，現實進來了，時間也進來了。

我曾經想像這是一個沒有一定該表現如何、沒有父親監視眼神的地方，可以過著完全不受拘束、墮落、無所事事的生活，或許這也是我選擇成爲人類學家的最初想望吧：經過辛苦跋涉，離開熟悉環境，獨自一人到一處沒有路、沒有電的地方，一個理想上對彼此完全陌生也不感興趣之處，對我具有一種消磨意識、自我消滅的魔力存在，所以愈是辛苦地爬著，愈讓我有一種安心自在的感覺。但當我到達目的地後，才發現終究逃不過另一種眼神的觀看，也不斷面對屬於自我的某些部分。

關於鮮奶和蛋糕的慾望，久了就不再想起，或許，也可以說是習慣了吧。連只要無聊時總會拿出來通話的手機，過幾天沒電了也無所謂，反正在這裡根本沒什麼聯絡人、事的需要。我在早餐結束時固定幫忙做些簡單的工作：種菜、拔草、砍竹子等，接著回到屋子舒服地休息，下午睡醒寫些田野筆記、看看書，直到吃完晚餐洗過澡後，便準備躺在床上睡覺了。這些空白的時間裡，我常不自覺地因著某些景象氛圍陷入回憶，就像 Proust 由瑪德萊娜點心所迸發出的無意識回憶一般。廁所裡我想起寒暑假到父親工地待的情景，繼而重新感受父親上工後獨自一人閒晃的心情，那種雖然無聊卻又明白與父親共在的幸福感覺；到耕地時浮現小時候到住家濕地探險的畫面，也想到八歲的自己奮不顧身，獨自騎著腳踏車從新莊家裡騎到桃園，只爲了看看熟悉以外的世界（現在回想才明白，也是想熟悉那個離家後的自己）；想起一些朋友，特別是曾暗戀過的女生。無聊時我會到魚池邊，如同小時候到住家附近的深潭看著池中的魚：時常我也會到平台上，窺視著底下大同部落人們的身影，想像以往部落景觀和他們年輕時的模樣作爲；偶爾鼓起勇氣爬到立霧山，在那望著太平洋看上許久，只是看著眼前的景色發發呆也能讓幾小時流過。

就這樣回憶以我無法掌握的方式不斷充塞這些無聊時光，在山上居民和我的一舉一動，物質中、景象裡，當這些感覺被喚起時，我總有重新活過一次的感動。我試著像 Proust 一樣，把握每個回憶湧上心頭的時刻不斷追索，打破時空維度將記憶帶回當下釐清來由。父親、深潭、工地、蜘蛛、孤獨、肥胖、無助、愧疚的對象…，這些回憶背後隱藏的其實是期待落空和被拋棄的恐懼，堆疊於過往經歷的情緒，而我害怕與人發展過於親密的關係（換句話說，也同樣渴望與一些人發

展更緊密的關係），以及氣憤他人前後不一態度反覆，多少也是來自於此吧。我是這樣帶著自我棄絕的無奈與反動，來到這（我以爲）與過往沒有任何相關的深山，以爲能夠遠離回憶誘惑，處在 liminality 的空間裡，卻發現將耳朵摀住試圖通過海妖的作法，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可笑！

我走到屋內拿出相機，對著自己的臉，按下了快門。然後在那小小的 LCD 螢幕中，把自己的臉不斷拉大，大到整個眼睛都已占據絕大部分的視窗時，再慢慢地按著上下左右鍵，仔仔細細看著臉上五官每一部分，比起山下照鏡子時還要仔細地看著。

●

Rudao 準備到鄉公所開會，幸子下山張羅兒子結婚的事， Loking 一早也開著蹦蹦車先行離開了，自從受傷後，下山的那段陡坡已經得花上比以往多兩三倍的時間才能走完，因此他總是一早就動身離開。Saumah 洗了洗這幾天的衣服，晾在屋簷下，然後把好幾籠要幫教會重建募款的菜搬上 Walis 夫妻的蹦蹦車，在中午和他們一起離開了。經過張家的岔路口時，Walis 掛了一袋剖半的榴槤在樹上，這榴槤是他們從山下採的，昨晚看電視劇「又見一簾幽夢」時已經吃掉一半了，剩下則是要留給張家。他熟練地把榴槤掛在岔路口，並理所當然認爲張家夫婦憑此便知道是要給他們的，就好像我們在某人房門上掛了一袋東西，只不過他是掛在離屋子幾百公尺遠路口的某棵樹上，並且一副肯定對方會拿到，不擔心有任何「不知情」的人將它取走般自信輕鬆。

濃厚的霧從不遠的山頭如狂風般向我逼近，頓時遮住陽光，使天空成了陰鬱的灰色。一陣陣帶著一千多公尺寒意的風也從霧的方向吹來，棚架上帆布被吹得啪啪作響，竹枝也沙沙軋響地碰撞著，山羌不時嘶叫，幾隻雞彷彿跟我一樣，感受到主人不在的事實，在屋旁毫無頭緒的亂晃。如果我是在爬山，正在趕路，我會繼續地走下去，不會害怕，但現在我卻有著深不可測、無所適從的深深恐懼。我已經到達目的地，已經停下來了，還能怎麼辦呢？

我走到苦花魚池旁，看著池中的魚。偶爾也看到自己的頭和肩。

看著處在魚兒和水池表面上的我的影像，正因魚的游動和水面的波紋不斷扭曲變形，我突然覺得那比蹲坐在魚池邊的我更顯得真實，更表露出自己的處境。我離開了熟悉的環境，到這以研究之名探索他們的回憶和所處的生活世界，以爲自己不在其中，就好像未被發現地躲在岸邊看著池中的魚兒悠遊，但只要偶爾移動視線，把焦點拉近水面些，便會發現自己不斷流動的影像－－懸置在陌生與熟悉的兩者之間，不時地回想起自身過往和處境，以及種種變化矛盾－－我正在其中成形，也在變形。而此時蹲坐在岸邊的我，彷彿對著命運不可思議的魔力俯首稱臣，似乎認爲，會在這裡遇見 Rudao、Saumah、幸子、Buya，終究是不是一種寓言上的宿命？

我看著幾十公里外山凹處漸漸出現的橙橘光暈，那是都市霓虹燈映照在夜空

所形成的景色。深山裡雖不見任何都市建築，卻能在夜晚欣賞到城市以另一種形式展現它的繁華，我感到驚喜不已。但雞隻們一點也不驚訝，依舊低著頭伸長脖子放肆地尋找食物，對於我的欣喜表現一副大驚小怪的冷淡。

一瞬間我好像明白了一切。

這裡已經沒有人了...

整個山中只剩下距離我兩小時路程外的張家，除了遠方的光暈和從他們窗戶流洩出的燈光外，我什麼都沒辦法接觸。

就像雞群自動在傍晚回到雞舍裡，我也回到屋內的床上。

我把筆記丟在一旁，伸了個懶腰。我記得那時的動作是這樣：雙手往後做擴胸動作，嘴巴張的大大呼出氣，接著十指交扣雙手往上高舉，嘴唇緊閉又吐氣讓兩頰鼓的好大，耳膜被臉部的用力鼓漲到一種張力，緊繃地以致於聽不到任何聲音，而使我感受到一股突來的寂靜。在這無聲中讓我想起平常充滿山裡的響音：雞啼、鳥鳴、除草機的轟隆、竹枝摩擦的沙沙聲、風穿越帆布的呼嘯、還有魚池澎湃的噴水聲，而這一刻那些聲音都不見了，世界彷彿停止般，時間也靜止了，短短一瞬間，我有種世界離去，只剩一人存在的恐懼感。

獨自在 Rudao 立霧山的小屋裡，此時處於全然的黑暗環境中，蠟燭即將熄滅，頭燈早已沒電，收不到訊號的深夜手機像被撈上岸的苦花，下一刻我將完全置身於深深的黑暗中，獨自一人。窗外風聲呼呼，老鼠在屋頂隔板間不斷流竄發出擾人噪音，屋外不時出現類似走動的陌生聲響，我只能任由恐懼產生，連想找個電燈開關都顯得遙遠而可笑。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呢？下一刻是否會進入一個全然孤獨的世界呢？

Rudao、Saumah、幸子和我的父親早已進入這深深的孤獨中，而我卻始終無能，也無膽進入。不知道對抗了多久，身體累了，意識逐漸變淡、無法維持，我不知不覺地臣服於完全的黑暗之中。

「天亮就好，天亮就好了…」我有時醒了過來，這樣安慰自己。

西西弗的一天（結論）

大街在我的周圍震耳欲聾地喧嚷 / 走過一位身穿重孝、顯出嚴峻的哀愁
瘦長苗條的婦女，用一隻美麗的手 / 搖搖地撩起她那飾著花邊的裙裳；
敏捷而高貴　露出宛如雕像的小腿 / 從她那孕育著風暴的鉛色天空一樣的眼中
我像狂妄者渾身顫動 / 暢飲銷魂的歡樂和那迷人的優美
電光一閃...隨後是黑夜！　用你的一瞥 / 突然使我如獲重生的，消逝的麗人
難道除了在來世，就不能再見到你？
去了！遠了！太遲了！也許永遠不可能！ / 因為，今後的我們，彼此都行蹤不明
儘管你已經知道我曾經對你鍾情！

Charles Baudelaire，〈A Une Passante〉

在這首從日常生活的瑣事回憶中所激發出來的十四行詩：〈A Une Passante〉（致一位擦肩而過的女子），Baudelaire 刻畫出哀悼，哀悼那記憶中已不復存的人物與時刻。喧鬧的街上，服喪女子、撩裙的手、如雕像般的小腿和蒼白眼眸，當這一切在人群簇擁下不經意進入詩人目光時，卻又旋即在一瞥中消逝，詩人內心頓時湧起深深的失落。藉由這首詩 Baudelaire 想回到事情發生時的當下，捕捉那個相遇的瞬間，然而詩的完成只是更加確定那已不存在的時刻，那張永遠也無法把握住的臉孔。就像坐在移動的車廂中，看著窗外風景不停後退，往事彷彿一幕幕呈現，但當我們想細看這一切時，那個當下卻又早已消逝而不住後退。這不斷後退的窗外景色猶如服喪女子的臉，想好好注視卻已然消逝不見。「去了！遠了！太遲了！也許永遠不可能！因為，今後的我們，彼此都行蹤不明，儘管你已經知道我曾經對你鍾情！」對 Baudelaire 來說，過往無法再現，回憶的存在，只是暗示了往事的不復存，而它所捕捉到的，永遠是那正在消逝的瞬間，那個落空。

希臘神話裡，Orpheus到冥界想將妻子Eurydice帶回人間，途中卻因受不住誘惑，忘了（或不顧）之前的警告轉身回頭看妻子的臉孔，最終導致Eurydice消散在幽暗的陰影中無法復活。文首十四行詩中服喪女子的臉便如同Eurydice的命運，在Baudelaire的一瞥，也就是Orpheus的反身凝視中隱遁消逝。凝視／不見，記憶／遺忘，「因爲遺忘，所以看到了所欲之物；因爲凝視，所欲觀看的對象[卻]消失了」[102]，記憶如同陰間妻子的臉孔，隱藏的陰影，那「不可見」時的她，也是文學和理智所要捕捉的語言前的一刻，無法被真正固定下來的一刻。Walter Benjamin認爲，正是那「消逝中的瞬間」，那個指涉的落空，成就Baudelaire詩的偉大。「不是在第一瞥，而是在最後一瞥中。這是在著迷的一瞬間契合於詩中的永遠的告別」（1998[1955]:164），就如同Blanchot以爲的敘事，是那不停後退而無法被把握的一點，這是創作的靈感所在，那原初的缺乏[103]。Benjamin進一步指出，

[102] 《自由與命運》，頁 21。林耀盛導讀。

[103] Foucault在《外邊思維》裡提到，布朗肖追求語言指認的過程中所被排拒於外的世界，是事物

正是這樣驚鴻一瞥的經驗產生了一種震驚的反應，使得當下的體驗沒有被理智完全抵擋轉換，而以經驗（*Erfahrung*）的形式留下蹤跡，這無法理解、存在於裂隙中沒有被意識到的經驗，便是藝術和回憶產生之處。〈A Une Passante〉這首詩便表達了沒有被意識登記註冊的經驗，那擦肩而過、瞬間即逝的經驗。「只有那種尚未有意識地清晰地經驗過的東西，那種以經驗的形式在主體身上發生的事才能成為非意願記憶的組成成分。」Benjamin引Proust的觀點說（ibid:155）。

於是遺忘成就了記得。對 Proust 而言，真實的回憶是無法被理性召喚的「無意識回憶」（involuntary memory），必須切斷與意識的聯繫，被放置在原來的位置和日期上，然後於一次不經意地巧合間，使我們能重新呼吸到曾呼吸過的新鮮空氣，和當初一樣的空氣。「有意去回想，只能是徒勞，智力的一切努力都是沒用的。往事隱匿在智力範圍之外，在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在某個我們根本意想不到的物質對象之中。這一物體，我們能在死亡來臨之前遇到它，抑或永遠都不能遇到它，純粹出於偶然」（2004[1913]:59）。藉由那些驀然而出的感受－－喝著帶有瑪德萊娜點心屑的茶、被高低不平的兩塊砌石絆倒、勺子碰到盤子的聲響、漿過的硬餐巾－－關於過往的種種頓時浮現，貢布雷的生活、威尼斯的聖馬可教堂、火車上眺望窗外景色的愉悅心情，那些曾經歷過的時刻重新出現，而讓他有一種幸福的感覺。但那幸福感的由來 Proust 當時仍不瞭解，直到多年後的一場宴會，曾相識的人臉上都烙上時間的刻印顯得蒼老衰頹時，Proust 才頓覺時光的毀滅力量，他發現拯救浪費了的一生，重獲過去時光的唯一方法便是藝術創作，於是決定回到房內，寫下一本關於時間推移的小說，一本由無意識回憶觸發而想起往事的書。這些無意識的回憶使他真正回到過去，向隱在深處的人事物發出召喚，一去不復返的時間也在這過程中重新被追回，使得線性延續的歷時性事件成了共時，曾經歷過的時刻即是此時此刻。在這樣交融的時刻中，讓 Proust 彷彿置身在時間之外，從不斷流逝的時間中解脫出來，而有一種恍然的幸福感。對 Proust 來說，因爲遺忘，因爲事件發生時的消失與沈默，使得它們繼續保持著感官上的最初經驗，它的原貌和孤獨，而透過追憶，透過遺忘與記憶的交織前進，往日時光得以重現。

不管是Baudelaire和Proust，走在城市的荒涼地或邊緣區，面對工業進步、都市人群、戰爭襲擊和街景不斷更新的時代，所有的刹那無法固定成永恆，那破碎與廢墟彷彿成了一場寓言（allegory）。他們害怕時間充滿毀滅的力量，對這些快速巨大的變動感到不安，好像自己的人生就在時間的流逝中不斷衰頹終至滅亡，可正因此，時間也成了唯一救贖的力量，透過記憶，透過藝術－－對Proust而言是小說，對Baudelaire而言是詩－－他們試圖重拾逝去的時光，從時間摧毀的力量中解脫出來。對一瞥而過服喪女子的哀悼，對浮在茶水上的瑪德萊娜小點心屑所喚起的幸福感的追尋，都是爲了對抗分秒計算的量化時光不斷流逝所做的

成爲概念之前那赤裸、獨異、在一切限定之前的實存，是對語言給出前那一刻的追尋。布朗修把這樣的文學稱爲「敘事」，而非小說——那種情節豐富多變，又容易打動人心的討好作品。敘事的寫作是將語言從世界裡抽離，是中斷語言揭示世界的能力。它既不是世界的展現，也不是主體的表達（2006[1986]：42-5）。

努力。在這回憶的過程裡，現實的客觀時間失去了意義，那真正的時間－－通過遺忘與意識追憶回來的時間，「一段處於純粹狀態的時間」[104]－－終於向他們展現。

●

時間，究竟是什麼？如果沒有年、月、日和時刻的區別，那麼時間的概念是什麼？脫離了社會概念、集體生活的節奏，個人又是如何感知、想像時間？我們可以用視覺、觸覺、動覺去瞭解空間，但究竟在我們身上又有什麼器官能測量時間的流逝？

> 時間，不是火車站那樣的大鐘，它的巨大指針每隔五分鐘就顫動似地墜落一格；而是一種很小的鐘，根本無法覺察它的指針在移動；或者說，如同暗暗長高的青草那樣，誰也沒有看見它生長，有朝一日卻再也認不出了。時間，是一個十足由不擴展的點組成的線條……以其看不見的、緩慢的、神秘的然而是運動的方式不斷地前進，發生著變化。
>
> （《魔山》，頁 1068-69）

是記憶，帶來了時間，記憶一方面使得我們得以回溯過往發生之事，正是那些發生在時間當中，以時間爲標定的記憶讓我們得以確立它的存在。另一方面，記憶同時讓人回到過往時空，發現事物的改變，進而有了時光流逝的感受。換句話說，時間存在於記憶之中，一旦喪失回憶的能力，也失去了對時間感受的能力。這也是那群《魔山》中的療養客們會漸漸處在時間感喪失狀態中的原因了。魔山的療養院裡，生活其中的人在院方安排下配合周遭環境所給出的一切過活，除了安心養病、每天固定五次的用餐喝茶、四次的靜臥和餘暇散步，以及例行的量體溫外，無須特別**記得**其他內容，活著成了只是例行的生活安排，他們不需擔憂未來，也根本忘了過去；而長年冰封的山上景象永遠相同，冰雪、山形、人物、植物等幾乎處在一成不變之中，沒有令人感到驚奇的新鮮感，也讓人察覺不到其中變化，就在這樣忘記過去和單調重複的生活中，時間不再被想起，日子即使再長過起來也如同一瞬，「設若一天像所有的天，那麼所有的天也就只像一天」（1994:155），魔山的男主角 Hans Castrop 本來只打算在療養院待三個禮拜，最終卻喪失時間感而待了整整七年之久。

對於我的田野對象－－這群留在大同、大禮山上的人們，由於山上環境以及生活作息的關係，他們同樣也處在這樣一種失去時間感的生活。山上，除了點綴性的楓紅和依照氣溫變換外衣的植物外，常青樹種充斥每一吋土地，眼前景色總呈現一片亞熱帶的翠綠蔥鬱，四季的分別在視覺上永遠顯得模糊；加上部落裡道路未通、人口稀少，農作採徒手或小型器械方式，使得耕地景觀也處在一種不知

[104] 《追憶似水年華（卷七）》，頁 198。

不覺、緩慢的速度變化中，這種改變非以週計（雜草、雞隻），月季（青菜），甚至年計（箭筍、蕗蕎）無法感受其中變化。每天醒來，眼前景色總一如以往，那些由「時間」而導引的改變令人渾然不覺，身處其中往往讓人失去了對時間的感知。

> 今天的暮色和昨天的、前天的或八天前的暮色全然一樣，難以區別。剛剛還是早晨，一會兒工夫已經是傍晚了。這被搗碎的、被種種娛樂和消遣人為地加快了的日子，在他手下的確已碎成細屑，化成了虛無。
>
> （《魔山》，頁 285）

不怎麼分明的四季，永遠在預期中的山形、山色以及土地上的樹與作物，山上的一切就像森林般，無聲無息地包裹在時間之中。而除了靜止的景象使眼睛沒有能力識別一個明確的時間意義外，人事物的甚少更動同樣讓時間模糊不明。

> 確實已經是中午了，太陽的位置不得不逼著我正視，黃昏的來臨也是如此，舒緩的涼風和昏黃天色才讓我感知到一天已即將過去，前一刻的印象卻彷彿仍停留在前晚的宿醉中。山是靜止的，石頭、植物、土地、房子也從不移動，這些幾乎佔據山上所有位置的景象都處於一種靜止的狀態，讓我彷彿置身於一種凝結，一種與世隔絕的空間。除了偶爾出現的外來登山客作為標記外，這幾天幾乎沒發生什麼特別的事，天氣一如往常炎熱，也沒與什麼人互動。…幸子說前幾天有一批登山客過來，但問她哪一天卻一直想不起來：「好像是禮拜三還是禮拜四吧，我也不清楚，就我在種菜的時候，他們一堆人…」。Saumah 告訴我前幾天小孩子被蛇咬的事件時說：「我忘記是哪一天了，就是上禮拜啊…那時候我剛好走到大同，應該是下午的時候吧…」，對她們而言，記憶似乎是以事件的方式留存，但時間點卻無從估量。「我這幾天都在除草…」、「前幾天我在立霧山…」、「那時候我在修路時，剛好…」，時間是渾濁不明沒有刻度的，他們時常無法說出是哪一天、哪個時段，只能以做過的事，走過的空間來丈量時間。
>
> （2007 田野筆記）

另一方面，由他們自己所安排的生活作息同樣也使其處於一種無時間感中。一天的生活從起床餵雞開始，直到雞隻們於黑夜降臨前走進雞舍結束。與雞有關的活動－－整修雞舍和相關用具、確定數量、掃雞屎、剝玉米粒飼料等－－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除了上、下午的農作勞動外，其餘時間的省略號。餵雞／魚的過程彷彿是一種享受，他們陶醉於此，而山上所有的工作－－除草、種菜、砍竹子或收穫等－－和三餐也都是在這樣一種悠閒緩慢、不疾不徐的節奏下進行，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全賴自己作主，沒有幾點幾分之前完成的壓力，只有一天或一上（下）午的時段供其使用，絲毫感受不到急迫和壓力。勞動過後，他們也總是心安理得地回到屋子舒服地休息，直到下午睡醒後繼續做著和上午一樣的工作，接著吃完晚餐洗過澡後，便躺在床上準備睡覺了。

草和樹枝繼續飛散。Rudao 正在認真又仔細的打著草。就算是石頭縫下的小草，他也不遺漏地用刀片將它粉碎。幾隻雞圍在整理過的土地上啄食那些受到驚嚇翻土而出的蟲，也找尋其他可以吃的野草。過了好一會兒，他將除草機卸下，沒有關掉引擎就這樣擱在地上。.....隨著太陽逐漸升高，雞群們好像做錯事般的跑進竹林中躲了起來。此時鳥叫聲已不若清晨時的響亮而多樣，只剩黃鸝在遠方「ku-ku-li-ku-ku」清脆地叫。Rudao 並沒有聽見，他已經滿身大汗了，在夏日十點多的炙人陽光下。他向四周望了望，回頭看看那些除草過的面積，雜草已如朝露般投降消失。

他拉開房門，頭朝門口躺了下去。腳距離牆壁不到 20 公分。雞在竹林裡避暑。沒有什麼風。空氣中有種日光照射泥土後的乾味。小草彷彿承受過量紫外線般的憔悴，鳥聲、雞聲、各種動物聲響都安靜了下來，底下大同的人也已不在屋外。所有生命似乎都消失般寧靜，只剩苦花池上啪啪的水流聲和簡陋掛鐘所傳出的滴答滴答聲。

太陽在天空中沒有任何雲的遮蔽，大地彷彿被脫去衣物般裸身籠罩在它的監視之下。Walis 夫妻已經受不了酷熱的照射回到屋簷下休息，Saumah 依舊專注安靜地在耕地上揮動鏟子，棉質的衣服因流汗而濕答答地黏在皮膚上，頭頂的寬邊帽創造出唯一的遮掩讓她得以繼續工作。Isau 則在幾步之外用鋤頭把野草從土裡翻出，時常朝 Wulon 家望去。因為哈路圍網圍了一半後便和 Wulon 在那兒喝起酒來，Isau 也想過去喝，但昨晚才因言語的衝突和哈路打了一架，眼下兄弟倆的關係並不適合也無法在一起喝酒聊天，然而 Isau 還是抵擋不了酒的誘惑而不時注視著.....Saumah 繼續低頭辛苦地做著整理菜園的工作。

一個多小時前 Walis 就噴灑完農藥將灑水桶清理好收拾起來了，如今正坐在屋簷下抽煙望著眼前的菜園，老婆尤莉剛從 Saumah 竹屋旁的菜園裡摘了些菜回來煮，因為她的菜還沒成熟；Loking 抹好屋腳下的水泥，收拾工具，這些工具是他的寶貝，每每保養它們 Loking 總是（刻意）花上許多時間，Abu 也已經把蕗蕎都揹回來了，在廚房打理等會要吃的食物。時間已經是中午了，太陽正幟烈地曬著，其他幾戶人家早在幾小時前便已回到屋內休息，...小孩子走到 Wulon 家，採著旁邊桃子樹上的水果來吃，然後在屋子裡的木板上玩撲克牌遊戲；Isau 在屋簷下抽煙，哈路、Wulon、Masau 則在另一端聊天...

白天由於單純的生產勞動和休息的安排而迅速流逝，夜晚也由於睡覺或看電視而早早結束。日常生活這就樣被安排的不著痕跡，讓生活於其中的他們完全順應其驅動和軌道。沒有太多意外，沒有過多與外人接觸的機會，眼前的所作所爲全是熟悉之事不需被催促或特別記得下一步，而忙碌過後他們也很少在短時間內抱持著期待－－青菜、玉米、蕗蕎、箭筍等在下種整理後都要好幾個月甚至一年

以後才會收成、雞從孵蛋到成熟宰殺也要好幾個月，這之間除了除草、整地、固定餵食外，沒有什麼需要他們著急的了。生活成了空白和瑣事充斥的日子，這些簡單不需思考的瑣事並未進入記憶中，也就失去了時間的標記。

> 我看了看牆上的鐘，指出的時間是 3:27，而且錶面上的針始終一直維持著一種獨特而非正常的速度在走，我永遠不知道它現在是快幾分鐘或慢幾小時。「時鐘壞了，不是沒電，我換過電池了，它還是一直走，但是走了走了就是會亂掉，我後來乾脆就不管它了，反正也沒在看。」（幸子）

時鐘壞了不需急著修理，月曆上的日子也很少在正確的一天（Rudao）。計算時間的最小單位從「小時」成了「天」甚至於「星期」，若逗留的時間小於此，對他們而言可以說是匆匆而過，彷彿這週的生活少了什麼似的。這種沒有時間感的作息是他們早已習慣且唯一可以想像的生活方式了，不需藉由任何消遣或頭腦的心智活動－－如我不得不使用的田野筆記、讀書和回憶－－單單只憑一種無意識的習慣或內心高超的技巧，便能消滅這看似漫長的時間。

山下，則由於一連串的活動－－固定收看的電視節目、作禮拜、合唱團、慰問宣教、各種會議、節慶表演等－－以及川流的車潮和人潮，使人注意時間的到來與過去，對時間的等待、利用、消費、盼望等；生活的節奏以一種較緊湊、機械化且變化較大的方式進行，與山上形成截然不同的步調；而鄰人親友的圍繞與出現，也不斷給出這段時間對方的改變與經歷，山上遺漏或缺席的「社會時間」（social time）[105]在社區其他人身上被不斷提醒展現。山下，當陽光隱沒緊接而來便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夜晚，山上，光線沒了工作就結束，理性的頭腦被黑暗掩蓋，唯一所剩的只有聽廣播和睡覺了。

上山的攀爬就像一段開始的旅程，每一步的邁出多少都帶著將平日糾葛的人事、煩惱、關係、角色等人生前景一點一點切開，藉由空間和時間的推進，慢慢進入一種時空都甚少變化的環境裡，在那兒，沒有太多事情提醒時間的腳步，不需考慮未發生的事，也從不擔憂時間的流逝。就在這樣緩慢重複的日常作息，以及彷若靜止、一成不變的外在環境中，一方面他們成爲環境的一部分，跟大自然一樣緩慢地變化流動；另一方面也因作息的安排－－做著熟悉的事物、沒有面對什麼改變、不需期待下一步－－而對時間無甚感覺，喪失敏銳感知的能力。在種種自然／人爲、內在／外在、積極／消極的支持下，無電無路的山上部落成了「魔山」，時間被取消了，身處其中的他們忘記時間，也很少回憶。

「阿亮，幾點了？」這是我最常面臨到的詢問，也是自覺對他們唯一有所貢獻的時刻，諷刺的是，他們卻一點也不需要。

---

[105] E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中，提出社會時間（social time），認爲時間爲基本的範疇之一，是社會集體生活所給出和編排的。「日期、星期、月份、年份等等的區別相應於儀式、節日、公共典禮的週期性復現。日曆表達了集體生活的節奏」（1992[1915]:10）。

●

沒有記憶，彷彿過去和現時那些並不美好，甚至困擾的人事不存在，這也是他們可以如此輕易遺忘曾說過的批評或別人對他們的傷害，而若無其事和那些當事者喝酒的原因之一吧；另一方面，遺忘也使得過往被完善的保存在意識之下，只有在某個不其然的時刻鮮活地迸發出來，記錄著屬於自己的往事。遺忘，因此記得；遺忘，所以沈默；遺忘，所以留在山上。這就是爲何山上的他們總是表現地如此沈默。過往的不愉快，山下面對親人、鄰居、店家、教友，這些緊緊鑲嵌於日常生活的角色關係，以及伴隨而來的苦惱糾葛，在他們的遺忘和沈默中得以暫時擺脫俗世而找到宣洩逃脫的出口，但我卻用一種自以爲是的拙劣方式，將這兩者－－時間、記憶－－都帶進來了。

我以爲對過往的一切回憶是使得他們留在山上的原因，以爲能夠藉由過去來瞭解現在的所作所爲，於是透過一系列帶著成見和自我尋覓的詢問，逼迫著他們不得不中斷山上所習於的無記憶狀態，回到時間的線上來回尋思、追溯過往。我用了一種自認爲最直接、最切近的方式－－參與作息，閒聊訪談－－尋找所有可能的答案填補空白，卻發現理性的詢問得到的永遠是頭腦的回答，那 Proust 所說無法保存往事的意願回憶，它突兀地切斷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切聯繫以及包藏其中的各種感覺。Proust 和 Baudelaire 能夠品嚐當初真正的經驗，進入一種過去和未來交融，一種處於時間之外，享受事物本質的狀態，都是藉著將自己**置身於過往**而有重新活過的體驗，然而我詢問回憶的行爲卻對田野對象帶出了時間，使原本就在時間之外的他們用最不習慣的方式**將過去帶回現在**，以**記憶帶出時間**的方式回答我，但這正是山上所拋棄缺乏的。於是我得到的便如同 Rudao 給出的述說，是那種理性頭腦下所整理過的編年史：幾年到幾年間種／養什麼…、成爲頭目的幾個條件等。Rudao 的活動分期，Saumah 的喪夫經歷，幸子的命運述說，無一不是我在山上強迫他們述說出的回憶，這些回憶在他們日復一日重複單調的生活中，又可曾出現？

> 「倘若有人問我，我也許會回答說，貢布雷還有別的東西，還存在其他的時刻。但這些都是自覺的回憶，亦即理性的回憶所提供的，這種有意識的回憶根本無法保存往事，所以我從來不想去回憶貢布雷還有些什麼別的東西。對我而言，所有這一切都已經消逝了。」
>
> 「永遠消逝？有這可能。」
>
> （Proust 2004[1913]:196-7）

Rudao 的生命真如他所言是如此截然清楚地劃分嗎？生命與記憶是如此的在線上進行嗎？或許我得到了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歷史上的時間，卻也同時喪失了經驗的完整性，那些無數聯繫互相交叉的瑣事，那服喪女子的臉孔、Eurydice 的身影，深藏於意識底下，蘊含在物質中，一舉一動裡迸現的回憶。看到年輕的

Hogan 總會讓我想起 Rudao，彷彿在他身上看到年輕時的 Rudao，而那時的他又是我所能捕捉描繪的嗎？

> 「他終日臥床，嘴裡含著一支溫度計，別的什麼也不想知道。『你們不理解這個，』他對母親和妻子說，『只有在上面生活過的人，才會知道這樣做是必須的。在下面生活的人，缺乏基本的概念。』」
>
> （《魔山》，頁 296-7）

於是重新閱讀書寫時我發現了荒謬。一方面是他們每日反覆生活的細瑣小事；另一方面那些穿插在他們生命中，僅僅只出現過一次後未再重複發生的事件是如此罕見而不尋常，使得（田野對象和讀者的）記憶對它們做了停留，有了標記，而對那些每日往復出現的事情失去印象。這些填塞著生活中大部分時光的事物在回憶的演出中成了不再使用的舞台，一個被田野對象（和讀者）視而不見，廢棄的布景，而回憶卻躍然紙上，栩栩如生。於是在這樣夾雜的書寫中，回憶與生活，演員與布景分開了，在現場的人物處於日復一日的生活舞台卻不知道自己正在布景中，因此成爲了那布景的一部份，一個看似靜止，沒有人物演出的布景；而看不到演員的我，卻強要他們脫下戲服，在眼前的布景扮演早已忘記的戲碼，一場過去與現在分離的戲碼，一個場景與演員分開的一天。我使他們尋常不過、沒有意識過的一天成了筆下荒謬的一天。

我在自身處所（being here）透過文字書寫將山上所見所聞紀錄下來，把他們的一生分割成塊，然後滿足於描寫事物，設置情節，將那些過往賦予線條和外表，使他們成爲故事中一個個的角色，一個與他們甚少想起的過往相連結的生命，一個被迫活在回憶裡不停糾結的人物，一幅被拼湊出的圖像，完成後還以爲這些文字用語即是所謂「現實」，思索這些現實對我所透露出的訊息，給出的答案；以爲藉此能使我回到他們從前的生活，那段已然消逝的日子裡去追尋留在山上背後的原因，到最後才恍然瞭解，空白即是答案，當初的疑問即是解答，正因山上環境和居民作息的安排，使得他們處在一種無時間，因此無記憶的狀態。我依著時間和記憶的方式尋找答案，答案卻是那永遠無法得見、無法描述的無時間與遺忘；我自以爲把握住了回憶，事實上這才是離答案最遠，離目標最爲蜿蜒的路徑。

關於《*Odyssee*》中，Odysseus 在海上遇到海妖的故事，Kafka 讓海妖靜默後，他繼續寫道：「可是，從 Odysseus 的表情看得出來，他沒有聽到他們的靜默，他以為她們在歌唱，而自己是唯一聽不見歌聲的人。最初，他看到她們敞開喉嚨又閉上、鼓起胸脯，眼眶充滿淚水、半張著嘴，他以為這些都是歌唱時的樣子，雖然聽不見，歌聲卻在他周圍蕩漾著。.....倘若海妖們意識清醒的話，也許當下就會被消滅。可是她們依舊在那裡，唯一發生的事，就是 Odysseus 遠[逃]離了她們。」（2005[1931]:275-6）Odysseus 以爲他成功穿過了海妖的試煉，真正聽到海妖的歌聲並存活了下來。事實上，海妖根本沒有歌唱，海妖只是安靜地回頭看著 Odysseus 望向遠方，兀自得意的眼神。

●

希臘神話《西西弗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中，傳說在地獄的西西弗要求閻王讓他回到人間懲罰將他屍體扔在公共廣場的妻子，但當西西弗重新回到地面，品嚐陽光、流水的溫暖和一切美景後，卻拋棄承諾不願回到陰森的地獄。幾年後諸神派人將他抓回，處罰西西弗必須將一顆巨石從山谷推上陡峭的山頂。由於重量的關係，每當西西弗用盡力氣將大石推至山頂，剎時間巨石又從手中脫落滾下，於是他就這樣做著無止盡的勞動，不斷推動著巨石上山，然後下山。

在這神話裡，西西弗不斷推著石頭上山下山，眾人以為他受著無止盡的懲罰，肉體的勞役、精神的消蝕，彷彿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人。但對 Albert Camus 而言，他卻從中發現整個人類生存荒謬的縮影，尋找到他所追求的對抗荒謬命運精神的表現。

Camus以為人生就是一場荒謬的悲劇。人誕生於世體驗到了幸福和理性，面對的卻是深奧難測、陌生疏離的世界和注定走向死亡的命運，一切真理還有比這更荒謬卻又顯得真實的嗎？理性之外的非理性被一道圍牆封閉在外，使得我們無法認清；世界不總是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它的存在毫無理由，但我們卻對世界有一種追求合理、期待、幸福與瞭解的狂熱慾望，以為一切都能在預期之中，掌握之內。於是荒謬便產生於「人的需要與世界不可理喻的沈默之間的遭遇」（1976[1942]:35），在「主觀願望與客觀世界的斷裂」[106]中，在某次散步、一個旋轉門裡無預警的襲來。

「我的外公以前年輕時出草獵人頭，殺人的這個行為使我們這些後代被上帝下了詛咒，所以我的親人...」，聽著 Saumah 訴說她的困境時，我總感受到她背負著如同 Kafka《審判》（*Der Prozeß*）中，男主角時時面對的不知為何遭受審判的命運。年幼時母親過世、兄弟姊妹早逝、喪夫、女兒罹患痲瘋病、兒子智能不足、小兒子出生時便夭折、族人對喪夫女子的對待等，這些「苦難」遭遇在上帝／撒旦，罪／得救，愛／審判，天堂／地獄所構築的符號世界裡被賦予意義，使過去得到解釋，未來得以想像；上帝的許諾、上帝的認可、上帝的愛讓 Saumah 得以有意義地背負這樣的生活。於是人生的荒謬成就了信仰的動力，上帝成為一個照亮對現實生活的理解無能為力後的存在，當 Saumah 自禱告山回來向上帝和婆婆懺悔，當她從靈魂深處發出吶喊，一切苦難遭遇成了通往聖潔之路的必經考驗。

然而在Saumah堅定的實踐之中，在她以自己的信仰活出一種帶著深深宗教意味的品質－－William James意義上的宗教[107]之後，這些符號的意義被不斷疊

[106] 《西西弗神話》，頁 12。柳鳴九導讀。

[107] William James認為雖然替宗教下本質上的定義是「一個愚蠢的工作」，但為了演講之故，仍指出他以為的宗教是「個體在其孤獨的狀態中，當他認為自身與其所認定的神聖對象有某種關係時的感覺、行動與經驗」（2001[1902]:33）。

加，其符指早已超脫原來指涉，與其他符號相互締結著。此時服侍上帝是爲了消除詛咒的說法，反倒顯得過於表面而不具說服力了。就算「詛咒」、身邊的「苦難」或教會對其私人情感的干涉依舊持續，絲毫不會減損Saumah對這信仰的熱愛，動搖如此生活的決心。不管受到多大的挫折或神的沈默回應，Saumah永遠相信她的上帝，因爲對她而言，不存在沒有上帝的世界。

存在若是一片汪洋，在這海上的 Saumah 選擇了上帝作爲她的船，藉由這艘船她能徜徉在一片廣闊無際的生命之海上；幸子同樣也有一艘，那叫「命運」的船，她與這艘船緊緊相依，在命運之船上繼續人生。對幸子而言，人永遠無法逃脫命運－－那在背後推著自己的東西－－的擺弄。自認一生爲家庭兒女辛苦付出一切的她，遭受丈夫外遇、毆打、被迫離家不知往何處去、無法與兒女相見、第二任丈夫的酗酒與不信任等，她體認到「命運」的「悲慘」與「荒謬」，曾經有過對荒謬生命的終極抗議，那海邊的縱身一躍，卻也是 Camus 所以爲的消極逃避。獲救後的她在「愛」、「玫瑰瞳鈴眼」等愛恨糾葛、報應不爽的戲劇中找到出路，那些命運式、善惡皆有報的敘說同樣收編了人生的荒謬，讓她有了一種宿命觀點，一切是命定的，「一切都是命」，由此她理解自身遭遇的意義，並使情緒得到安置。

Saumah 虔誠地過著服侍上帝的生活，幸子充滿著愛恨報應的「藍色蜘蛛網」式的命運觀，Rudao 在他最信賴的土地上不斷投入心力，那使他不依靠任何人獨自走過七十幾個年頭的土地，這些都是他們無法輕易離棄的石頭，他們爲每一顆礦砂創造了意義的符號，唯有石頭上的每一顆細沙對他而言才形成一個世界，因爲有意義，所以他們背負著這樣的生活，即使巨石不斷掉落山谷，他們仍舊願意像西西弗般無怨無悔的往山谷走去繼續奮鬥，那是他們唯一的石頭，充滿意義和符號，名叫信仰的石頭。

>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因她以為那應許她的是可信的。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
> （希伯來書 11 章 8－16 節）

Camus 認爲，西西弗的遭遇如同人類的生存處境：無止盡的勞役、行爲的無意義、沒有理由的受苦、願望與現實的對立、人的主觀呼喚與客觀現實的沈默、

那種異鄉人（*L'étranger*）的處境等，這是荒謬的縮影，整個人類存在的荒誕景況。當巨石滑落谷底，西西弗不畏艱難，他踩著沈重卻堅定的步伐走向山谷，繼續那不知何時結束的苦難，如此週而復始，堅持不懈。當西西弗見到巨石滾落，而願意離開山頂再度走向山谷時，正是他超越自身命運的片刻。在那片刻，人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和悲慘處境，這意識雖然造成痛苦，卻也同時帶來勝利，「不存在不通過蔑視而自我超越的命運」（2007[1942] :149）。有陽光就有陰影，而且必須認識黑夜。西西弗的命運屬於他自己，對 Camus 而言，「向山頂奮鬥的本身，已足以使人心充實。我們應該想像西西弗是快樂的」（1976[1942] :150）。

Camus 或許不知道，西西弗不僅認清了命運並起身反抗，另一方面，他也在不斷重複同樣動作，推動著巨石的過程中，成爲了那顆石頭，那個沒有時間感，沒有記憶，只在當下滾動著的巨石。而那被推動著的巨石，那在全然信仰中走著平穩且寧靜腳步的西西弗，是幸福的。

●

關於西西弗的臉孔，後來再也沒有人能看到了，或許根本也沒有人瞧見過，一切只憑眾人所聽到的故事平添各種想像。於是有人認爲西西弗帶著一張扭曲的臉，兩腳陷入泥土中使勁地用肩膀和雙手頂著石頭前進，過程中還不時擔心自身隨時可能毀於巨石之中；有人想像他爲了某種目的無懼地推動著眼前的龐然大物，那張堅毅的臉孔變得有如石頭般僵硬，足以支撐這一切苦難悲劇，並向諸神證明他的勝利；當然，也有可能像尼采的沈默之獸，西西弗什麼都不想，他只是在享受世間的美好後，甘願走在那日復一日熟悉的軌道上，推動著眼前的唯一之物直至終老。「爲什麼你總是默默地推動著石頭，而不同我談談你的感受呢？」「因爲我總是忘了我要說什麼。」可就連這句話也在推動的過程中被遺忘了，因此他沈默不語，只獨留發問的人在原地更加迷惑（Nietzsche 2007[1949]:1）。又或者，西西弗只是純粹地想藉由不斷地推動巨石，來忘記自己遭受懲罰的這件事罷了。

一切西西弗神話的祕密或許就在於此。西西弗的臉孔、感受，以及之後的遭遇，始終沒有人得到答案，他從沒有被固定下來，因此也無法停止屬於他的勞役，而以每個人感受理解的方式繼續推動著。海妖的真正歌聲終究沒有人聽過，每個歷劫歸來的人只是帶著填塞著蠟的耳朵，向他人訴說想像中令人魅惑的歌聲。

人們被一朵花的芬芳所吸引，他問：「花啊！爲何你綻放得如此美麗，爲何你散發出如此動人的花香？」可花還能說什麼呢？它或許根本沒意識過自己的芬芳，只是默默接受了一切發生在周遭之事，在吸收無數礦物、空氣、水分、陽光之後，在一段時間的沈澱之後，以它獨有的方式結晶出這些事物出現的形式。但人們不滿足於此，他們開始研究花的生理構造、成長特徵、氣味構成…等，可就在那探索之間，在理性的頭腦進入之後，那股芬芳氣味，那 Eurydice 的臉孔早已消散遠離，只留下如 Baudelaire 般的無盡喟嘆。

在時間和記憶中我完成了這本論文，一本關於時間和記憶的論文，但它的完成只是確定了這場追逐的落空。難道這終究注定是場無疾而終的追逐？在你們向我拋擲出那句尋常不過的告別話語之後。難道一切追尋最終都將是回到對自身記憶的探求？那些早以爲遠離卻又不斷交纏出現的往事？當我們的眼光在對彼此都深具意義的時空中交會之時，當我以爲把握住而終究不過是確定失去彼此的那一刹那，這一切對我究竟又透露了什麼？

「寫作，注定要透過想像去看見一些東西，亦或，藉由回憶又一次看見一些東西。……『又一次看見』這個用辭，記錄的正是這樣的感覺，『好像我還在那裡似的』」（Annie Ernaux 2003[2000]:67）。啊！親愛的朋友，透過書寫，我彷彿再次看見了你們撩著裙裳的美麗的手，宛如雕像般的小腿和蘊含鉛色風暴般的眼眸，雖然從未來得及捕捉完整的臉孔，那永遠太遲而無法得見的臉孔，卻也正因此而使我能不斷地想起你們。事物的輪廓在隔了一段時空之後總能以另一種樣貌出現眼前，或許我可以在下一個城市中看到你們，在一棵樹、一片葉子、一個旋律、一首詩，甚至僅僅是與一隻雞的對望之中，再度想起和你們的點點滴滴，那些記憶不因字詞的固定逐漸消失，相反地，它向我證明了時間的存在。

我對於你們生活的經驗，就像對西西弗的瞭解，僅止於此，沒有任何再多一點了，這些全都是事實。

附錄

關於大同大禮的歷史

大禮部落，又稱赫赫斯（Huhus）、哈魯閣臺部落，位在立霧溪與其支流砂卡礑溪會合點的東北方約一公里餘地，也就是今日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停車場的上方，海拔高度 915 公尺的台地，是一個西向緩坡地。原始之部落名稱爲赫赫斯，據當地耆老 Rudao 解釋，是以當地常見的一種德魯固語發音爲 Huhus 的樹木爲名（另廖守臣（1977）認爲是「蛇聲」或「多蛇之地」）。日據時期改稱爲哈魯閣臺社，光復後，國民政府改其名爲「大禮」。而在大禮部落北方約三、四公里，也就是太魯閣國家公園砂卡礑溪中游左岸，大清水山西南方，海拔高度 1128 公尺的台地上，是今日的大同部落，光復前稱爲砂卡礑（Sakadan），亦爲一西向的緩坡地（見圖 1）。

圖 1 大同大禮部落位置圖（來源：http://www.taroko-ecotour.com/position.php）

大同、大禮部落居民屬太魯閣族（Truku），傳說中太魯閣族以中央山脈白石山腰的一顆大石柱爲發源地，後來居民遷移至現在的南投縣仁愛鄉靜觀村，族人稱其地爲Toroko-Torowan。大約在三四百年前，人口增加，耕地及獵區分配不足，他們開始陸續翻越中央山脈遷移到東部的立霧溪、木瓜溪、陶賽溪等地區。大同、大禮的祖先便是在此時越過奇萊主峰與合歡東峰間的鞍部，進入立霧溪及其支流托博闊流域，順流而下，逐次往東部移動，建立部落[108]。

最初遷移到赫赫斯者，據廖守臣（1977）研究，是在清朝末期距今約二百多年前，來自巴支干社（Putsingan）的伍島巴圖（Udao-botto）。其生前與兄弟至砂

[108] 見廖守臣（1977），張玲玲（2004）。

卡礑流域，經商量劃定居住地，而伍島巴圖據有赫赫斯社，因此爲赫赫斯社第一代始祖。約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有兩戶人家自古白陽社遷至赫赫斯社上方，其所住地稱上赫赫斯，因人數少，爲下赫赫斯部落所轄。上赫赫斯社於十九世紀末葉出現一技藝高超且能言善道，豪邁慷慨的著名頭目哈魯閣那維（Holok-Naowi），常調解附近部落的糾紛，被推舉爲外太魯閣總頭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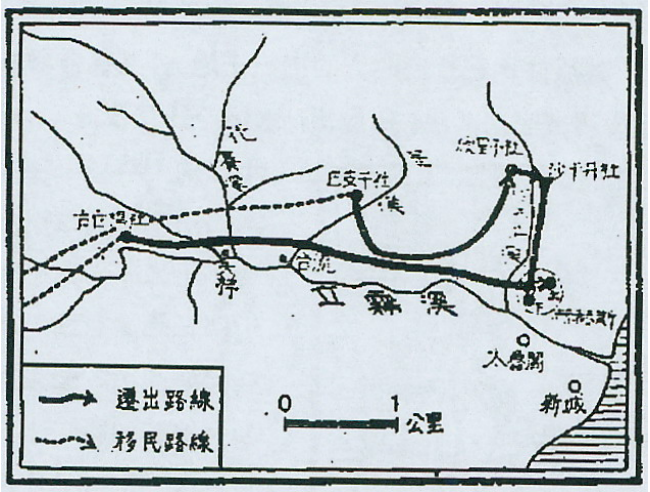

圖 2 Huhus 社遷移路線（來源：廖守臣 1977）

而砂卡礑部落（Skadang），據廖守臣（1977）研究，約建於西元 1810 年左右，是由來自於巴支干社的亞旁與卡侯伊率領家人渡過荖溪，攀過三角錐山後，經溪畔、希達岡後，抵達砂卡礑溪，再從溪底登上 1128 公尺的砂卡礑（大同部落），在其上闢地開墾，建立部落。不久，有另一姻親瓦沙奧納畢斯（Wasao-Nabis），從斯可依社（Sikui）遷至欣里干（Senlingan）後，因爲姻親關係與亞旁與卡侯伊爲同一家族，故也遷至砂卡礑社，使砂卡礑社成爲巴支干與斯可依兩個家族混住的部落。後來因爲耕地不足，部分族人便又遷至今和仁、和平一帶的姑姑仔社（Gukul）和克尼玻社（Kanebo）。

砂卡礑社爲聯絡內外太魯閣的小徑之必經之地。此小徑東起今蘇花公路匯源，往西穿過大清水山，經砂卡礑、希達岡、巴達岡，而至內太魯閣，以往爲太魯閣人取鹽的小徑，故稱「鹽道」，後也成爲太魯閣人向外移民的主要路線。

裴家騏（2002）檢視太魯閣族人的口述歷史，認爲幾乎每隔一代，部落便會產生新的分支，即是父親來到某地定居，到第二代的子輩或第三代的孫輩時，便會向外尋求新耕地或獵場，這種情況又以整個家族剛遷移到某地時的初期更爲明顯。有時或許再間隔個數十年，土地休耕，地力恢復後，原部落的人會回到舊地再度開墾。赫赫斯和砂卡礑部落的建立者：伍島巴圖（Udao-botto）、亞旁與卡侯伊都在年老時，回到原部落度過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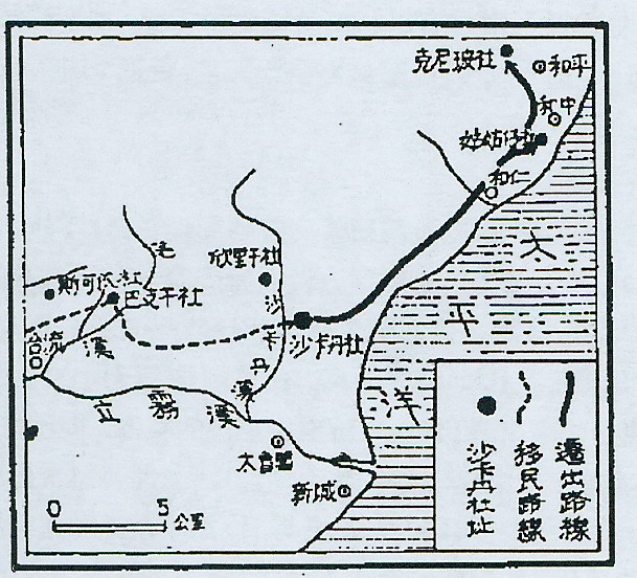

圖 3 Skadang 社遷移路線（來源：廖守臣 1977）

日據時期前太魯閣族部落的建立與遷徙，便因著這樣游耕及狩獵對土地的極度需求，而多少循著遷徙—建立—遷徙的模式擴展，不像一般平地聚落的發展，總是由小進而漸漸聚居擴大成有一主要鄉鎮，余光弘（1980）提到，東賽德克群[109]的部落是一個以親緣、血緣關係爲基礎的部落，其居住的環境多在溪谷旁，面積小不利於發展成大型部落，而成散居形式。因此，居於山中的太魯閣族，部落規模即使經過兩百年的時間，雖然部落數目增加許多，單一部落內的戶數卻仍是相當的少。1914 年日籍學者森丑之助的調查[110]，宜蘭花蓮兩縣的賽德克部落，規模很少超過 20 餘戶，有超過半數的部落戶口僅十餘戶。當時花蓮港聽轄區內的太魯閣族群共有 96 社 1610 戶，平均每社 16.7 戶，這或可描述出太魯閣族群當時在立霧溪流域，以小單位形成近百部落四散分佈的情況。而 1914 年的當時，赫赫斯社有 17 戶 68 人，砂卡礑社則有 24 戶 117 人，砂卡礑社爲當時山區中戶數最多的部落，因此，可以合理推論其在當時便爲一處地理條件相當優越，並深受當地居民所喜愛的山地住區（裴家騏 2002:7）。

1914 年，太魯閣戰爭時，日本成功攀登赫赫斯部落，設駐在所於外太魯閣總頭目－－哈魯閣那維（Holok-Naowi）家附近，稱哈魯閣臺駐在所，統轄上下赫赫斯社，並因此更名爲哈魯閣臺社。

1914 年底，如前所述，哈魯閣臺社共 17 戶 68 人，其後人口增加，但日本人爲了管理方便，勸誘部落居民下山。1917 年，哈魯閣那維（Holok-Naowi）死亡，其子與養子下山遷至崇德，上赫赫斯社遂廢。1922 年，有 10 戶 52 人遷至崇德的得卡倫社，6 戶 20 人遷至今達基力，因此在霧社事件（1930 年）前，原

[109] 行政院於 2004 年 1 月 14 日通過「太魯閣族」正名案，泰雅族東賽德克群正是更名爲太魯閣族，成爲台灣第 12 個原住民族。
[110] 森丑之助，1996[1917]，《台灣蕃族志》，頁 95。

住本社者只剩 2-3 戶而已（廖守臣 1977）。

但是當原先住在哈魯閣臺社的居民遷出的同時，居住於砂卡礑上游的欣里干社的居民亦向其他部落遷出。其中一部份人遷至砂卡礑社，另外 6 戶 38 人在 1927-1928 年間遷至哈魯閣臺社，1929 年又有宿莫渴社（Somoko）一戶 3 人遷來。因此，今赫赫斯部落（大禮）的主要居民，大都是從欣里干社遷移過來的。

1914 年 7 月 3 日，日本人成功攀登赫赫斯（大禮），5 日佔領砂卡礑（大同），於 1917 年築成太魯閣峽口至砂卡礑的道路，即今大禮大同步道。並設駐在所，轄砂卡礑、欣里干、宿莫渴三個部落。據廖守臣（1978）調查，當時砂卡礑部落有 24 戶，117 人，加上欣里干、宿莫渴兩個部落，共有 56 戶，279 人。但至 1927 年底，在日人勸誘到平地部落及赫赫斯部落（大禮）發展後，三個部落僅餘 30 戶，216 人，西元 1928-1929 年，在日人規劃下，欣里干、宿莫渴兩個部落的居民被遷居至砂卡礑部落，原部落被廢棄，而砂卡礑部落遂成爲三個部落混住的情況。

1930 年霧社事件後，日本以強制的手段，強迫在深山裡的部落移住平地。但哈魯閣臺、砂卡礑與希達岡三地因近閣口且規劃爲花蓮蔬菜種植區，所以並未被強制遷移。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調查，至昭和八年（西元 1933 年）底，哈魯閣臺共有 28 戶，184 人，其中男 90 人，女 94 人，戶數無成長，人口比前一年增加了 10 人；在砂卡礑社方面，共有 30 戶，216 人，其中男 103 人，女 113 人，戶數少一戶，而人口比前一年增加了 1 人（《高砂族調查書》 1994:31）。

綜合以上所述，台灣光復前的日據時期，日本政府對台灣原住民部落主要是以殖民地資本主義式來統治原住民，也就是利用其勞力及林產礦藏，作爲殖民母國經濟發展的後盾。爲了有效「利用」台灣山林資源及方便統治原住民，以勸誘或強制手段實施「集團移住」政策，將原住民部落遷村至淺山地區，再以「皇民化」方式將其納入管理。大同大禮部落在此時期，因爲被日本政府規劃爲「蔬菜種植專業區」，而免於 1918-1937 年，日警所實施的「集團移住」政策。不同於巴達岡 Brakan、落支煙 Alang Lotsien、玻希岸 Alang Busengan 等其他族人的部落，被迫從「蕃地」移居到日本政府所指定的山腳下或河流出海口的台地、沖積平原（如：三棧部落、水源部落），而得以在世居了幾百年的深山土地上，繼續其生活。直至昭和 11 年（1936 年）爲止，山區除哈魯閣臺（大禮）、砂卡礑（大同）及希達岡（今中橫寧安橋上方臺地）部落外，其餘各社均已廢棄或遷入平地。

光復後初期，國民政府的原住民政策仍以「同化」、「扶助」、「山地平地化」及「社會融合」爲主，希望原住民族能遷居到平地，與漢人融合爲一，而持續對在日治時期未及移住的深山部落進行遷村（李敏慧 1997）。1951 年 1 月台灣省政府頒發「山地施政要點」（共二十二條）中，其具體措施主要內容便是：

> 與保留地相關部分有，辦理山地保留地編查，增加山胞耕作面積；獎勵山胞分期移住，以化整為零，或由深山移住交通便利地點為原則。（傅寶玉等編，1998）

因此，光復後初期，政府將赫赫斯部落更名爲「大禮」，而砂卡礑部落稱爲「大

同」，並輔導砂卡礑流域的希達岡部落全部居民及大同部落的部分居民，遷移至吉安鄉慶豐、福興兩村，大禮與少部分大同住民則自願留在原居地，並無前往。

台灣光復後，哈魯閣駐在所廢棄，國民政府在下赫赫斯社設置大禮派出所。1965 年，大禮有部分居民爲尋找耕地，遷至下方臨溪兩個地方：一爲亞泳（Yuyun），在立霧發電廠大同水庫北方一公里多的地方；一爲斯米可（Swiji），在立霧溪與砂卡礑溪合流點的西北方約二公里多的地方。因此在 1977 年時，大禮共有三個住區，戶數爲 14 戶 114 人，男 62 人，女 52 人，以大禮派出所所在地的住區，爲人口最多的地方，有 9 戶，其餘亞泳 4 戶，斯米可 1 戶。

而在大同部落，原住在此的砂卡礑部落全部居民和欣里干部落的大部分居民在國民政府勸導下遷移下山，只剩從宿莫渴部落遷居至此的五戶人家拒絕遷移至平地，仍留在砂卡礑部落。至 1977 年止，據林恩顯（1990:60）調查，共有 7 戶 62 人，其中男 33 人，女 29 人。

因此，在經過日本政府的勸誘及國民政府的輔導下，此時期的大禮部落居民主要來自於欣里干社，大同部落則以宿莫渴社人主要成員。而光復後山區伐木事業興盛，林務局在山區興建砂卡礑林道及流籠運送木材，部落的居民爲了出入及運送方便，也陸續搬離日據時期的部落位置，遷移至附近的砂卡礑林道旁蓋新家，成爲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同」、「大禮」部落。爲便於閱讀及區分，本文之後，都將以大禮、大同來代表赫赫斯（Huhus）、砂卡礑（Skadang）。

在歷經日據時期及國民政府光復後，內在及外在因素不斷的影響之下，大同大禮部落的居民組成，雖然經過不斷的遷出移入，但仍以一定的戶口、生命力存在著。直至西元 1979 年，國民政府以「改善山胞生活」爲理由，對大同大禮部落執行住宅輔導政策，有計畫的將山上居民遷移至平地（ibid:60）。

交通不便是一個事實。大同大禮部落對外的交通，以往是沿著部落的山徑聯絡道，走約三個多小時從砂卡礑溪接到平地出口，光復後，林務局爲了其在部落山林內伐木事業的開展，沿著清水山及立霧山西側山腹開闢砂卡礑林道，可通行搬運車，甚至在全盛時期可通行載木貨車。然而林道並不是直通平地，砂卡礑林道的盡頭離平地道路仍有八百到一千公尺的垂直落差，因此，林務局建了兩座流籠，作爲接續運材之用。直到今日，在大同部落那端的流籠已經廢棄，只剩下太魯閣閣口到大禮的一條兩段式流籠，雖然族人可藉砂卡礑林道開搬運車至流籠頭運送農產品及生活所需物資，但居民的上山與下山，仍是得依靠自身的兩條腿（吳意琳 2004:20）。大禮居民可從太魯閣國家管理處右前方的流籠站沿著流籠纜繩下方的山谷向上攀爬至大禮部落；從大禮繼續沿著砂卡礑林道走約七公里，則可到達大同部落（見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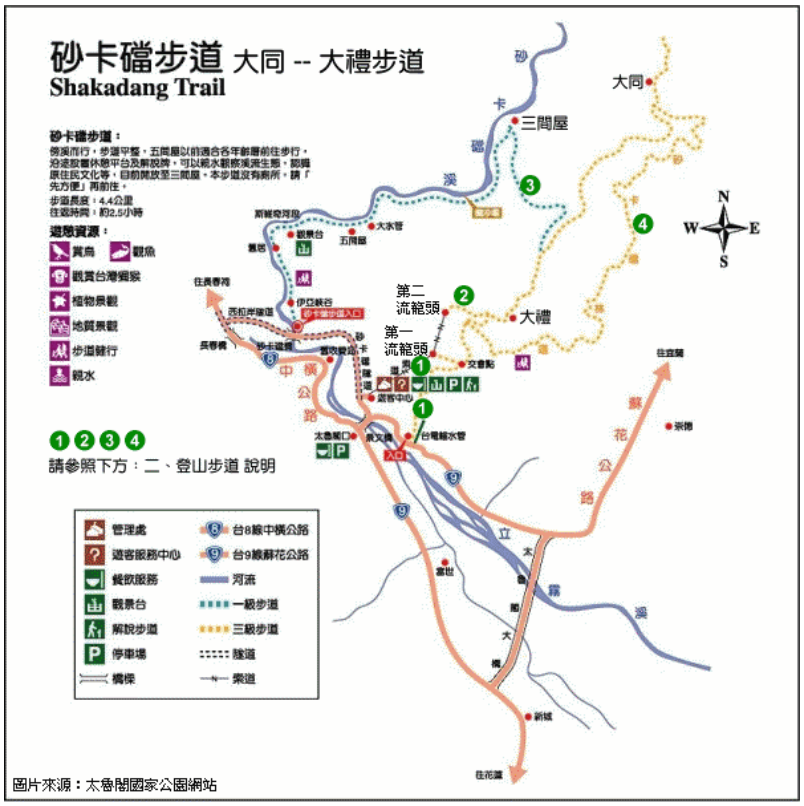

圖 4 大禮、大同相對位置圖（來源：http://www.taroko.gov.tw/viewtnp/shakadan_talitatung_trailpicture.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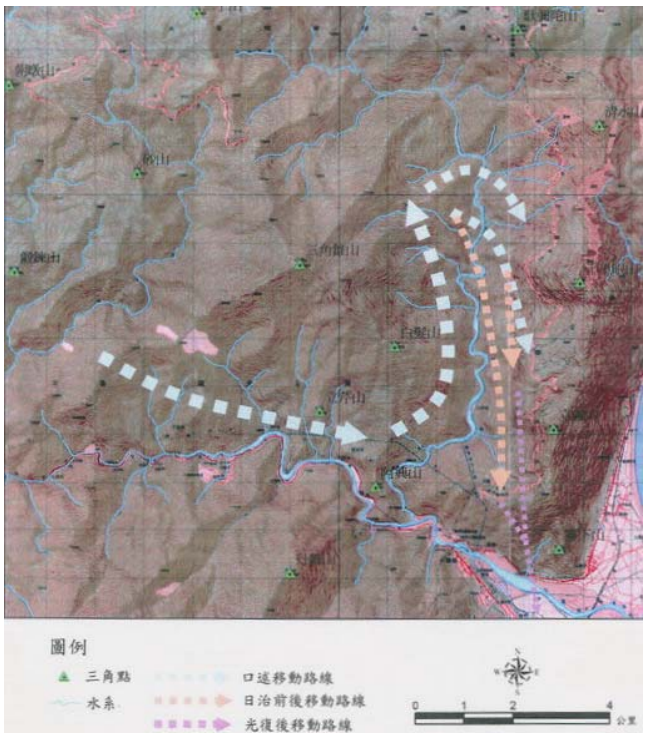

圖 5 遷移路線圖（資料來源：裴家騏 2002）

交通的不方便，水電未通達，加上居民在政府廢校、廢派出所等措施之下，擔心小孩離家就學的問題，而漸漸在政府「輔導」下，移居至在今富世村加油站後面下方的河岸台地，由政府規劃興建的集居房舍。民樂社區，一個行政劃分屬於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九鄰，位在太魯閣閣口旁，經過立霧溪沖刷而形成河岸台階的原住民「社區」，由於居民多從大同大禮部落遷居至此，故又稱「同禮聚落」。

社區北方和西方是侵蝕力旺盛，在颱風雨汛季節常氾濫溢流的立霧溪，十幾年前政府築起了混擬土的堤防將社區與立霧溪隔了開來。在社區南方，隔著台八線（中橫）大馬路的對面，是早在 1918 年日本政府集團移住政策初期，Truku 各部落就遷至此定居的「上富世」，古稱落支煙（Lotsien）部落，太魯閣的意思是「漂流木」；而在社區的東方，隔著一座籃球場和一片雜草灌木林，與民樂在馬路同一邊的，則是原本住在富世村辦公室與天主堂上方亞洲水泥礦區的 Ayu，居民在 1970 年代初期，因亞泥徵收土地而遷至現址，不管是原居地或新居地，當地居民仍都稱爲 Ayu。

圖 6 民樂社區鳥瞰圖（攝於 2006/07/21）

民樂社區的四周被如此天然及人工的施作所包圍起來，成了一個在空間上似乎可以成爲一個共同體的「社區」，對於社區的意識及向心力應該有著不錯的發展。2004 年底，在社區意識發展、太魯閣國家公園鼓勵，及學術、外界人士的鼓勵協助之下，成立了「同禮聚落自然生態自治協進會」。至 2006 年 12 月，據戶政事務所提供的資料，社區內戶籍人口共有 91 戶，390 人。其中平地原住民 1 戶，而山地原住民 90 戶，合理推測應多爲原大同大禮的部落居民及後代。不過社區內因外出就業、求學等種種因素，實際居住於此者，僅約 300 餘口（吳旬枝 2006:30）。

就在山下社區意識漸漸發展的同時，山上並未如我所想像的因爲數十年的遷村導致人去樓空，蔓草叢生。1980 年遷村時，仍有少數老人守在部落裡，不肯下山定居，1995 年，大禮有 3 戶，大同有 6 戶老人家，還是不習慣平地生活，

仍留守山上，只在週末時下山做禮拜，與兒女團聚（吳親恩、張振岳 1995）。2005 年開始，在社區部落協進會、學者、民間人士的協助下，生態旅遊計畫逐漸的在山上進行著，老舊的屋舍也翻新了好幾間。直至 2007 年一月，據甘明翰調查（2007:41）大禮增加至 5 戶（常住或經常往返的約 10 人），而大同有 9 戶左右（常住或經常往返的約 12 人），仍常常回到山上工作。當初那群一直長居山上的中老年族人，雖然在山下已有「現代化」的房子，因著種種因素，仍選擇留在山上，過著禮拜一至禮拜五獨自墾山耕作，只在週末時下山回到社區的家中，與兒女團聚，做禮拜，採買食物，禮拜一再走著那讓我備極辛苦，有 80%的坡度幾乎是超過 35°的陡峭山路，回到山上的移動生活。

不管是自願性或被迫的遷徙，從歷史上發展的事件觀之，遷移對深居山中的太魯閣族人似乎都不是未曾預見過的事件或重大變遷，但另一方面，從大同大禮部落的先祖－－伍島巴圖（Udao-botto）、亞旁與卡侯伊，和 1979 年遷村時，那些選擇常居山中，或下山在社區生活後，又回到山上度過大部分時間的老人，他們都在面對遷移的變動後，選擇回到原部落度過晚年。

參 考 書 目

中日文部份

王明珂，1993，〈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91 期，頁 6-19。

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

王應棠，2000，〈家的認同與意義重建：魯凱族好茶的案例〉，《應用心理研究》8 期，頁 149-69。

甘明翰，2007，《太魯閣同禮部落生態旅遊活動之規劃與實施過程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94[1936]，《高砂族調查書》。台北：南天。

朱天心，2002，《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和：印刻。

村上春樹，2003，《海邊的卡夫卡（上）》。台北：時報文化。

——2005，《黑夜之後》。台北：時報文化。

余光弘，1980，〈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0 期，頁 91-110。

余德慧，2003，《生命史學》。台北：心靈工坊。

李敏慧，1997，《日治時期臺灣山地部落的集團移住與社會重建：以卑南溪流域布農族爲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振亞，1998，〈歷史空間／空間歷史：從《童年往事》談記憶與地理空間的建構〉，《中外文學》26 卷 10 期，頁 48-65。

李國盛，2006，〈天空之城搬家記—瑞岩人的新家〉，《台灣光華雜誌》31:4 期，頁 72-81。

——2006，〈遷村？誰說的算？〉，《台灣光華雜誌》31:4 期，頁 81-4。

吳旬枝，2006，《原住民族參與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發展過程中雙邊互動關係—同禮部落 vs 太魯閣國家公園》。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意琳，2003，《花蓮太魯閣 Skadang 舊社家屋民族考古學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親恩、張振岳，1995，《人文花蓮》。財團法人花蓮文教基金會。

林徐達，1994，《儀式的理解與詮釋—以南王卑南族之《大獵祭》爲例》。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學士論文。

——2000，〈喪慟、記憶與力量：南王卑南族「大獵祭」在當代「獵人頭」研究的重新論述〉。會議論文發表於「情感、情緒與文化研討會」，中研院民族所主辦，2000 年 9 月 29-30 日。

——2006，〈當代台灣的「懷舊」情緒－從《悲情城市》到鐵路便當〉演講稿，未發表。

林恩顯，1990，《太魯閣國家公園人口變遷與經濟活動研究報告》。太魯閣國家公園委託研究計畫報告。
孫大川，2006，《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化盤點及口述歷史研究（一）》。太魯閣國家公園委託研究專案。
孫立梅，2001，《外省人的「家」：多義的記憶與移動的認同》。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侯孝賢，2001，〔童年往事〕，影片。
——2001，〔戀戀風塵〕，影片。
高格孚，2004，《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文化。
夏目溯石，1999，《礦工》。台北：萬象。
夏曼．藍波安，1998[1997]，《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
許木柱，1989，《太魯閣群泰雅人的文化與習俗》。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張玲玲，2004，《原住民部落發展旅遊之探討－以可樂部落爲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畢恆達，1996，〈已婚婦女的住宅空間體驗〉，《本土心理學研究》6 期，頁 300-52。
森丑之助，1996[1917,1979]，《台灣蕃族志》。台北：南天。
黃春明，2006/4/6，〈鄉愁商品化〉，《自由時報》，副刊。
傅寶玉等編，1998，《台灣原住民史料彙編》第三輯，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發行。
廖守臣，1977，〈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上）〉，《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44 期，頁 61-206。
——1978，〈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下）〉，《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45 期，頁 81-212。
——1984，《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台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
裴家騏，2002，《砂卡礑部落地圖繪製計畫》。太魯閣國家公園委託研究專案。
蕭阿勤，1997，〈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35 卷 1 期，頁 247-96。
——2003，〈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 1970 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5：195-250。

外文部份

Bachelard, Gaston 著，龔卓軍、王靜慧譯，2005[1957]，《空間詩學》（*The Poetics of Space*）。台北：張老師。
Benjamin, Walter 著，Hannah Arendt 編，張旭東、王斑譯，1998，《啓迪：本雅明文選》（*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Bhabha, Homi K.,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Breton, Andre 著，呂淑蓉譯，2003[1928,1962]，《娜嘉》（*Nadja*）。台北：行人。
Camus, Albert 著，杜小真譯，2007[1942]，《西西弗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天津：天津人民。
——傅佩榮譯，1976[1942]，《西齊弗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台北：先知。
Coser, Lewis A, 1992, "Introduction: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Pp.1-34 in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rapanzano, Vincent., 1980, *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resswell, Tim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2006[2004]，《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台北：群學。
De Certeau, Michel.,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1988[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urkheim, Emile 著，芮傳明，趙學元譯，1994[1965]，《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of the Religious Life*）。台北：桂冠。
Eco, Umberto 著，張定綺譯，2000[1992]，《帶著鮭魚去旅行》（*If Second Diario Minimo*）。台北：皇冠。
Ernaux, Annie 著，張穎綺譯，2003[2000]，《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L'événement*）。台北：大塊。
Evans-Pritchard, Edward Evan 著，褚建芳等譯，2002[1940]，《努爾人：對尼羅河畔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The Nuer : A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北京：華夏。
Foucault, Michel 著，洪維信譯，2003[1986]，《外邊思維》（*La pensée du dehors*）。台北：行人。
Geertz, Clifford 著，趙丙祥譯，1998 [1980]，《尼加拉：十九世紀巴[峇]劇場國家》（*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上海：人民。
——韓莉譯，1999[1973]，《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南京：譯林。
——楊德睿譯，2002[1983]，《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台北：麥田。
Halbwachs, Maurice, edited,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wis A. Coser, 1992（1941,195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ll, Stuart and Paul Du Gay., 1996,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Highmore, Ben 著，周群英譯，2005[2004]，《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台北：韋伯。
James, William 著，蔡怡佳、劉宏信譯，2001[1902]，《宗教經驗之種種》（*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台北：立緒。
Kafka, Franz 著，黃湘舲等譯，2005[1917,1931]，《變形記：卡夫卡短篇小說選》

（*Die Verwandlung*）。台北：商周。
——黃書敬譯，2005[1925]，《審判》（*Der Prozeß*）。台北：志文。
Kundera, Milan 著，尉遲秀譯，2005[2000,2003]，《無知》（*L'ignorance*）。台北：皇冠。
Lewis, Oscar 著，丘延亮譯，2006 [1959,2004]，《貧窮文化》（*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台北：巨流。
Lévi-Strauss, Claude 著，王志明譯，2004 [1955,1989]，《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台北：聯經。
Lin, Yueh-Hwa 著，宋和譯，1994[1944,1948,1977] ，《金翅：傳統中國家庭的社會化過程》（*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台北：桂冠。
Malinowski, Brouislaw著，于嘉雲譯，1991 [1930]，《南海舡人: 美拉尼西亞新幾內亞土著之專業及冒險活動報告》（*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台北：遠流。
Mann, Thomas 著，楊武能等譯，1994[1924]，《魔山（上）（下）》（*Der Zauberberg*）。台北：桂冠。
May, Rollo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2001[1981]，《自由與命運》（*Freedom and Destiny*）。台北：立緒。
Nietzsche, Friedrich 著，陳濤、周輝榮譯，2007[1949,1957]，《歷史的用途與濫用》（*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台北：立緒。
Proust, Marcel 著，周克希譯，2004[1984]，《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去斯萬家那邊》（*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Du Cote De Chez Swann*）。台北：時報文化。
——徐和瑾、周國強譯，1992[1984]，《追憶似水年華第七卷：重現的時光》（*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Le Temps Retrouve*）。台北：聯經。
Relph, Edward.,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Said, Edward W 著，單德興譯，1997[1994]，《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 the 1993 Reith lectures*）。台北：麥田。
Sokolowski, Robert 著，李維倫譯，2004[2000]，《現象學十四講》（*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台北：心靈工坊。
Tuan, Yi-Fu 著，潘桂成譯，1998[1977]，《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國立編譯館。
Turner, Victor W.,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Woodward, Kathryn 著，林文琪譯，2004，《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永和：韋伯文化。
Woolf, Virginia 著，史蘭亭譯，2007[1925]，《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台北：高寶國際。